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

散文诗精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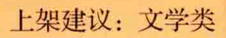
朱光甫◎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诺贝尔文学奖
获奖作家

散文诗精品





定价：33.00元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诗精品

朱光甫◎编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诗精品 / 朱光甫编. --3版.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500-1172-4

Ⅰ.①诺… Ⅱ.①朱… Ⅲ.①散文诗 - 诗集 - 世界 - 现代 Ⅳ.①I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73079号

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散文诗精品

NUOBEIER WENXUEJIANG HUOJIANG ZUOJIA SANWENSHI JINGPIN

朱光甫　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特约编辑　周天明
责任编辑　童子乐
美术编辑　方　方
制　　作　何　丹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　　编　33000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16　　印张　19.5
版　　次　1996年5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版第2次印刷
　　　　　2016年1月第3版第3次印刷
字　　数　31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72-4
定　　价　33.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5-305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录



1901年获奖作家

[法国] 苏利－普吕多姆

René Sully—Prudhomme（1839—1907）

幸福随想[1]（选八章）

一

易变质、易出事故的东西永远不能成为幸福的来源，因为我们不应该把必须持久的幸福与必然短暂的快乐混为一谈。所以，我们应当在不可侵犯的东西中寻找幸福。事实令人宽慰，很了不起，人们在灵魂的三大能力中找到命运、时间和专制的暴力所无法接近的欢乐因素：科学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变化是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因此，为了幸福，让我们寻找真理，即上帝本身；让我们获得自由，也就是说要战胜自己的激情，可我们尤其要有爱心，这是最便利的极乐之路。我激动地看到幸福主要来自这个世界，因为在这里人们可以进行研究，人们有竞争的强烈愿望，诗让我们去爱一切。

二

很明显，幸福在于我们实现了自己的意志和愿望。为了得到满足，愿望要求一种陌生的、独立于我们的意志的意志与它

① 选自《沉思集》。标题为编者所加。

保持和谐、一致。为了更保险地得到幸福，最好去渴盼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在我们的愿望最不可能遇到障碍的事物上去实现我们的愿望，所以，应该放弃尘世上的东西；然而人又生活在尘世上的事物当中，因此，没有对上天的希望，幸福的本质都是矛盾的。取消了上天，斯多葛派[①]最大的幸福不如一小时的欢乐。

三

使人幸福的只能是人们所感到的而不是人们所得到的，使人伟大的是人们的思想而绝不是人的幸福。幸福比伟大更有价值吗？野蛮胜于文明吗？啊！给我们以快乐而绝不要不幸！懂得受苦的人比幸福的人要强得多！我们珍惜奋力忍受痛苦的荣耀，正如士兵珍惜给他点缀胸口的伤疤一样。卢梭不懂得这点。

四

幸福由于其自身的条件而区别于快乐，它有可能持续和永久。它建立了一种气氛。而快乐只造就了一道闪电，一种短暂的兴奋。

五

人们没有足够地区分拥有和快乐这两个概念。如果人们得到一种利益后还一直对能够拥有这种利益感到高兴，那这种拥有就是幸福。可随着我们财富的不断增加，我们欲望的界限也在不断地扩大。没错，我们只想得到我们能希望得到的东西，可我们拥有的越多，我们能希望的也越多。我们最初的愿望的窄圈就这样一直扩展得无穷无尽。

爱情是幸福的巨大源泉，可世上的东西都是要消亡的，并且在消亡中使我们痛苦，所以，应该依恋永恒的事物，在这依恋当中寻找幸福。可永

① 斯多葛派又称“画廊派”，古希腊罗马时期唯心主义哲学派别之一，宣扬禁欲和宿命论，主张安于现状和忍耐精神。

恒的东西并非每个人都能得到的，美和真也是这样。不过，为了使幸福成为可能，上帝曾想让永恒的善能够为大家所得。

六

过去和未来都不属于我们，但它们用回忆、悔恨、希望和恐惧带来了现阶段我们最重要的那份感觉。所以，幸福不是别的，而是回想和预感。

七

每个生灵所需的东西似乎都与其智慧成正比。那一无所有的才子，如果他的整个灵魂全是智慧，不是应该比本只有本能的野蛮人分到更多的东西吗？不过他还得到某个东西，一颗用来感受痛苦和欢乐，尤其是用来爱的心。然而这颗心并没有使他更为幸福。他历尽千辛万苦，终于找到了舒适和安逸，但他惊奇地发现这并不是幸福。于是他找啊找啊，询问世人，拍打额头。他没想到心是他用才智来满足一切的欲望之源，没想到才智在他的各种能力中并不是无穷尽的，正如心在他的愿望中不是无穷尽的一样。人们遗忘之迅速不亚于渴望之迫切，当他达到寻找的目的时，他只感到快乐，即一点点幸福，其理由非常简单：他的发现起初给他带来了一种额外的快乐，这种快乐不久就成了他的必需品；从此，他不会因拥有这种新的利益而感到幸福，而这利益一旦失去，他会感到不幸。人们平时会因自己有两条胳膊而感到过某种满足吗？人们从来没想到过这一点，他们带着健全的肢体自杀。相反，人们不是想创造第三只胳膊吗？那是多么快乐的事。可从此如果只剩下两只胳膊，那将是一种不幸。所以大部分发现只是不断地使人失去可能失去的东西，而不是增添真正的快乐。想象越丰富失去的越多，越贫乏得到的越多。前者关心他所拥有的，后者关心他所没有的，谁都不高兴，最后只剩下一般的，可对大多数人来说，一般比不幸更难以忍受，因为所有过量的东西都有资本满足虚荣心。

八

对于某些赌徒，如数收下他们输掉的钱还不如把这些钱还他们四分之一，这样他们会把最后一分钱也扔进水中。正如我曾所说，任何事情做到头了都有一种被做得不三不四所剥夺的苦涩的快乐。我们似乎把自己的未来抛给了命运，以便从它那儿夺回仍被它剥夺的欢乐。

（胡小跃　译）



1905年获奖作家

[波兰] 亨利克·显克维奇

Henryk Sienkiewicz（1846—1916）

我为你祝福

在一个晴朗的夏日夜晚，伟大而智慧的克利什纳陷入了沉思，一会儿他说，——

“我曾以为，人是世间最美妙的造物，可是我错了。面对这晚风中摇曳的睡莲，有什么能比它更美丽呢！月色中渐次展开的花瓣紧紧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是的，人类之中找不出这样的美。”他一边叹息一边说。

接着，他又说，——

“我作为一个神，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力量创造一个生命，使它恰如花中睡莲一般出现于人类之中，使它成为人类与大地的欢乐！睡莲呵，你就变成一位妙龄少女站在我面前吧！”

恰如飞燕掠水，漾起轻柔的涟漪；月光皎洁；夜色明亮；夜莺也唱起了动人的歌，蓦地，一切又归于沉寂，法术已经完成：一个美人形的莲花出现在克利什纳面前。

神自己也惊异了。他说——

“你原是湖中的一朵睡莲，如今成了我思想之花，你有什么要跟我说吗？”

花的少女开口了，一如被夏的轻风吻过，洁白的花瓣在窃窃低语：

“主呵！你给我以生命，但你让我住在哪儿呢？你知道，当我还是一枝花儿的时候，风一刮我就颤抖，就闭上花瓣。主呵，我怕狂风暴雨，也怕雷电，还怕太阳炙人的光。你让我变成少女，却依旧保存着我原来的性情，我害怕这土地和地上的一切呵。”

克利什纳抬起他那智慧的眼睛望着夜空中的星辰，沉思一会儿后问道：

“你可愿意生活在山顶上？”

“山顶上积雪，太冷，主呵，我害怕。”

“那么，在湖底为你盖一座宫殿呢？”

“湖底有巨蟒和别的怪物游动，我也怕。”

“你喜欢广袤的旷野吗？”

“主呵，旷野会遭兽群似风暴和雷电的蹂躏。”

“那怎么办呢，化身人形的花儿？噢，在埃罗拉山洞里住着神圣的隐士们。你可愿意远离人世，住到那些洞府里去么？”

“洞府太幽暗，主呵，我也怕。”

克利什纳坐在岩石上，用一只手支着脑袋。那个少女站在他面前，因恐惧而颤抖着。

晨曦映照着东方的天空。湖水、棕榈和竹林都抹上一层金黄色。水上是蔷薇色的鹭鸶、灰蓝的仙鹤、雪白的天鹅，林子里有孟加拉雀和孔雀，它们此起彼落，像合唱似的在那儿啼鸣；绷在贝壳上的弦儿发出的乐声和人们的歌声中，克利什纳从沉思里醒来。他说：

“这是诗人瓦尔美基在礼拜初升的太阳。”

一会儿，覆满紫花的帐幔拉开了，瓦尔美基便出现在湖畔。

当他发现人形莲花的时候，停止了奏乐。手里的珍贝滑落到地上，两臂下垂，话也说不出来，仿佛伟大的克利什纳把他变成湖畔的一棵树了。

神喜悦于诗人对其创造的惊叹。他说，——

“瓦尔美基，告诉我吧！”

瓦尔美基说，

“我爱！……”

这是诗人所记得的唯一的话，也是他所能说的唯一的话了。

克利什纳脸上焕发出喜悦的光彩。

“美妙的少女，在这个世界上我已为你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待在诗人的心里吧！”

瓦尔美基重复说，——

“我爱！……”

万能的克利什纳的意志，神性的意志渐渐使少女向着诗人的心。神又使诗人的心像水晶一样纯净透明。

当少女走向自己圣殿的时候，她像夏日一样明朗，像恒河的水一样平静。但当她更深地看着诗人瓦尔美基内心的时候，她的脸色一下苍白起来，恐惧犹如冬天的寒流笼罩着她。克利什纳惊讶地问道——

“人形的花儿，你还怕诗人的心么？”

“主呵，”少女回答说，“你要我住哪儿呢？我在诗人的心里看到了积雪的山顶，潜伏着怪物的深渊，隐藏着风暴雷电的旷野，还有埃罗拉洞府的幽暗。这使我害怕，主呵！”

但善良聪明的克利什纳回答她说，——

“人形的花儿，别担心。要是瓦尔美基心里有孤寂的积雪，你就是春天温馨的和风，可以使它们融化；要是他心里有深渊，你就是那深渊里的一颗珍珠；要是他心里是一片荒漠，你就在那里播种幸福的花；要是他心里是埃罗拉幽暗的洞窟，你就是黑暗中的光明，——”

这时，诗人瓦尔美基又恢复了说话的能力，

“花儿，我为你祝福！”

（薛菲　译）

十字架[①]

我仍在久久地望着铁路，因为站在车厢门外，我能清清楚楚地一直看到地平线的尽头。没有比草原上的铁路更寂静无声的了，在每根电线杆的

---

① 选自《旅美书简》，标题为编者所加。

上端，都钉着一根横木，这根横木如我已经提到的那样，使电线杆变成了一个十字架的形状。如果你朝前望去，前面只有一片灰白色的漫无边际的平原，平原上长满了石楠，有的石楠上还盖着雪。在这块平地上，除了十字架，还是十字架，你一眼望去，这一排排十字架会使你感到十分凄楚，像坟地一样。除了这些好像开辟了一条通向死亡国度的道路或流亡者的坟墓一样的十字架外，就没有别的了。

但墓碑还是有的，它们立在这块土地的原始居民的坟墓之上。一个地方只要出现了这样的十字架，那里的原始人、森林、野牛就不见了，那里就不再是处女地了，昨天的寂静就被买者和卖者、骗者和受骗者之间的争吵所取代了。在印第安人的坟墓上，学者教授讲授各民族的法律，在狐穴里建起了律师事务所，在狼栖息过的地方，牧师开始放羊。哎呀！一个人有自己的追求好像是一种幸福，可是这种追求就像狗追咬着自己的尾巴一样，不会有什么成效。

（张振辉　译）

印第安人[①]

……他们首先遇到的，就是欺骗和背信弃义，他们作为大自然的天真的孩子也不懂得将政府和民族区别开来，由于这些原因，他们只有一种感受，就是遭受了最大的屈辱。因此，一个印第安人如果遇到了这种文明，他就只有丧失他和他的祖先赖以生存的一切。白人先是夺去他的漫无边际的草原，然后给他一小块他不会耕种的土地；白人再给他一条写上了美国两个字的围裙，可是剥夺了他的自由。多么漂亮的交换呀！一个蛮族士兵骑着野马，奔驰在草原上，他打猎，他战斗，他尽情地呼吸着新鲜空气，他需要这种富于野性的草原生活，就如小鸟需要辽阔的天空一样。他没有这个就不习惯，就会死去。我们想一想，他在接受了所谓的文明后，得到

① 选自《旅美书简》。标题为编者所加。

的是什么，失去的又是什么？首先，他会饿死在这块土地上；再者，这些对他讲过文明的人，今天也歧视他，把他看成和欧洲吉普赛人一样，因此他只有像吉普赛人一样地生活：行乞、偷盗、日复一日地繁殖和增多，在这种生活中，他就完全堕落了。

（张振辉　译）



1911年获奖作家

[比利时]**莫里斯·梅特林克**

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

生者与死者[①]（选十章）

一

亡人享有特权。我们遗忘了他们的过失，我们只记得那些会原谅他们的事情，我们只夸大他们的善良品质。纵然是身后发现的邪恶、罪过、背叛和堕落，我们也几乎视而不见；似乎不可能让死者对某些事负责，他们若是活着的话，这些事会令他们惶惑之极。他们逝去之后，我们才开始热爱他们，真挚、笃诚而深厚。

对于生者和死者，我们为何不一视同仁？一视同仁，生命便是美丽的，亦是安逸、悦人和微笑的。但我们从未这么做。难道说，那是遥不可及的么？

二

我们深信，对于我们暂时钟爱的友人，他的亡故亦将留下永远无法弥补的鸿沟。

对于我们所爱的人，我们所知甚少，这是我们永远的遗

① 选自《沙漏》。标题为编者所加。

憾。他们仿佛只在亡故之时，才表现自己。他们若是死而复活，瞬间就会丧失死亡所赋予他们的一切。

死者不像生者那样极易失去爱，他们珍藏着我们的爱，直至我们也化为黄土。

三

吕歇尔·德·夏托布里昂写道：“没有任何事情像死亡那样，将我们驱离了未来。”她所言极是，死亡即是我们的全部未来。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幸存者便逝去了，未来降临的时候，我们已不再属于未来。

神秘的吕歇尔的话，丝毫也不容辩驳。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事情像死亡的思想那样，将我们驱离了未来的岁月。

四

自童年起，人们就毕生守望着那不知名的未知，他们认为，他们守望着那遥遥无期的未知。他们迫不及待，就像在荡气回肠的恋情中迫不及待地盼望第一次幽会。直至最后一刻，他们才恍然大悟，他们渴盼已久的冥冥未知不过是死亡罢了；有人一无所为，静心守望；有人则煞有介事地忙碌，他们没有那么悲哀。但实质上，他们的生命是一样的。

五

在我们的世界，生存的斗争是一切生命的基本原则——即，死亡所萦绕的生命——，在一切领域皆如此，只有矿物界例外，矿物界的秘密仍不为人所知，何以这样呢？这难道不像想象爱的原则、善的原则和乐的原则那样轻松吗？通过爱、善、乐的德行，生命才欢乐而安逸。这难道不是一个烦人的象征么？世上发生的一切为何不发生在异域？世界为何该遭受这般奇特的诅咒？

六

我们的一切都归功于亡人，他们不是死者，他们活在我们中间，或活在身体的细胞里，或活在灵魂的回忆里。我们不与他们往来，我们只与生者往来，他们曾经是、依然是，也将永远是那些生者。作为死者，他们已不再生存，他们从未给予我们生命的迹象。

七

有人曾问我，那微渺的胚芽和细胞永藏着对死者的回忆，这是什么意思。我说的是世代相传的神秘胚芽，深藏于男人和女人身上；染色体，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如让・罗斯唐所说："遗传物质的特殊基因座。"远古的祖先将它们传给我们，活在我们身上；它们亦将永远活着，被我们传给最遥远的后代。也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灵魂，但不再是无影无踪的灵魂，不再是假设的灵魂了。在显微镜下，不时会瞥见它们，它们的灵性比呼吸的奥秘要低么？

它们贮存着先辈的一切经历、一切禀赋、一切瑕疵、一切体魄和德行，这一切亦将永存于后辈的细胞里。它们代表着我们生命中一切活着的死者，也代表着一切即将诞生的孩子。它们是人类和民族的全部过去和全部未来，也将吸收我们的熟人留给我们个人的回忆，因为，我们置身茫茫的人海，亦是人类的后代。在这些细胞的生命里，我们仅只是一瞬，细胞的生命将如地球那么漫长，人类灭绝，它们才随之消失。它们珍藏着整个历史，甚至珍藏着史前史和人类未来的全部历史。

让我们谨记，在这方面，人类如此，天地间一切生命亦是如此。

八

我们告慰死者："我们将会重逢。"这极可能。芸芸的组合在漫漫的岁月里，重新组合成今日的情形。这一切芸芸的组合意味着什么呢？在我们称之为死亡的长睡中，它们倏忽即逝。因此，告慰死者："聚首再相逢！"并非愚行，对于亡人，时间已不复存在。

我们若不在身外相逢，我们亦在灵魂里重逢，他们避在我们的灵魂

里，我们必与他们相逢。

悠悠的岁月流逝之后，我们与众多的亡灵重聚，这又有何裨益呢？三四十年后，我们与友人相逢，却再也认不出他了。我们几乎无话可说。同我们从不交谈，却偶尔照面的邻人相比，他更淡然，更陌生。

九

亡魂影响我们么？亡魂在我们的灵魂里么？当然！因为亡魂的生命在我们的灵魂里，我们只能是亡魂。当然，我们深知，只有我们的先辈活在我们的灵魂里。异乡的亡魂、血缘不同的亡魂，只能以他们的回忆、他们的典范影响我们，——那是我们所唤醒的回忆和典范。

十

在我的最后一本书《面对伟大的寂静》里，我幻想：我们熟知的亡魂和我们同宗的亡魂前来拜访我们，仿佛我们曾邀请他们参加午餐。人们亦可以想象相反的情景，这一次，演员是活在我们的灵魂里却仍未诞生的人。我们未来的孩子、我们的子孙后代，正等待着未来降生人世的时刻，他们将敲响我们的大门，闯入我们的饭厅。我们生育了那些将要参加午宴的人们，他们早已是未来的他们了，想想我们的茫然、我们的惶惑，想想我们的恐惧吧！……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工程师、化学家、发明家、冒险家、英雄、医生和罪犯呢？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奴隶和悲惨的苦命人呢？在消亡的人类中，我们将变成什么样的遗物呢？我们会目睹巨人或侏儒么？我们会目睹健壮的体魄或不治的堕落么？什么是生物学和医学呢？我们希望什么，恐惧什么呢？

那千年之后将代表我们的人呢？我们是史前先父的孩子，当我们在他的穴居前走下汽车和飞机，邀请他们参加野餐，他会怎么说呢？我们的进化日新月异，我们今日正值危难之秋，难道岁月流逝之后我们不比他更惊讶么？

此时，我们需要亘古未见的先知先赋，三思之后，我们方知，从“先

知”一词的可信意义的词源意义来看，从未有过先知。让我们将此留给每一个人，留给他心中的寂静和秘密，让他自己想象他那未来的孩子，那是他应得的孩子，也是他的奖励和惩罚。

（田智　译）



1913年获奖作家

[印度]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

礼　物

我要送点东西给你，我的孩子，因为我们都是漂泊在世界的流水之中的。

我们的生命将被分开，我们的爱将被忘记。

然而我倒没有那么傻，竟指望用礼物来买你的心。

你的生命正年轻，你的道路是漫长的，你一口气饮下我们带给你的爱，便转过身去，离开我们跑掉了。

你有你的游戏和你的游伴。如果你无暇同我们在一起，如果你想不到我们，那又何妨！

我们在老年时，确实有足够的闲暇，去计算过去的日子。把手中永远失去的东西，在心里珍爱着。河流冲破一切堤防，歌唱着迅速流去了。然而山峰留下来了，念念不忘，深情地追忆着。

（吴岩　译）

雪

今天是星期日，一早听见教堂里传来清凛的钟声。起床推开窗户，呵，一切都染白了。楼房倾斜的屋顶敞开胸怀欢迎着漫天飞雪：来吧，用素纱遮盖我！凝结的雪河荡涤了路尘的王国，化为无数支流，向四面八方迤逦流去。

树上没有一片叶子。湿婆[1]仿佛端坐在树梢播布晶莹的祝福。路边的枯草似青春的残痕，尚未遮严，但已慢慢地垂首认输了。鸟儿停止鸣啭，天空阒然无声，纷纷扬扬飘着雪花，可是听不见它的足音。

在异国他乡酣睡时，天庭的重门悄然开启。可是天使未来报告消息，唤醒入睡的人。“宁静”离别天界幽寂的道院，未乘辚辚飞车；驭手不曾挥舞闪电之鞭，怒吼抽打发狂的天马。她舒展白翼，轻轻垂落，动作那么轻盈，姿态那么婀娜。不撞击任何人，不与任何人发生冲突。

太阳被挡在雪幕后面。天光一点不刺目。整个世界莹莹地透闪的柔光，罩着恬静、温润，柔光的面具即面容。

清静的冬晨，我迎迓、我顶礼的白雪的洁净进入我的灵府。我真诚地祈求：你缓缓遮覆我的一切忧思、想象和工作吧！你跨越了夜阑的无边黑暗，无声地永驻于我的生活吧！呵，在未被污染的皎洁中，唤醒我崭新的黎明，不留任何污点；把天国光华的永恒圣洁注入我生活的天地！

今晨，我将我的灵魂沉入深广的洁白之中。这种沐浴异常冷凛，异常艰苦。我像婴孩一样赤裸着，下垂着。垂至深处，前后、上下、左右，一片纯洁。我的全身心在纯洁中膜拜湿婆。

此刻，我看到，暮年之光多么庄重，多么安详，多么美好！繁丽静静地慢慢地隐遁了。缜密的“一体”的皎洁把万象拽到它的身后。歌声，精灵全被盖住，多彩的游戏在白色中消隐。然而，这不是死亡的阴影。我知道，常言的死亡是黧黑的。空虚不像光照那样透明，而像朔月之夜那么暗黑。光束隐藏红、橙、黄、绿、蓝、靛、紫七色，并未吞噬它们，而是整个地占有。今日沉寂中潜藏的乐音，将喜悦注满我的心胸。

---

① 据印度神话，毁灭大神湿婆居住在喜马拉雅山。

今日树木卸去盛装，光秃秃的，生命的财富贮存在幽深的心底。袅娜的枝条倾吐了渴慕，此时在心中默诵梵咒。犹如修道的迦里[1]，舍弃花饰，身着素服，默想湿婆威严的仪容。她抑制点燃欲火、培植缱绻的爱恋，让情欲的灰烬飘逝。纵目远望，四野银装素裹，与湿婆团圆的障碍业已排除。北斗星的慈辉在天幕上书写了喜讯：吉日在即，修行的专注开辟了道路，谱写了节日的乐章，看不见的地方盛开的鲜花，可以编织佳偶交换的花环。

呵，我的心，进行同样的苦修吧！稽首冥想，容银洁的恬静一层层包裹你，把你坚韧的求索置于沉隐的奥妙之中，请“纯净”之神的使者从人生的起点到终点，清除全部垃圾。尔后，苦修的静慕升起，杯状如地平线的允乐之杯里，充溢新的觉醒，新的生命，新的团圆的庆祝。

美国1912年12月

（白开元　译）

云　使

一

相会的第一天竹笛奏了什么曲？

她吹奏道：“我那位远方的人，来到了我的身边。”

竹笛还唱述道：“要说保留，我在保留着无法保留的东西；要说获得，我可以获得被抛弃的一切。”

那么，后来竹笛为什么在白天不吹奏乐曲了？

因为有一半含义被我忘却。我只记得她在我的身边，可是没有想到她远在千里。爱情的一半是相会，这我见过，但爱情的另一半却是分离，这却是我没有见过的，再也看不到那遥远的永不满足的幽会；近在咫尺的屏

①迦里是毁灭大神的妻子。

障已经树起。

两个人之间，横亘着无限的天宇；在那里一片寂寞，在那里没有话语。只有用笛声去填补那巨大的寂寞。如果没有辽阔天宇的罅隙，竹笛就不会奏起乐曲。

横在我们之间的那块天宇跨入了黑暗，在那里充满每天的劳作、话语，充满每天的恐惧、贫穷、忧虑。

二

一个月夜，和风习习；我坐在床上，毫无睡意，心里感到痛苦悲戚；我记起来了。近在身边的那个人，已被我丢失。

这种分离如何结束呢？这可是她与我的永恒的分离。

日暮，我下班回到家里，谁和我叙谈呢？她只不过是人世间千百万人中的一个；可以了解她，可以认识她，可是她已经耗尽自己。

然而，我那位没有耗尽自己的人，我那位唯一的亲人在哪里呢？我到哪个无边的希望之岸再重新找到她呢？

我再一次重新同她交谈是什么时候，是在哪一个充满浓重的茉莉花香的悠闲的黄昏呢？

三

这时节，新雨出现在东方大地，宛如肥大的青色长袍在漂移。于是我想起了诗人吴久伊尼的话语。我仿佛觉得那是在向我的爱人派遣云使。

就让我的歌声飞翔吧！让它飞越那近在咫尺而又远在天涯的难以逾越的异国去吧！

然而，这样一来，我的歌声就必须逆着时间而行，就让它追溯到我们第一次相会的那一天吧！那一天充满了悲怆的笛声；那一天宇宙的潇潇细雨与永恒春天的一切芬芳气息、一切哀痛哭泣都交织在一起了；那一天凯多基花丛发出了深切的叹息，纱尔花的枝叶表现了激昂的自我献身精神。

在无人的湖畔，在椰子树的密林里，雨声淅沥；请雨后把我的话语送

到我爱的人的耳朵里。她大概正在那里束起发髻，将纱丽缠在腰间，忙着做家务呢。

四

辽阔无垠的天宇，今天来到林木葱绿的大地床头，躬身俯首，并且悄悄耳语道："我是属于你的。"

大地说："这怎么可能？你如此辽阔无边，我却如此渺小。"

天宇说："我已经在四周为我的行云划定了疆界。"

大地说："你有那么多的光明财富，而我却一无所有哇。"

天宇回答说："今天我的日月星辰全被我遗弃，今天你是我唯一的亲人。"

大地说："我那颗饱含着泪水的心灵在随风颤抖，而你却安然不动。"

天宇说："难道你没有看见，我今天也泪如泉涌。我的心胸今天也像你那颗晦暗的心一样，罩上了一层晦暗的阴影。"

他说着就用那充满泪水的歌声填平了天宇和大地之间的永恒的距离。

五

就让这新雨带着天宇和大地婚礼的祝词降落在我们的离别上吧。让深藏在我爱人心中那些无法表达的话语，像突然弹响的琴弦一样，发泄出来吧！就让那宛如远处林缘般颜色的碧绿的纱丽披在她的头上吧。让所有云雨的音符在她那双炯炯的目光中鸣响吧。愿那个编到她辫上的贝库尔花环更加绚丽！

竹林里的幽暗伴着蝉鸣渐渐浓重，冷风吹拂的灯火颤抖着熄灭了，这时候她离开她所眷恋的世界，在我那颗孤独之心清醒的夜晚，沿着那弥漫着湿润芳草气息的林间小路走了。

（董友忱　白开元　译）

忘恩的悲痛

早晨她告辞而去。

我的心灵向我解释道："一切都是空虚。"

我生气地说："我桌子上的针线盒，晾台上的花盒，床上那把署名的扇子——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实实在在的么？"

心灵说："那么，你想想看——"

"你住嘴吧！"我说，"你没看到那本故事书吗？那书中还夹着发簪，她还没有把书读完。假如那也是虚幻，还有什么是真实？"

心灵于是沉默不语。一位朋友来了，对我讲："凡是美好的东西都是实在的，而美好的东西永远不会消逝；整个宇宙永远保护着美好的东西，就好像把珍珠串在项链里。"

我忿然质问道："你是怎么知道的？难道人的身体不是美好的吗？可是她那个身躯又在哪里？"

小孩子生气时会扑打自己的母亲，我就如同小孩子一样，开始击打着这世界上所有的樊篱。我说："世界是背信弃义的。"

突然我大吃一惊。我仿佛感到有人在说："真是忘恩负义！"

我凝望窗外，透过柽柳的枝杈，一轮新月正冉冉升起，好似那位离人的微笑在与我捉迷藏呢。从那散布星斗的黑暗夜空，仿佛传来了责备的话语："我给予你的那种东西难道是空的？莫非要等到帷幕落下，你才如此地坚信不疑？"

（董友忱　白开元　译）

人类的儿子

为感悟闻讯赶来观看的人，基督在十字架上献出了不朽的生命。自那时起，许多世纪过去了。

今日，他从天国降临人世，极目四望，只见旧日刺得人遍体鳞伤的罪恶凶器——狰狞的矛戟，狡诈的匕首、短剑，残忍狠毒的巨钺，在吊着一面乌烟熏黑的旗子的工厂里，飞快地霍霍磨砺，飞溅出炫目的火花。

而新近制造的死亡的箭矢，在刽子手的手里闪着寒光，教徒以尖利的指甲在上面镌刻着姓名。

基督手捂胸口，恍然省悟他死刑的执行期远没结束，科学的殿堂里试制的新式矛戟一一刺进他的关节。那天站在宗教宙宇的黑影里杀害他的凶手，一群群地复活了，而今站在宙宇神坛前面，诵经似的命令行刑的士兵："斩尽杀绝！斩尽杀绝！"

人类的儿子悲怆地仰天长叹："哦，上帝，世人的上帝，你为什么把我抛弃？"

（白开元　译）

死

心扉上我画了死亡之像。

我遐想，极虚的弥留时刻已经到来。属于我的全部给故土和时代。

其他一切物品，一切生灵，一切理想，一切努力，一切希望和失望的冲突，依旧分布各国，分散在千家万户的人的心里。

时空之海的无边的胸中，由近及远，一条条星体运行的轨道上，未知的无尽的能量旋转着爆发，这些还在我感知的最后一条微颤的界线之内。我一只脚仍在界线这边，另一只脚跨了过去，那边，混沌的来世在等待，拨着昼夜悠长的光影的念珠。

"无限"中包盈的无数实体，向着往昔和未来铺展，那密集的群体中，一刹那没有了我，这岂是真实？

狂放的"不存在"终归会获得位置。原子不是还有罅隙吗？死亡若是虚空，那罅隙里岂不要沉没尘世之舟？果如此，则是对宏大的整体的粗暴的抗议。

（白开元　译）

不朽形象的福音

好似天狗啖食丽日的漆黑巨口，黄昏的阴影提前吞没了院落。

外面响起了怒吼："开门！"

屋里的生命惊恐万状，哆哆嗦嗦地顶着门，插上门闩，嗓音发颤地问："你是谁？"

又是雷鸣般的怒吼："我是土壤王国的使者，时候到了，特来索债。"

门上的铁链咣啷咣啷响，四壁剧烈地摇晃。屋里的空气唉声叹气。空中飞禽双翼的扑扇，像夜阑的心跳。

咚咚咚一阵擂击，门闩断了，门板倒地毁坏。

生命颤抖着问："哦，土壤，哦，残酷者，你要什么？"

"躯壳。"使者说。

生命长叹一声："这些年我的娱乐活动在躯壳里进行，我在原子里跳舞，在血管里演奏音乐。难道一瞬之间我的庆典要遭到破坏，笛箫折断，手鼓破裂，欢乐的日子沉入无底的黑夜？"

使者不为所动："你的躯壳欠了债，是还债的时候了，你躯壳的泥土必须返回泥土的宝库。"

"你要讨回泥土的借款，只管讨回。"生命不服地说，"你凭什么索取更多的东西呢？"

使者含讥带讽地说："你贫瘠的躯壳似疲惫瘦弱的一勾弯月，里面有什么值钱的东西！"

"泥土是你的，但形象不属于你。"生命争辩道。

使者哈哈大笑："你从躯壳上剥得下形象，只管剥去好了。"

"我定能剥下。"生命发誓。

生命的知音灵魂星夜赶往举行庆典的光的圣地，合掌祈求："呵，伟大的光华！伟大的辉煌！呵，形象的源泉！不要在粗糙的泥土身边否定你的真理，不要辱没你的创造！他有什么权利摧毁你拥有的形象？他念了哪条咒语令我潸然泪下？"

灵魂入定苦修。

一千年过去了，一万年过去了，生命悲啼不止。

路上一刻不停地运送盗窃的形象。

生物界昼夜回荡着祈祷："呵，形象塑造者！呵，形象钟爱者！'僵固'这妖魔攫住你的赐予，收回你的财宝吧！"

一个个时代逝灭了！

隐隐传来天庭的懿旨：属于泥土的回归泥土，冥思的形象留在我的冥思里，我许诺，泯灭了的形象再度显露，无形体的影子抓住光的胳膊将出席你目光的盛会。

法螺呜呜吹响，形象重返抽象的画中，从四面八方奔来了形象的爱慕者。

一天天过去了，一年年过去了。生命依旧痛哭。

生命期冀什么？

生命双手合十说道："泥土的使者用残忍的手扼掐我的喉咙，说：'喉咙是我的。'我反驳说，泥土的笛子是你的，但笛音不属于你。他听了冷笑一声。上苍的旨意啊，板结的泥土的傲慢将成为胜利者？他眼瞎耳聋，他的哑聋将永远闷压你的妙音？承载'不朽'的懿旨的胸脯上岂能允许建造'僵固'的凯旋柱？"

天庭又传来圣旨：不必担忧，云气之海上听不见的福音的波涛不会敛息，灵魂苦修终成正果，这是我的祝福，萎缩的喉咙溶入泥土，永生的喉咙载负旨意。

灵魂的彩舆将泥土的妖魔驾车抢劫的迷茫的福音送回无声的歌曲里，凡世响彻胜利的欢呼。

无形体的形象和无形体的福音，在生命的海滨躯壳的乐园里结合。

（白开元　译）

创造的祭火

扯去万年沙漠的厚幕，露出日期失落的古人类遗址的宏大骨架——它的生活场所在历史无形屏障后面。

它喧杂的世纪，把骚人墨客和其作品，埋入幽冷的深处。

萌芽的歌，蓓蕾欲绽的歌，前途无量的事物，那天堕入瞑暗，从隐秘滑向更深的隐秘——浓烟之幔下的火星，出售的，未出售的，贴着一种价格的标记，一齐离开人世的市场，未造成丝毫损失，未留下一块疮痂。

洁净、寂静的天宇，回旋着兆年。

扯断墨黑的脐带诞生于阳光下的一个个新世界，纵入泛着沤沫的翻腾的星河漂流，像雨季的闲云，像短寿的蛾蚋，最终到达年寿的终点。

浩渺的岁月，你是游方僧，创造从你深邃的冥想的波峰腾跃，跃入你冥想的波谷。

“阐释”和“不可阐释”轮番地狂舞，你在狂舞的平静的中央坐禅，享受恒久的欢乐。

呵，冷酷者，让我皈依你的教门。生与死，获取与舍弃之间是超然的安宁，创造熊熊祭火的心底，幽僻，稳定，容我造一座修道院。

（白开元　译）

我期望的苦修

我在心里望见，远古无声的苦修从坐禅的团蒲伸手去阻截历史的喧嚣。

我望见峰峦叠嶂的山区。

惊叫好奇的目光射不进的、太阳照不到的幽谷里，隐士在石窟岩壁上作画，如同造物主在漆黑的背景上描绘宇宙的肖像。

他们在画中倾注由衷的喜悦，而漠视自己的地位。

他们抹去自己的姓氏，不向外伸手乞求价值。

呵，无名氏，呵，形象的苦修者，我向你们顶礼！

你们划时代的业绩使我尝到从空幻的名声中解脱的滋味。

沉入揩掉姓名的神圣的黑暗中，你们纯洁了你们的修行，我颂赞那“黑暗”的崇高。

你们无声的话语，在石窟里庄严地宣告：姓名前供奉的祭品和未来的

名声，是鬼魂的食品，献给无消化功能的“虚形”享受。

迷途者，不要追逐“虚形”，不要不接受当今的“阿诺普娜”[①]恩赐的食物。

我门口萨吉纳树的枯叶已经凋落，枝头洋溢着新叶的激情；仲春的码头筑在杰特拉月中旬的河边。

中午的煦风摆弄着枝梢，飞扬的尘土使碧空略显黯淡，百鸟的啁啾在风中作和声的抽象画。

水流的瞬息之河中，翻腾着忘情活泼的生命的波浪；我的心在那波浪起伏中放射光彩，像火焰树的叶片。

我手掬着此刻的赐予，这真实中没有疑虑，没有矛盾。

我创作歌曲的时候，心里充溢秀林的绿涛，清风的激动，霞光的延展，花开的欢情。

心里走来无名的贵宾、没有地址的旅客。它包含的真实顷刻之间臻于完满，不会爬到姓名的背上自吹自擂。

今时的地平线的另一边，我望不到的时光那儿，互不认识、互不亲近的千百万个姓名互相拥挤推搡的时候，我无忧无虑影子般的名字，如不幸与它们一起蠕动，那是该咒骂的贪梦蜃景。

我神往的黑暗中，静坐着宇宙之画的作者，没有姓名，在欢乐中露面。

（白开元　译）

① 杜尔迦女神的名称之一，意味“布施女神”。

劫[1]

新的一劫。

创造之初，在茫茫太空，以光划定时间的界限。

从最大的亿万年的圈子里，飞出星辰的蛾蚋，数不胜数。

它们迎着第一抹晨光，一群群钻出洞穴，循环地展翅飞翔，从一重天飞向另一重天。

起先它们潜伏在混沌里，进入光明，便作死亡的飞行——它们不知道为什么产生赴死的难抑的冲动；不知道哪个中心燃烧的火焰，使它们渴望疯子般地朝它扑去。

他们在无边无虑的奥秘中找寻年寿的耗竭。

直到劫的黄昏，火焰黯淡，飞行艰难，翅翼脱落，它们湮灭在永恒无形的光明里。

在星系远伸的视线之外，地球的版图上，光影以极小的时间单位，确定人类时代的范围。

星系的一瞬间，完成了创造和毁灭。

阔大的界限内，短促的时间轨迹，画了又擦，擦了又画。

水泡般浮起的穆罕陀贾罗[2]无声地消逝于沙海。

撒玛利亚、亚西利亚、巴比伦[3]、古埃及，伟丽地登上时光围墙内的历史舞台，像淡墨写的作品，留下淡淡的痕迹，随后——消失。

它们的愿望像昆虫，飞往无际的迷蒙。

英雄们起誓：让那愿望衍变的功业的塑像，万古不朽！

他们建造了壮丽的凯旋门。

---

① 印度典籍《吠陀》云：一劫为86亿4千万年。
② 古印度文明遗址，今属巴基斯坦信德省。
③ 西亚古国。

诗人表示要把实现那愿望的苦痛，写成隽永的诗篇。

太空无涯的纸上，正用灼热闪光的字母，书写渺远的星体上祭火的咒语，念一句咒语的工夫，时代的凯旋门坍塌，诗人写的史诗无声无息，剽悍民族的历史在傲慢中逝灭。

今夜，面对不瞬的星光，我在藤架下向伟大的时空膜拜。

让向往的不朽，像儿童小手里的玩具，落入尘埃飘逝吧！

我不断获得充溢甜浆的时刻，谁来核定它的界限?

它无量的真实，不会纳入生存亿万年的星系；劫数之末，它的灯烛熄灭，创造的舞台陷入黑暗，在毁灭的后台，它静等下一个劫数。

（白开元　译）

时令之环

雨季的一天。

修竹飒飒颤动的柔枝上，降下雨丝软化的紫云的浓影。

禾苗光洁的嫩叶上，拉开了田野生命力孕育的序幕。

雨季是那样丰富，那样充实，那样欢乐，天界，人间，空气，阳光里，它的形象无比广大，岁月狭小的范围难以将它限制；它不可胜数的青藤充盈着波涛汹涌的大海那种“无限”的亢奋。

一个月之后。

落下斯拉万月外表肆虐的慈爱，胜利的征途艰险而无尽头。碧绿的新叶肩负渐萌的稻穗，一刻不停地行进。

在它青春的豪放之上，太阳普洒含笑、灿亮的好奇，夜星倾注恬静的惊异。

一个月之后。

风中停息了疯狂的骚动，从宁静澄明的秋空，传来法螺吹出的无声号召——做好准备！

露水沐浴的仪式宣告结束。

一个月之后。

从喜马拉雅山吹来的凛冽的秋风，在“葱绿”身上镌刻“枯黄”的预兆，光照赐予的颜色中变幻着大地赐予的色泽。

一群鸿雁飞落河岸，沙滩泥路上飘散着芦苇的花絮。

一个月之后。

黄昏将斜阳推入暮霭，金色的稼穑陷入黑暗的包围。

之后，空旷的田野里，往日的痕迹抓住死根苟延数日，末了被火舌舔成黑灰。

又过了一个月。

田塍上走过赶牛的牧童——没有任何损失，没有丝毫悲哀。

地边一棵孤独的菩提树，沉浸在自己的凉阴中，像面对朝阳拨珠诵咒的隐士。

晌午，牧童在树下吹笛，古老的乡曲，在青铜般温和的晴空萦绕。

浩荡的长风，是旧岁的落潮中漂游的悠悠时空的一声长叹。

流年，旅人，一日也不会踅回身后过夜的驿馆。

（白开元　译）

暴风雨

暴风呼啸着寻衅滋事，乌黑的云团翻越落日彩墙，须臾间冲到外面。

仿佛天空的象厩着了火，那头因陀罗[1]的坐骑生的黧黑的幼象，甩着象鼻嘶叫着奔驰。

黑云映射的红光，像它伤口涌流的鲜血。

闪电在云间跳跃，挥动寒光闪闪的巨钺；地平线喷发着雷鸣。

西北边的芒果园传来粗重的喘息。

接踵而来的是昏暗和呛人的尘土，枯枝败叶满天飞舞。

坚硬的沙粒打得脸生疼。

天空像着了魔。

行人趴在地上，浓密的瞑暗中失散的黄牛在哀哞，远处河埠上人声鼎沸。

弄不清哪个方向遭到怎样的灾祸。

心里怦怦直跳，猜想着出了什么事。

乌鸦匍匐在地，喙咬住青草，双翼扑扇，拼命地挣扎着。

翠竹被暴风摁在水面上，竹梢左右摇晃，似在愤恨地咒骂。

凌厉的暴风磨刀霍霍，刀刺透“幽暗”的胸膛。

天空、水中、田野上旋转着恐怖。

突然，平原发出泥土味的叹息，随即大雨倾注，斜风把雨滴劈碎，轻薄的雨雾覆盖树林，遮掩神庙的尖顶，捂住铜铃当当的声音之口。

后半夜风敛雨止。夜色黑糊糊的试金石，只有蛙噪与蛩鸣遥相呼应，点点流萤忽明忽灭，从梦中惊醒的夜风中，树上的水滴淅淅沥沥地垂落。

（白开元　译）

生命的琼浆

我侧耳屏息，聆听时光静静地流逝。

日暮时分，鸟儿播放着歌喉里积蓄的乐曲，把我的心引向正在进行丰

---

①陀罗：雷神。

富多彩的游戏、歌声缭绕、五彩缤纷的生命的王国。

它们不再回顾历史，只说一句话——在这奇妙的时刻，我们活着，我们同在。这句话透入我的心底。像村姑们下午到河埠汲水似的，我从空中采集精灵的啼鸣，浸泡我的心魂。

给我一些时间！我的思绪即将飞骋。

退潮的时际，碧草上普洒的夕晖融合芳树幽静的欢乐、骨髓里隐藏的欢乐、叶簇间流动的欢乐。

我的生命在风中张开，汲取用情感过滤的宇宙生命的琼浆。

你们来这儿展开辩论。今日我从夕照赢得的一些安逸时光里没疑虑——只有林木的葱绿、潋滟的波光——生活之河的表层轻漾着超然的细浪。

我这飞翔的闲暇如寿命很短的飞蛾，在夕阳下坠的西天，结束彩翼最后的游乐——不要徒劳地提问题，你们的要求得不到答复！

我坐在“此刻”的后面滚向昔日的陡坡上。在复杂的情感世界逡巡的心灵，有一天将中止林径上光影的嬉戏。

秋日的正午，在摇曳的草叶上，在绿原的芦苇塘里，清风的细语已充实我生活的弦乐的空隙。

从四面八方。一层层覆盖人世的问题之网的死结已经松解。归途中的旅人不在身后遗留任何任务，任何忧伤，任何欲望；只在树叶的摇颤中留下一个讯息——他们曾活在人世。这比他们的死亡更为真实。

如今只能隐约地感觉到他们服装的颜色、擦身而过卷起的轻风、眼神流露的心声、爱情的旋律——生命的东行的恒河中汇入生命的西行的朱木那河。

（白开元　译）

远飞的心绪

你立在暗处，考虑着是否进屋。

我隐隐听见你的手镯声。你粉红的纱丽的一角在门外风中飘拂。

我看不见你的面容，但看见西天的斜阳把窈得的你的倩影投落在我房间的地板上。

我看见门槛上纱丽黑贴边下你白皙纤足的游移的迟疑。

我不会喊你的。

今日我飘逸的心绪像九月下旬深邃天穹的星云和雨后湛蓝的秋空隐逝的白云。

我的爱情，像一块农夫弃耕多年、田埂毁坏的稻田，元初的自然漫不经心地在上面扩展了自己的权限。荒草和不知名的树木蔓生，与周围的丛林连成一片。

我的爱情也像残夜的启明星，在晨光中沉没自身的光环。

今日我的灵魂不受限制，为此你可能对我误解。

先前的痕迹已经抹尽，任何地方的任何樊笼里无法将我囚禁。

（白开元　译）

送别词

夜雨淋湿的凝重的风中，清晓僵立不动，熬夜的疲惫的天穹闭合着灰暗的眼皮。

雨季的泥泞的路上，时辰提心吊胆地迈步。影影绰绰的思绪在心儿四周聚合、飘荡，闪射着淡淡的情感的光泽。

我欲将心儿几乎能抓获的思绪拘禁在作品中，词语在它旁边盘桓。

这不是哀泣，不是欢笑，不是思想，不是理论，而是模糊的形态，变淡的香气，失去言词的歌曲，交织着遗忘和记忆的冷清的烟影——汇集成转脸回归的梦的画像，似蒙着面纱的怨女。

心儿说，召唤，召唤呀，召唤那漂向彼岸渡口的怨女归来；在她的面前高擎黄昏的华灯，致一篇送别词："你是真实的，甜美的，如今你的情愫，在盛开和凋败的春花中间隐匿。蓝色，绿色，金色；和血液的鲜红里。到处是勾画你形象的词汇。"

所以今日我的心儿，在火焰花闪亮的波澜和云彩的边沿倏地透射的霞光中飘游。

（白开元　译）



[法国] **罗曼·罗兰**

Romain Rolland（1866—1944）

忆

岁月悠悠，人生长河中开始浮起回忆的岛屿。最初是一些隐隐约约的小岛，那是露出于水面之上的几块零星的岩石。接着，又有新的岛屿开始在阳光下闪耀。茫茫时日，在伟大而单调的摆动中沉浮回转，令人难以辨认，但渐渐地终于显出一连串时而喜悦时而忧伤的首尾相衔的岁月，即便有时中断。但无数往事却仍能越过它们而连接在一起。

甜蜜的回忆，亲切的容貌，宛如谐音悠悠的旋律，不时萦回在你的心头。而在那往昔的经历中，纵有名邑大川、梦中风光，纵有恋人倩影，却怎么也比不上童年漫步时留在幼小的心灵上那深深的记忆，也比不上把小嘴贴在冰冷的窗上透过洇满水汽的玻璃所看到的一角庭院那样叫人难忘。

（薛菲　译）

罗马的春天

罗马在我生活中留下了如此不同寻常的光辉，以至我总以为正是它对我的成长起了关键作用。我愿把它看作改变命运的天使。把我在罗马度过的那段日子看作我的第二生辰，我真正的生辰。不过在那儿发生的却是场爱的欺骗。他[1]想让自己相信他是为爱而生，为真正的爱才来到这个世上。其实他心里明白事实并非如此。可他又愿沉浸于海市蜃楼，沉浸于甜蜜的冥想之中。

我走出了梦境。但并未完全摆脱幻觉——（生活之线虽短却依旧牵引着我）——站在梦境之外我注视着它，望着它那迷人的形象……罗马呵，我心爱的罗马，我的爱是你曾经给予我的一切事物中最美的东西。而且我深信，无论命运把我扔到哪里，我将永远怀着这种爱。它留给我的是对你的亲切回忆。你的温馨是难以描绘也无法比拟的。爱情，我这幸福的梦也一样。四下环顾……难道不就是一场梦么！但它曾是我生活中的一根支柱。也许通过我，它还曾于他人有所裨益……

（薛菲　译）

生命的敌人

以死来鄙薄自己，背叛自己，否定自己的信念是世上最大的罪过。即便在各种各样的灾难面前，也决不能走这条路。

人生是场无休止的激烈搏斗。要作一个真正的人，就得随时准备面对无形敌人，面对存在于自己身上能置你于死地的那股力量，面对那乱人心志引你走向堕落和毁灭的糊涂念头。

一切能激发生机的思想都是美好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自私，它

① 指作者自己。

能使生命之泉变得浑浊和枯竭。努力激发你心中的光明和力量，激发那无私的爱和奉献的喜悦吧！

（薛菲　译）

摇篮礼赞

昼夜递嬗，犹如海上潮汐。有了光明与黑暗的均衡节奏，有了婴儿的生的律动，悠悠岁月才显得无穷无尽。生命的摆锤沉重地晃动着，摇篮里那浑浑噩噩的生物泅没在这缓慢的节奏间，剩下的全是梦，那是没有固定形态的梦。营营扰扰不连贯的梦，那是盲目飞舞着的无数尘埃微粒，是使人眼花缭乱无定向的风呵。还是杂乱的喧嚣，骚动的阴影，古怪的形态，还有痛苦，恐惧，欢笑。梦—— 一切都是梦。在浑浑噩噩的梦中。有亲切的目光在对他微笑，有欢乐的热流从母体与饱含奶汁的乳房注入他的躯体，流遍他的身心，他内在的力量在不知不觉中蓄积，喧嚣的大海在这微小的躯体间激荡。谁能看透婴儿的生命，他就会发现湮没在阴影里的那个世界，组合中的星云，酝酿中的宇宙。婴儿的生命是无限的，它就是一切。

（薛菲　译）

光荣的受难者[①]

我们周围的空气多沉重。老大的欧罗巴在重浊与腐败的气氛中昏迷不醒。鄙俗的物质主义镇压着思想，阻挠着政府与个人的行动。社会在乖巧卑下的自私自利中窒息而死。人类喘不过气来。——打开窗子罢！让自由

① 此篇为作者《贝多芬传》的序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的空气重新进来！呼吸一下英雄们的气息。

人生是艰苦的。在不甘于平庸凡俗的人，那是一场无日无之的斗争，往往是悲惨的，没有光华的，没有幸福的，在孤独与静寂中展开的斗争。贫穷，日常的烦虑，沉重与愚蠢的劳作，压在他们身上，无益地消耗着他们的精力，没有希望，没有一道欢乐之光，大多数还彼此隔离着，连在患难中的弟兄们一援手的安慰都没有，他们不知道彼此的存在。他们只能依靠自己；可是有时连最强的人都不免在苦难中蹉跌。他们求助，求一个朋友。

为了援助他们，我才在他们周围集合一班英雄的友人，一班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些"名人传"[①]不是向野心家的骄傲申说的，而是献给受难者的。并且实际上谁又不是受难者呢？让我们把神圣的苦痛的油膏，献给苦痛的人吧！我们在战斗中不是孤军。世界的黑暗，受着神光烛照。即是今日，在我们近旁，我们也看到闪耀着两朵最纯洁的火焰，正义与自由：毕加大佐和蒲尔民族[②]。即使他们不曾把浓密的黑暗一扫而空，至少他们一闪之下已给我们指点了大路。跟着他们走吧，跟着那些散在各个国家、各个时代、孤独奋斗的人走吧。让我们来摧毁时间的阻隔，使英雄的种族再生。

我称为英雄的，并非以思想或强力称雄的人，而只是靠心灵而伟大的人。好似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一个，就是我们要叙述他的生涯的人所说的："除了仁慈以外，我不承认还有什么优越的标记。"没有伟大的品格，就没有伟大的人，甚至也没有伟大的艺术家，伟大的行动者；所有的只是些空虚的偶像，匹配下贱的群众的：时间会把他们一齐摧毁。成败又有什么相干？主要是成为伟大，而非显得伟大。

这些传记中人的生涯，几乎都是一种长期的受难，或是悲惨的命运，把他们的灵魂在肉体与精神的苦难中磨折，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锻炼；或是，目击同胞受着无名的羞辱与劫难，而生活为之戕害，内心为之碎裂，他们永远过着磨难的日子；他们固然由于毅力而成为伟大，可是也由于灾患而成为伟大。所以不幸的人啊！切勿过于怨叹，人类中最优秀的和

---

① 作者另有《米开朗基罗传》、《托尔斯泰传》与《贝多芬传》同列在"名人传"这总标题内。

② 毕加大佐为法国1894—1906年历史性大冤狱即史家所称"特莱弗斯事件"昭雪的最初殉难者，故作者以之代表正义。蒲尔民族为南非好望角一带的荷兰人，自维也纳会议荷兰将好望角割让于英国后，英人虐待蒲尔人甚烈，卒激成1899—1902年的蒲尔战争。结果英国让步，南非联盟宣告成立，为英国的自治地之一。作者以之代表自由的火焰。

你们同在。汲取他们的勇气做我们的养料罢，倘使我们太弱，就把我们的头枕在他们膝上休息一会罢。他们会安慰我们。在这些神圣的心灵中，有一股清明的力和强烈的慈爱，像激流一般飞涌出来。甚至无须探询他们的作品或倾听他们的声音，就在他们的眼里，他们的行述里，即可看到生命从没像处于患难时的那么伟大，那么丰满，那么幸福。

在此英勇的队伍内，我把首席给予坚强与纯洁的贝多芬。他在痛苦中间即曾祝望他的榜样能支持别的受难者，“但愿不幸的人，看到一个与他同样不幸的遭难者、不顾自然的阻碍，竭尽所能的成为一个不愧为人的人，而能藉以自慰。”经过了多少年超人斗争与努力，克服了他的苦难，完成了他所谓“向可怜的人类吹嘘勇气”的大业之后，这位胜利的普罗曼德[①]，回答一个向他提及上帝的朋友时说道：“噢，人啊，你当自助！”

我们对他这句豪语应有所感悟。依着他的先例，我们应当重新鼓起对生命对人类的信仰。

1903年1月

（傅雷　译）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②]

亲爱的贝多芬！多少人已倾赞过他艺术上的伟大。但他远不止是音乐家中的第一人，而是近代艺术的最英勇的力。对于一般受苦而奋斗的人，他是最大而最好的朋友。当我们对着世界的劫难感到忧伤时，他会来到我们身旁，好似坐在一个穿着丧服的母亲旁边，一言不发，在琴上唱着他隐忍的悲歌，安慰那哭泣的人。当我们对德与恶的庸俗，斗争到疲惫的辰光，到此意志与信仰的海洋浸润一下，将获得不可言喻的裨益。他分赠我们的是一股勇气，一种奋斗的欢乐，一种感到与神同在的醉意，仿佛在他和大自然不息地沟通之下，他竟感染了自然的深邃的力。葛里巴扎对贝多

① 神话中的火神，人类文明最初的创造者。作者常用以譬喻贝多芬。
② 此篇为《贝多芬传》的结语。标题为便者所加。

芬是钦佩之中含有惧意的，在提及他时说："他所到达的那种境界，艺术竟和狂野与古怪的原子混合为一。"舒芒提到《第五交响曲》时也说："尽管你时常听到它，它对你始终有一股不变的威力，有如自然界的现象，虽然时时发生，总教人充满恐惧与惊异。"他的密友兴特勒说："他抓住了大自然的精神。"——这是不错的：贝多芬是自然界的一股力；一种原始的力和大自然其余的部分接战之下，便产生了荷马史诗般的壮观。

他的一生宛如一天雷雨的日子——先是一个明净如水的早晨。仅仅有几阵懒懒的微风。但在静止的空气中，已经有隐隐的威胁，沉重的预感。然后，突然之间巨大的，阴影卷过，悲壮的雷吼，充满着声响的可怖的静默，一阵复一阵的狂风，《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然而白日的清纯之气尚未受到损害。欢乐依然是欢乐，悲哀永远保存着一缕希望。但自1810年后，心灵的均衡丧失了，日光变得异样，最清楚的思想，也看来似乎水汽一般在升华：忽而四散，忽而凝聚，它们的又凄凉又古怪的骚动，罩住了心；往往乐思在薄雾之中浮沉了一两次以后，完全消失了，淹没了，直到曲终才在一阵狂飙中重新出现。即使快乐本身也蒙上苦涩与粗野的性质。所有的情操里都混和着一种热病，一种毒素[1]。黄昏将临，雷雨也随着酝酿。然后是沉重的云。饱蓄着闪电，给黑夜染成乌黑，挟带着大风雨，那是《第九交响曲》的开始。——突然，当风狂骤之际，黑暗裂了缝，夜在天空被赶走，由于意志之力，白日的清明重又还给了我们。

什么胜利可和这场胜利相比？波那帕脱的哪一场战争，奥斯丹列兹[2]哪一天的阳光，曾经达到这种超人的努力的光荣？曾经获得这种心灵从未获得的凯旋？一个不幸的人，贫穷，残废，孤独，由痛苦造成的人，世界不给他欢乐，他却创造了欢乐来给予世界！他用他的苦难来铸成欢乐，好似他用那句豪语来说明的，——那是可以总结他一生，可以成为一切英勇心灵的箴言的：

用痛苦换来的欢乐。[3]

（傅雷　译）

---

① 贝多芬1810年5月2日《致韦该勒书》中说："噢，人生多美，但我的是永远受着毒害……"

② 系拿破仑1850年12月大获胜利之地。

③ 原注——1815年10月10日贝多芬艾尔度地夫人书。

痛苦的胜利者[①]

在翡冷翠的国家美术馆中，有一座为米开朗基罗称为《胜利者》的白石雕像。这是一个裸露的青年，生成美丽的躯体，低低的额上垂覆着卷曲的头发。昂昂地站着，他的膝盖踞曲在一个胡髭满面的囚人背上，囚人蜷伏着，头伸向前面，如一头牛。可是胜利者并不注视他。即在他的拳头将要击下去的一刹那，他停住了，满是沉郁之感的嘴巴，和犹豫的目光转向别处去了，手臂折转去向着肩头，身子往后仰着，他不再要胜利，胜利使他厌恶。他已征服了，但亦被征服了。

这幅英雄的惶惑之像，这个折了翅翼的胜利之神，在米开朗基罗全部作品中是永留在工作室中的唯一的作品，以后，但尼哀・特・伏尔丹想把它安置在米氏墓上。——它即是米开朗基罗自己，即是他全生涯的象征。

痛苦是无穷的，它具有种种形式。有时，它是由于物质的凌虐，如灾难，疾病，命运的褊枉，人类的恶意。有时，它即蕴藏在人的内心。在这种情境中的痛苦，是同样的可悯，同样的无可挽救；因为人不能自己选择他的人生，人既不要求生，也不要求成为他所成为的样子。

米开朗基罗的痛苦，即是这后一种。他有力，他生来便是为战斗为征服的人；而且他居然征服了。——可是，他不要胜利。他所要的并不在此。——真是哈姆雷特式的悲剧呀！赋有英雄的天才而没有实现的意志；赋有专断的热情，而并无奋激的愿望：这是多么悲痛的矛盾！

人们可不要以为我们在许多别的伟大之外，在此更发现一桩伟大！我们永远不会说是因为一个人太伟大了，世界于他才显得不够。精神的烦闷并非伟大的一种标识。即在一般伟大的人物，缺少生灵与万物之间，生命与生命律令之间的和谐并不算是伟大：却是一桩弱点。——为何要隐蔽这弱点呢？最弱的人难道是最不值得人家爱恋吗？——他正是更值得爱恋，因为他对于爱的需求更为迫切。我绝不会造成不可企及的英雄范型。我恨那怯懦的理想主义。它只教人不去注视人生的苦难和心灵的弱点。我们当

---

① 此篇为作者的《米弥盖朗琪罗传》的许文。标题为编者所加。

和太容易被梦想与甘言所欺骗的民众说：英雄的谎言只是怯懦的表现。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便是注视世界的真面目——并且爱世界。

我在此所要叙述的悲剧，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痛苦，从生命的核心中发出的，它毫无间歇地侵蚀生命，直到把生命完全毁灭为止。这是巨大的人类中最显著的代表之一，一千九百余年来，我们的西方充塞他的痛苦与信仰的呼声——这代表便是基督徒。

将来，有一天，在多少世纪的终极——（如果我们尘世的事迹还能保存于人类记忆中的话）——会有一天，那些生存的人们，对于这个消逝的种族，会倚凭在他们堕落的深渊旁边，好似但丁俯在Malebolge之旁那样，充满着惊叹、厌恶与怜悯。

但对于这种又惊又佩又恶又怜的感觉，谁还能比我们感得更真切呢？因为我们自幼便渗透这些悲痛的情操，便看到最亲爱的人们相斗，我们一向识得这基督教悲观主义的苦涩而又醉人的味道，我们曾在怀疑踌躇的辰光，费了多少力量，才止住自己不致和多少旁人一样堕入虚无的幻象中去。

神呀！永恒的生呀！这是一般在此世无法生存的人们的荫庇！信仰，往往只是对于人生对于前途的不信仰，只是对于自己的不信仰，只是缺乏勇气与欢乐！……啊！信仰！你的苦痛的胜利，是由多少的失败造成的呢！

基督徒们，为了这，我才爱你们，为你们抱憾。我为你们怨叹，我也叹赏你们的悲愁。你们使世界变得凄惨，又把它装点得更美。当你的痛苦消灭的时候，世界将更加枯索了。在这满着卑怯之徒的时代，——在苦痛前面发抖，大声疾呼地要求他们的幸福，而这幸福往往便是别人的灾难，——“我们应当敢于正视痛苦，尊敬痛苦！欢乐固然值得颂赞，痛苦亦何尝不值得颂赞！这两位是姊妹，而且都是圣者。她们锻炼人类开展伟大的心魂。她们是力，是生，是神。凡是不能兼爱欢乐与痛苦的人，便是既不爱欢乐，亦不爱痛苦。凡能体味她们的，方懂得人生的价值和离开人生时的甜蜜。”

（傅雷 译）

这便是神圣的痛苦的生涯[①]

在这悲剧的历史的终了，我感到为一项思虑所苦。我自问，在想给予一般痛苦的人以若干支撑他们的痛苦的同伴时，我会不会只把这些人的痛苦加给那些人。因此，我是否应当，如多少别人所做的那样。只显露英雄的英雄成分，而把他们的悲苦的深渊蒙上一层帷幕?

——然而不！这是真理啊！我并不许诺我的朋友们以哄骗换得的幸福，以一切代价去挣得的幸福。我许诺他们的是真理——不管它须以幸福去换来——是雕成永恒的灵魂的壮美的真理。它的气息是苦涩的，可是纯洁的：把我们贫血的心在其中熏沐一会罢。

伟大的心魂有如崇山峻岭，风雨吹荡它，云翳包围它，但人们在那里呼吸时，比别处更自由更有力。纯洁的大气可以洗涤心灵的秽浊；而当云翳破散的时候，他威临着人类了。

是这样的这座崇高的山峰，矗立在文艺复兴期的意大利，从远处我们望见他的峻险的侧影，在无垠的青天中消失。

我不说普通的人类都能在高峰上生存。但一年一度他们应上去顶礼。在那里，我们可以变换一下肺中的呼吸，与脉管中的血流，在那里，他们将感到更迫近永恒。以后，他们再回到人生的广原，心中充满了日常战斗的勇气。

（傅雷　译）

① 此文为《米开朗基罗传》的跋文。

1921年获奖作家

[法国]阿纳托尔·法朗士

Anatole France（1844—1924）

影　子[1]

每年入秋，天空变得动荡不安，晚饭要掌灯，瑟瑟抖动的树上也开始有了黄叶，我要对你们说一说这使我回想起了什么；我还要对你们说一说，在十月最初的日子里，我穿过卢森堡公园时看见了什么。此刻的卢森堡公园有些忧伤，但也比别的时候更美丽，因为树叶一片一片地落在白色雕像的肩上。这时我看见公园里有一个小家伙，双手插在口袋里，背着书包，活像一只蹦蹦跳跳的麻雀，正往学校里去呢。只有我的思想才能看见他，因为这小家伙是个影子；这是25年前的我的影子。的确，我对这小家伙很感兴趣：他存在的时候，我不大理他；如今他不在了，我倒很爱他……

（鲁汶　译）

① 选自《友人之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风雨学校[①]

啊，南寻街的吝啬的老犹太人，河畔[②]的旧书商们，我的教师，我多么感谢你们！你们与大学里的教授不相上下，甚至胜过他们，是你们对我进行了智力的教育。你们是正直的人，你们在我惊喜的眼睛前展现了往昔生活的神秘形式和人类思想的各种珍贵的遗迹。我是在你们的小屋里四处搜寻、在观赏你们那些布满灰尘摆满我们祖先及其美妙思想的可怜纪念物的架子时，才不知不觉地受到了最健康的哲学的熏陶。

是的，朋友们，触摸着你们赖以为生的那些虫蛀的书籍、锈蚀的铁器和蛀痕斑斑的木器，我很小就深深地感觉到万物如流水和一切皆空。我猜测到，存在之物无非是变动于普遍的幻想中的一些形影，我从此倾向于忧伤、温情和怜悯。

（鲁汶　译）

① 选自《友人之书》。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指塞纳河畔。



1923年获奖作家

[爱尔兰]威廉·勃特勒·叶芝

william Butle Yeats（1865—1939）

献　辞（节选）

——献给维斯蒂基亚

1

……有一位英格兰北部的黄铜铸工，常来拜访我们，他相信每年都有某一瞬间会带来“至善”、“智者的石头”。因为很显然，必须有一种交流的工具和象征，所以也有人认为信使会自己让人认出来。比如说在一列火车里，或是让人寻找之后在某个遥远的地方找到。我认为那时我们充满了代代相传的幻想，而现在是一种阐释，一种乡村的民间传说。那种幻想并没有为我非常现代的智慧解释这个世界，但它唤醒某种已被遗忘的冥想方法，主要是如何中止意志，使思想成为自动的，成为一种可能的与幽灵交流的工具。它将我们带向变幻的道，我们学会了这样称呼它。

2

有人在寻找精神幸福，或是某种未知力量的形式，但我有个实际的想法。我渴望一种思想系统。可以解放我的想象力，让它想创造什么就创造什么，并使它创造出来和将创造出来的成为历史的一部分，灵魂的一部分。希腊人肯定有过这样一种

系统，但丁也有过——虽然薄加丘认为他是个痛苦的党徒，是现代抽象的人——从他以后我想再没有人有过这样的系统。

……

3

我有时会狂喜，就像我写《众魂之夜》那次，但有时也会记起自己对哲学的无知，我怀疑自己是否能让别人分享自己的激动。我最怕让那些读者失望，他们出于对我的诗的喜爱才来读此书……思想而无行动，思想就什么也不是，但如果我们愿意掌握书中最抽象的部分，并使之成为他们幻象的基础，那么幕布也许会提起来，而上演的正是一部新剧。

……

4

……我想忘掉东方智慧，只记住它的渊博与浪漫。但当我漫步于奥古斯都①和台比留斯②曾漫步过的峭壁。我明白了这种似乎进入了一切可见与有形事物的强烈的情感，并非来自智慧的反作用，而正是智慧本身。我昨天在海边看见凋零的葡萄园，我把褐色的藤条从峭壁边沿薄薄的泥土中挪开，在路口看见果实累累的橘林和柠檬林，还有绛红的仙人球花，我感觉到从蓝色间落下的温暖的阳光，默默低语，像我无数次低语过那样："我永远是它的一部分，也许无法摆脱，忘记生命，不断轮回，就像草根里的一只昆虫。"低语时没有恐惧，甚至却是狂喜。

（西蒙　译）

---

① 奥古斯都（前63—14），罗马第一任皇帝。
② 台比留斯（前42—37），罗马皇帝。

魔　幻（节选）

我们那些最精致的思想、最精致的意图和最精致的情感，常常并不真正属于我们，它们仿佛猛然从地狱浮现出来，或从天国飘然降临。历史学家应该谨记天使的魔鬼，就像他谨记国王和士兵、阴谋家和思想家一样，难道他不应该记住吗？就像一些古代的作家所深信的那样，假如天使或魔鬼一开始就隐身于有形的幽灵，浮现在人的幻想中，那将怎样呢？就像布莱克所深信的那样，“如果上帝只在存在的生命或人类身上活动或存在”，那将怎样呢？虽然这样，我们不得不承认。那些无影无踪的生命、那些在遥远的地方徘徊的感应、那些从旷野的逸士那里漂来的幽灵，在会议室、书斋和战场的上空沉思。我们从来不相信：女人踩葡萄榨汁的时候，没有开始微妙地改变男人的思想，没有开始那种曾被许多德国人描述的思想和幻想的强劲活动；我们从来不应相信：因为许多国家都迷恋武力，激情就没有在某个牧羊男孩的灵魂里开始活动，激情就没有在飘然远逝之前，刹那间照亮他的眼睛。

（田智　译）



[挪威]**西格里德·温塞特**

Slgrid Undset（1882—1949）

山谷小溪

山谷里遍响着流水的淙淙。溪沟里春水泛滥。夜里天气还是冰凉的——流过花园的那条小溪拂晓前就抑低了它的声音，溪边薄冰刚结上就被流水冲碎，发出银铃似的叮当声。早上，放出去的狗立刻冲向小溪去喝那股带泥的流水，在湿漉漉的枯草上打滚，奔向花园尽头的那株大白桦树，向那些住在枝头的喜鹊吆喝——喜鹊也毫不示弱地还嘴叫着。但在深山里，还留着一条完整的滑雪道，到复活节，就有一批新来的游客涌向山上的旅舍……

（冯亦代　译）

果园鸣禽

果园里的苹果树间充满了红翼画眉婉转而又嘹亮的歌声。天空泛出淡淡金色的曙光，亮得有如白昼。红翼画眉不过是路过这儿——一旦能在森林里觅得食物，它们便飞走了。在屋子

附近过冬的山雀，靠圣诞节留下来的干草束过着悠闲的生活，现在也一对对飞出去闲游，帝——帝——都，帝——帝——都地唱着，鸟在屋里穿进穿出，寻找它们做窝的地方。有天，花园里化了雪的地方飞来了几百只鹦鸟，是到这儿来等候它们的配偶的——这一类的雌鸟总要比雄的晚一星期从南方飞来。

（冯亦代 译）

1929年获奖作家

[德国]保尔·托马斯·曼

Thomas Mann（1875—1955）

神圣的夜

哦，只有永恒的尘世中那互相结合的欢乐才是无穷无尽永不餍足的。折磨人的误会消除了，时空的枷锁解脱了。“你”和“我”，“你的”和“我的”融合成珍贵的喜悦。白昼游移的幻影曾把他们阻隔，但骄矜的谎言却无法挡住憧憬的魅力所赋予他们在黑夜洞察一切的目光。谁曾热切地窥探过死亡之夜和它那甜蜜的奥秘呢！白昼的虚幻之中他只有一个渴望，渴望那神圣的夜，那永恒、真实，融合一切的夜……

哦，降临吧，爱情之夜，给他们以渴求的忘却。用你的欢乐紧紧拥抱他们吧，让他们摆脱那布满离愁无比虚伪的世界。瞧，最后的火光熄灭了。思想和烦恼在圣洁的黄昏里沉没。夜色笼罩着虚幻的痛苦，拯救着人世。当我的目光在狂喜中黯淡，幻影消失的时候，那曾给我带来无比痛苦的白昼的欺骗所歪曲和不让我看清的一切奇妙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此时此刻，我就是世界了。

（薛菲　译）

你还记得那座花园吗？[1]

“你还记得那座花园吗？先生，那座落在古老的灰色建筑物后面荒芜的花园？那裂缝中长满青苔的败墙颓垣围着梦境般荒凉的衰落的花园？还记得那园子中央的喷泉吗？溅落的泉水窃窃私语般在淡紫色的百合花下破败的边缘上汩汩地流动。夏日已近薄暮。”

“喷泉的四周团团围坐着七位少女。夕阳在其中位，那唯一的一位少女发际印上一个闪闪发光的高贵标志。她的双眸流露出梦幻似的胆怯，唇边却挂着微笑……”

“她们娇嫩的双手也许正抚着膝头，仰脸向着那高高喷起又缓缓落下的泉水柔声歌唱，温情动人的歌声在喷泉四周的空中微微起伏，轻轻荡漾……”

“你还记得这样的情景吗，先生？哦，你看不见！你的眼睛无法看见这一切。你的耳朵也无法听到那旋律的圣洁和甜蜜。要是见到了，那你得屏住你心的搏动和呼吸。你得走开，回到你自己的生活里去，把你所见到的景象视作不可触犯更不容亵渎的圣物，把它永远珍藏在你的心灵深处，可你干了什么呢？”

“这情景可是个圆满的结束，先生，你怎忍去损坏它，给它添上那么个平庸、卑俗、痛苦的续篇呢？这可是个动人和宁静的谢幕呵，沉浸在一抹夕照，一片渐渐消融和熄灭的气氛之中。这是个古老的世族，它过于高贵，却又疲惫不堪，末日已近，它已无力面对生活，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呵！艺术的呜咽是它的骊歌，幽幽琴声所吐露的是濒临消失前明晰的悲哀……这样的旋律曾使一双明眸噙满泪水，你见过这样的眸子吗？那六位女伴的灵魂也许属于尘世，但她们那位姊妹般的主人的灵魂却属于美和死呀！”

（薛菲　译）

① 选自《特里斯坦》。



1933年获奖作家

[俄国]伊凡·亚历克塞维奇·蒲宁

Иваи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1870—1953）

耶利哥蔷薇[①]

为了表示对永恒的生命、对死者复活的一种信念。在古代的东方，人们把耶利哥蔷薇放进灵柩，放进坟墓。

奇怪的是人们把这种同我们的风滚草相似的一团干枯的带刺细枝，这种只有在死海海拔以下的沙石中和无人居住的西奈半岛的山前地带才能遇到的荒漠硬枝称作蔷薇，而且是耶利哥蔷薇。但是有一种传说：是圣萨瓦亲自这样称呼的，他为自己的修道院选择了可怕的火焰谷，犹太沙漠中的光秃秃的死谷。他以野蓟属植物作为复活的象征，用他所知道的世界上最甜蜜的比喻加以修饰。

因为它，这种蓟属植物，的确非常奇妙。它被流浪汉摘下，带到离生长地几千俄里外的地方，仍然能够长年保持干枯、灰色、似死的一般。但是，只要放入水中，它便立即散开，萌发出稚叶和玫瑰色彩。贫乏的人心会感到喜悦和安慰：世上没有死亡，那曾有过并曾以其为生的东西是决不会灭亡的！没有离别，没有损失，我的灵魂、我的爱情、我的记忆将

---

① 耶利哥蔷薇，菊科一年生植物，生长在叙利亚、阿拉伯、埃及的沙漠，以耶利哥城得名。

会永恒！

我就是这样自我安慰的，重新回忆起我曾涉足过的那些幸福的日子，回忆起我充满精力和希望、手携手地同上帝注定其要成为我终身伴侣的人完成首次远方的游历、蜜月旅行，同时朝拜我主耶稣的圣地的那些幸福的日子。在长期默默无闻和被人淡忘的寂静之中，在我们面前的是那偏僻的地方：加利利山谷、犹太丘陵、皮亚季格拉基的食盐和松香。然而春天时，在我们的路上，那些鹅掌草和罂粟，如同在拉希利附近一样，欢快而安然地开着花朵，盛开的还是那些野地里的百合花，歌唱的还是那些天上的飞鸟，福音箴言教会它们乐天无忧……

耶利哥蔷薇。我把我那往事的根和茎浸泡在心灵的活水之中，浸泡在爱情、忧愁、温柔的净水之中：我那秘藏心底的禾草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蓬勃地发芽生长。水分干涸，心儿衰竭枯萎的不可避免的时刻、遗忘的尘埃将我那耶利哥蔷薇埋没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

（熊寿彭　译）

盲　人

假如你走上防波堤，尽管阳光灿烂，你还是会遇到凛冽的寒风，遥远的阿尔卑斯山那银白色的、森严的、冬日的山顶历历在目。然而在一片寂静之中，在这座白色的小城镇里，在海岸上却是暖洋洋、亮堂堂的，穿着春装的人们在散步，或是坐在棕榈树下的长凳上，从草帽下眯缝着眼睛望着那深蓝色的大海，望着那以明亮的天空为衬托，竖立着那深蓝色的大海；望着那以明亮的天空为衬托，竖立着、穿着水手服的英国国王的白色塑像。

而他，孤零零地背朝海湾坐着，眼睛看不见，只是感觉到那照暖着他背脊的阳光。他没有戴帽子，头发灰白，是一位仪表堂堂的老人。他的姿势像所有的埃及盲人那样，紧张而呆板：身子挺直，双膝合拢，把翻转了

的便帽和一双晒黑了的大手搁在膝头上，微微地抬起那张仿佛是雕塑出来的脸庞，稍稍地把脸转向一旁——不时地用他那敏锐的听觉注意着散步人的说话声和沙沙的脚步声。他总是轻声而单调地，用有点像唱歌的嗓音说话，伤心而恭顺地向我们提醒着做一个善良和仁慈的人的责任。当我终于停下了脚步，把几个生丁放进他那失明的脸庞前的便帽中时，他仍然用一双盲眼望着空间，没有改变姿势，也没有改变脸上的表情。刹那间他中断了他那歌唱般的、有条理的、机械式的话语，说得简单而恳切。

“Merci，merci，mon bon frère[①]！”

“Mon bon frère……”是的，是的，我们大家都是兄弟。然而只有死亡，或者巨大的不幸、巨大的悲痛，才会用真正的、无法抵御的坚强信念向我们提示这一点，使我们摆脱掉尘世间的官职，把我们从日常生活的圈子里带出来。他是多么深信不疑地说出这“mon bon，frère”的！他不害怕，也不可能害怕会不合时宜地对一位不平常的过路人，一位国王或者共和国总统，一位著名人士或者百万富翁称兄道弟的。他所以不害怕，完全不是因为人们由于他失明，他看不见东西而原谅他的一切。不，完全不是这个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凌驾于一切人之上。触动过他的上帝的右手，似乎使他丧失了产业、时间和空间。他现在只不过是所有人的兄弟……

从另一方面说，他也是正确的：我们大家在本质上都是善良的。我走动着、呼吸着、感觉着——我身上怀着生命，它的充实和喜悦。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领悟和接受了我周围的一切，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可爱的、愉快的、亲切的，在我的身上引发了爱心。无可置疑，生命就是爱心、善良，而爱心和善良的减弱总是生命的减弱，也就是死亡。于是当我走过时，他，这位盲人叫住了我：“看看我吧，感受一点对我的爱心吧，在这明媚的早晨，在这个世界里，对你一切都是亲切的——也就是说，我对你也是亲切的，只要感到亲切，你就不可能对我的孤独和无援会无动于衷，因为我的肉体，同全世界人的肉体一样，与你息息相关，因为你对生活的感受也就是爱心的感受，因为任何痛苦也就是破坏我们共同生活乐趣的共同的痛苦，也就是相互的感受和对万物的感受！”

---

① “谢谢，谢谢，我的好心的兄弟！”（法语）

不要为嫉妒、憎恨、凶狠的竞争这些日常现象中的不平等操心。

那里是不可能有平等的，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熊寿彭　译）

音　乐

我抓住了门把，往身边一拉——乐队立即奏起了乐曲。敞开着的窗户外面，月光下的原野在向后移动——房子变成了奔驰着的火车。我时而拉得紧一点，时而拉得松一点——于是，音乐声便异乎寻常地轻松地迎合了我的心愿，一会儿轻，一会儿响，一会儿庄严开阔，一会儿又令人迷醉地徐徐轻了下来。这种音乐有点像世界上所有的贝多芬们加起来的音乐。我已经明白了，这是梦境，由于它那非凡的活力而使我感到恐惧，于是我作了拼命的努力想清醒过来，醒过来后，我把双腿从床上挪下，点燃了灯火，然而马上意识到，这又是梦的恶作剧，我依然躺着，我依然置身于黑暗之中，我无论如何要摆脱掉这种莫名的现象——在这种现象中，无疑地可以感觉到某种阴世间的、陌生的力量，虽然与此同时也有我的力量，非人的强大力量，因为人对一般日常生活的想象力，纵然是把所有的托尔斯泰们和莎士比亚们的想象力加在一起，毕竟也只能是想象、幻想而已，也就是说只能思维，而不是去行动。而我却做了，的确是做了完全不可思议的东西：我做了音乐，奔驰的火车、房间，在那里我仿佛清醒了，仿佛点燃了灯火，我如此轻松，如此奇妙而实在地创造了只有上帝才能创造的这些东西，我所看到的，我所创造的东西与我现在在日光下亲眼看到的东西一样清晰可见，可以触摸得到。瞧，我在写字的这张桌子，瞧，我刚才还在里面蘸过笔的这只墨水瓶……

究竟是怎么回事？是谁创造的？是现在正在写这几行字、在思索、在意识到自己的我吗？还是非我，或是存在于我之中的、甚至对我自己来说也是神秘的、较之在平凡的生活中能意识到自己的我，更为难以表达的强

大有力的某个人？究竟什么是物质的，什么是精神的？

（熊寿彭　译）

阿尔卑斯山中

潮湿、温暖、漆黑的深秋之夜。时间已晚。上阿尔卑斯山中一座村庄寂静无声，家家户户早已沉入梦乡。

汽车加快速度，车灯的两道白色光柱呈水平状射向前方。车灯照耀下，公路两旁闪过一堆堆碎石，云杉的灰白色枯枝，破败的石屋，挂在小方场上的一盏孤灯，匆忙逃向路边的在夜间活动的猫的一双晶莹的眼睛，一位穿着笨重的粗布鞋、迈着大步、晃动着长袍下摆的年轻牧师的黑色身影……这牧师身材高大，背微驼，头低垂，在这荒凉偏僻的山沟里，只有他一个人没有睡觉，而且他注定要在这山沟里度过一辈子。深更半夜，他要上哪儿去？去干什么？

方场，喷水池，一盏凄凉的、仿佛世界上唯一的、不知为何在漫长的秋夜里通宵不灭的路灯。石头教堂的门面，喷水池边一棵光秃秃的老树，堆在树下的潮湿发黑的败叶……过了广场，又是一片黑暗。路边有座荒凉的墓地，墓地上的十字架仿佛伸出双手在捕捉车灯的两道飞速前进的光柱。

（徐振亚　译）

神 话

听着琴声和歌声——在风琴伴奏下大家都在吟唱一首温柔而悲伤、诉说“主啊，和你在一起我们感到无比欢乐”的圣歌——听着琴声和歌声，我突然栩栩如生地看到并感觉到了她——我虚构的人物。她出现得很突然，出乎意料，莫明其妙。现在我整天想着她，感受着她的生命，她的时代。她生活在遥远的、被称为古代的年代，但是她所看到的也是我现在看到的那个太阳，我挚爱的这片土地，这座古老的城市，这座白云缭绕的大教堂，她所听到的也是我刚才听到的那些赞歌。她年轻，她吃喝，她谈笑，她和邻居聊天，她干活，她唱歌，她从姑娘变成未婚妻、妻子、母亲……她像那些漂亮快活的女人一样薄命，她的葬礼就是在这座教堂里举行的。她从世界上已经消失了几百年，而这期间世界上又有过多少新的战争、新的教皇、国王、士兵、商人、修士、骑士，然而她那把一碰即碎的骸骨，她那小巧的头盖骨始终埋在地下……地底下有多少这样的骸骨和头盖骨！所有人类的往事，整个人类的历史——就是一堆堆白骨，不计其数的尸体！有朝一日我也将加入死者的行列，也将以自己的骷髅和棺材令活人不寒而栗，就像那支浩浩荡荡的，在末日审判来临的那一天将淹没整个大地的队伍一样，但是一批批新的活人依然会向往我们这些死人，向往我们古老的生活，向往我们古老的时代，他们以为这一切都是美好而幸福的——因为这是神话。

（徐振亚　译）

秋（节选）

大海在峭壁下隆隆轰鸣，压倒了这个骚动不安、睡意朦胧的夜的一切喧声。寥廓的、茫无涯际的大海卧在峭壁下面很深的地方，透过夜暗，可以看到远远有一线白乎乎的浪花朝陆地涌来。围墙后边的花园像一个阴

森森的孤岛，鹄立在陡峭的海岸上，满园的老杨树纷扰地喧闹着，令人毛骨悚然。显而易见，暮秋的深夜此刻正主宰着这片荒无人烟的地方，无论是古老的大花园，无论是过冬时门窗钉死的别墅，还是围墙四角无门无窗的凉亭，都给人以触目惊心的荒芜之感。唯独大海以坚无不摧的胜利者的气派，从容不迫地隆隆轰鸣着，使人觉得它蕴藏着无穷的创造力，因此显得越庄严、雄伟。我俩久久地伫立在峭壁上，湿润的风吹拂着我们的脚，我们尽情地呼吸着随风拂来的清新的空气，怎么也不知餍足。后来，我们顺着又潮又滑的泥径和残存的木梯，走下悬岩，朝闪烁着浪花的海边走去。刚走到砾石地上，一个浪头就朝岩石打来，水珠四散迸溅，我们赶紧躲在一边。黑压压的白杨高高地挺立着，呼呼地喧嚣着，而在他们脚下，大海贪婪、疯狂地拍打着海岸，仿佛在和白杨呼应，高高的海浪朝我们扑来，响得犹如开炮一样地倾泻到岸上。水流旋转着，形成一道道亮闪闪的瀑布，迸溅出像雪一般洁白的水花，同时冲击着沙子和岩石，然后退回海里，卷走绞成一团团的水草、淤泥和砾石；随波而去的砾石一路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空气中弥漫着凉丝丝的细小的水珠，周遭的一切散发出大海那种不受羁绊的清新的气息。黑沉沉的空中吐出了鱼肚白，渐渐地已能看清远方的海面。

（戴骢　译）

雾（节选）

一

烟囱喘着粗气，迸发出令人胆寒的吼声；大家都呆若木鸡地望着越来越浓重的雾。雾忽而扩散，忽而收缩，像滚滚的浓烟似的飘来浮去。有时，迷雾把轮船团团裹住，以致我们相互都觉得对方好似在昏天黑地之中移动的幽灵。这种阴森森的景象，使人觉得仿佛置身在秋日萧瑟的黄昏，阴湿的寒气冻得你直打哆嗦，自己也感到脸都发青了。后来，雾略略开了

些，浓淡也均匀了些，也就是说，不再那么杀机四伏了。轮船又开动了，然而行驶得非常胆怯，连轮机转动引起的颤抖也几乎是无声的，船不停地敲响信号钟，离海岸越来越远，径直朝南方驶去。那边，真正的夜色，那像阴郁的黑页岩一般重浊的颜色，已泼满浓雾弥漫的天际。使人觉得，在那边，两步之外就是世界的尽头了，再过去便是叫人颤栗的广袤的荒漠。打横桁上、门檐上、缆索上落下一滴滴水珠。从烟囱里飞出来的湿漉漉的煤粒，像黑雨一般下到烟囱的四周。真想看看清楚在那阴森森的远方有些什么东西，哪怕看到一件东西也好，然而雾包围着我。它就像梦，使听觉和视觉都迟钝了……

二

桅杆上那盏电灯突然透过迷雾射出了亮光，远远望去，活像是人的一只眼睛。从又粗又短的烟囱里庄严地喷出一团团黑烟，低低地悬在空中。艄楼上，毫无必要地单调地敲响着信号钟，不知在哪里，“强音雾笛”正在阴森森地、凄厉地鸣叫……也许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强音雾笛，这只是由于紧张过度而造成的听觉上的错觉。在漫无涯际的神秘的雾海之中，耳朵往往会觉得有什么东西在鸣响……晦暗溟漾的雾越来越阴郁了。在高处它同苍茫的天空融合在一起。在低处则在轮船的四周踯躅，几乎都要贴到在船的两侧轻微拍溅着的海水。冬日漫漫的长夜降临了。……

三

啊，这是个多么奇异的夜晚呀！时光已经很晚，大概不消多久便要拂晓。就在我们刚才唱歌、喝酒、嘻嘻哈哈地讲着废话的当儿，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所不理解的，由太空、迷雾和海洋汇成的世界中，那温柔、孤单、始终郁郁寡欢的月亮冉冉地升了起来，让幽深的子夜笼罩万汇……就跟五千年前，一万年前一模一样……雾紧紧地箍住我们，叫人看看也毛骨悚然。在迷雾中央，就像某个神秘的魅影那样，残夜的一轮黄澄澄的月亮一面向南方坠落，一面呆定地停滞在苍白的夜幕上，好似人的眼睛，从光

晕构成的向四周远远扩散开去的巨大的眼眶中俯视着人间，为轮船照出一个圆圆的深邃的孔道。这圆形孔道中具有某种《启示录》式的东西……同时，某种不属于人间的、永远沉默的奥秘存在于这坟墓般的岑寂中，——存在于今天的整个长夜中，存在于轮船中，存在于月亮中，此刻月亮正近得惊人地紧挨着海面，以惆怅而又冷漠的表情直视着我的脸庞。

我慢慢地走完梯子最上边的几级，倚身在栏杆上。整条轮船都在我脚下了。戳出在船体外的木头舷桥上和甲板上。东一摊西一摊长长的水迹，闪烁出昏暗的光——这是浓雾的残痕。栏杆、缆索和长凳投下像蛛丝一般轻盈的烟色的阴影。轮船、烟囱和轮机都显示出它们的中央是极其沉重的，是十分稳固的，而一根根栏杆则高耸入云，在那里晃动。但是整条轮船却仍然给人以轻盈感，活像一个化作轮船的匀称有致的幽灵，驻足在苍白的月光掀开一线雾幕而露出的孔道上。海水低低地卧在右舷外，平坦得几无一线波纹。它，那海水，神秘地、悄无声息摇晃着，流入浴满月光的似轻烟一般的迷雾之中，闪烁出粼粼的波光，活像是无数忽隐忽现的金蛇。可是这闪光在离我二十步外就渐渐消失，再远些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了，变得就像失去了光泽的死人的眼睛。我举目仰望，重又觉得这轮月亮是某个神秘的魅影所变幻成的苍白的形象，而这无边的寂静则是一种奥秘，这种奥秘有一部分是我们永无可能认识，永无可能索解的……

蓦地里，艄楼上响起了信号钟。钟声悲凉地一阵紧接着一阵，打破了深夜的寂静，就在同时，从前方传来了忙乱的喧声和话语声。刹那间，我预感到即将发生什么危险，便睁大眼睛，紧盯着昏暗的雾，突然，一盏血红的信号灯好似一颗巨大的红宝石，在迷雾中越升越高，迅速地向我们移近。在信号灯下，一排灯火通明的舷窗像是一长串晦暗的金色斑点，一面在水汽中漫滤开去，一面向我们飘过来，而明轮转动的喧声，起初像是越来越近的瀑布倾泻而下的哗哗声，后来已可以听出叶片飞速转动的声音，可以分辨出海水卷入叶片和洒落下来的声音。……

四

我被这岑寂的夜，被世上所从未有过的这种岑寂迷住了，我完全听命于这岑寂的主宰。有一瞬间，我恍惚听到在极远极远的地方，有只雄鸡在

喔喔啼唱……我不由得笑了。“这是不可能的。”我想道，心情愉快得难以理解；此刻我觉得我以往生活中的一切都是那么渺小，那么乏味！要是这会儿我看到凌波仙子飞升到月亮上，也不会感到惊奇的……我不会感到惊奇，哪怕看到落水的女鬼浮出水来，坐到放下来的救生艇上，紧挨着客舱的舷窗，周身染满苍白的月色，……此刻月亮正直视着这些圆圆的舷窗，用行将熄灭的光华照亮沉睡着的人的脸，而他们睡在那里，则像一个个死人……要不要叫醒什么人？不，何必呢！此刻我不需要任何人，任何人也不需要我，我们相互间是格格不入的……

那种永远摆脱不了的巨大的忧伤反使我的心绪变得难以言语的宁静，这种宁静主宰了我。我思索着常常吸引着我的那些事：思索着地球上的一切生物，思索着古代的人类，这轮月亮曾看到过他们所有的人，但是在月亮眼里，他们大概都是渺小的，彼此长得一模一样，以致月亮都没有发觉他们在地球上消失。但是此刻我觉得他们与我也格格不入，因为我没有产生经常产生的那种强烈的渴望：渴望去经受他们的种种经历，渴望同亿万年之前生活过、恋爱过、痛苦过、欢乐过，然后匆匆逝去，没有留下一丝痕迹地消失在时光和世纪的黑暗之中的人融成一体。然而有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这便是存在着某种比遥远的古远更崇高的东西……也许，这东西就是今夜默默地蕴藏着的那种奥秘吧。我第一次想到，也许正是人们通常称之为死亡的那件伟大的事，在今夜凝视着我的脸，我第一次如此宁静地迎候它，并且像人们应当理解它那样地理解了它。

（戴骢　译）

旅途感悟[①]

我们久久地遥望着重重叠叠的山峦和笼罩着山峦的洁净、柔和的碧

① 选自《静》。标题为编者所加。

空，空中充溢着秋季的无望的忧悒。我们想象着我们远远地进入了深山的腹地，人类的足迹还从未踏到那里……太阳照射着四周都被山岭锁住的深谷，有只兀鹰翱翔在山岭与蓝天之间的广阔的空中……山里只有我们两人，我们越来越远地向深山中走去，就像那些为了寻找火绒草而死于深山老林中的人一样……

我们不慌不忙地划着桨，谛听着正在消失的钟声，谈论着我们去萨瓦省的旅行，商量我们在哪些地方可以逗留多少时间，可我们的心却不由自主地离开话题，时时刻刻在向往着幸福。我们以前从未见到过的自然景色的美，以及艺术的美和宗教的美，不论在哪里的，都激起我们朝气蓬勃的渴求，渴求我们的生活也能升华到这种美的高度，用出自内心的欢乐来充实这种美，并同人们一起分享我们的欢乐。我们在旅途中，无论到哪里，凡是我们所注视的女性无不渴求着爱情，那是一种高尚的、罗曼蒂克的、极其敏感的爱情，而这种爱情几乎使那些在我们眼前一晃而过的完美的女性形象神化了……然而这种幸福会不会是空中楼阁呢？否则为什么随着我们一步步去追求它，它却一步步地往郁郁苍苍的树林和山岭中退去，离我们越来越远？

（戴骢　译）

深　夜

这是一场梦呓，还是酷似梦境的神秘的夜生活？我觉得悲凉的秋月在大地上空浮游已经有许久许久了，现在已到弃绝白昼的一切虚伪和忙碌，好好歇息的时刻。我感觉到整个巴黎，包括最穷苦的贫民窟，都已进入黑甜乡。我睡着了很久，最后，梦终于慢慢地离我而去，就像一个对病人关怀备至而又沉着的医生，在做完救治病人的工作，见到病人终于深深地舒了口气，睁开了眼睛，因为复活而绽出羞怯、愉快的微笑后，便离开病人而去一样。我醒了过来，睁开眼睛，看到自己正置身于静寂、空濛的夜的王国。

我在五楼自己的卧室内，悄无声息地踏着地毯，信步踱至一扇窗子前。我时而望着这间弥漫着轻盈的夜色的卧室，时而隔着窗子最上边那排玻璃，仰望空中的皎月。每当这种时候，月光便洒满我的脸庞。我也不由得举目久久地端详着月亮的脸庞。月光透过淡白色的花边窗帘，染淡了卧室深处的夜色。在那里是看不到月亮的。可卧室的四扇窗子却统统被皓月映得十分明亮。连窗畔的一切也都披上了溶溶的月色。月光由窗户中投到地板上，绘出了一轮轮青白色的和银白色的拱环，在每个拱环中央，都有一个暗淡的烟色的十字架，一个个十字架伸展到浴满月光的安乐椅和靠背椅子上时，便柔和地折断了。在最靠边的那扇窗子前摆着张安乐椅，坐着我所爱的女子——她穿着一身雪白的衣裳，就像是个情窦未开的小姑娘，她苍白，美丽，由于我们俩所遭受的种种磨难，由于这一切磨难常常使我俩龃龉、反目，她已疲惫不堪。

她今夜为什么也不睡呢?

我在她身边的窗台上坐了下来，却避免去看她……是呀，已经是深夜了——对面那排五层楼的房子已不见一星灯火。那里的窗户全都是黑洞洞的，像是盲人的眼睛。我朝底下望了一眼。如长廊般狭窄、深远的街上，也是黑洞洞的，阒无一人。整个巴黎都是这样。只有微微倾斜地高悬在城市上空的淡白色的明月，没有入睡，形单影只地在迅速飘浮的烟色的云朵间浮游，而同时又一动也不动似的。月亮笔直地俯视着我，它虽然皎洁，却稍有亏蚀，因而略带几分凄楚。一缕缕云烟飘移过它身畔时，都被它照得发亮，仿佛已经融化殆尽，可是离开月亮后，又都凝聚起来，变得又浓又厚。待到飘移过屋脊时，已经完全成了阴郁的、沉甸甸的云堆了……

我已很久没有看到月夜！不免触景生情，心重又回到童年时代在俄罗斯中部冈峦起伏的、贫瘠的草原上所度过的那些遥远的、几乎已遗忘了的秋夜。在那边，月亮曾在我故宅的屋檐下窥视屋内的动静。在那边，我第一次见到并且爱上了月亮温柔苍白的脸庞。我在想象中离开了巴黎，刹那间，好像已登临绝顶。正鸟瞰着辽阔的低地，整个俄罗斯的景物恍惚尽收眼底。我看到了似沙漠般一望无垠的、浮光耀金的波罗的海。看到了在苍茫的暮色中向东方迤逦而去的郁悒的松树之乡，看到了森林、沼泽和小树林，看到了在地势低洼的南方，绵亘着无边无际的田野和平原。数百俄里长的铁路轨道，穿过一座又一座树林，在月光下闪耀着昏沉的光泽。沿铁

路线闪烁着各种颜色的睡意蒙眬的灯光，一盏接着一盏，一直延伸至我的故乡。我面前浮现出略有起伏的田野，田野上有幢地主的宅第，古老，单调，破败，可在月光下却显得相当舒适……然而，在我儿时曾窥视过我的卧室，此后又目睹我成为青年，而现在又和我一起伤悼我一事无成的青春的那轮月亮，难道就是眼前的这轮月亮吗？是这轮月亮在明净的夜的王国中抚慰着我吗？……

“你为什么不睡？”我听到她怯生生地问我。

在两人固执地不理不睬了很久之后，她首先开口，使我的心既痛苦又甜蜜。我低声回答说：

“不知道……可你为什么不睡？”

我们又久久地沉默着。月亮已坠落到屋顶后面，月光深深地照进了我们的卧室。

“原谅我！”我走到她跟前，说道。

她没有回答，用两手捂住了眼睛。

我捏住她的手，把它们从她眼睛上移开。泪珠正顺着她两腮潸然而下，她的眉毛像孩子那样高高地扬起着，抖动着。于是我在她脚边跪了下来，把脸贴到她身上，非但没去止住她的泪水，自己的泪水反而也夺眶而出。

“难道是你的过错吗？”她惶惑地说。“难道这不全是我的过错吗？”

她破涕为笑，笑得快乐而又痛苦。

我对她说，我们两人都有错，因为两人都公然违背了欢乐地生活所必须遵循的戒条，而人活在世上本来应当是欢乐的。我们前嫌尽释，又相互爱恋了，只有共过患难，吃过同样的苦，有过同样的迷误，而同时又一起在瞬息之间找到过极难找到的真理的人，才会这么相爱。只有苍白、忧郁的月亮看到了我们的幸福……

（1899年）

（戴骢　译）

“希望号”

秋天早已降临，天阴沉沉的，寒气袭人，然而秋季的这些日子却有其无可比拟的迷人之处。我们由城里回别墅去，沿途遇到的大车都是运载迟归的消夏客的家私什物的。九月的雨天刚刚过去，果园间的小巷变得泥泞难行，园内的树叶已经枯黄、凋零。这些果园将同大海形影相吊地枯守在这里，直到来年春天。大路两旁，在果园的围墙和栅栏之间，所有的水果店和夏季出售饮料的小铺都已紧闭店门……一路上，从考究的别墅直到筑在远处巉岩嶙峋的海边上的刷过石灰水的小屋都已把凉台上的玻璃窗卸去，只剩下野葡萄长长的枯藤还缠绕在柱子上，百叶窗都已放下，大门都已钉死，弱不禁风的南方植物都已用蒲席包住。离城越远就越静，人迹也越少。市郊的火车已减少班次，偶尔才有一列驶过，它到站和离站时开道的汽笛声，在洁净的空气中传得非常之远。你踽踽独行于果园间的小道上，侧耳倾听……火车在什么地方停了下来，接连两次凄婉而又响亮地鸣响了汽笛，可它究竟在什么地方停下来，是远还是近，你却说不上来。汽笛声像是回声，回声又像是汽笛声，后来两者都沉寂了，连火车在果园间渐渐远去的轰隆声也消失了，于是万籁俱寂。你不慌不忙地踏着枕木向前行去，心平稳地跳动着，你一边走一边呼吸着秋天凉丝丝的空气，感到轻松而又甜蜜……要是能留在这里，直到来春，天天夜里谛听在黑暗中翻腾的大海的涛声，天天白昼徜徉在崄峨的海岸上，那有多美！想象中会勾勒出一个妇人的倩影，落寞地凭靠在冬日别墅的凉台上，而每一条白杨的林荫道则映衬着蔚蓝的大海，频频地召唤你进入它的拱门……

我们一边走，一边望着这些林荫道，欣赏着伫立于花圃和树木间的古老的大理石雕像，以及铺满了果园的小径和露台的石级的枯黄的落叶。白昼晦暗宁静，而又萧瑟，空气清新，湿润，弥漫着浓烈的海水的气息。不论走到哪里，都可望到大海就在灌木丛和树木的后边，周遭的万汇都在告诉你大海的存在。无时无处不使你感到海的宽广和海的气息。你可记得不知谁家荒废的大花园里那尊大理石的海神雕像？海神沉思地坐在喷水池中央的巨石上。每当夏天，花园里绿荫森森。溽暑蒸人，斑斑驳驳的日影便洒落在海神的身上。巨石向四面八方喷射出一股股清凉的泉水。海神则

沉着头，谛听着绵绵不绝的潺潺的水声。现在水声静息了，花园变得明亮而又死寂。隔着矮矮的相思树，隔着光秃秃的白杨的枝桠和泥土色的灌木丛，只消一抬头就可望到索漠的海岸……

我们向前走去，在树木后边，在巉崖上的别墅的红瓦后边，好似天空一般湛蓝的海面越来越开阔了。我们走到了果园骤然不再往前延伸的那个地方，凡是走到这里的人都会对远处波涛浩渺的大海叹为观止，身不由己地站停下来。我们也站停了下来，就在这时遥遥望见在水天相接的地方竖立着“希望号”的风帆。

已经是暮色苍茫了，一列列像瓦垄似的安详的灰云遮蔽了天空，映出了橙黄色的反光，这是寒潮将至的征兆。靠近天陲的地方比较明亮，寒气本已涤尽了空气中的秽浊，加之久雨方霁，空气更是分外清澈，极目四望，连异常窎远的地方都可以尽收眼底。海上水波不兴，大海就像是无涯无际的嫩绿色的草坪，只有在极远处海水才转成淡淡的雪青色，弯成圆圆的弧形，无所畏惧地，自由自在地同天空连接在一起。近处，顺着蜿蜒曲折的海湾，碧绿的海水清澈见底，甚至站在嶙峨的海岸上也可一眼望到水下深紫色的石头；一阵阵微风从稍远一点的海面上拂来，向我们送来了大海清新的气息，那儿的海面，有的地方就像丝绸那样微微隆起着皱纹。再远处，宁静辽阔的大海被水流用浓淡不同的色调精细地绘成一条条长长的带子，向水天线奔去。到了那里带子便消失了，使人觉得在水天线外，又有另一个风平浪静的海的世界。然而“希望号”所去的地方，必定正在吹着为它送行的轻风。所以它张起了所有的风帆。那些风帆远远望去，显得非常之小，而“希望号”本身则像是神话中飘洋过海的钟楼，在水天相接处微微晃动的海面上，清晰地呈现出它那灰色的轮廓。海上只有它一艘孤船，它用它的风帆恢复了古老的大海的诗意，愈发显示出这海的原野的平坦和辽阔。即使从岸上望去，尽管这对肉眼来说距离十分遥远，仍可看出这是一艘美丽而又坚固的船，优雅而傲岸，就像上个世纪帝王出航时乘坐的双桅战舰。今夏它从澳大利亚返航时，人们像迎接朋友似的迎接它，把它当作有生命的受造物那样观赏它。它到达过多少国家，驶入过多少海洋，有多少海浪洗涤过它那又高又尖的胸脯！海港内泊满了船只，然而那都是些笨重的轮船，又矮又粗的黑烟囱冒出一股股浓烟。舱内装的是砖头、铁块、粮食、酒桶，吊车从早到晚隆隆地轰鸣着。这些轮船除了运货

一无所用，而“希望号”却是供年轻的海员去见世面、去实习航海的。当它扬起六道风帆驶入海港时，它在由船只构成的水上城市中显得那么轻盈，那么飘逸，好似鹤立鸡群！现在它又离开我们远航去了……在那些日子里，每当我们眺望着大海时，总是怀着青春的活力幻想联翩，总是觉得在那烟波淼茫的水天线外必有什么在等着我们；而在这个秋日，置身于别墅荒寂的果园内，也有许多东西使我们为之激动。凡此种种当我们此刻看到遥远的“希望号”时，便有一种罕见的力量激荡着我们的心……

一驶进水天线，它的轮廓显得分外清晰了，仿佛已静止在那里。它将航向何处？去南方，还是去博斯普鲁斯海峡，或者是去地中海……明天，在它的面前将要展现出更加柔和的远方，新的海岸将隐隐地放出光芒……这艘优美而孤独的船已航至目力所及的大海的尽头，正在悄悄地，然而坚决地离去。船上的人所看到的已经是崭新的水天线了……

夜里，当一阵阵海风不安地，但是却谨慎地拂动着我们凉台上野葡萄的枯枝，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时，当昏昏欲睡的涛声不停地传至我耳际时，我还在目送着“希望号”在漆黑的海洋上沿着它的航道远去……

（戴骢　译）

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巴黎的一个春夜，我漫步在林荫大道上，繁茂的嫩叶把斑斑驳驳的阴影洒满了大道，树下亮着一盏盏发出金属光芒的路灯，我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心情也轻松了不少，不由得想起了一首诗：

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
有座古老的住宅我难以遗忘。
那高高的楼梯昏暗无光。
窗帘遮没了长窗……

真是一首好诗！奇怪的是所有这一切我当年也同样经历过！那是在莫斯科，在普列斯尼亚区：白雪皑皑的僻巷，一幢幢小市民的陋屋，而我呢，是个大学生之类的人物，我曾经有过这样一段经历，现在连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那里有盏神秘的孤灯，
直到深夜还发出幽幽的青荧……

我在那里也曾有过一盏孤灯。屋外刮着暴风雪，狂风卷起木屋顶上的积雪，把它们像轻烟一般刮往各处，而在高处，在顶楼上，在红色印花布的窗帘里边，亮着荧荧的灯光……

啊，一个奇妙的女郎，
在深夜那魂牵梦萦的时光，
解开了发辫，
把我迎进她的闺房……

我也有过这样一个女郎。她是谢尔普霍夫一名教堂诵经士的女儿。她撂下了在那个城市里的贫困的家，来莫斯科求学……我登上铺满积雪的木头台阶，拉了拉通至门厅的铃环，门厅里随即响起了用洋铁皮做的门铃声，我听到有人快步从陡直的木梯上奔下来，门打开了，于是狂风卷着飞雪向她，向她的披肩，向她白色的上衣猛刮过去……我连忙迎上前去搂住她，不让风吹着她，同时连连地吻她。我们俩顺着冷彻骨髓的黑洞洞的楼梯奔上楼去，走进她那间被一盏落寞的火油灯照得半明不暗的同样寒冷的屋里……窗上蒙着红色的窗帘，窗下是一张搁着那盏油灯的小桌，靠墙放着一张铁床。我随手撂掉大衣和便帽，坐到床上，把她抱在膝上，隔着裙子我感觉到了她的肌肤和骨骼……不过她的辫子没有解开，而是盘在头上，发辫是淡褐色的，显得有几分可怜巴巴，脸是普通老百姓的脸，由于长年的饥饿而变得透明了，眼睛也是透明的，农民的眼睛，嘴唇是那么柔弱，只有身子单薄的姑娘嘴唇才会这样柔弱：

她怎能不像孩子那样火热地急忙
贴到我的嘴唇上，
浑身战栗着，向我悄悄地耳语：
“听着，我们逃往他乡！”

逃往他乡！他乡在哪儿，为什么要逃，我们害怕谁？这句热烈的、孩子气的蠢话：“逃往他乡！”是多么令人心醉。我们俩没有“逃往他乡”。然而却有世上最甜美的柔弱的嘴唇，有幸福得夺眶而出的热泪，有慵倦的年轻的肉体，倦得两人都把头靠在对方的肩上。当我解开她的上衣，吮吻着她那少女的乳白色的胸脯和胸脯上还未成熟的、坚硬的、好似草莓一般的乳头时，她的双唇像火烧一样发烫……她终于清醒了过来，跳下床，点燃了酒精灯，把一壶淡茶温热，然后我们俩就着茶，吃着白面包和包在红纸里的干酪，没完没了地议论着我们的未来，听着风雪敲打着窗户，感觉到从窗帘外面钻进来一股股严冬的寒气……“在一条熟悉的街道上，有座古老的住宅我难以遗忘……”还有什么我遗忘不了的呢？我忘不了春天我在库尔斯克火车站去送她的情景，我们拎着她的柳条筐和用皮带扎牢的卷起来的红被子，沿着已经准备启动的长长的列车跑着，看到每节绿色的车厢里都挤满了人……我还忘不了最后她终于跳进一节车厢的过道，我们依依惜别，相互叮咛着，吻着对方的手，我告诉她两个礼拜后去谢尔普霍夫看她……此外我就什么都记不得了。也没有什么事可记得的了。

1944年5月25日
（戴骢　译）



1945年获奖作家

[智利]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

Gabriela Mistral（1889—1957）

灯

祝福我的灯！它那传情的眼神多么温柔，多么甜美。

它在我屋子中间燃着。淡淡的光线不足以使我胸前的泪珠闪烁……

我随着心中的幻想改变火苗的光亮。我祷告时，觉得它放出蓝光，我的房间便成了幽深的峡谷，我不必在谷底高声祈求。我悲哀的时候，它散发紫光，让周围的事物同我一起忧伤。

它比我偎依过的胸口更了解我的生活。多少夜晚，它勾起了我的愁思，我内心的创伤，现在不再烧灼，只有一丝持续的隐痛……

夜幕降临，两目茫然的死者也许要来到灯火中寻找光明。那个不声不响、深情地望着我的死者又是何人？

如果它通人情，会为我的伤心感到烦恼，或者出于热烈的关怀，会一直陪伴着我，即使慈悲的睡意已经来到。它是完美的。

外面看不清屋里，路过的敌人以为只有我一个人。我要给所有的物品，小至这盏灯，一种难以觉察的光明，不让剥夺幸福的人侵占。

它的一圈光晕绰绰有余，足以照亮我母亲的脸和打开的

书。我只要求这盏灯照亮的东西，其余的都可以拿去！

我祈求上帝，让悲伤的人今晚都有一盏柔和的灯，缓和他们泪水的闪光。

（王永年　译）

上　帝

现在同我谈谈上帝，我会理解你的意思。

上帝是你久久地瞅着我眼睛时的恬静，是没有言语干扰的心领神会。上帝是这种热烈而纯洁的委身，是这种难以言宣的信任。

他跟我们一样，爱黎明、中午和夜晚，在他自己，正如在我们两人看来，他刚开始懂得爱……

除了爱之外，他不需要别的歌曲，他从叹息唱到抽噎。接着又回到叹息……

他是盛开的玫瑰的完美，一片花瓣也没掉落。

他是一种圣洁的信念。认为死亡只是难以置信的谎言。

啊，我现在对上帝有所了解。

（王永年　译）

歌　声

一位妇女在山谷唱歌，掠过的阴影将她遮挡，但那歌声使她挺立在田野上。

她的心破碎了，就像今天傍晚她在小溪的卵石上摔碎的水罐一样，然而她还在唱，从那隐秘的创口透出的一缕歌声，变得更纤细，更强劲。在

悠扬的曲调中，那歌声被鲜血沾湿了。

为着每天都有人死去，田野里其他声音都已沉寂。刚才，连那只落在最后的小鸟的啼啭也听不到了。她那不会死去的心，那为痛苦而活着的心，汇拢了一切已经沉寂的声音，现在她的歌声虽已变得高亢，但始终是甜美的。

她是在为她丈夫歌唱？暮色中丈夫正默默地望着她。或者，她唱歌是为了孩子？孩子是那么迷人，使她减轻痛苦；或者，她只是为自己的心歌唱？她的心比黄昏时分孤独的孩子更加无依无靠。

这歌声使正在降临的夜晚变得慈爱，群星带着人间的甜蜜在闪烁，布满星星的天空变得通晓人情，理解大地的痛苦。

田野纯净得像月光下的水面，平原抹去那不高尚的白天的浊气，白日里人们互相憎恨。那妇人仍然在歌唱，歌声从咽喉中飞出，越过变得高尚的白天，朝着群星飞升！

（段若川　译）

池　塘

那是一个小池塘，里面的水全腐臭了。附近一株树掉下的叶子、鸟巢里飘落的羽毛，一接触池水就给玷污了，甚至池底的蠕虫也比别地方的长得黑。池塘边上连一丝翠绿的颜色都难看到。

一株树和几块大石头把池塘团团围住。阳光从来照不到她，她有生以来也没见过太阳的模样。

可是有一天，由于附近在盖一家工厂，工人们寻找石料，到这里来搬大石头。

那是傍晚时候的事。第二天，第一缕阳光照到树冠，射向池塘。

阳光金色的手指伸进池塘，黑得像柏油似的一潭死水突然豁亮了：红玫瑰、紫罗兰，各色俱全，简直像是一块带有火样反射的宝石！

光明的箭穿透她胸膛时，她先感到惊异，如醉如痴；接着发现自己旧

貌变了新颜，心头涌起一阵前所未有的欢愉；然后……她沉浸在狂喜之中，为那降临到她身上的神奇的变化默默敬慕。

池底的蠕虫最初由于住所的剧变而骚动；随后安静下来，怡然自得地观望头顶上那片金色的镜面。

上午、中午、下午就这么过去了。附近的那株树、树上的鸟巢、巢里的鸟，都感觉到它们身边发生的拯救行动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池塘容光焕发对它们来说是见所未见的希罕事。

太阳下山时，它们见到一件更稀罕的事。一整天的温暖和爱抚，不知不觉把一池浊水全吸干了。随着最后一缕阳光的消失，最后一滴水珠也蒸发升腾了。剩下一个光秃秃的淤泥坑，仿佛一只大眼睛的空眼眶。

树和鸟看见天上有一朵轻柔纯洁的白云飘过，它们怎么也没有想到空中那块绚丽的云曾是它们的伙伴，那片污泥浊水的池塘。

至于其他类似的池塘，有没有仿佛出自天意，凑巧来到的工人替它们把大石头搬掉呢？

（王永年　译）

橄榄树

当骚乱的人群已经走远，消失在夜色中时，橄榄树开始纷纷议论：

“我们看见他走进果园。”

“我缩回一根枝桠，免得擦着他。”

“我弯下腰，好让他抚摸。”

“我们都以震惊的眼光望着他！”

“他同门徒说话时，我挨得最近，听到了人类最甜美的声音。”

“天使捧着苦杯降临时，我们用枝叶密密匝匝围住，不让他喝。”

“他饮尽苦杯时，嘴上的苦味透过树叶，一直冒到树冠。我们的叶子现在比月桂更苦，鸟儿再也不会啄食！”

“我们的根吮吸了他带血的汗水。所有的根都已经吸到！”

“我一片叶子落在彼得脸上。他睡得很香，没有惊醒。弟兄们，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人们并不相爱，即使他们想爱，也不真心实意。”

“犹大吻他时，他挡住了月光，不让我们看见。”

“可是我的一根枝桠看到了他，结果臊得一直红到树干。”

“那会儿，我们中间谁都无地自容！”

“我们以前从没有见过他，只有山上的铃兰看他经过。他为什么不在我们的树荫下睡个午觉？”

“假如我们以前见过他，现在更会悲痛，甚至不想活。”

“他上哪儿去了？这会儿他在哪里？”

“有个士兵说，明天要在山上把他钉上十字架。”

“他临终垂下头，也许会瞧瞧我们，也许会用眼光寻找他爱的山谷，那时就能看见我们。”

“他可能遍体鳞伤，这会儿他可能同我们中间的一位相像，也是伤痕累累。”

“明天，人们要把他抬下山谷埋葬。”

“那我们就把果实的油全流下去，让我们的根在地下汇成一股橄榄油流，输送给他的伤口！”

“天亮了，我们的叶子全变白了！”

（王永年　译）

世　人

“他们并不相爱，”人们说，“因为他们没有相互追求。他们没有亲吻，因为她仍然纯洁。”他们不知道我们互相瞅一眼就已倾心！

你干活的地点离我很远，我所处的地方不在你身边。虽然如此，我一面干活，一面仿佛把你织进了羊毛毯，你在老远的地方一定觉得我的眼光落到你低着的头上。你的心会被柔情揉碎。

白天过后，我们有片刻时间可以相会；但是爱情要把我们折磨到第二天傍晚。

那些沉溺在放荡情欲而没有结合的人，不会理解我们互相瞅一眼就成了夫妇！

（雷怡　译）

四瓣的花朵

我的灵魂一度是果实累累的大树。那时候，人们看了红喷喷的果实就有丰饶的感觉；听到千百只鸟在我的枝叶下歌唱就心醉神迷。

后来它成了一株灌木，枝条稀疏弯曲，但仍能分泌出芬芳的脂液。

如今只是一朵小花，一朵四瓣的小花。一片花瓣叫美，另一片叫爱，它们相距不远；第三片叫痛苦，最后一片叫慈悲。它们先后舒展，再没有别的花瓣。

每片花瓣底端都有一滴血，因为对我来说，美是痛苦，我的爱全是折磨，我的慈悲来自创伤。

早在我是大树时，你就知道我，可是你这么晚，到了黄昏才来找我，也许没有认出我就打我身边走过。我在泥土里悄悄地瞅着你，从你脸色就能看出一朵泪珠般简单的小花会不会使你满足。如果我从你的眼神里看到了奢望，我就不阻拦你，让你朝如今是大树的别人走去。

因为今天我只能同意那样一个人和我在尘土里待在一起，他应该谦卑，满足于微弱的光辉，别无他想，把面颊永远贴在我的泥土上，嘴唇碰着我，把整个世界忘却！

（雷怡　译）

如果死亡来到

如果你受了伤，尽管叫我。不论你在哪里，尽管把我呼叫，不用害臊。我会赶去，即使去你那里的路上布满了荆棘。

我不愿意任何人，甚至不愿意让上帝替你搁好枕头。

我留着自己的身体替你的坟墓遮挡雨雪，我要把手蒙住你的眼睛，不让你看到可怕的黑夜。

（雷怡　译）

幸　福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绿色的大地搂着你，像宽阔的胳膊，天空笼罩着你的额头。此时此地，你觉得应该有个行人。路边有棵树，一棵颀长婆娑的山杨。你把它看作行人的身影。他停下来歇息，正瞅着你。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一片浮云拂过你的脸庞，盘绕、温柔、生动。你闭上眼睛。云轻轻搂着你的脖子，并不打扰。现在一颗泪珠滚下你面颊。那是一个宁静的吻。

你没有丧失任何东西！[①]

（王永年　译）

① 《圣经·旧约》人物波阿斯同情寡妇路得，帮助她在他的田里拾取麦穗，后娶路得为妻。

致墨西哥妇女

墨西哥妇女：哺育你的孩子吧，我们的民族就体现在孩子的身躯和精神里。

你的鲜血呈现出太阳的殷红，是那么丰沛；你线条精致的身躯蕴藏着力量，表面上却显得柔弱。你天生是为了养育最勇敢的胜利者、组织者、工人和农民。人民在危急时刻需要他们。

你端庄地坐在家中的走廊上，这般宁静，这般安详，有如倦怠；可实际上你那宁静的膝头比一支军队还有力量，因为，你摇晃着的也许是你们民族的英雄。

墨西哥母亲，当有人对你说，有些女人挣脱了做母亲的负担时，你的眼睛喷出怒火吧，因为你由于做母亲而深感骄傲。

有人告诉你，要你像某些母亲那样，别再守候在摇篮边熬夜，别再熬干自己的鲜血去给孩子哺乳，你轻蔑地听着这种劝诫。你从不拒绝在发烧的孩子身边度过千百个揪心的夜晚，你也不容许孩子的嘴去吮吸雇来的乳房。你给孩子哺乳，摇他入眠。为了寻求高尚的榜样，你从不去看那些本世纪的疯狂女人，她们在大广场和沙龙跳舞胡闹，简直不认识自己孕育的孩子。你把目光转向古老而永恒的榜样——希伯来和罗马的母亲。

让你的孩子快乐吧，因为快乐会使血变得殷红，使肌肉变得温馨。和孩子一起歌唱吧，唱你故土上最甜美的歌。在孩子身边游戏吧，玩花园里的沙土，在澡盆的温水里嬉戏；带他到你那阳光明媚的高原的田野去吧。

有人说，你的纯洁具有宗教的美德，那也是一种世俗的美德，你的腹内养育了一个民族：众多的公民悄悄地从你的怀中降生，就像是你祖国的清泉，源源不断。英雄有如鲜红的果实，你就像支撑着果实的绿枝。

墨西哥母亲，你生长在美丽坚实的国土上：这里结出世上最美好的果实，长出的棉花柔软而令人喜爱。可你是大地的同盟者，生育出儿女用勤劳的臂膀收获果实、采撷棉花。你与大地合作，因此，每天早上大地用晨光为你增辉。

墨西哥母亲，请为你的儿子大声疾呼，为那些不受欢迎的降生者索取他们的生存权利吧！为了他，你有权提出许多要求。为了他，去要求阳光充沛、窗明几净的学校；为了他，去要求快乐的公园；去要求令人愉快的画报，有教育意义的书本和电影；去要求在法律方面得到合作。可是，如果有什么事情玷污了你，贬低了你的生命，你可以诉诸法律，为你那卑贱地降生、屈辱地生活的非婚生子洗雪耻辱，使他能和别的孩子一样，让法律保障你的工作，也保障你在工厂里被繁重的活计累得筋疲力尽的孩子们的工作。

为此，你们可以变得情绪激昂，尽管你们仍然严肃。你们的话语不会粗俗，甚至可以说是圣洁的。

墨西哥母亲，人们迟早会听见你的声音的。正义的人们——他们为数众多——会转过脸来望着你，因为你的尊严高过其他许多尊严，当惠特曼看到你走过时，便在诗中这样唱道：“我对你说，没有谁比人的母亲更伟大！”

墨西哥母亲，我母亲的姐妹，我热爱你。你绣出精美的花朵，织出蜜色的草席。为葫芦涂上鲜红的颜色。你犹如《圣经》上的妇女，身着蓝色裙衫，穿过田间，为浇灌玉米地的儿子或丈夫送饭。

我们的民族将在你的儿子身上受到考验；我们将靠他们得救，或由于他们而丧生。上帝为他们安排的命运如此艰难，北方的波涛拍打着他们的胸膛[①]。因此，当你的儿子搏击或歌唱时，南方兄弟[②]便将面向北方，既充满希望，又惶惶不安。

墨西哥妇女：你膝头上摇晃的是整个民族，此时此刻，你的使命最为伟大，最为崇高。

（段若川　译）

---

① 指北方邻国美国的压力。
② 指墨西哥以南的拉丁美洲各兄弟国家。

玫瑰树根

地下同地上一样，有生命，有一群懂得爱和憎的生物。

那里有黢黑的蠕虫，黑色绳索似的植物根，颤动的亚麻纤维似的地下水的细流。

据说还有别的：身材比晚香玉高不了多少的土地神，满脸胡子，弯腰曲背。

有一天，细流遇到玫瑰根，说了下面的一番话：

“树根邻居，像你这么丑的，我从来没有见过呢。谁见了你都会说，准是一头猴子把它的长尾巴插在地里，扔下不管，径自走了。看来你想模仿蚯蚓，但是没有学会它优美圆润的动作，只学会了喝我的蓝色汁液。我一碰上你，就被你喝掉一半。丑八怪，你说，你这是干什么？”

卑贱的树根说：

“不错，细流兄弟，在你眼里我当然没有模样，长期和泥土接触，使我浑身灰褐；过度劳累，使我变了形，正如变形的工人胳臂一样。我也是工人，我替我身体见到阳光的延伸部分干活。我从你那里吸取了汁液，就是输送给她的，让她新鲜娇艳；你离开以后，我就到远处去寻觅维持生命的汁液。细流兄弟，总有一天，你会到太阳照耀的地方。那时候，你去看看我在日光下的部分是多么美丽。”

细流并不相信，但是出于谨慎，没有做声，暗忖道，等着瞧吧。

当他颤动的身躯逐渐长大，到了亮光下时，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去寻找树根所说的延伸部分。

天啊！他看到了什么呀。

到处是一派明媚的春光，树根扎下去的地方，一株玫瑰把土地装点得分外美丽。

沉甸甸的花朵挂在枝条上，在空气中散发着甜香和一种幽秘的魅力。

成渠的流水沉思地流过鲜花盛开的草地：

“天哪！想不到丑陋的树根竟然延伸出美丽！……”

（雷怡　译）

母亲的诗

被　吻

我被吻之后成了另一个人：由于同我脉搏合拍的脉搏，以及从我气息里察觉的气息，我成了另一个人。如今我的腹部像我的心一般崇高……

我甚至发现我的呼吸中有一丝花香：这都是因为那个像草叶上的露珠一样轻柔地躺在我身体里的小东西的缘故！

他会是什么模样?

他会是什么模样？我久久地凝视玫瑰的花瓣，欢愉地抚摸它们：我希望他的小脸蛋像花瓣一样娇艳。我在盘缠交错的黑莓丛中玩耍，因为我希望他的头发也长得这么乌黑卷曲。不过，假如他的皮肤像陶工喜欢的黏土那般黑红，假如他的头发像我的生活那般平直，我也不在乎。

我远眺山谷，雾气笼罩那里的时候，我把雾想象成女孩的侧影，一个十分可爱的女孩，因为也可能是女孩。

但是最要紧的是，我希望他看人的眼神跟那个人一样甜美，声音跟那个人对我说话一样微微颤抖，因为我希望在他身上寄托我对那个吻我的人的爱情。

智　慧

我现在明白，二十个夏来我为什么沐浴阳光，在田野上采摘花卉。在那些旖旎的日子里，我常常自问：和煦阳光，如茵芳草，大自然这些美妙的恩赐有什么意义？

像照射一串发青的葡萄那样，阳光照射了我，让我奉献出甜美。我身体深处的小东西正靠我的血管在点滴酝酿，他就是我的美酒。

我为他祈祷，让上帝的名字贯穿我全身的泥土，他也将由这泥土组成。当我激动地读一首诗时，美的感受把我燃烧得炽热。这也是为了他，

因为我希望他从我身上得到永不熄灭的热情。

甜　蜜

我怀着的孩子在熟睡，我脚步静悄悄。我怀了这个神秘的东西以来，整个心情是虔诚的。

我的声音轻柔，仿佛加上了爱的弱音器，因为我怕惊醒他。

如今我的眼光在人们的脸上寻找内心的痛苦，以便别人看到并了解我脸上苍白的原因。

我小心翼翼地拨动鹌鹑安巢的草丛。我轻手轻脚地走在田野上。我相信树木也有熟睡的孩子，所以低着头在守护他们。

姐　妹

今天我看见一个女人在干活。她的腰像我的一样因爱情而充实，她弯着身子在地里劳动。

我抚摸她的背，带她一起回家。她将从我的杯子里喝稠厚的奶浆，分享我回廊下的凉爽，她也因爱情而孕育。如果我的乳汁不够慷慨，我的孩子可以把嘴唇凑上她丰满的乳房。

祈　求

但是不会的！上帝既然让我腰围宽大，怎么会使我的乳房枯竭？我觉得胸脯在增长，像池塘里的水无声无息地涌冒。它丰满的轮廓在我腹部投下了影子，仿佛向它作出许诺。

如果我的乳房不能湿润，山谷里还有谁比我更贫困？

妇女们晚上把杯子放在户外承接露水，我把胸脯袒露在上帝面前；我给上帝起了一个新的名字：我管他叫充实者，我祈求他赐予生命的琼浆。我的饥渴的孩子会来寻求。

敏　感

我不再在草上游戏，我怕同姑娘们玩秋千。我仿佛是树上挂果的枝条。

我身体软弱，今天中午在花园，玫瑰的香气都使我感到晕眩。随风飘来的歌唱，残阳抹在天际的红霞，都使我不安，使我痛苦。今晚我主人如果冷冷地看我一眼，也会使我伤心透顶。

永恒的痛苦

如果他在我身体里受罪，我会苍白失色；我为他隐秘的压迫感到痛苦，我看不到的人稍一活动可能要我的命。

可是你们别以为我只在怀着他的时候，才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他下地自由行走的时候，即使离我很远，抽打在他身上的风会撕裂我的皮肉，他的呼号会通过我的嗓子喊出。

我的哭泣和我的微笑都以你的脸色为转移，我的孩子。

为了他

为了他，为了像草丛下的细水流一样睡熟的他，别损害我，别叫我干重活。我讨厌食物，嫌恶声响，这一切都请原谅。

暂且别对我说家里的悲哀、贫困和烦恼，这一切都等我把他裹在襁褓之后再告诉我。

我前额，我胸口，你能摸的地方，他都存在。他会发出呻吟，如果受了伤害。

宁　静

我已不能在外面走动：我为肥大的腰身和深陷的眼眶觉得害羞。可

是把花盆拿到这儿来，放在我身旁，久久地弹奏齐特拉琴[1]：我要在美妙中沉浸。

我对熟睡的他诵读永恒的诗句。我在回廊里一小时又一小时地晒太阳。我要像果实一样，酝酿甘美的汁液，让它甜到我心底。我让松林里吹来的风抚拂我的面庞。

阳光和风使我的血液鲜红清洁。为了净化血液，我不让自己憎恨、抱怨。只让自己充满爱情！

我在这种宁谧安静中织成一个奇妙的身体，有血管、面孔、明亮的眼睛和纯洁的心灵。

白色的小衣服

我织了小不点的鞋子，裁了柔软的尿布：我希望这一切由我亲手来做。他从我身体里娩出，会辨认我的气息。

绵羊柔软的绒毛：今年夏天特地为他剪的。八个月来，绵羊把它长得轻柔蓬松，一月的月亮使它变得洁白。里面没有夹杂牛蒡或黑莓的小刺。他睡在我的身体里肯定像睡在绒毛上一样松软。

白色的小衣服！他通过我的眼睛看到这些衣服，觉得柔软极了，露出了微笑……

大地的形象

以前我没有见过大地真正的形象。大地的模样像是一个怀里抱着孩子的女人（生物偎依在她宽阔的怀抱）。

我逐渐明白了事物的母性。俯视着我的山岭也是母亲，黄昏时分，薄雾像孩子似的在她肩头和膝前玩耍。

现在我想起了溪谷。溪底的流水给荆棘遮住，还看不见，只听得它潺潺歌唱。我也像溪谷；我觉得细流在我深处歌唱，被我身体的荆棘遮住，还没有见到光亮。

---

① 一种类似吉他的古弦琴。

致丈夫

丈夫，别搂紧我。你使他像水里的百合似的在我身体深处浮起。让我像静水一样呆着吧。

爱我吧，多给我一点爱！我多么娇小，将同你形影不离；我多么可怜，将另给你眼睛、嘴唇，让你享受世界的乐趣；我多么脆弱，爱情将使我像陶罐一般坼裂，倾泻出生命的美酒。

原谅我吧！我步履蹒跚，替你端酒时笨手笨脚；是你把我充实成现在的模样，是你使我行动变得这么怪里怪气。

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亲切地对待我吧。别热切地搅扰我的血液，别激动我的呼吸。

如今我只是一幅纱幕，我整个躯体只是一幅有个孩子在底下睡觉的纱幕！

母　亲

我妈妈来看我；她坐在我身边，我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像姐妹似的谈论未来的大难关。

她用颤抖的手抚摸我的肚子，轻轻地解开我的上衣。经她的手触摸，我觉得我的内心像含羞草缓缓舒展，乳汁的波浪涌上胸脯。

我臊红了脸，不知所措，向她诉说我的苦恼和忧虑；我扑到她胸前，又成了一个小姑娘，是为了生命的恐惧在她怀里啜泣！

告诉我，妈妈……

妈妈，把你以前的苦恼统统告诉我。告诉我，镶嵌在我脏腑里的小身体是怎么出生的。

告诉我，他自己会找我的奶头呢，还是该由我去凑他，逗他吮吸。

妈妈，现在把你知道的爱的学问讲给我听。教我新的爱抚方式，比丈夫的爱抚更温柔。

在以后的日子里，怎么替他洗小脑袋？怎么包裹才不会把他弄痛？

妈妈，教我唱你以前哄我入睡的摇篮曲。那支歌比别的歌更能使他睡得香甜。

黎　明

我折腾了一宿。为了奉献礼物，整整一宿我浑身哆嗦。我额头上全是死亡的汗水；不，不是死亡，是生命！

上帝，为了让我顺顺当当出生，我现在管你叫做无限甜蜜。出生了吧，我痛苦的呼吸升向黎明，和鸟鸣汇合！

神圣的规律

人们说，经过生育，生命在我身体里受到了削弱，我的血像葡萄汁从压榨机流出；可我只觉得像是吐了一口大气，心头舒畅！

我自问道："我是谁，膝头能有一个孩子？"

我自己回答：

"一个怀着爱的人，在被吻时，她的爱情要求天长地久。"

大地瞧我怀抱着孩子，为我祝福，因为我像棕榈一样丰饶。

最不幸的母亲

赶出家门

爸爸说要把我赶出家门，他对妈妈大声嚷嚷，说今晚就把我赶出去。

晚上不很冷，借着星光，我也许能够走到邻村；可是如果孩子这时辰出生该怎么办呢？我的抽泣或许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或许想出来看看我的脸。露天没遮没盖，尽管我把他包裹起来，他仍旧会冻得发抖。

你为什么来到世上？

你为什么来到世上？即使你很漂亮，谁也不会爱你的，我的孩子，即使你跟别的孩子一样，跟我最小的弟弟一样，笑得很甜，除我之外，没有人吻你，我的孩子，你挥动着一双小手，要找玩具，可是除了我的乳房和

两串泪珠以外，你没有什么可玩，我的孩子。

带你到世上来的人，知道你在我肚子里的时候，就已经恨你，那你为什么还要来呢？

不，你是为了我才来的，为了孤独的我。在他把我紧紧搂在怀里以前，我一直是孤独的，我的孩子！

（雷怡　译）

一个女教师的祈祷

诲人不倦的主呵，请原谅我从事教育，原谅我僭用了你在人间用过的称号。

把你那无与伦比的爱赋予我吧——我将全部把它献给我的学校。即便最强烈最灼热的美，也无法使我对它的深情眷恋有丝毫动摇。

导师，让我的绝望成为过去，让我的热情保持永远；消除我心中那使我惶惑不安的报复的渴望，消除那受到伤害时产生的计较和不满。别让我为我学生的蒙昧、健忘而痛苦，而悲伤。

让我的爱超过他们生身母亲的爱，让我疼爱他们，保护他们，就像对待我亲生的儿女一般，让我把我的学生陶冶成一首最美丽的诗，一旦我要停止歌唱，就让我动人的旋律留在她心上。

让我知道，你的《福音》在我们这个时代就能成为现实，我将每时每刻，准备为它而战。

让沐浴着你身边那群赤脚孩子的光辉，也降临到我这平民学校的头上。

尽管我是个无依无靠的穷苦女人，但让我坚强起来，让我蔑视那肮脏的权力，蔑视除了那照亮我生命的你的意志以外的一切压力。

朋友，支持我吧，和我站在一起。有不少时候，除了你，谁也不在我身边呵，而当我教的愈纯洁，我的真理愈炽烈，世人就愈不愿和我在一起。唯独你最理解孤苦者的心呵，你要把我紧紧搂入你的怀中，因为，我

只有在你的眼里才看到赞许和鼓励。

请给我质朴，给我深度；让我的日常教学既避免了平淡，也剔除了繁琐。

让我每天早晨走进校门时，忘掉个人心灵的创伤。让我工作时，抛开一切可怜的物质追求和生活中平庸的悲欢。

让我的手在惩罚时变得纤弱，在爱抚时更加温柔。因为我知道，正是出于爱我才这样做呵，惩罚孩子，我心里难受。

让我把那砖土垒成的校舍变为培育崇高思想的场所，让我热情的火焰温暖它那简陋的教室和清寒的走廊。让我的心，让我善良的愿望把它变得比有钱人的学校更富丽，更辉煌。

最后，请你从委拉斯开兹[①]的画布上把头抬起，提醒我：在世上坚持教学和热爱，就意味着你灼热的胸口要带着朗其诺斯的矛伤[②]，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薛菲　译）

①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② 朗其诺斯是画中的一个罗马士兵，他用长矛狠刺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



1946年获奖作家

[德国]**赫尔曼·黑塞**

Hermann Hesse（1877—1962）

阴云密布的天空

岩石间盛开小草花。我躺着，仰望晚空，若干个钟头以来，它慢慢地布满小小的、静止的、纷乱的云丝。那上面必定有风在行走，这儿可丝毫也感觉不到。风像棉线似的编织着云丝。

地球上的水蒸发和降雨都按照一定的节奏，一年四季，落潮涨潮，都有固定的时间和顺序，我们身上的一切过程，也同样有规律，有节奏。现有一位弗利斯教授，他计算出一定的数字顺序，用以标记各种生命过程周期性的重复。这听起来像是“卡巴拉”[①]，但是，“卡巴拉”也可能是科学。德国的教授们对它一笑置之，这个事实反倒说明它颇有道理。

我所害怕的、我生活中的黑浪，来去也有一定的规律。我不知道日期和数字，我从未不间断地记过日记。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有关的数字是23和27，或是别的。我只知道，在我的心灵中，毫无外来原因，时时有黑浪高涨。一个阴影笼罩了世界，像一片云的阴影。欢乐不真实了，音乐也乏味了。心中只有忧伤，死比活着好。这种忧伤时时袭来，我不知道间隔多久，它一来，就慢慢地使我的天空布满了阴云。开始时，心中

① 古代犹太教的神秘学，主要把《圣经》里的字母和数字当作象征，来解释《圣经》的内容。

不宁，预感到恐惧，多半夜里做梦。我本来喜欢的人、房屋、颜色、音响，都变得可疑了，显得虚假了。音乐使我头疼。所有的来信都使我读了恼怒，都暗藏着讥刺。在这种时刻，如果硬要我同人谈话，那可是一种痛苦，不可避免地会同人吵架。这是怎样的时刻呢？由于它的到来，人们不能有枪在身边；在这样的时刻，人们老惦着枪。对一切都感到愤怒、烦恼、怨恨；对人，对动物，对天气，对上帝，对正在阅读的书本的纸条，对身上穿着的衣服的料子。但是，愤怒、烦恼、怨和恨对这些不起作用，于是又由他们身上转回来针对我自己。我是该恨的人。我是把不和与丑恶带入世界的人。

今天，我刚摆脱了这样的一日在休息。我知道，现在可以指望得到片刻的安宁。我知道，世界是那么美，在这样的时刻，它对于我比对于其他任何人不知美多少倍，颜色的音响更甜蜜，空气的流动更欢畅，光的飘浮变得微妙。我知道，我必须为它付出代价，那就是经历生活不堪忍受的那些日子。对付忧伤的好办法是有的：歌唱，虔诚，饮酒，奏乐，赋诗，流浪。我靠这些办法活着，一如隐士靠祈祷文活着。我有时觉得，天平的一头沉下去了，我的美好的时刻太少，太不美好，不能同糟糕的时刻保持平衡。有时，我的感觉又正相反，我有了进步，美好的时刻增加了，糟糕的时刻减少了。我从不希望有的，即使在最糟糕的时刻也不希望有的，就是一种介乎美好与糟糕之间的中间状况，这样一种半冷不热的、可以忍受的折中。不，我宁可，要起伏大的曲线——我宁可痛苦更凶恶。这样换来的幸福的瞬间，将更增添一层光辉。

不悦渐消、离我而去，生活又复美好，天空又复绚丽，流浪又意味无穷。在这样的重返的日子里，我感觉到某些复原后的心情：疲乏而无原来的痛楚，顺从而无怨恨，感激而无自卑。生命的直线又开始缓缓上升。人们又哼唱一首谱曲的诗歌，又摘下一朵花，又摆弄散步用的手杖。人还活着。又挺过来了。今后再遇上也会经受住的，也许还有多次。

我简直说不清楚，这种情况莫非是这种布满阴云的、静中有动的、丝线错综的天空反映在我的心灵中，或是我由这种天空看出了我的内心的图像。有时这一切便是这样完全难以断定！有些日子里，我坚信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像我那样以年老而神经质的诗人与流浪者的感官，如此细腻、如此准确、如此忠实地观察某些空气和云的情绪，某些颜色的音响，某些

气流和潮气的升降。但有些日子，比如今天，我就捉摸不定了。我究竟看到、听到和闻到了什么呢，还是根本就没有这种感觉？我自以为感知到的一切，莫非仅仅是显现了我的内心生活的图像？

（胡其鼎 译）

农 舍

我在这幢房屋边上告别。我将很久看不到这样的房屋了。我走近阿尔卑斯山口，北方的、德国的建筑款式，连同德国的风景和德国的语言都到此结束。

跨越这样的边界，有多美啊！从好多方面来看，流浪者是一个原始的人，一如游牧民较之农民更为原始。尽管如此，克服定居的习性，鄙视边界，会使像我这种类型的人成为指向未来的路标。如果有许多人，像我似的由心底里鄙视国界，那就不会再有战争与封锁。可憎的莫过于边界，无聊的也莫过于边界。它们同大炮，同将军们一样，只要理性、人道与和平占着优势，人们就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无视它们而微笑——但是，一旦战争爆发，疯狂发作，它们就变得重要和神圣。在战争的年代里，它们成了我们流浪人的囹圄和痛苦！让它们见鬼去吧！

我把这幢房屋画在笔记本上，目光跟德国的屋顶、德国的木骨架和山墙，跟某些亲切的、家乡的景物一一告别。我怀着格外强烈的情意再一次热爱家乡的一切，因为这是在告别。明天我将去爱另一种屋顶，另一种农舍。我不会像情书中所说的那样，把我的心留在这里。啊，不，我将带走我的心，在山那边我也每时每刻需要它。因为我是一个游牧民，不是农民。我是背离、变迁、幻想的崇敬者。我不屑于把我的爱钉死在地球的某一点上。我始终只把我们所爱的事物视作一个譬喻。如果我们的爱被勾住在什么上，并且变成了忠诚和德行，我就觉得这样的爱是可怀疑的。

再见，农民！再见，有产业的和定居的人，忠诚的和有德行的人！我可以爱他，我可以尊敬他，我可以嫉妒他，但是我为模仿他的德行，已花

费了半辈子的光阴。我本非那样的人，我却想要成为那样的人。我虽然想要成为一个诗人，但同时又想成为一个农民。我想要成为一个艺术家和幻想者，但同时又想有德行，有家乡。过了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不可能两者兼备和兼得，我才知道自己是个游牧民而不是农民，是个追寻者而不是保管者。长久以来我面对众神和法规苦苦修行，可它们对于我却不过是偶像而已。这是我的错误，这是我的痛苦，这是我对世界的不幸应分担的罪责。由于我曾对自己施加暴力，由于我不敢走上解救的道路，我曾增加了罪过和世界的痛苦。解救的道路不是通向左边，也不是通向右边，它通向自己的心灵，那里只有上帝，那里只有和平。

从山上向我吹来一阵湿润的风，那边蓝色的空中岛屿俯视着下面的另一些国土。在那些天空底下，我将会常常感到幸福，也将会常常怀着乡愁。我这样的完人，无牵挂的流浪者，本来不该有什么乡愁。但我懂得乡愁，我不是完人，我也并不力求成为完人。我要像品尝我的欢乐一般，去品尝我的乡愁。

我往高处走去时迎着的这股风，散发着彼处与远方、分界线与语言疆界、群山与南方的异香。风中饱含着许诺。再见，小农舍，家乡的田野！我像少年辞别母亲似的同你告别：他知道，这是他辞别母亲而去的时候，他也知道，他永远不可能完完全全地离开她，即使他想这样做也罢。

（胡其鼎　译）

红房子

红房子，从你的小花园和葡萄园里，向我送来了整个阿尔卑斯山南面的芬芳！我多次从你身旁经过，头一回经过时，我的流浪的乐趣就震颤地想起它的对称板，我又一次奏起过去经常弹奏的旋律：有一个家，绿色花园里的一幢小屋，周围一片寂静，远离村落；在小房间里，朝东放着我的床，我自己的床；在小房间里，朝南摆着我的桌子，那里我也会挂上那幅小小的古老的圣母像，那是我在早年的一次旅途中，在布雷西亚买到的。

正如白昼是在清晨和夜晚之间，我的人生也是在旅行的欲望和安家的愿望之间渐渐消逝的。也许有朝一日我会达到这样的境地，旅途和远方在心灵中属我所有，我心灵中有它们的图像，不必再把它们变为现实。也许有朝一日我还会到达这样的境地，我心灵中有家乡，那就不会再向花园和红房子以目送情了。——心灵中有家乡！

如果有一个中心，所有的力从这个中心出发向两端摆动。那时，生活会是多么不同啊！

但是，我的生活没有这样的一个中心，而是震颤地在许多组正极和负极之间摇摆。这边是眷念在家安居，那边是思念永在途中。这边是渴望孤独和修道院，那边是思慕爱和团体！我收集过书籍和图画，但又把它们送掉。我曾摆过阔，染上过恶习，也曾转而去禁欲与苦行。我曾经虔诚地把生命当作根本来崇敬，后来却又只能把生命看做是功能并加以爱护。

但是，把我变成另一个模样，这不是我的事。这是神迹的事情。谁要寻找神迹，谁要把它引来，谁要帮助它，它就逃避谁。我的事情是，飘浮在许多紧张对立的矛盾之间，并且做好了精神准备，如果奇迹猝然降到我头上的话。我的事情是，不满并忍受着动荡不安。

绿色中的红房子！我对你已经有过体验，我可不想再次体验了。我曾经有过家乡，建造过一幢房屋，丈量过墙壁和屋顶，筑过花园里的小径，也曾把自己的画挂在自己的墙上。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欲望——我也想按照这种欲望来生活！我的许多愿望已经在生活中实现了。我想成为诗人，也真成了诗人。我想有一所房屋，也真为自己建造了一所。我想有妻室和孩子，后来也都有了。我要同人们谈话并影响他们，我也做了。可是每当一个愿望实现以后，很快就变成了满足，但这是我所不能忍受的。我于是怀疑起写诗来了。我觉得房屋变得狭窄了。已经达到的目的，都谈不上是目的，每条路都是一条弯路，每次休憩都产生新的欲望。

我还会走许多弯路，还将实现许多愿望，但到头来仍将使我失望。总有一天一切都将显示它的意义。

那儿，矛盾消失的地方，是涅槃境界。可是，可爱的眷念的群星还向我放射出明亮的光。

（胡其鼎　译）

村　庄

群山南侧第一个村庄。从这里才真正开始流浪者的生活，我喜爱这生活，我漫无目的漂泊，这阳光下的休憩，这无羁绊的浪游精神。我非常喜爱背着背囊生活，裤子上还要饰有缨穗。

我让人给我把酒从酒店里拿到户外来，这时，我突然想起了费鲁奇奥·布索尼[1]。“你真是一脸乡村气哪。”这个可爱的人带着一点挖苦的味道说，那是我们最后一次——离现在没多久——在苏黎世见面的时候。安德雷亚[2]指挥演出了马勒[3]的一部交响曲，我们在常去的那家饭店里聚会，我又为见到布索尼苍白的幽灵般的脸庞和这个十分出色的反市侩者——这种人今天还有——故作轻浮而感到高兴——怎么想起他来了？

我知道了！我想的不是布索尼，不是苏黎世，不是马勒。碰到不顺心的事，通常会产生这种记忆的错乱，总爱先浮现出一些不会伤人心的印象来掩饰真情。我现在明白了！在那家饭店里，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在座，浅金色头发，两颊红晕，我同她没说一句话。你啊，天使！看着她既是享受又是痛苦，我在那整整一小时里是多么爱她！我又成了18岁的青年。

这一切刹那又都历历在目。美丽的、浅金色头发的、快活的女子！我记不起叫什么名字了。我爱过你一个钟头，今天，在这阳光下的山村小道旁，我又爱了你一个钟头。谁也及不上我那么爱你，谁也不曾像我那样给予你那么多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但是我被谴责为不忠实。我属于轻浮者之列，这类人爱的不是某个女人，他们爱的只是爱本身。

我们流浪者都是天性如此。我们的流浪欲望和放荡不羁精神主要是爱，是恋爱。旅游罗曼蒂克的一半无非是期望艳遇，另一半是把恋爱加以变化的无意识的冲动。我们流浪者最得心应手的是，恰恰为了爱的愿望不能实现而去培育爱的愿望，并把本该属于女人的那种爱，嬉戏地分给村庄和山峦，湖泊和峡谷，分给路旁的儿童，桥头的乞丐，牧场上的牛，以及鸟儿与蝴蝶。我们把爱同对象分开，我们只需要爱本身就足够了，一如我

---

① 费鲁奇奥·布索尼（1866—1924），意大利钢琴演奏家、作曲家。黑塞的朋友。
② 福尔克马尔·安德雷亚，瑞士指挥家，黑塞的朋友。
③ 古斯塔夫·马勒（1860—1911），捷克作曲家、指挥家。

们在流浪中从不寻找目的地，而仅仅享受着流浪本身——永远在途中。

脸蛋娇嫩的年轻女子，我不想知道你的名字。我不想养育和丰盈我对你的爱。你不是我的爱的目的，而是它的推动力。我把这爱送掉，送给路旁的花，酒杯里的闪闪阳光，教堂钟楼的红色圆顶。你造谣说，我热恋着这个世界。

哈哈，愚蠢的谣言！在山上的农舍里，我昨夜梦见过这位金发女子。我疯狂地热恋着她。如果她留在我身边的话，我早就为了她付出我的余生以及流浪者的一切欢乐。今天我整日思念她。为了她，我喝葡萄酒，吃面包。为了她，我把村庄和钟楼画在我的小本子上。为了她，我感谢上帝——因为她活着，因为我可以见到她。为了她，我将写一首歌，并用这红葡萄酒灌醉我自己。

所以，我在这阳光明媚的南方第一次的休憩，无疑要用来思念山那边的一位浅金色头发的女子。她的有生气的嘴有多美啊！这个可怜的生命多么美，多么愚蠢，多么令人着魔啊！

（胡其鼎　译）

雨　天

天要开始下雨了，有气无力的空气灰蒙蒙、怯生生地悬在湖的上方。我走到岸边，离我落脚的酒店不远。

有的雨天是欢畅的，令人神清气爽。今日的雨天可不是这样。在稠密的天空里，潮气持续地下降又上升，云不断地沉落，但总有新来的云。天上的气氛是犹豫不决，情绪不佳。

我本来把这个夜晚想得美得多，在渔民的小酒店里用晚餐，寄宿，在岸边散步，到湖里洗澡，也许还在月光下游泳。结果相反，多疑的、阴沉的天空，情绪不佳、神经质地降下了它的一阵阵好耍脾气的骤雨，我也同样情绪不佳，神经质地悄悄走在变化了的田野上。也许我昨夜酒喝得太多，或是太少了，要不我梦到了可怕的东西。上帝知道是什么。情绪糟透

了，空气有气无力而且磨人，我的思想阴沉，世界没有光辉。

今晚我要让人给我煎鱼，还准备痛饮当地的红酒。我们将给世界重新带来一点光辉，让生活较为可以忍受一些。我们要在小酒店里生起一炉火，这样就再也听不见和看不到这场懒散的、有气无力的雨了。我要抽优质的、长长的布里萨戈雪茄，端起酒杯对着炉火，让它像红玉似的闪烁着血红色的光亮。我们将这么做。夜晚将会过去，我也可以安睡，明天，一切就都会两样。

雨点拍打着湖滩的浅水，一阵又湿又凉的风在潮湿的树林里扇动，树木像死鱼似的闪烁着铅灰色的光。魔鬼捣乱。样样不对头。没有丝毫乐音。没有欢乐和温暖。一切都荒凉、阴沉、讨厌。所有的弦都失调了。所有的色彩都是虚假的。

我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不是因为我昨天喝的那种酒，不是因为我睡过的那张蹩脚的床，也不是因为这雨天。是因为魔鬼来过，乱拨我心中的根根琴弦发出了刺耳的尖声。恐惧又来了，来自孩子的梦、来自童话、来自小学生的厄运的恐惧。恐惧，被不能改变的事情所包围，忧郁，厌恶。世界多么乏味！明天又得起床，又得吃饭，又得生活，多么讨厌！为什么活着？为什么这样傻瓜似的一副好心肠？为什么不早就沉入湖底？

对付恐惧，可没有灵丹妙药。你不可能既是流浪汉和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个公民和一个规矩的健全的人。你要想一醉方休，那你也得领略醉后的难受！你想要同阳光和迷人的幻想攀谈，那你也得同肮脏的和可憎的东西拉扯！这一切都在你身上，黄金和污秽，快乐和痛苦，孩子的笑和对死的恐惧。就同这一切交谈吧，什么也不要回避，什么也不要用谎言去掩盖！你不是公民，你也不是古希腊人，你并非身心和谐，也非你自身的主人，你是暴风雨中的一只鸟。让暴风雨来吧！让它驱赶你吧！你撒过多少谎言啊！你包括在你写的诗里，在你写的书里，成千次地扮演过身心和谐的人、有智慧的人、幸福的人、净化了的人！在战争中进攻的时候，他们也这样扮演过英雄，然而，在这同时，他们的五脏六腑都在抽搐！上帝啊，人——甚至于艺术——甚至于诗人——甚至于我，是怎样的可怜的傻瓜和用假象惑人的骗子啊！

我要让人给我煎鱼，我要用大杯喝酒，让长雪茄冒起青烟，往炉火里啐一口唾沫，思念我的母亲，设法从我的恐惧和悲哀中挤出一滴甜汁来。

随后，我将躺到单薄的墙边的蹩脚床上，听那风声雨声，同心跳作斗争，想死，又怕死，恳求上帝。直到这情况终于过去，直到绝望的念头也疲倦了，直到睡眠和安慰之类又向我招手。我20岁时就是这种情形，今天也是这样，今后也会这样，直到了结。我将不得不一再用这些日子来换取我的美好的、可爱的生活。这样的白天和黑夜，恐惧，厌恶，绝望，将会一再来临。可是，我将活下去，我仍将爱我的生命。

啊，挂在山边的云是多么卑劣，多么幸灾乐祸啊！单调的光在湖上的反射是多么虚假，多么灰白啊！我想到的一切又是多么愚蠢，多么索然无味啊！

（胡其鼎　译）

百合花凋谢的时刻

百合花凋谢的时刻，旱金莲盛开了；黄玫瑰渐次枯萎，黑莓却泛起了她成熟的褐红。万物在周而复始地递变，消失了的又再次归来。纵使寒风在枞树中喧嚣，整座花园唯见落叶萧萧的日子里，也依旧会有一支歌儿、一段奇遇、一个故事与之结伴而至，直到一切复归沉寂，窗外飘起雪花，窗上结满撒状冰晶的时候，天使便摇着银铃越过夜空，这时，屋子内外到处弥漫着一片干果的温馨。

友谊和信任从未离开过我们这个美丽的世界。当雪花莲在黑魆魆的常春藤畔再次怒放，第一批候鸟掠过那一碧如洗的湛蓝晴空时，一切又似乎从未改变过，直到有一天，即使谁也没有料到，却如早已安排好似的，一朵蓝莹莹的小小的蓓蕾已在那纤细的鸢尾茎上翘首张望了。

（薛菲　译）

拨开美丽的假象

世上每一种现象都是一个譬喻，而每个譬喻则是一扇敞开的门。只要心灵做好了准备，就能通过此门进入世界的内部。在那里，你与我、昼与夜都将融成一体。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有机会进入这个门。每个人都有可能想到：一切有形之物其实只是个譬喻，而在这个譬喻的背后才是精神，才是永恒生命之所在。但只有极少几个人能踏进此门，能拨开那美丽的假象，达到只有心灵才能感知的内在的真实。

（薛菲　译）

午休时分

吃完午餐，我就把外套铺在草地上，脑袋枕着它，欣赏着面前那小小的祭品把袅袅轻烟送入晴空。该来点儿音乐和节日之乐吧！我在想那些我能背得出来的以艾欣道夫[①]的小诗所谱写的歌。能回忆起来的并不多，有些还忘了歌词。我按胡戈·沃尔夫[②]和奥特马·舍克[③]谱写的曲子揣摩着轻轻哼起来。最优美动人的就数《谁愿去那陌生的地方流浪》和《啊，我可爱的忠实的诗琴》这两首了。它们的旋律满含忧伤，但这忧伤只是一片夏日的云，它的后面就是阳光和信任。

（薛菲　译）

---

① 艾欣道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抒情诗人。

② 胡戈·沃尔夫（1860—1903），奥地利作曲家，为艾欣道夫、歌德、米开朗基罗、缪里克及海涅的诗配了许多歌，也创作歌剧、合唱曲及室内乐曲。

③ 奥持马·舍克（1886—1957），瑞士作曲家，作品有歌剧、舞台乐、室内乐等。

真愿自己是个巨人

真愿自己是一个巨人，那样，我便可以头枕皑皑雪峰之旁到处点缀着羊群的高山牧场，脚垂山坡之下碧波盈盈的湖水之中。任凭自己静静地躺着，永不起身。看指间灌木消长，发际杜鹃摇曳。双膝形成山峦，躯体之上散落着房舍、葡萄园和小教堂。我将在这儿躺上千万年，仰望蓝天，俯视湖水。一个喷嚏化作一阵雷雨。一口气便融了积雪，叫瀑布飞泻。我死了，整个世界也便消亡。随后，我就在宇宙之中到处飘游，去摘取新的太阳。

今晚我在哪儿过夜？反正都一样！世界在干什么？创造着新的神，新的法律，新的自由？反正都一样！可是，这儿有朵樱草花在山上开了，叶瓣上缀满露珠；山下，白杨林中有温馨的风在轻轻地唱。而在我眼睛之上，蓝天之下有只金色的蜂儿在嗡嗡飞舞——这可不是一回事儿呵。它唱的是一支幸福的歌，一支永恒的歌，而它的歌便是我的世界史。

（薛菲　译）

在我的青年时代

在我的青年时代，曾那样蔑视和嘲笑过神学！但如我今天所知，它却是一种充满魅力和令人着迷的学问，它和那些烦琐的诸如度量单位等概念的玩意儿无关，和那些不断发生枪杀、告密和山呼万岁等丑事的可鄙的世界历史无关，它是专门细致深入地研究内在的、可爱的、不朽的事物的，是研究慈悲和拯救，研究天使和圣礼的。

（薛菲　译）

童年时的花园[①]

一天早上，我兴致所至离开了家门，口袋里揣着一本小书和一块面包。按照童年的习惯，我先跑进屋后依旧笼罩在阴影里的花园中，父亲亲手栽培的枞树，当它们还是纤细的幼苗时，是我早就熟悉了的，而今已枝干茁壮，高大挺拔。树下是一片茎干淡褐色的针叶灌木，多年来那里一直冬夏常青，不长别的杂树。附近狭长的花坛里种着母亲心爱的花卉，鲜艳夺目，招人喜爱，每个星期日我们都要在这里采撷一大束。簇簇丛丛开着朱红小花的矮树是天竺葵；一棵缀满红白两色心形花朵的细干灌木叫做荷包牡丹，而另一丛却被贬称为“臭美”；近旁是尚未含苞的亭亭玉立的翠菊。花木之间地上蔓生的是长着细刺的、肥壮的石莲花和怪模怪样的马齿苋。这个狭长的花圃是我们的宠儿，我们的金谷园，那里丛生着许许多多奇花异葩，比贴邻两个花坛里的所有玫瑰更招人注目，惹人喜爱。每当阳光照射到这里和四周爬满常春藤的围墙，花花草草都展现出各自独特的芳姿秀容。色彩绚丽的水仙菖翘首弄姿，雍容华贵；金钱草时过色衰，沉湎在令人心碎的芳香之中；狐尾花垂头丧气，萎缩凋零；而斗穗菜却踮起纤足，摇曳着层层叠叠的花铃。蜜蜂嘤嘤嗡嗡，沉醉在一支黄花和蓝色的夹竹桃丛之间；褐色的小蜘蛛迅捷地在肥厚的藤萝叶上来回爬动；长着胖乎乎身躯和玻璃般亮闪闪翅膀的蝴蝶在紫罗兰花丛中翩翩起舞，人们称这类蝴蝶为夜蛾或鸽尾蝶。

怀着假日欢乐的情绪，我在花丛中来回穿梭，这里那里不时地停了下来，嗅一嗅芬芳馥郁的伞形花，或是小心翼翼地手指掰开花萼，观察由柔丝和透明的蕊管组成的，井然有序的脉络和雌蕊以及那苍白神秘的萼底。同时我打量着云彩密布的晨空，天空显得异样紊乱，满布着条状的云彩和毛茸茸的云块。我觉得今天准又要下一场雷雨，准备午后出去钓鱼，消磨几个钟头。我兴冲冲地翻开几块路边的石头，想找几条蚯蚓，可是那里却爬出一堆灰色枯干的西瓜虫，乱哄哄地向四面八方逃去。

我思忖着干点儿什么，而一下子又想不出主意。一年之前，度过最后

① 选自《龙卷风》。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个暑假之后，我还是一个小孩子。那会儿我最爱干的事儿是拿着榛木弓射靶，放纸鸢和在田野里到处找耗子洞，灌上炸药放崩。但是，这些玩意儿已不再具有当年的吸引力，好像我的这一部分灵魂已经感到厌倦，永远再也不会对过去的赏心乐事作出反应。

怀着忧郁的心情，我惊奇地打量着这个早已熟悉的童年欢乐的小天地。小小的花园、装饰着鲜花的阳台、见不着阳光的潮湿的庭院和遍布青苔的卵石小径，在我的眼前呈现出另一副面孔，甚至那些花卉也有点失去了无穷的魅力。花园一角冷落地立着一个带水管的旧水桶。从前，我常打开龙头，让水半天半天地流淌着，并在小径上挖掘沟渠、构筑堤坝，潴留起一大片水，来驱动木制的磨轮，老是惹得父亲大不高兴。这个饱经风雨的木桶是我忠实的伙伴，我们在一起消磨过多少时光。我凝视着它，在心头甚至激起一丝童年欢乐的回响，而回味起来却又令人沮丧，水桶已不再盛水，再也造不成激流和尼亚加拉瀑布[①]。

我若有所思地翻过篱笆，一朵蓝色的牵牛花擦过面颊，我信手摘了下来插进嘴里。我终于决定去散步，登上山巅，俯望故乡的小城。散步是一桩以前从未想过的、没有多少意趣的事儿。一个男孩决不会去散步，他走进树林去充当强盗、骑士和印第安人；他来到河边扮演船夫、渔民或是磨工；他跑进草地去追捕蝴蝶和蜥蜴，所以在我看来，散步是百无聊赖的成年人的庄重而又有点儿乏味的消遣。

不一会儿蓝色的牵牛花枯萎凋谢了，我又随手折了一截黄杨树枝叼在嘴里，树枝散发出一股苦涩的香味。铁路路基旁长着一丛高大的金雀花，一条绿色的蜥蜴从我脚边溜过，重又在我心头唤起男孩子的好奇心。我足不停步地奔跑着，蹑手蹑脚地潜行着，悄悄地窥探着，直到这条被太阳晒热的、胆小的动物落入我的手心为止。我望着蜥蜴宝石般闪亮的小眼睛，怀着刚才捕猎的余兴，感到它柔软有力的躯体和粗糙的四足在我的指缝里挣扎抗拒。随后我的兴趣又消失殆尽，再也不晓得该对这条捕获的动物作何处理。逮住它又有何用，再也感不到有一丁点儿乐趣，我蹲下身子，摊开手掌。蜥蜴的腹部激烈喘息着，它惊讶地伏在手心中一动不动，刹那间又慌忙逃入草丛。一列火车沿着闪光的铁轨奔驰而来，从我身边一闪而

① 美国东北部一个举世闻名的大瀑布。

过。我望着列车的后影，一瞬间明白过来，在本地再也不能找到真正的快乐。我内心激荡，渴望着能随车而去，驶向那广袤的世界。

我向四周张望，看看守路员是否就在近旁，可是什么也没有看见，什么也没有听见。于是迅速越过路轨，沿着对面红沙石的山岩向上攀登。石岩上到处都能见到筑路时留下的、熏黑的爆炸孔。我熟悉向上攀登的峡口，紧紧抓住已经开败的、坚韧的金雀花枝。红砂岩散发着阳光的燥热，爬坡时灼人的沙砾淅淅沥沥地流入袖口。抬头一望，令人惊讶的是炫目炽热的晴空就紧挨在险峻的岩壁上方。蓦然间我来到了岩顶，攀住石岩，撑起身子，抬起双膝。紧紧地抓住刺槐细瘦的枝干，终于登上了荒凉陡峭的草场。

这片静谧的小荒地是我从前喜欢逗留的地方。向下望去，变得短小的火车奔驰远去。除了无人刈割的韧性的荒草之外，还生长着低矮带刺的玫瑰花丛和几棵风播的扭曲的小槐树，阳光穿过薄得透亮的树叶照射下来。在这块自上而下被红沙石崖壁隔断的草地上，有一度我曾扮演过鲁滨逊[①]在这里盘踞，除了那些有勇气与冒险精神的、敢于攀越垂直峭壁的征服者，荒僻的草场并不归谁所有。当我还是一个12岁顽童的时候，曾用凿子在这里的石岩上刻下了自己的名字，我也在此读过萝莎・封・塔嫩堡夫人的小说，还构思过一出儿童剧，描述一支行将没落的印第安部落的勇敢的酋长。

晒蔫的荒草蜷曲成一条条灰白褪色的草绳，悬垂在峻峭的山坡上，晒透了的金雀花叶在静止而又闷热的空气中散发出强烈苦涩的气息。我伸开四肢躺在枯草上向上仰望，细小的槐叶在枝头排列得分外整齐，在刺目的阳光辉映中，反衬到蔚蓝的天幕上。我陷入了沉思，眼下正是开创自己的生活和前程的时候了。

（楼瞻　译）

---

① 鲁滨逊：英国作家笛福（约1660—1731）的名著《鲁滨逊飘流记》中的主角，曾在荒岛上独自生活了很长时间。



1947年获奖作家

[法国]安德烈·纪德

Andre Gide（1869—1951）

在奉献中陶冶出完美

任何一次自我表现都在忘我之中。你所舍弃的一切都将获得生命。所有自我表现的企图最后总是否定自我。而一切自我牺牲却又导致表现你自己。给予才是最好的占有。你不愿舍弃的一切终将占有你。没有牺牲便无所谓复活。极乐来自奉献。而你想保留的定将渐次枯萎。

凭什么你知道果实成熟了？就凭它们离开树枝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万物的成熟只是为舍弃自我，在奉献中陶冶出完美。

（薛菲　译）

我，新的亚当

我，新的亚当，今天为人间万物施行洗礼。这河便是我的干渴，这多荫的小树林是我的睡眠，这裸体的男孩是我的欲望。我的爱情，通过小鸟的啼啭发而为声。我的心，在蜂窝里

嗡嗡地唱。移动着的地平线呵，你就是我的疆界，倾斜的日光下，你开始往后退去，渐渐地模糊了，溶入一片蔚蓝。

（薛菲　译）

别再等待

别再等待，别再等待啦！哦，堵塞的道路，已经轮到我了，我要超越你！阳光告诉我，欲望就是我最好的向导。今天早晨，一切都那么惹我喜爱。

无数闪烁的光线凝聚在我的心头。我以种种细微的“感触”来编织那奇妙的衣衫：神冲着我微笑，我也以微笑回答。谁说伟大的泮已经死去？我透过呼出的水汽见到了他。我的嘴唇也迎向他。今天早上，他不是悄悄说过：“您还等什么？”

用思想和双手把一切帷幔都拉开，直到眼前呈现的只有一片光明，一片赤裸。

（薛菲　译）

人类珍惜自己的襁褓

人类珍惜自己的襁褓。但人类只有学会摆脱襁褓才能更好地成长起来。断了奶的孩子推开奶头并非忘恩负义。他这时需要的不再是奶了。

你不能再同意把经过别人蒸馏和过滤的传统奶汁作为自己的食品。你的牙齿已经在准备撕咬和咀嚼，应该到现实中去喂饱自己。你要绷裂那包裹你的鞘囊，摔掉那撑着你的支柱，你要敢于光着身子站起来。为了不断

地成长，你需要的是自身体液的冲动和阳光的呼唤。

（薛菲　译）

我梦想一种新的和谐

我梦想一种新的和谐——一种更其纤细、更其坦诚的文字艺术；无须修辞，也不容验证。

谁能从沉重的逻辑枷锁下解放我的思想？唉，我无比真诚的激情，一经表达，就被歪曲。

（薛菲　译）

生命朦胧的活动

生命朦胧的活动，潜在的变化，新事物的产生，艰难的分娩和沉睡，还有期待；我像一只进入休眠之中的蛹，听任一个新人在我身上逐步形成，这将是和当前的我迥然不同的未来的我。所有到达我面前的光，似乎都穿过绿叶透过碧水而来。那杂乱、麻木的感觉，近乎陶醉、昏眩的感觉——啊，但愿病症突发，让剧烈的痛苦降临吧！我的大脑一如云层密布的天空，几乎使人窒息，一切都期待着闪电撕裂那盖住蓝天、冒着雾气和蓄满液体的皮囊。

（薛菲　译）

给娜塔那埃拉

娜塔那埃拉，你无法想象酣饮日光的后果！持久不断的热会带来何等的肉体陶醉！橄榄枝横在半空，山冈之上是杳远的蓝天。咖啡馆门外传来悠扬的笛声。阿尔及尔显得如此炎热，充满节日的欢乐，使我不得不想离开它三天。来到布丽塔，我发现那儿正值橙花怒放……

拂晓，我便出门散步；虽没注视什么，却看清了一切。在我内心深处孕育和合成的那支交响乐并非来自我的听觉，而是来自我的感觉。随着时光的流逝，我的激动缓和了。

（薛菲　译）

罗马蒙特·班西赫[①]

那天给我带来欢乐的，仿佛类似于爱情——可又并非爱情——或者至少不是人们所追求和谈论的那种爱情。那也并非美感。既不是来自某个女性，也不是来自我的思想。要写下来，说出来么？说出来你能理解？——那只是一种强化的光。

我坐在花园里，没有太阳，但空气却由于漫射的光而变得晶莹、透明。蓝天似乎更加澄澈了，仿佛有细细的雨丝在飘忽。是的。我看到了光的波动，光的旋涡。苔藓上有水珠似的微光在闪烁；是的，大路上似乎有光在流动，而停留在树梢上的，则是金色的泡沫。

（薛菲　译）

① 原系作诗地点。

海滩上水轻沙柔

“海滩上水轻沙柔。”我不满足于仅仅念诵这样的文字。我要以自己赤裸的双脚直接感受它。不通过感受而获得的知识于我无益。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美好的事物会让我见了而不想立刻以无比柔情与之接触的。令人眷恋难舍的人间美色啊，遍地鲜花不就是你面上的奇迹么！多么深合我心愿的景象呵，我漫步走过你开阔的土地；溪水边那长满纸莎草的小路，河面上一丛丛倾斜的芦苇；通往林中空地的道口，还有隐约在树枝间那一望无际远方的平原、走在山岩和树林之间的小道上，我一次又一次领略着春的进程。

（薛菲　译）

我全部财富孕育在我心中

我全部的财富孕育在我心中，正如苍白的东方女性把所有家什随身携带一般。我生命的每一个瞬间都能感到它的存在。它的形成并非由无数个别事物所积累，而是出于我心中那唯一的无与伦比的崇敬之情。

（薛菲　译）

美丽的佛罗伦萨

美丽的佛罗伦萨，你是鲜花的城市，奢侈的城市，学而不倦的城市，更是一座严肃的城市；瞧这爱神木的种子，月桂树的冠冕啊。

梵塞格利塔山岗。这儿，我是第一次见到云雾溶入蓝天。这使我感到惊

讶。我原以为空中的云彩不可能就这样消失，非挨到化作雨水为止，因而它会越集越多。可是不，我终于看到它们一朵朵、一缕缕地溶化了，只剩下一片蔚蓝的晴空。这是一种多么美妙绝伦的死亡呵，消失在太空之中。

（薛菲　译）

永无休止的更新

无穷无尽变幻莫测的景色不断告诉我，我们还没有全部领略那些以它们为背景的形形色色的幸福和忧伤。我知道，在我孩提时代的某些日子里，我也时而感到这种忧伤。但在布利塔尼荒原，它们会突然从我身边消失。那是由于它们已溶入了当时四周的景色之中——这样，我就能面对它们，尽情地观赏它们。

永无休止的更新。

（薛菲　译）

抑制不住的渴

抑制不住的渴，难以餍足的食欲，战栗，徒劳的等待，疲惫，失眠……啊，但愿你能幸免这一切！我是多么希望能这样呵！结满果实的树枝能垂到你眼前。让高高的围墙倒塌，把挡在你面前的栅栏，挂着“私人所有，禁止入内”那贪得无厌者牌子的栅栏拆除吧！你要设法让你所有的劳动果实归于自己。抬起你的头，让你的心里不再藏着仇恨和嫉妒，而是充满爱情。是的，最后要让微风的爱抚，阳光的温馨和幸福的呼唤都来到你身边。

（薛菲　译）

朋友，什么也别信仰

朋友，什么也别信仰；没有真凭实据，什么也别接受呵。殉教者的鲜血从来未曾证明过什么。最愚蠢的宗教也有它的殉教者，也会激起信仰的狂热。人们以信仰的名义屠杀，在信仰的名义下死去；停止信仰吧。要学习啊。只有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人们才能进行欺诈。千万别让自己上当、受骗。

（薛菲 译）

荒谬的世界观……

荒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导致我们四分之三的不幸。我们由于迷恋过去而不懂得：只有让今天的欢乐退席，明天的欢乐才可能出现，每一个起伏只是由于前浪的退却才形成美丽的曲线。每一朵鲜花都应为自己的果实而自动凋谢。每一枚果实要不是坠落、腐烂，它就难以保证另一个鲜花怒放的新的季节再次到来。因此，即便春天也总是凭倚着冬的门槛的。

（薛菲 译）

啊，再次重新起步

啊，再次重新起步，觉得细胞里有一种微微的温柔与喜悦像乳汁般悄悄溢出……花园中茂密的灌木，圣洁的蔷薇。在悬铃木阴凉慵懒自在的蔷薇呵，你能不知道我的青春岁月么？以前呢！如今真是坐在这清真寺小小的一角？要不，只是在梦中爱着你么？

（薛菲 译）

田野上的百合花呵

“瞧那田野上的百合花……”

一句如此寻常的话语，今天早晨却使我陷入莫名的悲哀，怎么也无法排解，走上田野，还不由时时叨念着它，心里，眼眶里都盈满了泪水。我注视着眼前广袤的一片，有农夫在躬耕劳作。“田野上的百合花呵……”可是，主啊，它们又在哪儿呵?

（薛菲　译）

别膜拜偶像

朋友，可别接受他人向你建议的某种生活。你应该坚信，生活完全可以变得更为美好；任何人的生活都一样。这并非指那种遥远的来世的生活，以便人们能安于忍受今世苦难。不，那样的生活你可别接受。总有一天你会懂得，该对生活中一切的不幸负责的不是上帝而是人类自己，对那样的不幸你就不会再逆来顺受了。

别膜拜偶像。

（薛菲　译）

1949年获奖作家

[美国]**威廉·福克纳**

William Faulkner（1897—1962）

山

在他的前方，在稍稍高出他头的上面，山清晰地映衬着蓝天。一阵飕飕的风拂过，宛如一泓清水，他似乎可以从路上抬起双脚，乘风游上并越过山去。风充满了他胸前的衬衫，拍打着他周身宽松的短外衣和裤子，搅乱了他那宁静的圆胖面孔上边没有梳理的头发。他瘦长的腿影滑稽地垂直起落，好像缺少前进的动力，好像他的身体被一个古怪的上帝催眠，进行着木偶式的操作，而时间和生命越过他逝去，把他抛在后面。最后他的影子到达山顶，头朝前落在它上面。

首先进入他眼帘的是对面的山谷，在午后和暖的阳光下，显得青翠欲滴。一座白色教堂的尖顶依山耸立，犹如梦境一般，红色的、浅绿色的和橄榄色的屋顶，掩映在开花的橡树和榆树丛中。三株白杨的叶子在一堵阳光照射的灰墙上闪亮，墙边是白色和粉红色花朵盛开的梨树和苹果树；虽然山谷没有一丝风影，树枝却在四月的压迫下变得弯曲，树叶间浮荡着银色的雾。整个山谷伸展在他下面，他的影子宁静而巨大，伸出很远，跨过谷地。到处都有一缕青烟缭缭绕绕。村庄在夕阳下笼罩着一片寂静，似乎它已沉睡了一个世纪；欢乐和忧愁，希望和失望交集，等待着时间的终结。

从山顶眺望，山谷是一幅静止的树木和屋宇的镶嵌画。山

顶上他看不到被春雨所湿润、布满牛马蹄痕的杂乱的一小块荒地，看不到成堆的冬天灰烬和生锈的罐头盒，看不到贴满的色情画和广告示牌。没有争斗、虚荣心、野心、贪婪和宗教争论的一丝痕迹，他也看不到被烟草染污的法院布告栏。山谷中除了袅袅上升的青烟和白杨的颤抖外，没有任何活动，除了一个铁砧的有节奏的微弱的回声外，没有任何别的声音。

他脸上的平淡无奇开始转化为内心的冲动，心灵上的可怕的摸索。他的巨大阴影像一个特异的人映在教堂上，一瞬间他几乎抓住了一些与他格格不入的东西，但它们又躲开他；他不知道有什么东西能突破心灵屏障与他交流。在他身后是用他的双手干一天粗活，去与自然斗争，取得衣食和一席就寝之地，是一种以他的身体和不少生存日子为代价取得的胜利；在他前面是一座村庄，他这个连领带也不系的临时工的家庭就在那里。此外，等待他的是另外一天的艰苦劳动以得到衣食和一席就寝之地，这样，他开始明白了自己命运的无关紧要，他的心今后不再为那些道德说教和原则所干扰，最后，他却被春天落日时分的一个山谷不可抗拒的魅力所打动。

太阳静静地西沉，山谷突然处于暗影之中，他一直在阳光下生活和劳动，现在太阳离开他。他那不安的心第一次宁静下来。在黄昏中，这儿的林间女神和农牧神可能在冰冷的星星下，尖声吹奏风笛，用钹发出颤声和嘶嘶声，造成一片喧嚷……在他身后是满天火红的落霞，在他面前是映衬在变幻的天空中的山谷。他站在一端地平线，凝视着另一端地平线，那里是无穷无尽的苦役而又使人不能安寝的尘世；他心事浩渺，有一段时间他忘掉了一切……现在他必须回家去了，他于是缓步下山……

（申奥　译）

它寻求阳光

想一想在这块土地上所发生的那些事儿吧。原先朝气蓬勃、体格健壮的种族，一个个都因穷奢极欲醉生梦死而终于腐化堕落，回归尘土了。当

然，也有因受尽苦难而沦丧九泉的。纵然如此，我们仍能从中得出教训。因为，要是你自己认为是在承受苦难，那你也随时可以决定不再继续承受下去，可以用死亡来结束它。但遭受苦难有时也比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死亡好得多。只有一件事比死亡更糟，那就是蒙受羞辱。可是人们不能永生，你不可能总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早在用尽你生命一切可能之前，你往往已经耗竭了它。而被消耗的生命必然存在于某个地方。一切生命之所以被创造，其目的不是被抛弃，而是让它存在着。但地肤贫瘠，挖不了多深就会遇到岩石。大地不只需要保存生命，还得利用生命。瞧一瞧那些种子那些橡实吧，当你把它埋到地下，你还以为它就要腐烂的时候，却发生了变化：不，它不会腐烂，它在地下活动，奋力向上挣扎，直到探出脑袋接触空气和光亮，它寻求阳光。

（薛菲　译）



1952年获奖作家

[法国] 弗朗索瓦·莫利亚克

Francois Mauriac（1885—1970）

九月夜景

一道道房门关上了。我推开大门那沉重的门扉，它抵抗着我的推力。从前，母亲每天黎明把门打开，让清新的空气进入屋内，并在阴暗的四壁内把它囚禁到傍晚；那推门的吱嘎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我往前走了几步，我停下来，我倾听着。九月的草儿不再颤动了。我仿佛听见葡萄架下有蟋蟀唱歌，但那也许只是我耳朵的嗡鸣和往昔的夏日在我记忆中的絮语。半轮残月挂在空中。月光是微弱的，但足以使其它星星黯然失色。她高悬在那儿，挑逗着大地。对月儿的魅力我变得冷漠了。她飘浮在太多的被忘却的蹩脚诗歌之上。月亮是音乐家和诗人的危险的启迪者，是浅薄的形象和乏味的激情的母亲，她给黑夜和星辰抹上了忧郁的色调。

星辰，并非因为我曾经在它们的荟萃中辨明了自己的方位。可是在这儿，有几颗星星驯服了，并且脱离了广大的星群，仿佛它们熟悉我的声音，仿佛它们从草原深处应号跑来在我手心里啮食。我要根据我的祖屋的位置才能叫出它们的名字。虽然是为数不多的几颗，我已经忘记猎户座在天空出现的时间和地点。但金牛座在那儿，还有大角星。月亮妨碍我重新找到织女星。

我冷漠、洒脱，穿过我今世不会重演的那出戏的布景往前走去。我诅咒月亮，但我摒弃的是整个夜的奥秘。同黑暗串通的年纪已经过去了。在这无边无涯的屏幕上，我不再有什么东西需要投射。青春不仅离开了我们，而且退出了这个世界。任何年轻的生命都是不自知的魔法师。当我们还有可能的时候，我们对黑夜施以魔法。她赐还我们的就是我们给予她的东西。

（程依荣　译）

卡　门[1]

《斗牛士之歌》的音乐停止了。唐·若瑟从墙边走来。这时，永恒的哀怨爆发了："我不恐吓，我恳求，我哀求……"还有在这爱情的转折，在所有国家、所有地方无数次重复过的话："我会忘记一切的……我们将重新开始生活……"还有那个一再重复的单调的警告，可是这微小的绝望的波浪并不能打动女人的铁石心肠，"卡门，现在还来得及……"这些话使我们感慨命运的乖谬，最后是那血泪的哽咽："你真的不再爱我了！"伴随着小提琴令人荡气回肠的乐曲……剧情继续发展，一直到唐·若瑟的叫唤触动我们心灵最深处的隐私，因为我们蓦然发现了一个众所周知、但如果人们希望忍受生活便必须遮掩的真理："斗争是爱情的手段，而两性之间势不两立的仇恨是爱情的基础……"（尼采评《卡门》语）

（程依荣　译）

---

① 选自作者日记（1937）。标题为编者所加。

马拉加（节选）

八月份，每天很晚我才推开这座老宅的百叶窗。阳光像利刃一般插进依然如故的长满葡萄树的山坡。我童年时的牛已被耕马所替代了，但是邻居的牛还是叫卡乌贝和拉乌雷。这两个名字在充满苍蝇嗡嗡声的寂静中拖长了声音；它们从往昔中浮上来，在这空荡荡的一天的表层爆开。由于割草机无法除去果树下的野草，于是我又听见昔日的声音：有人在磨长柄镰刀。然而对我来说，从喷洒过硫酸盐的沉睡的葡萄园中再也涌现不出任何象征了。我只是在回想硫酸盐的价格。如果说我戴着遮阳帽穿行在燃烧的葡萄园中，那不再是像希伯来青年那样穿过烈火去寻求自我陶醉的灵感，而是在掰开蓝色的葡萄叶，寻找病害的迹象，往日我父母也是这样可怜巴巴地照料它们，当时我们对这种忐忑不安颇不以为然，对这种忧心忡忡的盘算无动于衷。我们在采摘我们自己的葡萄：形象、激情和梦想。

那时的土地，在我和朋友们看来，多么充满生命力！在那个神奇时期，有些年轻人仍然百诵不厌地相互背诵诗句，我们偶尔也在《奥林皮欧的悲哀》或《牧人小屋》[①]中得到乐趣，但是，关于这些诋毁自然的浪漫诗句，（“若无其事的大自然，你多么健忘！”）我们记住的只是它们的雄辩力。我们不可能将这些诋毁当真，因为我们紧紧贴着活生生的土地睡觉，我们俯身瞧着它沉睡，四周是无边的颤动：蟋蟀、蚱蜢、蝉。我们聆听土地在喃喃低语。

土地没有欺骗我们。每年假期开始的时候，我们多么快活地与它重聚！有时，一个男孩在离开巴黎时可能心中难过，因为在这一年中，心与心之间结成了许多纽带。在七月份病弱的栗树下，在夜间的十字路口，在郊区可爱的小旅店里，他必须对不忠实的人告别；他盼着对方表现一丝离愁，但是枉然；对方没掉一滴眼泪，于是他万念俱灰。然而，我们深信亲爱的故乡拥有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薄雾在荒原上颤动。昏沉从这个巨大的滋生地向外蔓延到整个草原，直到黄昏。今天是礼拜天，连硫酸盐喷雾器的声音也听不到。卡乌贝

① 前一首诗的作者是雨果，后一首诗的作者是维尼。

和拉乌雷在黑洞洞的牛栏里睡觉。没有神甫的村庄连午祷钟也不再敲了。维尼所说的“广大的、沉默的土地”之所以沉默，是因为它已奄奄一息。我们还需多久才肯承认从土地上消失的生命正是我们的生命呢？我们的青春，通过山坡开阔的侧脊，已经散开，消失。昨天晚上，我在大阳台上观看天上的流星和本地节日的可怜的烟火，我的心再没有力量赋予巨大的天体以生命，再没有足够的活力使死亡的世界与我共享生命。沉睡的兄弟们，我们以前不正是这样自认是宇宙之主的吗？我们将自己的心灵，将我们青春的热情、痛苦、梦想赋予宇宙。唉！垂暮的老人发现，从垂死的土地上慢慢消失的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生命；那些只有他一人还记住的死者，那些曾在这个大阳台上遐想的死者，将与他一同死去，再一次死去。在我死后，马拉加将一下卸掉全部回忆，它将失去记忆。

（桂裕芳　译）

劳伦斯[1]在花园中（节选）

我头上这片巨大的嗡嗡声，不是来自蜂群，而是来自几只金龟子。它们勾挂在无力负载的柔弱的嫩叶上，相互拥抱着跌落下来，跌在我的纸上，我正好在描写青年对少女的回答。我仰起头，看不见任何一只自得其乐地啭鸣的小鸟——其中我只能辨认夜莺的歌声。如果德拉曼在这里，他会告诉我那不断轻声重复如此温柔，如此具有魅力的啾啾声的是什么鸟。

太阳用温和的热度医治四月份的霜冻给葡萄造成的冻害，葡萄蔓枝上出现了小花蕾。也许会有葡萄酒的。突然，我看见夜莺，我可怜它那跳动的、鼓胀的喉部、还有它响亮的歌声：宛如玛莉布昂[2]再世！而昨天晚上，它的歌声被葡萄园中蟋蟀的嘈杂声淹没。看不见的蟋蟀都在粗野而狂热地鼓噪，以致当然将耳朵凑近时，耳膜一阵疼痛……

（桂裕芳　译）

---

①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

② 法籍西班牙女歌唱家（1808—1836）。



[美国]欧内斯特·海明威

Ernest Heming way（1899—1961）

克拉克河谷怀旧

夏末，大鳟鱼告别了上游的水坑，游到了溪河中央，正要顺流而下，到大峡谷的深水里过冬。因此，九月的头二周，正是垂钓的好时节。此地的鳟鱼肥壮、滑嫩、亮光光的。几乎所有的鳟鱼都跳着咬钩。你要是放两把鱼钩，多半能同时钓着两尾鳟鱼。要在湍急的溪流中摆弄好上了钩的鱼，那技巧就不能是一般的娴熟。

夜凉如冰。你若在半夜醒来，会听见郊狼的嚎声。白天，你不必过早到溪边去。一夜的寒风吹彻了溪水。太阳要几近正午才能照到溪河上。只有到那时，鳟鱼才肯出来捕食。

清晨，你可以骑马到野外溜达溜达；要不，就坐在小屋前，任阳光照在身上，慵懒地远眺河谷对岸。那儿，饲草割了，草地一片萎黄，在一排颤杨映衬下，平平展展的。这会儿到了秋天，颤杨也黄了。远方，起伏的群山上，鼠尾草一片银灰色。

河的上游，耸立着两座山峰：引航峰和二指峰。月底，我们可以到那儿去猎山羊，你坐在阳光里，心里惊叹着，群山远远望去竟有如此端正的形状：线条清晰、轮廓分明。于是，你记起了从遥远的地方望到的山影。这情景不同于你停车地方的嶙峋的山崖，不同于你跨过的起伏不平的滑岩，也不同于那突

出的狭长的石块。你汗涔涔地从这块通到山峰后面的石头上摸行着，不敢朝下边望一眼；你绕过线条圆滑而规则的山峰，来到一片空地上，下边，山腰上有一块绿草茵茵的凹地。一只老公羊正带着三只小公羊在凹地上的野桧林里吃草。

老公羊一身紫灰，只有臀部是白色的。它抬起头时，你能看见它头上的那对犄角又大又厚实。你躺在三英里外的一块背风的岩石后面，用一副蔡斯望远镜细细搜寻着这高地上的每一寸风光。当你望着碧油油的野桧丛时，老公羊暴露在你的视线里的，正是它臀部的那撮白毛。

这会，你坐在小屋前面。你还记得朝山下射去的子弹。小公羊们直起身子，转过头来注视着老公羊，等着它站起来。它们看不见高处的你，也没有嗅出你的气味。枪声没有惊动它们，它们以为只是又滚下去了一块卵石。

曾记当年，我们在林溪的源头盖了一间木屋。我们每次外出，大灰熊总是撞开了屋门。那年的雪姗姗来迟，这头熊因此迟迟不肯冬眠。整个秋天，它不是扯开木屋的门，就是毁坏陷阱。它精明绝顶，白天，你断不会见到它。你还记得，后来，小锤溪溪头的高地上，来了三头大灰熊。你听到木头断裂的声音，以为是母麋在奔跑。跟着，它们出现在眼前，在零零碎碎的日影里，偷偷地、轻悠悠地跑着；下午的太阳照在它们身上，短而硬的鬃毛闪烁着柔和的银光。

你记得，秋天，麋鹿一天天肥胖起来；公牛离你那么近，它抬头时，你能看到它胸脯肌肉的起伏。但是，你仍看不见它藏在密林中的头。你听到了深沉而高亢的叫声，听见了山谷那边的应和声。你想起了你放弃的一只只畜牲的头，你没有朝它们开枪。它们全令你心旷神怡。

你记得那些初学骑马的孩子们；不同的马，不同的骑法。他们是那么热爱着这片乡村。你记得最初踏上这块土地时的情形。那年，你开着新买的平生第一辆车来这儿，一下呆了四个多月；因为，你得等沼泽地上的路冻得结结实实，车子才能开出去。你该没忘记：一次次的猎狩，一次次的垂钓；该没忘记烈日下的策马扬鞭，还有灰蒙蒙的货车车厢。在寒意袭人的深秋，你骑着马，默默地跟在牛群的后面，朝高坡上走去；你发觉，它们像野鹿一样，既狂蹦乱窜，又温顺恬静；只是当它们全被聚拢在一起，朝山下低矮的田野赶去的时候，才高声嘶喊咆哮起来。

然后，就到了冬天。树枝上光秃秃的。大雪漫天飞扬，你看不见路；马鞍湿了，结了一层冰，你照样在雪地上踏出一条道儿，不停地挪动着双腿，朝山下走去。你到了牧场，一边品尝着撩人的、热乎乎的威士忌，一边在旺烈的炉火旁换上干净衣服。乡村真美。

（晓风　译）



1956年获奖作家

[西班牙]胡安·拉蒙·希门内斯

Juan Ramón Jiménez（1881—1958）

焰　火

九月里，在有晚会的夜间，池边的晚香玉散发着幽香，我们到花果园房子后面的山上去倾听村庄里的节日。葡萄园的老园丁皮奥萨，醉卧在场地上，向着明月，一个钟点连着一个钟点地吹他的海螺。

到了深夜才放焰火。先是小小的几声闷响，然后像叹息那样唉的一声，焰火在天空中散开，仿佛用一只眼睛在看着星星以及红、蓝、紫彩光中变幻着的田野。有时降落的光亮，好像一个赤身的少女从空中翻身跳下，也好像一株血色的柳树在洒着它的光花。啊，多么美丽：发光的孔雀，空中的玫瑰花坛，在星星的花园中飞翔的火样的锦鸡！

每一次爆炸的声响，都使小银震惊，随着空中突然闪现的红、紫、蓝色的光焰的变幻明灭，它在山顶上的影子也在变大缩小。它的黑色大眼怀着恐惧，向我望着。

晚会即将结束之前，远处村镇的喧嚣和古堡星星密布的上空升起的旋转花冠之间，突然发出一声巨大的雷震。那些妇女都赶紧闭上双眼，蒙起耳朵。柏拉特罗在葡萄藤蔓之间逃窜而去，仿佛灵魂着了魔，朝着松林寂静的影子疯狂地吼叫。

（菲萨克　译）

欢　乐

柏拉特罗跟戴安娜玩，还有那只灰色的老羊和孩子们。戴安娜这只美丽的白狗，好像一弯新月。

灵活优雅地，戴安娜把她的小铃铛摇得叮叮响，在驴子面前跳起来，装着要咬他的鼻子。柏拉特罗呢，竖起他的耳朵像两把仙人掌的剑，轻轻地冲向她，使她在开满花朵的草地上打滚。

那头羊挨着柏拉特罗旁边走着，擦着他的腿，用她的牙拉扯着他衔着的芦苇的尖端。口里咬着一朵雏菊或丁香。她跑到他的面前，用头抵他，然后欢喜地跳跃着，高兴得咩咩叫，像一个卖弄风骚的女人。

跟孩子们在一起的时候，柏拉特罗像一件玩具。对他们狂野的戏谑，他有多大的耐性啊！他走得多慢，停下来，装傻，还要照顾他们，不让他们跌下来！他突然装着迈出一个快步的时候，又把他们唬成个什么样子啊！

莫圭尔晴朗的秋日下午！十月纯净的空气磨亮了的声音，山谷上浮动着乡村的欢乐：咩咩的羊叫，孩子的笑语，狗吠声和叮叮的铃声。

（傅一石　译）

四月诗情

孩子们和柏拉特罗一起到长着许多白杨树的小河边去了，现在他们在胡闹和傻笑之中缓缓地跑来，带回了许多黄色的花朵。在那儿他们淋过雨——一片转瞬即逝的浮云，用它的金线银丝为绿色的草地罩上了一层纱幕；一弯长虹和那些不停地颤动着的金丝银线加在一起，恰似一架如怨如诉的希腊竖琴——在沾濡的驴背上，湿漉漉的喇叭花还在滴着雨珠。

啊，多么清新、欢乐而感人的诗情！柏拉特罗背着这样湿润而令人愉快的货物，连叫声也变得柔美起来！它不时地回过头来，尽它的大嘴所

及，拉出一把花儿。那些黄的、白的喇叭花，在嘴边挂挂拉拉。仿佛在淌着白色和绿色的口水。过了一会儿，就全进到那系着鞍子的大肚皮里去了。谁能像你呀，柏拉特罗，可以这样吞吃鲜花……居然不会吃坏肚子！

这种阴晴恍惚的四月下午……无论下雨或日出，全部都在柏拉特罗明亮生动的双眼里显映着。圣胡安田野上面，落日的上空，又看见一片玫瑰色的云在飘洒着雨丝。

（菲萨克　译）

纯净的夜

雉堞形的屋顶突出地耸立在鲜蓝的天空中，结着白霜，在星光下发亮。沉静的北风以其锋利的纯净，轻快地吹拂着。

所有镇上的人都以为自己很冷，躲在关门闭户的房子里。我们呢，柏拉特罗，你穿上你的外套，披上我的斗篷，我带着我的灵魂，我们慢慢地走过这洁净而荒凉的小镇。

有怎样一种内在的力量在提高我的情绪啊，我仿佛是一座粗麻石建成的高塔，有一个银色的尖顶——瞧那儿有多少星星！那么多，使人眼花缭乱；使人以为天空正向大地朗诵着光闪闪的理想爱情的玫瑰经。

柏拉特罗，柏拉特罗！我会献出我整个生命，希望你也愿意献出你的，为这个崇高的无月之夜的纯净——那种孤寂、灿烂与清新。

（傅一石　译）

牧羊人

在山上，紫色的黄昏时分已慢慢地转晴，变得怕人，那牧羊的小孩。黑黑的，背着绿水晶般的斜阳，在一座颤抖着的维纳斯像下吹着他的管子。花朵与羊群清脆而甜美的铃声交融着：花朵现在已看不清楚了，但发着浓烈的香气，香气四溢，使人在重重的阴影中，正仿佛见到花的形象；铃声在进城之前的片刻，散落在熟识的地面上。

“先生，如果那匹驴子是我的……”

那孩子在一些恍惚的时刻，会变得更黝黑更村野气，每当眼睛一亮，看来便像巴尔托隆美·艾斯的本·穆里罗（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所画的一个少年。

我会把驴子给他……但没有了你，我还有什么事情可做呢？柏拉特罗？

月亮，圆圆的从蒙德马雅修道院那边升起，把月色轻柔地投射在草坪上，那里，朦胧微弱的日光仍在徘徊；开满花朵的地面像梦一样——一条奇异的饰带，原始而美丽；而岩石更大了，更加不稳定，更加哀伤；埋藏着的溪水哭得更响。

小牧羊人羡慕地大声喊道：

“噢，如果那匹驴子是我的的话！”

现在，喊声渐远了。

（傅一石 译）

骑

盛夏的小径，挂满了忍冬花，多甜蜜的一条道路啊！我对着天空，念诗、唱诗、讲诗。柏拉特罗嗅着浓荫下墙上的疏草，尘封的锦葵和黄色的酢浆草。他站定的时候比移动的时候要多。我由得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

那蓝蓝、蓝蓝的天空，从那肩负重载的杏树之上升起，直升到那终极的荣耀处，我的眼睛为之悠然神往。整个村野都照耀着燃烧中的寂静。在河上，一片白帆不动地停在平静之中，在山岭那边，一团浓烟自一堆野火升起，形成一团圆形的乌云。

我们的漫步是短暂的。那就像复杂的生命中平淡开朗的一天——那并不是天堂上的崇拜，也不是那河水归流的大海之外的陆地，那甚至不是火焰的悲剧！

橘子的香气，混合着井链愉快而清凉的格格声；柏拉特罗嘶鸣着，高兴地嬉戏着。怎样一种日常生活的欢乐啊！现在我们来到水池边了，我把玻璃杯盛满了水，饮下那液体的雪。柏拉特罗把他的嘴巴蘸入那阴影重重的水中，贪婪地这里那里挑最清澈的地方喝下去。

（傅一石　译）

石　榴

这石榴多美啊，柏拉特罗！是阿格狄拉在拉斯·蒙哈斯溪边最好的石榴中挑出来送我的。没有别的果子，可以令我联想起那些使它生长的新鲜晶莹的水分了。它饱满地爆发着鲜美和强壮的生命力。怎么样，我们把它吃了吧？

干涩的果皮像地下的根那样坚韧，很难剥去，但果子的味道却多鲜美啊，柏拉特罗！现在是种子最初的甜——开始转成细小的红宝石——紧黏着果皮。现在呢，柏拉特罗，到那紧逼的核心了；圆浑无缺，包着面纱一样的薄膜，像一个精致可吃的紫水晶宝库，多汁、坚实，仿若年轻王后的心。多饱满呀，柏拉特罗！来吃一点。多好吃呀，牙齿沉入欢愉丰盛的红色的完美中，怎样一种满足和感激！等一下，我的词穷了。它让味道感到的，恰像眼睛在万花筒色彩缤纷的迷宫中迷失时所感到的那样。噢，全吃光啦！

我现在没有石榴树，柏拉特罗。你没看过百花街酿酒厂大庭院里那些

石榴树。我们下午时常到那里去……越过荒废的土墙，我们可以看到田野，河流，和沿着珊瑚街那些房屋的院子，每一座都带着各自迷人的风景。我们可以听到海关守卫和斯艾尔拉斯铁工厂的吹号声。我发现镇子这个不属于我的新地区，充满日常生活的诗意。夕阳西沉，蜥蜴爬行着的无花果树，显得生气勃勃，正逐渐把荫蔽着的水井埋藏起来，水井旁边，石榴树像金银珠宝般燃烧着。

石榴，英格尔之果，因它的盾牌而骄傲！石榴，在红艳的落日中盛放！石榴，在拉斯·蒙哈斯山果园，在佩拉尔的幽谷，在沙巴里艾戈，在深邃宁静、溪水潺潺的山谷中；那儿，天空是玫瑰色的，就像我的思想，直至夜已深沉。

（傅一石　译）

惊　怕

那是孩子们吃晚饭的时候，油灯慵懒地散发着玫瑰色的光焰，在雪白的桌布上。红菊花和熟透的苹果把明快缤纷的欢欣，借给那首由天真的脸庞写成的田园诗。小女孩们像成熟的妇女那样在吃饭；小男孩们像大男人般在高谈阔论。背景是那美丽而高大的年轻母亲，她奶着小男婴，脸上挂着笑容，望着他们。窗外庭院中，颤抖着繁星满天的清夜。奇寒。

突然，白朗卡像一道幼弱的闪电，冲进她母亲的臂弯。一阵骤然的寂静，然后，在椅子的碰撞声和迸发的叫喊声中，他们全跟着她身后跑，惊怕地望着窗口。

那笨拙的柏拉特罗！他巨大白色的脑袋，被他自己的影子，窗玻璃和孩子们的惊怕放大了，他倚在窗边，带着幽默的哀愁，望着这愉快、明亮的饭厅。

（傅一石　译）

古 泉

永恒的白映衬着小松林永恒的绿；在黎明的玫瑰红与蓝色中，是白的；在黄昏的金色与靛紫中，是白的；在黑夜的绿与淡蓝中，依旧是白的。柏拉特罗，那古泉。你常常看到我那样长久地伫立在那里，这道泉，像一块拱心石或一座坟，包纳着整个世界的挽歌，那就是，一种属于生命的真实感。

在里面，我看见过巴特农神殿[①]、金字塔，和所有的教堂。每当我看到一口泉，一座宏伟的陵墓或一道有圆柱的门廊，那持恒不断的美总使我睡不安稳，在忽眠忽醒间，这些事物的形象和那道古泉交替显现。

对我来说，这道古泉是每一样事物的出发点和回归处，和四周的景物是如此协调；那单纯的和谐是如此接近永恒；光与色全归于此，在其中，人几乎可以随处抓到生命的整个实藏，就像抓到水那么容易。博克林（Bocklin）在希腊画过它；佛里·路易士（Frag louis）翻译过它；贝多芬喜悦的泪水浸湿过它；米开朗基罗把它交给罗丹。

它是摇篮和婚礼；它是歌谣和十四行诗，是现实和喜悦；它是死亡。

今晚，柏拉特罗，它是死寂，像大理石的肌肉，在柔和而喁喁私语的暗绿之间；死寂，当它从我灵魂中抽取我永恒的流水。

（傅一石　译）

十一月的园诗

黄昏，柏拉特罗从郊野回来，背上驮着松软的松树堆，那是给炉火用的。在那片宽阔、摇摆不定的绿色下，他几乎消失不见了。他的步态短

① 古希腊祭雅典娜女神的神殿。

促、纤细、调皮，好像完全不动的样子。耳朵竖起来，人们一定误会他是背着屋壳的蜗牛了。

那些绿色的树枝，在树上生长的时候，阳光、山雀、风、月光、乌鸦栖息在上面——是的，柏拉特罗，虽然这是个可怕的想法，但是这一切确已离枝而去了；如今，在斜阳下，可怜的树枝，正摇晃在干燥的小径上的白尘中。

冰冷靛紫的甜蜜笼罩着一切。恬静中，十二月快来临了，满驮着柴枝的驴子，他文静的谦恭，似乎渐渐的变得不寻常了。

（傅一石　译）

火　焰

靠近些，柏拉特罗，来吧。在这里，不用讲究礼仪。看守人在你旁边会感到愉快，因为他是你的朋友之一。你知道，他的狗儿阿里也喜欢你。至于我的感觉，不用告诉你你也知道，柏拉特罗！在橘子林里会是多么冷啊！你只能听到拉朴梭在说：“上帝保佑。今晚上别冻坏了太多橘子！”

你不也喜欢火吗，柏拉特罗？我认为任何裸体妇人的身子也不能跟火相比。怎样的流动的秀发，怎样的臂膀，怎样的长腿可以比得上这种炽热的裸露？自然界的奉献，或许没什么比火更好的了。房子关闭着，外面一片夜色，一片孤寂；但在这狭小的洞穴敞开的窗下，我们和自然多接近啊，比郊野自身更接近！火是我们房子中的宇宙。它像从伤口中涌出的鲜血，红艳艳的，不停地奔流，温暖我们，给我们力量，唤起我们所有的人世间的记忆。

火是那么美丽，柏拉特罗！看阿里，靠得那么近，瞪着大而可爱的眼睛，注视着火，几乎把自己都烧着了。怎样一种欢乐啊！我们被飞舞的金黄、飞舞的影子围绕着。整个屋子都在晃动，像灵巧的哥萨克舞，一忽儿跳高，一会儿堕下一切可能形成的情状，在无垠的陶醉中，都一一出现了：树枝和雀鸟，狮子和水，山和玫瑰。看：我们自己也毫不为意地在墙

上、地板上、天花板上舞动着。

多疯狂、多迷人、多璀璨！在这里，柏拉特罗，甚至爱本身也和死亡相像。

（傅一石　译）

黎　明

冬天天亮得迟，警醒的雄鸡看到那第一抹玫瑰红的时候，就会送上欢愉的招呼。柏拉特罗仍在睡眠的疲倦中，嘶鸣了好一阵子。他远远地把我叫醒的声音多甜蜜啊！那时，蓝天的光线正穿过我睡房的缝隙，躺在软绵绵的床上，我渴望着白天，想念着太阳。

我在想，假如柏拉特罗不是落在我这诗人手中，而是落在一个烧炭夫或者悲苦的吉卜赛人手中，他会变成什么样子呢？那些烧炭夫天还没亮就沿着坚硬、霜冻而荒凉的小径到树林中偷松树枝；吉卜赛人会把驴子上油漆，喂他们吃砒霜，把针放在他们的耳朵中，免得丢失。

柏拉特罗又叫了，他知道我在想他吗？这对我要什么紧呢？在晨光微曦中想他，像黎明一样使我欣喜。我感谢上帝，他有一个又温暖又柔软，好像婴儿床一样的厩子，就像我对他慈爱的心思那样。

（傅一石　译）

圣诞节

田畴上的一堆篝火！……那是圣诞节前一天的一个下午，黯淡的太阳把微弱的光线撒向那荒凉无云的天空，天空平常那种蔚蓝，已给灰色代换了。突然间，有青枝燃烧时轧轧爆裂的响声；然后是浓烟，白如貂皮，最

后是火焰把浓烟驱散，在天空中伸满了伶俐的火舌。

啊！风中的火焰！玫瑰色的、黄色的、淡紫色的和蓝色的幽灵都不见了，谁知道去了哪里，也许升上了低层的、隐藏着的天空中；而他们在冷空气中留下怎样一种煤炭的气味啊！十二月的田畴，现在温暖了！可爱的冬天！为幸福而设的圣诞前夕！

在附近的石玫瑰枯萎掉了，在暖和的空气中，村野抖颤，纯净如活动的水晶。看门人可怜而伤心的孩子们，没有耶稣诞生的景致摆设，围拢着篝火，暖他们冻僵了的手，在炭火上烤栗子和橡子，发出呼呼的爆烈声。于是就兴高采烈起来，跃过篝火堆，火光在黑暗中更红了，孩子们唱道：

快去吧，玛利，
快去吧，约瑟……

我把柏拉特罗带到他们中间，好让他们跟他玩。

（傅一石　译）

冬　天

上帝在他的水晶宫内。我的意思是说，下雨了，柏拉特罗。下雨。秋天留下来的最后的花朵，顽固地抓紧那干瘪的枝条，此刻却挂满了钻石。每一颗钻石，一片完整的天空，一座水晶宫，一个上帝。瞧这一朵玫瑰；在内部，它承载着另一朵水的玫瑰；而你一抖它——看见了没有？——另一朵闪烁着的花便坠下，有如它的灵魂；也有如我的灵魂，它自己却落得消沉与悲哀。

雨水一定像阳光那样快乐了。要是你不以为然就看看那些脸色红润的孩子吧，瞧他们多开心、多活力充沛地光着脚板在雨水中奔跑。瞧那群麻雀，一哄而起地飞到常春藤丛中，就像你的医生达邦说的那样，柏拉特罗：像上学去似的。

雨下着，今天我们不会到郊外去了。这是为沉思而设的一天。看，雨水在屋顶的水沟中奔流着。看绿叶怎样给洗刷干净，看孩子们昨天阻塞在草丛中的小船现在怎样在水渠中航行着。现在再看看，在这一刻微弱的阳光中，那道彩虹多美丽啊，它打教堂那边升起，在我们这一边朦胧地淡成七色。

（傅一石　译）

酒

我曾经告诉过你，柏拉特罗，说莫圭尔的灵魂是面包。不，莫圭尔是一只厚重而清明的水晶酒杯，在一圈蓝天下，等待着它的金色的酒。九月来临的时候，如果魔鬼不下雨把节日的庆祝活动冲掉，这个杯子便会把酒盛到杯边，而且几乎总是满溢的，像一颗慷慨的心。

那时候，整个镇子都会闻到酒气，质量较好的或较差的酒，玻璃杯子相碰的声音，铿锵作响。那仿佛太阳要把自己馈赠出来，免费的，以一种液态的美，献给包围在这白色小镇中的醇厚的欢乐，这种欢乐也加速了太阳的健康血液的奔流。斜阳下，每一条街道的每一座房子，都像胡安尼图·米格尔或艾尔·里阿利斯他酒架上的一个酒瓶。

我记起端纳（Turner）的“慵懒之泉”，那柠檬黄色似乎全是用新酒画成的。莫圭尔也是这样，一道酒泉，红如血，无休止地奔流向它任何一个伤口；一道欢乐之泉，触及哀伤，像每年春天那四月的太阳，升起了却又每天都落下。

（傅一石　译）

忆　旧

柏拉特罗，你看得见我们的，不是吗？

你看见果园那口井清冷的水，怎样在平静中笑；那辛勤的蜜蜂，怎样在绿而淡紫的迷迭香周围飞来飞去，在山冈上徘徊的时候，怎样被阳光抹成金色与玫瑰红。

柏拉特罗，你看得见我们的，不是吗？

你看得见洗衣妇那群哀伤、跛足而疲惫的小驴们，正爬上了红色的斜坡到古泉去，这个时候，旷润的明净，正以一片晶莹的光辉，连接天地。

柏拉特罗，你看得见我们的，不是吗？

你真的看得见孩子们在石玫瑰中冲来闯去，树枝上的花朵，有如一群密密麻麻的、震颤着的白蝴蝶，点缀着嫣红。

柏拉特罗，你看得见我们的，不是吗？

你真得看得见我们吗？对的你看见我。在无云的落日时分，我听见你那温柔的，悲哀的嘶鸣，把整个遍地都是葡萄田的山谷，变得轻柔起来……

（傅一石　译）

星期日

小钟敲响一组和谐的钟声，忽近忽远，响彻了整个节日早上的天空，仿佛天空的每一个角落都是用水晶造成的。田野已有了绿意，欢乐而纷纷开落着的钟声，轻轻地在上面着了一笔金色。

每个人都到城里去看游行了，连那守卫员也不例外，只留下柏拉特罗和我。怎一种和平！怎一种纯净！怎一种满足啊！我把柏拉特罗留在上一层草地，自己却在一株松树底躺下来看书，那株松树，鸟雀满枝，从不飞走。奥马·卡扬……

钟声悠扬地敲响，在钟声和钟声间的宁静中，九月早晨内心的激动，获得了形貌和声音。金黑相间的黄蜂，绕着盖满一串串结实的麝香葡萄的乔木飞；蝴蝶呢，则在花丛中浮沉，和花朵混合了，每一次新的飞行都似乎笑嘻嘻的，孤寂，像一种光辉的伟大思想。

柏拉特罗不时停下吃来看着我。我不时停了阅读来看着柏拉特罗。

（傅一石　译）

夏

柏拉特罗滴着血，浓浓的紫色的血，是给虻咬伤的。蝉在一些松树间逡巡，总是躲着。在梦游了片刻之后，那多沙的风景，全转成白色，在燃烧的火热中，竟显得幽玄而峭寒。

一丛丛的石玫瑰，像漫天的星星，开着朦胧的巨大的花——烟玫瑰、罗纱玫瑰、皱纸玫瑰，每一朵都含着四滴红泪；一阵叫人窒息的雾霭，使平淡无光的松树转白。一只陌生的鸟，黄身黑点，不言不唱，栖息在其中一枝，直至永远。

守园人击响铜薄片，驱逐天空中成群而来的长尾凫，它们来光顾橘子。我们来到核桃树的树荫下，一声清脆的裂响，我劈开了两个西瓜，嫣红的瓜心，结着一层玫瑰色冰凉的霜，我慢慢地吃着我那一个，听着远处镇上黄昏的钟声。柏拉特罗把那清甜的瓜肉喝下，就当是水一样。

（傅一石　译）

基督圣体

我们从果园回来进入喷泉街的时候，那在溪边的路上已听过三次的钟

声，正以引人注意的青铜冠，在那白色的小镇上掀起一阵骚动。那当当的轰响，与烟火喧闹的爆放声，音乐金属的铃声，互相交织、缠绕、回应。

街道刚刷过石灰，点缀着红赫石，在白杨与柏树的装饰下，一片青绿。窗户挂着石榴红缎子，黄绸子和天蓝的织锦，在有丧事的人家中，便挂上有黑丝带的雪白羊毛料子。

打教堂通道的一角，在最远的房子之间，玻璃十字架慢慢地出现，映着斜阳的金边内，已捕捉了红烛的光辉。游行的队伍缓缓地经过。胭脂色旗下，是面包房老板桑·洛可，托着新鲜的螺旋形面包；浅绿旗下是圣·德尔莫，水手们的老板，手中拿着银轮船；黄旗下是农场工人的老板桑·伊士多罗，拿着小牛轭；跟着的是更多的彩旗，更多的圣人，然后是桑塔·安娜，她给委派扮演圣母，桑·荷西穿棕色，“圣洁童贞女”着蓝……最后在两个守卫中间，领圣礼的圣杯圣盘出现了，波纹状的银色，配搭着一捆捆成熟的谷物和一串串的绿葡萄，在烟香袅袅的蓝云中徐徐移动。

用安德路西亚拉丁文唱的圣诗，在将残的午后清晰地升起。阳光已转为蔷薇色了，把它低调的光线撒向里奥街，闪烁在沉重的束金的旧式教士袍上。在嫣红的钟楼之上和四周，在这柔和，宁静蛋白石色的六月时光中，鸽子们正高高地，编织它们闪着雪光的花冠。

柏拉特罗嘶鸣起来。他的温柔，教堂的钟声，烟火，拉丁文和音乐，和这一天明显的神秘感联系了起来；他的嘶鸣，高昂时显得柔和，低沉时显得神圣。

（傅一石　译）

午　睡

在无花果树下醒来的时候，午后的阳光有怎样一种黄色、淡褪的、哀伤的美啊！

一阵干燥的凉风，带来消融着的石玫瑰的香气，抚摸着我汗浸的苏醒。平滑的老树上，大叶子轻轻地骚动，陷我于黑暗，复以光眩我目，仿

佛温柔地摆我于摇篮中，从阳光到树荫，从树荫到阳光。

远处那荒凉的镇子上，下午三时晚祷的钟声，在晶莹的空气的波涛之外摇响。听着钟声的时候，柏拉特罗从我那里偷走了一只结着红色甜霜的大西瓜，然后动也不动地站在我面前，用那双闪烁的大眼睛瞪着我。

在他疲惫的眼睛之前，我的眼睛更加疲惫……凉风又回来了，像一只蝴蝶，展翅欲飞，却又猝然把双翼收折背后……背后……像我低垂的眼睑，猝然合上。

（傅一石　译）

蟋蟀之歌

晚间散步的时候，柏拉特罗和我都非常熟识蟋蟀的歌声。

蟋蟀在黄昏时的第一支歌是犹疑、低沉而粗糙的。他转调了，他向自己学习，跟着，一点一点地升位到正确的高音上去，仿佛在寻找切合那个时空的和谐。忽然间，当透明的青空中星星都出来的时候，他的歌声便获了一种旋律式的甜蜜，像随意摇荡的钟声。

清新的紫色的凉风来了又走了，夜的花朵在尽情开放，在天地交会的蓝色田畴，一种圣洁的精华正飘过平原。蟋蟀的歌愈唱愈开心，响彻整个村野，像影子的声音。他再也不犹疑，再也不沉默了。就像把自己流淌出来一样，每一个音符都是另一个的双生兄弟，有一种水晶似的血缘关系。

时光安详地渡过。世界上没有战争，工人酣睡着，远处天空的景象到达了他的梦境。在爬山虎丛中，靠着墙边也许有狂恋着的情人，眼神与眼神正互相交融。小块地上盛开的豆花，向城镇吹送着轻柔的芬芳的消息，这种消息，仿佛来自一个无拘无束，心灵开放而感情微妙的青春期少年。青青的麦子，摆动在月光下，迎风而叹息，在早晨两点、三点、四点的时刻，蟋蟀的歌声一度唱得那么悠长，现在却消逝了。

又唱起来了！啊，那清晨的蟋蟀之歌！我和柏拉特罗冷得发抖，正沿着那条露水凝霜的小径回家睡觉。月正落，红而渴睡。现在，那歌声正为月色

而步履浮荡，为星辉而沉醉欲睡，浪漫、神秘而丰盛。然后是那一大片令人沮丧的云，镶着悲哀的紫蓝色的边，缓缓地把白天从海面上拉上来。

（傅一石 译）

奉献祈祷

瞧，柏拉特罗，四面掉下了多少玫瑰啊！蓝玫瑰、白玫瑰和无色玫瑰……使人以为天空已溶成了玫瑰。看，玫瑰掩盖着我的前额，我的肩，我的手……这么多玫瑰，拿它怎么办？

你知道这些细软的花朵从哪儿来的吗？我正在疑惑，因为我不知道。每天，它都摔开一幅温柔的斗篷，覆盖这一片风景，让它变成水红色，白色和蓝色……更多的玫瑰，更多的玫瑰……就像一幅法拉·安琪列哥（Fra Angelico）的画，那画家总是跪下来画天。

这使人以为，他们是从天堂上的七道走廊上把玫瑰撒到地面上的，像又轻又暖的着色的雪，玫瑰落在钟楼、屋顶和树木上。看，所有硬边的东西在它们的装饰下都变得娇柔了。更多的玫瑰，更多更多的玫瑰……

好像，柏拉特罗，好像是奉献祈祷的钟声一响，我们的生命就卸下了它日常的压力，而另一种来自内部的力量，一种更崇高更纯净更坚贞的力量却使每一样事物都像恩慈的喷泉一样升起来，直升向正开始闪烁在玫瑰之中的星星。更多的玫瑰……你的眼睛，你自己看不见的眼睛，柏拉特罗。你正温顺地仰望着天空的眼睛，是两朵美的玫瑰。

（傅一石 译）

燕　子

她已经在那里了，柏拉特罗，一个黑色活泼的小东西，在圣女蒙德玛雅画像旁边那灰色的巢里，那是一个受尊敬的巢啊！这不快乐的鸟好像受惊了。我相信这一次那些可怜的燕子，犯了上个星期母鸡们所犯的错误。那是正当午后日食的时候，母鸡们带着小鸡避进鸡栏里。今年的春天，比平时较早卖弄风情，但春寒料峭，她得把她那裸嫩的身体再次收藏在三月的云床里。看着处女的花蕾在橘子林中凋谢。叫人多伤感啊！

燕子已经在这里了，柏拉特罗，但人们很少听到她们像往常那样，一到场就对每桩事物查访、祝福，不停地用那笛子似的颤音闲聊着。她们会告诉花朵在非洲看到些什么，告诉花朵越过海上的两次旅程中，怎样降落在水面上，以一只翅膀做帆，或者扮成船只的样子。她们又谈及日出日落，和跟星星度过的晚上。

她们现在却不知道该干些什么才好。她们在四周悄悄地飞扑，迷惘得像被一个孩子踩乱了蚁路的蚂蚁。她们不敢在新街那里成一稳定直线飞上飞下，然后用一个美丽的花式收结；她们也不敢进入井内的巢中，不敢栖息在北风吟哦的电报线上，摆出一个古典的姿态，像邮递员那样。她们会在寒冷中死去的，柏拉特罗！

（傅一石　译）

橙红的风景

山顶。那边是落日，被自己光的锋刃所伤，淌着血。在它的红光中，小松林清晰可见了，却又慢慢转为朦胧的红色；幼小的花草，透明得像火焰，在这宁静的一刻弥漫着一种潮湿的香气，刺鼻而灿烂。

在狂喜中，我停驻在夕阳之前，柏拉特罗，黑眼珠已被夕阳照得橙红，温文地走向一潭紫红的玫瑰红与紫罗兰色的池水；把嘴巴轻轻地沾着

那镜面，仿佛就在这一触之间把它转为血液似的水流。

那是一片熟悉的景物，但时间把它变形，把它变成一种奇异的、预兆性和纪念性的东西。仿佛在任何一刻我们都会来到一座荒弃了的宫阙……黄昏伸展到自身以外，和平而无尽的时光，触及永恒，在声响之外……

“起来吧，柏拉特罗。”

（傅一石　译）

1957年获奖作家

[法国]**阿尔贝·加缪**

Albert Camus（1913—1960）

绝望与爱

没有对生活的绝望便不会有对生活的挚爱。

在依彼萨，我天天都到港口码头边的咖啡馆闲坐，下午五点，附近的年轻人喜欢沿栈桥两侧散步。婚姻和整个生活也都在这儿展开。人们不由会意识到，存在着一种面对世界开始生活的伟大情感。我坐了下来，一切依然在白昼的阳光下摇曳，到处是白色的修道院，白垩的墙，枯黄的田野和参差的橄榄树，喝着清淡的巴丹杏仁茶，望着缓缓起伏的丘陵地。远山蜿蜒着向海上倾斜。沉沉绿色抹遍了整个黄昏。最后的海风使山巅风磨的叶片徐徐转动起来。也许是自然的奇迹吧。人们都压低了嗓门。只剩下傍晚的夜空和依稀从远方传来渐渐融入空中的歌声。在这短暂的落日时分，一种转瞬即逝的忧伤笼罩着整个世界，似乎大家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我渴望着爱，如同别人渴望着哭一样。好像我睡梦中的每一刻都是从生命中偷来的，都是从无目标的欲望的时光中偷来的。正如在巴马的小咖啡馆和旧金山的修道院中度过的激动时刻那样，我既平静又紧张，无力反抗那想把整个世界拥入怀里的巨大激情。

（伊莎·罗　薛菲　译）

情系意大利

我来到了意大利。这是一方为我的灵魂而准备的土地。随着我一步步地向它走近，它的种种标志也接二连三地呈现在我的面前，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那覆盖着石鳞瓦的房舍和它那爬满因洒上波尔多液而变成湖蓝色的葡萄藤的墙垣，那杂乱地晾着衣衫的院落和不修边幅的男子汉，那挺拔纤细的柏树和枝干呈深灰色的橄榄树和无花果树。在意大利的一些小城，阴暗的广场比比皆是。晌午时分，懒洋洋的鸽群便迈着蹒跚的步子寻找它们各自的窝。此情此景，会让人渐渐消磨光灵魂深处那奋起抗争的意志，纵有万般激情，也只能默默泛作泪花。我随后到了威尼斯。这里的日子晨夕递嬗。从此起彼伏鸡鸣不断的拂晓到满溢温馨甜美丝绸般柔滑的黄昏，林中的蝉声始终不绝如缕。而在这缓慢回转的时日里所产生的却是一直伴随着我的内心沉默。除了这面对旷野的房间、古色古香的家私和悬着花边的窗帘，我还能企求什么呢！仰对苍穹和那回转不息的时日，我自身不也在静止中随着它们一直运动着么？我憧憬我能获得的唯一幸福，那是一种专注而充满友谊的意识。我整日游逛：从山脚到威尼斯，要不就走向更远的郊外。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路上的每一种气息，都值得我深深地去爱。听着叫卖冰淇淋的小贩们的喇叭声（他们有把平底船安上轮子和铺位而改装成的大车），望着度假村里年轻的妇女们和堆满红瓤黑籽的西瓜、晶莹甜蜜的葡萄的一个个水果摊。我心想这不说明人人都有所依持么！而在这九月的黄昏，人们可以感受到那时而悠长时而尖咧的蝉鸣，流水和星空的芳香。黄连和芦苇丛中温馨的小路，不都是爱的标志么！时光流逝，阳光满的白昼的后面便是落日的光辉和树林的幽暗构成强烈反差的黄昏。我拐上大路，朝着蝉声不绝的远方走去，随着我渐次逼近的步履，它们的鸣声也渐渐拖长，终于戛然而止了。我兀自缓步向前，一种异常强烈的美感压得我喘不过气来。没过多久，那才停下的蝉声又在我身后一一响起：这是降下冷漠同时敢降下美的苍穹所显示的无穷神奇呵。落日余晖中，我辨认出了一行别墅门楣上铭文的字迹："精神在崇高的自然中升起。"看来，我得在这儿停下。天边已经出现第一颗星辰。不久，对面山坡上也亮起了三处灯光。不知不觉中，夜降临了。身后灌木丛中有一阵微风夹带着窃窃

私语飘向远方。白昼终于在为我留下了它的温暖和甜蜜之后，悄然而去了。

（伊莎·罗　薛菲　译）

反与正

这是一个古怪而孤独的女人。她和各种精灵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参与它们的争吵，拒绝见家里的某些人，因为他们在她藏身的那个世界里名声不好。

她从姐姐那儿得到一笔小小的遗产。这五千法郎到了人生快要结束的时候才来，颇使人有困扰之感。应该把这笔钱投在什么地方。几乎每一个人都会使用一笔巨大的财富，可当这笔财富很小的时候，困难就来了。这女人始终不变。她快死了，想使自己那一把老骨头日后有个遮蔽。这时有个真正的机会送上门来。她那个城的公墓里，有一块出租墓地刚刚到期，土地的所有者们在那里起了一座壮观的地下墓室，线条简洁，砌有黑色的大理石，一句话，的确是一件珍宝，他们四千法郎就让给她了。她于是买了这座墓室。这可是一笔稳稳当当的证券，不受金融波动和政治事件的影响。她让人整理了墓坑，随时都可接待她的躯体。一切就绪，她让人用金色的大写字母刻上她的名字。

这件事使她深感满意，竟对这墓产生了一股真情。开头，她来看看工程的进展，后来就每个星期天的下午必到了。这是她唯一的外出和唯一的消遣。快到下午2点钟的时候，她走了很远的路，来到城门，那里就是公墓了。她进了墓室，仔细地关好门，跪在跪凳上。就这样，她面对着自己，比较着过去的她和将来的她。她找到了那一条断链的环，不费力看破了上帝隐秘的意图。通过一种奇特的象征，她有一天甚至恍然大悟：她在世人的眼中已经死了。万圣节那天，她比往日到得晚了些，发现门下虔诚地铺满了紫色堇。原来是一些不相识的同情者，他们非常细心，看到墓前竟没有鲜花，就分担了家人的痛苦，一起来怀念这被遗忘的死者。

现在，我还得再谈谈这些事情。窗户的另一头有一座花园，我只能看见它的围墙。还有光影流动的几丛树叶。往上，仍旧是树叶。再往上，就是太阳了。人们感到外面的空气兴高采烈，世界一片欢乐，然而我却只看见枝叶的影子在我的白色窗帘上晃动。五束阳光耐心地在房间里撒下一股干草的香味儿。一阵微风吹过，窗帘上的影子活跃起来。一片云遮住了太阳，随即又飘走，从阴影中射出了那一瓶金合欢花的灿烂的黄色。这就足够了：只一缕微露的光亮，我的心头就充满了一种模糊的、使人昏昏然的快乐。正是那个一月的午后使我面对世界的反面。空气中还透着寒冷。到处是一片片似可捏碎的阳光，但已蕴含着永恒微笑的种种迹象了。我是谁？我能做什么？我只能投入这枝叶和阳光的游戏之中，化作这一片光，我的香烟在其中燃烧；化作这一股温柔和激情，它们在空气中呼吸。倘若我想认识我自己，那就是在这光的深处。倘若我想理解和享受这种交出了世界的奥秘的滋味，那就是我在宇宙的深处所发现的我自己。也就是说，我自己就是使我从环境中解脱出来的这种极度的感动。

在此之前，我说的是另一些事情，说的是人和他们所购买的坟墓。现在，让我从时间之布上剪下这一分钟吧。有些人在书页中夹一朵花，藏起一次使他们动情的散步。我也散步，但那是一位神祇在抚爱我。生命是短暂的，虚掷光阴就是犯罪。有人说，我是活跃的。然而活跃仍旧是虚掷光阴，因为人在消耗自己。今日乃是一次暂停，我的心前去迎会它自己。如果说那种焦虑仍在压迫着我，那就是感觉到了这不可知的瞬间正像水银柱一样地从我指间流走。有些人愿意对着世界转过背去，那就由他们吧。我不抱怨，因为我看着我长大。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王国在这世界上。这阳光，这阴影，这炎热，这来自空气深处的寒冷：一切都写在这窗口之中，我透过它看见天空撒下它的完满去迎会我的怜悯，我还会去问某种东西是否正在死去，人是否在受苦吗？我可以说，我一会儿就说，重要的是合乎人情，朴实单纯。不，重要的是真，于是一切尽在其中，例如人情和纯朴。那么当我活在这世界上，我什么时候更真呢？动欲之前我已被满足。永恒在彼，我希望着。现在我所希望的已不再是幸福。而仅仅是自觉。

一个人在观照，另一个人在掘墓，如何将他们分开？如何将人及其荒诞分开？看哪，天微笑了。光在膨胀，夏天快到了吗？这就是那些应该爱的人的眼睛和声音啊。我以我所有的姿态眷恋着世界，我以我所有的怜悯

的感激眷恋着人。在世界的这些正与反之间，我不愿选择，我不喜欢人们选择。有些人不愿意别人清醒的、嘲讽的。他们说："这说明您不善良。"我看不出其间的联系。当然，我听人说某人不道德，我的理解是某人需要一种道德；我听人说某人蔑视智力，我认为他是承受不了怀疑。反正我不喜欢人们作假。睁开双眼正视光犹如正视死亡，这才是大勇。说到底，问题在于如何指明这种对生活的酷爱和这种隐秘的绝望之间的联系。如果我倾听蜷缩在事物深处的嘲讽[①]，它就会慢慢呈现出来。它会眨着小而亮的眼睛说："生活吧，就像……"尽管多方求索，我的全部学问尽在此了。

无论如何，我并不能肯定我说得对。我是否想到人们讲给我听的那个女人，这并无关紧要。她要死了，她还没有咽气，女儿就给她穿衣服入殓。实际上，四肢还没有变硬时，事情似乎更容易些。不过，我们生活在匆匆忙忙的人们中间，这究竟是很可奇的。

（郭宏安　译）

蒂巴萨的婚礼

一

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祇，它们说着话儿，在阳光和苦艾的气味中，在披挂着银甲的大海上，在深蓝色的天空中，在铺满了鲜花的废墟上，在沸滚于乱石堆里的光亮中。在某个时辰，田野被太阳照得黑乎乎一片。眼睛什么也看不见，只能抓住在睫毛边上颤动的一滴滴光亮和色彩。芳香植物浓郁的气味直刺嗓子眼儿，在酷热中让人透不过气来。极远处，我只能勉强看见舍努阿山那黑黑的一团，这山的根在环绕村庄的群山里，它平稳而沉重地摇晃着，跑去蹲在大海里。

我们穿过村庄，这村庄已经开向海滩了。我们进入一个黄色和蓝色的

① 即巴莱斯所说"自由的保证"。——原注

世界，迎接我们的是阿尔及利亚夏天的土地的芬芳而辛辣的气息。到处可见，玫瑰花越出别墅的墙外；花园里，木槿还只有淡淡的红色，而一片繁茂的花，其茶红色却奶油一般浓，还有一片长长的蓝色鸢尾花，其边缘弯得极为精巧。石头都是热的。我们走下金黄色的公共汽车时，肉店老板们正坐着红色的车子进行早晨的巡回，他们吹响喇叭呼唤着居民。

港口左侧，有一条干燥的石头小路，穿过一片乳香黄连木和染料木，通向废墟。道路从一座小塔灯前经过，然后深入田野。灯塔脚下，已经有开着紫色、黄色和红色的花的肥大植物爬向海边的岩石，大海正吮吸着，发出阵阵亲吻似的响声。我们站立在微风中，头上的太阳只晒热了我们的脸颊的一面，我们望着光明从天上下来，大海没有一丝皱纹，它那明亮的牙齿绽出微笑。进入废墟王国之前，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做旁观者。

走了几步，苦艾的气味就呛得我们喉咙难受。它那灰色的绒毛盖满了无际的废墟。它的精华在热气中蒸腾，从地上到天上弥漫着一片慷慨的酒气，天都为之摇晃了。我们迎着爱情和欲望走去。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阳光之外，亲吻之外，原野的香气之外，一切对我们来说都微不足道。对于我，我不想一个人独自来到这里。我经常和我喜欢的那些人一起来，我在他们脸上看到了明媚的微笑，那是充满爱愉的脸呈现出的微笑。这里，我把秩序和节制留给别人去说。这是自然的大放纵，这是大海的大放纵，我整个儿地被抓住了。在这废墟与春天的结合中，废墟又变成了石头，失去了人强加于它的光滑，重新回到自然之中。为了这些回头浪子，自然毫不吝惜鲜花。在广场的石板中间，天芥菜长出了它那白色的圆脑袋，红色的天竺葵把它的血撒在昔日的房屋、庙宇和公共广场上。如同许多的知识将一些人引向上帝，许多的岁月将废墟又带回母亲的家园。今天，它们的过去终于离去，什么也不能使他们与这种深厚的力量分开，这力量把它们引向尘世间的事物的中心。

多少时间在碾碎苦艾，抚摸废墟，试图让我的呼吸与世界骚动的叹息在相配合之中过去了！我深深地沉入原野的气味和催入睡的昆虫合唱之中，对着这充满着热的天空那不堪承受的雄伟睁开了双眼。成为自己，找到深藏的能力，这并不那么容易。然而，望着舍努阿山那结实的脊梁，我的心平静了，洋溢着一种奇异的信心。我学会了呼吸，我融合了我自己，我完成了我自己。我攀登过一座又一座山丘，每一座都给了我奖赏，如同

那座庙宇，其圆柱度量着太阳的行程，人们从那里可以看见整个村庄，它的白色、粉红色的墙，它的绿色的阳台。也如同东山上那座大教堂，它还保留着墙，其周围很大范围内摆着出土的石棺，大部分刚刚被发掘出来。它们曾经收容过死者，现在则长出了鼠尾草和野萝卜。圣萨尔萨教堂是基督教的教堂，然而每一次从窗洞望出去，我们看见的都是世界的旋律：长满松柏的山丘，或是滚动着一群二十米长的白犬的大海。背伏着圣萨尔萨教堂的山丘顶部平坦，风通过柱廊吹得更为畅快。在早晨的太阳下，空中摇荡着一种巨大的幸福。

需要神话的人们是很可怜的。在这里，神祇充当着岁月流逝的河床或参照物。我描绘，然后我说："这是红色，这是蓝色，这是绿色。这是大海，这是高山，这是鲜花。"我无须提到狄俄倪索斯[①]就可以说我喜欢把鼻子紧贴着乳香黄连木的花球。我还可以无拘无束地想到那首献给得墨忒耳[②]的古老颂歌："世上活着的人中看见这些事情的人是幸福的。"看见，而且在世上看见，这教训怎能忘记？对于厄琉西斯[③]的神秘，只需沉思就够了。就在这里，我知道我接近世界永远是不够的。我应该精赤条条，然后带着大地之精华的香气投入大海，在后者之中洗刷前者的精华，在我的皮肤上牢牢地系上一条纽带，为了这纽带，大地和大海嘴对嘴地呼吸了那么久。进入水中，先是一阵寒战，然后是一种又凉又浑的胶上升，然后是两耳嗡嗡作响，流鼻涕，嘴里发苦——这是游泳，两臂出了海像添了一层水，再在太阳底下晒，每一块肌肉都在扭曲中磨炼；水在我身上流，我的腿在一片骚动中占有了波浪——天际消失了。上了岸，跌进沙滩，委身于世界，重新回到我的血肉的重力之中，太阳晒得我昏头昏脑，我渐渐看见胳膊上水流了下去，干了的皮肤露出金黄色的汗毛和沙砾。

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爱情。抱紧一个女人的躯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刚才，当我想扑向一丛苦艾，让它的芬芳进入我的身体时，我应该不顾一切偏见地意识到，我正在完成一桩真理，这既是太阳的真理，也是我的死亡的真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在这里玩耍

---

① 希腊神话中的酒神。
② 希腊神话中丰产和农业女神，司谷物成熟。
③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的，正是我的生命，这生命散发着火热的石头的气味，充满了大海和刚刚开始鸣叫的蝉的叹息。微风是清凉的，天空是蔚蓝的。我无保留地爱这生命，愿意自由地谈论它，因为它使我对我作为人的处境感到骄傲。然而，人们常常对我说：没有什么可骄傲的。不，确有可以骄傲的东西：这阳光，这大海，我的洋溢着青春的心，我的满是盐味儿的身体，还有那温情和光荣在黄色和蓝色中相会的广阔的背景。我必须运用我的力量和才能来获取的正是这一切。这里的一切都使我完整无损，我什么也不抛弃，我任何假面也不戴，我只需耐心地学习那困难的生活本领，这抵得上所有那些生活艺术。

快到中午了，我们穿过废墟回到港口边上的一家小咖啡馆。阳光和色彩的铙钹在我们的脑袋里轰响，好凉快啊，那阴影憧憧的大厅，那绿色的、冰镇的大杯薄荷茶！外面，是大海和飞扬着滚烫的尘土的公路。我坐在桌前，试图在闪动睫毛间捉住热得发白的天空那炫目的五颜六色。我们的脸上满是汗水，轻薄的衣裳下面的身体却是凉爽的。我们都炫耀着与世界进行了一天的婚宴所感到的幸福的疲倦。

这咖啡馆里吃得不好，然而有大量的水果，尤其是桃子。我们一口咬下去，果汁顺着腮往下流。当我的牙咬住了桃子的时候，我听见了我的血汩汩地涌上耳朵，我全神贯注地看着。海上，是中午的无边的寂静。任何美的东西都为自己的美感到骄傲，今天的世界让它的骄傲在各个方面流露出来。在它面前，我为什么要否认生之快乐呢，如果我知道不能把一切都包容在生之快乐中？幸福并没有什么可以让人感到羞耻的。然而今日蠢人为王，我把那些怯于享受的人称为蠢人。关于骄傲，人们对我们说了那么多：你们知道，骄傲是撒旦的罪孽。他们喊道：小心，你们会迷路的。会失去你们的力量的。事实上，我是从此才知道某种骄傲的……其它时候，我总是禁不住要求整个世界都在设法给予我的这种生之骄傲。在蒂巴萨，我看到的和我相信的完全一致，我绝不固执地否认我的手能触摸、我的唇能够亲吻的东西。我没有感到需要将其制成一件艺术品，但我感到需要讲一讲，这是不一样的。在我看来，蒂巴萨就像那些人物，人们描绘他们是为了间接地表明一种对于世界的看法。它像他们一样地作证，并且是强有力地作证。它今天成了我的人物，在抚爱它描绘它的时候，我的陶醉好像变得无穷无尽了。有生活的时间，也有为生活作证的时间。同时也有创

造的时间，这就不那么自然了。对我来说，用我全部的身体生活，用我全部的心作证，这就足够了。首先是体验蒂巴萨，然后自然会有作证和艺术品。这里有一种自由。

二

我在蒂巴萨的停留从未超过一天。看风景不可看得过久，时间长了就会觉得看够了。高山、天空、大海，就像人的面孔，有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芜，有时则是一片辉煌，这取决于是盯着看还是一眼就看见。所以，任何面孔，要想富于内涵，都必须历经某种更新。人们常常抱怨很快就感到厌倦，而这时恰恰应该赞赏世界，因为曾经被遗忘过而显得常见常新。

傍晚，我进入位于国家公路旁的公园，那里花木井然，更见秩序。我走出混乱的芳香和阳光，在因夜晚而凉爽的空气中，精神平静下来，松弛的躯体品味着因爱情得到满足而产生的内心寂静。我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我看着田野渐渐地变圆。我心满意足。头上，一株石榴树垂下花蕾，还没有张开，满布着棱纹，仿佛一只只握起的小拳头，其中包容着春天的一切希望。身后是一丛丛迷迭香，我只闻见了一阵酒香。山丘嵌在树间，再远些，大海如带，上面是一角天空，仿佛抛锚的帆船，安详而温柔。我的心中涌起一种奇特的快乐，就是那种产生于良心安宁的快乐。演员都体验过一种感情，那是当他们意识到演好了一个角色的时候，更确切地说，他们使自己的姿态和所演人物的姿态互相吻合，以某种方式进入一种事先谋划好的意图之中，而且又一下子使之与自己的心一起跳动。我感觉到的正是这个：我演好了我的角色。我做了人应该做的事，虽然一整天都感到快乐这件事并不是一桩非凡的成功，但却是一种处境的充满了感情的完成，在某些场合中，这使得幸福成为我们的一种义务。于是，我们又感到了孤独，然而是在满足之中。

三

现在，树上站满了鸟雀。大地缓缓地叹息着，渐渐遁入黑暗。很快，

黑夜将随同第一批星辰降临在世界的舞台上。白天的明亮的神祇们将返回每日一次的死亡之中。但又会有别的神祇出现。他们的脸色阴暗、憔悴，一定是出生于大地的心脏之中。

至少是现在，一阵阵波浪穿过颤动着金色花粉的空间扑到我的脚下，在沙滩上散开。大海、原野、寂静、土地的芬芳，我周身充满着香气四溢的生命，我咬住了世界的这枚金色的果子，心潮澎湃，感到它那甜而浓的汁液顺着嘴唇流淌。不，我不算什么，世界也不算什么，重要的仅仅是使我们之间产生爱情的那种和谐与寂静。我不想只为我一个人要求这爱情，我知道并且骄傲地与整个人类来分享，这人类生自太阳，生自大海，活跃而有味儿，它从纯朴中汲取伟大，它站在海滩上，向它的天空那明亮的微笑送去会心的微笑。

（郭宏安　译）

西西弗的神话（节选）

如果西西弗下山推石在某些天里是痛苦地进行着的，那么这个工作也可以在欢乐中进行。这并不是言过其实。我还想象西西弗又回头走向他的巨石，痛苦又重新开始。当对大地想象过于着重于回忆，当对幸福的憧憬过于急切，那痛苦就在人的心灵深处升起：这就是巨石的胜利，这就是巨石本身。巨大的悲痛是难以承担的重负。这就是我们的客西马尼[①]之夜。但是，雄辩的真理一旦被认识就会衰竭。因此，俄狄浦斯不知不觉首先屈从命运。而一旦他明白了一切，他的悲剧就开始了。与此同时，两眼失明而又丧失希望的俄狄浦斯认识到，他与世界之间的唯一联系就是一个年轻姑娘鲜润的手。他于是毫无顾忌地发出这样震撼人心的声音："尽管我历尽艰难困苦，但我年逾不惑，我的灵魂深邃伟大，因而我认为我是幸福的。"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基里洛夫都提出了荒谬

① 客西马尼：福音书中所说的耶稣被犹大出卖而遭大祭司抓捕前所在的地方，位于橄榄山下。耶稣在此作最后的祷告，而门徒们都在沉睡。

胜利的法则。先贤的智慧与现代英雄主义汇合了。

人们要发现荒谬，就不能不想到要写某种有关幸福的教材。“哎，什么！就凭这些如此狭窄的道路……？”但是，世界只有一个。幸福与荒谬是同一大地的两个产儿。若说幸福一定是从荒谬的发现中产生的，那可能是错误的，因为荒谬的感情还很可能产生于幸福。“我认为我是幸福的”，俄狄浦斯说，而这种说法是神圣的。它回响在人的疯狂而又有限的世界之中。它告诫人们一切都还没有也从没有被穷尽过。它把一个上帝从世界中驱逐出去，这个上帝是怀着不满足的心理以及对无效痛苦的偏好而进入人间的。它还把命运改造成为一件应该在人们之中得到安排的人的事情。

西西弗无声的全部快乐就在于此。他的命运是属于他的。他的岩石是他的事情。同样，当荒谬的人深思他的痛苦时，他就使一切偶像哑然失声。在这突然重又沉默的世界中，大地升起千万个美妙细小的声音。无意识的、秘密的召唤，一切面貌提出的要求，这些都是胜利必不可少的对立面和应付的代价。不存在无阴影的太阳，而且必须认识黑夜。荒谬的人说“是”，但他的努力永不停息。如果有一种个人的命运，就不会有更高的命运，或至少可以说，只有一种被人看做是宿命的和应受到蔑视的命运。此外，荒谬的人知道，他是自己生活的主人。在这微妙的时刻，人回归到自己的生活之中，西西弗回身走向巨石，他静观这一系列没有关联而又变成他自己命运的行动，他的命运是他自己创造的，是在他的记忆的注视下聚合而又马上会被他的死亡固定的命运。因此，盲人从一开始就坚信一切人的东西都源于人道主义，就像盲人渴望看见而又知道黑夜是无穷尽的一样，西西弗永远行进。而巨石仍在滚动着。

我把西西弗留在山脚下！我们总是看到他身上的重负。而西西弗告诉我们，最高的虔诚是否认诸神并且搬掉石头。他也认为自己是幸福的。这个从此没有主宰的世界对他来讲既不是荒漠，也不是沃土。这块巨石上的每一颗粒，这黑黝黝的高山上的每一颗矿砂唯有对西西弗才形成一个世界。他爬上山顶所要进行的斗争本身就足以使一个人心里感到充实。应该认为，西西弗是幸福的。

（杜小真　译）

1958年获奖作家

[苏联]鲍利斯·列奥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

Борис Леонидович Пастернак（1890—1960）

梦中之爱[①]

与自己的梦境不同，我在一个幸福、透明、无边的梦中见到了你。与我寻常的梦境不同，这个梦年轻、平静，毫不困难地转化为梦醒。这几日均是如此。这对我与你均是幸福的一日。我梦见城里的夏初，一家明亮的、不坏的、没有臭虫和摆设的旅馆，或许，类似我曾在其中工作过的一个私宅。那儿，在楼下，恰好有那样的长廊。人们告诉我，有人会对我提问的。我觉得这是你，带着这一感觉，我轻松地沿着光影摇曳的楼梯护栏奔跑，顺着楼梯飞快地跑下。果然，在那仿佛是条小路的地方，在那并非突然来临、而是带着羽翼、坚定地弥漫开来的薄雾之中，你正实实在在站立着，犹如我之奔向你。你是何人？是一个飞逝的容貌，它能在情感的转折瞬间使你手中的女人大得与人的身材不相适应，似乎这不是一个人，而是一方为所有曾在你头顶上飘浮的云朵所美化的天空。但这是你魅力的遗迹。你的美，照片上反映出的美——你在特殊场合下的美——亦即女性硕大精神的外观，在我坠入这些祥和之光和动听音响的波涛之前，已打动了你周围的人。这是你所造就的世界状态。这很难解释，但它使梦境变得幸福和无限。

这是生活中首次强烈体验到的和谐，它如此强烈，至今为止只有在痛苦时才有过我置身于一个充盈着对你之爱的世界，

① 节选自《三人书简》。标题为编者所加。

感受不到自己的笨拙和迷蒙。这是初恋的初恋，比世上的一切都更质朴。我如此爱你，似乎在生活中只想着爱，想了很久很久，久得不可思议。你绝对地美。你是梦中的茨维塔耶娃，你是墙壁、地板和天花板的存在类推中的茨维塔耶娃，亦即空气和时间的类人体中的茨维塔耶娃，你就是语言。这种语言出现在诗人终生追求而不指望听到回答的地方。你是广大爱慕者奉若神明的原野上的大诗人，你就是最高的自发人性，你不在人群中，或是不在人类的用词法（“自发性”）中，你自在而立……

（刘文飞　译）

微　笑[1]

微笑使年轻女画家的下巴圆得像一只小圆面包，她的脸颊和眼睛洒满了微笑的光芒。这时，她似是怕阳光，眯缝起那双目光无神、散乱的眼睛，就像近视者或胸部孱弱的人那样。当微笑流溢到美丽、宽阔的额头，一个韧性的笑貌便越来越频繁地摆动于圆与椭圆之间，让人想起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被微笑映得容光焕发的她，非常像吉兰达约[2]的女性肖像画的一幅。这时，便想让阳光在她的脸上沐浴。因为为了美，她永远需要这照耀，因此，便为了欢喜，她需要幸福。

（刘文飞　译）

脸　庞[3]

……我知道一张脸庞，它既刺眼又让人惊叹不已，在痛苦和快乐中它

① 选自作者致里尔克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吉兰达约（1449—1494），意大利佛罗伦萨画派画家。
③ 选自作者致里尔克的信。标题为编者所加。

都同样动人，并且它越美，你越是能在别人的美黯然失色的情况下更经常地遇见它。无论这女性是声名鹊起，还是身处逆境，她那吓人的魅力都毫无变化，她在大地上无论需要什么都远远少于大地对她的需求，因为这便是女性气质，就像完整地从创造的采石场中取来的一块粗糙的、不碎的自尊。因为，外部规律更强地决定女性的气质和性格，所以，这一女性的生活、实质、名誉、激情，均不依赖于照耀，她也不像前者那样害怕痛苦。

（刘文飞　译）



1960年获奖作家

[法国]圣-琼·佩斯

Saint-John Perse（1887—1975）

墙

这扇墙堵在面前，阻拦你梦的回旋。

可是意象发出了呼喊。

头贴着油污的安乐椅靠枕，你用舌尖舔着牙齿；你的牙龈满是汕脂和调料的气息。

于是你思念起故岛上空纯净的云层，当那绿色的黎明清晰地映入神秘的海水。

……这是流出活力的汁液，角果植物苦涩的油膏，多肉的红树呛人的渗液和荚果所含的黑成分的酸甜。

这是橘树膛中蚁穴里褐色的蜜。

这是绿果的味道，将你饮吸的黎明的空气变成酸味，还有那饱含了咸信风的气流……

快乐，直升云霄的快乐啊！纯净的天幕在闪烁，隐约的空地布满牧草，沃土上洋溢着绿莹莹的欢悦，正迎着世纪般的长昼、陶陶自喜……

（叶汝琏　译）

雨

雨呵，洗吧！洗涤那为强者筑起的石坛，那些没被人类的酒浆灌醉的人，那些没被泪与梦的趣味玷污的人，那些没有在白骨森森的军号声中将自己除名的人，在他们力量的庇护下，端坐在大桌子前，在为强者筑起的石坛上。

洗去头脑中的怀疑和步入履上的审慎，洗去怀疑和步幻界的稳重。雨啊，洗吧！洗去善人们眼里的阴翳，洗去深思熟虑者眼里的狭隘，洗去趣味高雅者的有色眼镜，洗去风度翩翩者眼里的轻狂，洗去德高望重者眼里的成见，洗去有才能者眼里的轻蔑，洗去大师的资助者眼前的鳞片，洗去正人君子和显贵们的眼翳……洗去持重谨慎者的鼠目寸光。

洗吧，洗去伟大的说情者心中的好意，洗去伟大的教育者额上的道貌岸然，洗去公众嘴边话语的污秽。雨呵，洗吧！洗净法官和官僚们的手，洗净产婆和死者裹尸布的妇人的手，洗净那些残废或盲人的精美的手，洗净那些满脑子操纵权柄的梦想者的下流的手……把它们的污浊连同那些伟大的说情者和教育者的赞许一起冲走。

洗吧，洗净那回忆的高桌上人民的历史：洗净官方的巨本年鉴，洗净教会的编年史，洗净科学院的公报。洗净圣旨和宪章，洗净第三世界的备忘录，洗净那些盟约和联合协议，和联邦的伟大行动。雨啊，洗吧，洗吧！洗净一切牛皮纸羊皮纸的文件，洗净收容院和麻风病院的墙壁的颜色，洗净旧象牙和骡子的老牙上的颜色……雨呵，洗吧，洗吧！洗净所有回忆的高桌。

雨呀！洗净人们心灵中最美妙的言词：最美的格言，最美的段落，最讲究的句子，最佳的篇章。洗吧，洗吧，洗净人们心灵中，对赞歌和哀歌的嗜好，洗净他们对田园诗和回旋诗的偏爱，洗净他们表达的伟大幸福，洗净简洁典雅文体的盐和矫揉文体的蜜，洗吧，洗吧，洗净梦想之床和知

解之褥，在没有拒绝的人的心灵中，在没有厌烦的人的心灵中，雨呵，洗吧，洗吧！洗净人的最美的赠礼……在那些具有写出伟大的理性著作的最佳才能具有者的心中冲洗。

（葛雷　译）

放　逐（节选）

这支歌的纯粹诱惑不足以题献任何河岸，不足以信赖任何书页……

其他的则抓住殿堂内祭坛的涂漆角隅：

我的光荣就在沙漠上！我的光荣就在沙漠上！……而并无错误，喔，贝瑞甘。

多么渴盼最光荣的打麦场聚集着放逐的流砂，一首来自虚无的伟大诗篇，一首产生虚无的伟大诗篇……

吹口哨吧，喔扔向世界，唱歌吧，喔水面上的贝壳！

我在深渊与浪花及沙漠的烟缕上建立基础。我躺在这蓄水池内与中空的船舶内，

而每一处平凡无益的地方，栖宿着雄浑的韵味。

“……少数的风取悦朱勒家族，少数的联盟协助祭师的伟大门第。

在那儿，沙漠有助于他们的歌，放逐的王子们走开了。

在那儿，帆高高扯紧，比弦乐器制造者的梦更柔软的残存物挪开了。

在那儿，有伟大的战争行动，驴子的牙床早已变白了。

而浑圆的大海在沙滩上卷滚它那脑壳的音响，

让世界每一件事对他枉费心机，是黄昏了，在世界的边缘，

我们在放逐的沙漠上讲述风的义勇军……”

泡沫的智慧，喔灵魂的瘟疫在盐的爆烈声与生石灰的乳液中！

来自心灵服务的一种知识对我们期限已到！……风向我们讲述它的海盗行为，风向我们讲述它的谬误！

宛若骑士，在沙漠入口处，拳头握绳，

我在最广大的斗技场窥探最华丽信号的飞扬。

而早晨以其预卜的手指引领我们到神圣的经典间。

放逐不是昨天！放逐不是昨天！……“喔！遗迹，喔前提。”

异乡人在沙漠上说，“世界每一件事对我都是新鲜的！……”

而其歌曲的诞生对他更富异乡味。

（莫渝　译）

年代纪（节选）

伟大的时代，瞧我们。高地上黄昏的清风，每一处门坎上的大海的风，为求更宽阔的溪谷，我们的前额一无遮拦……

一个矛戟朝下长期染患寒热病的通红黄昏，我们看见西天更红与粉红，像盐田中昆虫般的粉纪：伟大的艾格沙丘[①]的黄昏，伟大的星球的黄昏，我们置身于同语调一样低沉的阳光的初期隐微中。

……

伟大的时代，你骗人：木炭之路，不是灰烬之路……面庞热烫，精神激昂，我们仍然奔向何方终极那儿吗？年度无法丈量的时间，正丈量我们的生命。我们不曾同至微与至劣的打交道。神圣的纷扰至其最后旋涡，都归属我们……

伟大的时代，瞧我们正在无限之路上。鞭子挥响于所有的峡谷！高处发生非常嘹亮的呼声！而伟大的风从别处到我们的逆方向，把石头上的人类吹弯得仿佛耕地上的犁。

---

① 艾格沙丘（Erg），位于撒哈拉沙漠。

我们跟随你，黄昏的翅膀……玄武岩内与大理石内眼眸的扩张！人类的声音在大地上，人类的手在石块里，且从夜晚取出一头鹰。但是，上帝在其时序保持缄默；我们的床并未安放在空间与时间内。

……

（莫渝　译）

偕同世间温柔的人们

……偕同世间温柔的人们，偕同世间微笑的人们，在那些忧郁的路上，

随王后流亡的纹身师，大厦底层垂死猿猴的催眠者，

新婚床头套着铅盔的放射学家，

碧波中采集海绵的水手，触摸维纳斯和青铜器的痴汉，

森林里对细菌讲述往事的话音，军工厂和实验室里哼着小调的歌喉，

极地木棚边，脚蹬海狸鞋的管理员，停泊港里的守灯人，还有在午夜的日光下读报的公民。

……偕同世间温柔的人们，偕同世间不畏迷途的人们，

弹道设计师，岩石底下教堂里的魔术师，

美丽的白色大理石桌上，插头和摇手柄的操纵者。

炸药和烟火的检验员，航空法的校对员，

在镜子的长廊的尽头寻找出路的考据家，在铁蒺藜般的纽结中觅求答案的代数家；人世谬误的矫正工，像地窖里的光学家和玻璃杯磨工似的哲人，

所有属于大海深渊的人们，演奏管风琴的音乐师，快速飞行员，裹在闪亮带刺的外壳里的伟大苦行者，

夜色里，站在线路顶端凝视的人，像是受了迷惑的蜘蛛。

……偕同一群侍从者，偕同一群追随者，迎风迈开兽群的步伐，哦微笑，哦温柔。

诗人站在世纪的门口——在往来的人群中采撷，于是长风万里，吹拂一路新生的小草。

因为这是一个关于人类和再创人类的故事。

世间谁不亮开自己的嗓音？这是人类的见证……

愿诗人得到共鸣，愿诗人引导着最后的审判！

（尹锋　译）

这是人类大地阵阵强劲的风

……这是人类大地阵阵强劲的风——在我们中间翻腾着的强劲的风，向我们高唱生活的可憎，向我们高唱生活的光荣，啊，它向我们高唱，高唱在危难的顶峰。

在厄运粗蛮的笛声里，用新的方式引导我们这些新人。

这是人生旅途运动着的种种强劲的风——掀动着的强劲的力。

在普通的人群中，在顺时的人群中，它使我们超越了习惯，超越了节。

在厄运粗蛮的石块上，归还我们劫后的土地，为了新的婚礼。

汹涌的排浪也一样运动着，一天晚上，从那古老陆地的排浪中，从那古老海洋的排浪中，带走了我们，把我们这些新人托到瞬间的顶峰，一天晚上，把我们抛向那样的海岸，留下了我们，和伴随我们的土地，绿叶，剑戟——还有新生蜂儿飞旋的世界……

于是那游泳者也一样运动着，他回首觅视空中双倍的新奇，又忽然用脚测探宁静沙滩上波浪，成为记忆的运动，仍在他身上存活、蔓延——生命螺旋线上庄严的呼吸和低语，而肉体中灵魂的贪婪，常使他气喘吁吁——一个仍留在风的记忆里的人。一个贪杯似的迷恋风的人。

像雪地畅饮方休：眷恋还留在唇边，舌尖上，灵魂愤怒的燎泡像一种失常的气候，舌尖上，灵魂繁密的欲望像一枚古埃及陶币……

哦，被风暴刷新的你们，蓬勃的力量和崭新的思想将刷新生者的床，厄运的腐臭不再污染妻子的衣装。

向诸神索回你们的面容，向炉火取回你们的光亮，随着时光流逝，会听见鞘翅和贝壳的残骸上，再生事物的欢唱。

去把污腻猩红的巨刃投回炉火。让我们炼制耕作的犁耙，让我们结识为爱情开放的大地，——那在爱情下面，比树脂流淌更庄严的运动着的大地。

（尹锋　译）

在这属于召唤崇高举止的时代……

在这属于召唤崇高举止的时代和需要巨大的忍耐的夜晚，在这充满浓郁的麻醉气息和混浊精液的夏日，灯光下为摆脱最底层深渊的人们，漫步行走着，一位异常孤独的男人，穿过为盲人建造的那高级街区，那里有着遮掩的水池和禁闭的埋葬死者的凹地，那街沿着门洞和草坪和所有那些美妙的意大利式的花园弯曲伸延——

它们的主人为墓穴的气息所恐吓，在一个晚上离去了。

我走着自己的路，哦，记忆！以一个不属于任何游牧部落的自由的

人，跨着大步，在玻璃时钟的音乐声中，我前额光秃，戴着闪烁磷光的蜜蜂组成的花环，在辽阔无垠的碧绿天空下，就像是在海面上，为女巫为之算命的我的人们吹着口哨，为疑惑重重的我的人们吹着口哨，在如此众多的无形生物中，我曾依然用手在梦中敲击着。

我的狗在欧洲曾是洁白的，比我更是一位诗人。

（郭惠民　译）

飞　鸟

飞鸟，我们血族中最热爱生命的，在时光极端活它独特无双的命运。漂泊的飞鸟，太激越于日光之扩张，它乃在夜间遨游，白昼对它过于短暂。在银灰如高卢棉的月光里，它以幽灵之影宣扬夜的预言。而它夜底的呼号正是催报黎明，圣战中自刃的呼号啊！

舒展的翅翼之上：双重季节的无边均衡。飞行路线之下：大地自身的强劲弧度。变化是它的规律，暧昧是它的领属。以一气飞行联结时空，它的反常乃在于唯有纯——夏令。画家和诗人的不合时宜亦由于此：他们把季节提升到最高点，映照放光。

飞的庄严……我们血族中最贪恋生命的飞鸟，藏诸自我，孕育热情，我们血族中最激荡的热情。它的秀美正是那份燃烧，并无其他象征，单纯的生命方式罢了。鸟的存在何等轻盈，在我们视线里，它那背遮赤阳的形象，几乎白热化了。海上的人自觉正午当空，抬头向那异声——白鸥翱翔天际，如灯火前的女人素手，它举起光里透露浅红的洁白祭饼……

梦幻的弯弓翼啊，今夜你将重见我们在另一海岸！

（程抱一　译）

亲王的友谊

你呀，瘦削得胜似思想的利刃，我们当中数你鼻翼最薄。啊，多瘦削，多敏慧啊！你这穿戴格言的亲王，俨然是株裹上细带的树。

大地久旱的每个黄昏，远行的人们在休憩中，倚着几尊老大的水瓮，评论起精神方面的事体，我却从世界这一边听到人家谈论你，那片称赞可不俗薄：

“大地的灵气养育了你，最豪华的标志拥戴了你，高谈阔论着重大的命题，历次教会的分裂，你这冠戴花翎的亲王啊，如同草峰上那开着花的孤枝。（飞鸟落上树梢又飞去，任它摇晃……而你现在，亲王啊，出于谬误，好像蒙了神宠的野姑娘迎着她的生气而陶醉……）

你顺从大地阵阵的灵气，啊，冠戴花翎又披挂梦幻中的若隐若显的信号，啊！亲王，你戴上羽冠，恰似那只歌唱自己出生的飞鸟，

我说到这点，请你听着：

你是施医人，又是陪审员，更是思想之源的诱惑者！因为你那主宰人心的力量是个奇异的事物，在我们当中，你的仪态雍容华贵。

我看到了你前额上的标记，我考究了你在我们当中的影响。请在我们当中保持你的面目，要知道你出身什么家族，它绝非荏弱，而是强盛。

我还向你说出这点：你极富引力，我们当中无与伦比的人物啊，啊，还是位异端分子！这事确实：你的目光在我们身上打上了烙印；对你感到莫大的需要正教我们守候在你呼吸的地方，而且我们还未知晓胜过同你在一起的幸福……如果你兴致所向，就在我们之间保持缄默，或者你毅然独自离去，那也看你兴致所向！人们只要求你存在！（那么现在你晓得你出身于什么样的家族）……”

——我谈的恰是这位国王，作为灯下孜求的奖赏，无荣耀的哲人的荣耀。

（叶汝琏　译）

写在门楣上

我的皮肤具有红烟叶或鲻鱼的色泽，我戴的是接骨木心帽盔蒙上白布的帽子。

我自豪的是我女儿特别美，尤其当她吩咐黑人女佣的时候；我的快乐，在于她发现手臂在黑人少妇当中格外地白皙；还有令我快乐的事是她毫不觉得有失体面：我满身污泥回到家门，络腮胡子衬出粗糙的面颊。

然后，我把鞭子、水壶和帽子递给她。

她含笑松开我汗水淋漓的脸，拉住我检验可可仁和咖啡籽而油污的双手贴近她的面庞。

她这才给我一条飒飒作响的头巾，又拿来我的羊毛罩衫；还端上清水让我漱洗消声的牙齿，我那面盆水就搁在那儿；我听见池水流进水箱。

自视一条硬汉子，他的女儿可温柔。但愿她总伫立在那白屋的台阶之上。

守望着他回家。

松开紧夹着他的马儿的双膝，他将把那场使他面部皮肤向里紧抽的热病忘却。

我还爱我那几条狗，我那匹最纯的种马的嘶鸣，还爱着在笔直的小路的尽头，我的猫由长尾猴陪同打屋里走出来……

一切事件都够满意而无需去羡慕那些帆船的风帆，在马口铁皮屋顶平齐的地方，我正好瞥见在天穹似的海上徐行的朵朵白帆。

（叶汝琏　译）

海　标[1]

1

而你们，大海，在更广漠的梦境中朗读，你们会在黄昏时，公立纪念碑与铜制葡萄藤饰的城市讲坛舍弃我们吗?

更为壮盛，啊，人群，我们的观众在不曾式微的时代斜坡上：大海，浩渺而碧绿如人类东方的晨曦；大海，在庆典中的程序俨然岩石的颂诗：就像我们边疆地区的祭典前夕与祭日，高地人类的喃喃与祭日——大海本身就是我们的不眠夜，如同一则上帝的敕谕……

玫瑰的送葬气息不再浸漫墓茔的栏栅；棕榈树具有生机的时刻不再使异乡人的心灵缄默……苦涩吗? 我们具有生机的双唇曾否如此?

我见过伟大的节日事物朝海上的火光微笑：我们梦境中庆典的大海，宛如绿草的复活节，宛如我们正在庆祝的祭日。

整个大海在白云的饲鹰场下，局限于疆界内庆祝，宛如免税之域，宛如世袭之地，宛如以野草做赌注的穷乡僻壤……

啊，微风，淹没我的诞生吧！而我的嗜好溺毙于比瞳孔更大的溪谷！……南方的标枪颤抖于喜悦之门前。虚空的鼓声臣服于光之笛音。海洋的每一部分，以其重量倾轧枯死的玫瑰。

于岱塔克[2]昂首的我们的钙土台地上!

2

“……我会让你哭泣，我们之间有太多的感激。”

---

① Amer，指所有非常明显而固定的物体，像高塔、磨坊、浮标（浮筒）等，放在海岸或海面上，作为航海者的标志。

② 岱塔克（Tètrarque），古罗马四分之一领地统辖者之称。

“由于感激才哭泣，并非由于痛苦，”最美妙歌曲的歌手说；
“由于心灵的纯粹感动，我却不知其来源，
仿佛比微风早先到来的海上单纯顷刻……”

如此海上人类说话，海上人类谈话。
如此赞美，赞美爱情与大海的愿望，
而四面八方地朝向大海，流动依旧是快乐之泉。

“这是我要说的故事，这是你会听的故事。”
“这是我要说的故事，仿佛它应该被说出来，
这样感激的将之说出，你必会因此欢乐起来。”
“必定如此，你想听的故事，凌驾死亡的无忧虑中，
这么一则故事，在它的逼真，在无记忆的人类心灵。”
“让它成为我们的新嗜好，如同河洲的微风看得到陆地的灯光。”

“而那些要听的人们，坐在忧愁的大树下，
有少数人没有站起来，他们跟我们一样没有站起，没有走开，微笑，
在幼嫩凤尾草与枯萎卷叶的舒展中。”

3

诗用来伴奏海之荣耀的吟诵过程。
诗用来协助海之周围的进行曲。
仿佛祭坛周围的动静与合唱时回旋曲的引力。

这是一支不曾唱过的海歌，是大海为我们而唱的歌：
大海，引导我们，直到尽情呼吸与结束发展，
大海，是我们，引导海水丝状的声音，与全世界有侥幸获得的伟大凉爽。
诗用来缓和航海旅途中守夜的兴奋。诗用来使我们的守夜在大海欢悦

时，更为痛快。

这是梦过的海上梦幻，是大海为我们而梦的：

大海，摇晃我们，直到它那深渊的荆棘丛；大海，是我们，摇晃它那伟大的光之时刻，及伟大的黑暗痕迹——

所有的放肆，所有的诞生，所有的悔悟，大海！大海！都在大海的汹涌，泡沫的汇聚里及其乳液的天赋智慧里，啊！在母音的神圣兴奋里——那群圣女！——那群圣女！——

大海本身所有泡沫，俨然持花的女巫，静坐铁椅上……

4

那么赞美，啊，大海，你被无怨的颂扬包围。

那么邀宴。你是不表功绩的主人。

而大海本身不成问题，但是它的权势在人类内心：

就像呈给君王的请愿中，夹放象牙或碧玉是好的。

当着领主的面与侍臣的颂扬。

我，以无卑的躬身倾向你的荣耀，竭尽躯体的敬意与平衡。

而欢乐的烟缕将熏黑虔诚的头部，而甜言蜜语的喜悦将引发会心的感激……

你受到如此礼遇的欢迎，啊大海，使得大伙如同内心的消遣一样永远追忆着。

5

……然而我品赏这首诗已有如此长时间了，整个这项关联，远远地，以海面的伟大光辉、糅合我的白日诺言——仿佛森林的边缘，介于黑漆的树叶，出乎意外的天蓝色海岸线与宝石天空：鲜明的鳞片，在渔网间，被钩住鱼鳃的一条大鱼！

在我的神秘诺言中，谁令我吃惊呢？矜持着微笑与殷勤，讲跟我同血缘侨民的话——也许在“公园”的角落，或正好在“总理衙门”的金质栏杆；也许在我说话当儿，侧影遮挡面孔，视线望向远方，有只鸟在港务局长的屋顶上吟唱它的颂诗。

因为我品尝这首诗有如此长时间了，我这么对它好感是为了保持一份嗜好：仿佛石蚕的乳液，我全然被这首伟大诗篇侵袭、包围、吓坏了；当它泛滥时，我驯服了，仿佛在午夜的摸索，当大海的脉搏轻轻地拉扯我们的绳索与船缆，梦中的大水缓缓升高。

而它如何靠近我们去激发那首诗的精神，有说明的必要。然而那不足以觅得快乐吗？天啊！多么的好！在它未离我们之前，让我留神些……孩子，去看看，在街头拐角处，看看穿着炉火女神[①]似衣服的美丽的天上访客，仿佛哈雷[②]的儿女们，加入象牙饵的夜晚，急于回到椭圆形的轨道。

远离妻子的贵贱结婚[③]，这结合，秘密的！……啊，大海，婚礼之歌将为你歌唱：“我的最后之歌！我的最后之歌！那将是大海的男人……”假若不是这首歌，我问你，如何证明大海的恩典——没有石碑没有廊庑，也没有柱廊的大海；环形台阶上没有达官显要的纪念碑的大海，也没有成列的驮兽，其翅膀似的鞍具垂直于交通干线上吗？

我，我逮到写作的机会，我深感荣耀于这项写作。仿佛一个人在立过誓的伟大作品开始，他就献身叙述本文与注解；被捐赠协会盘问时，他唯有这项天赋。没有人知道他如何着手创作；在某区内，他们会告诉你，是屠夫或铸工——人民暴乱的时期——介于熄灯信号的钟声与部队黎明时鼓声之间……

已经破晓了，新生而讲礼仪的大海在飞檐上对他微笑。如同一位异乡女自赏于她的文章……因为他品赏这首诗已有如此长时间了，拥有如此的天赋……在如此柔和的黄昏，表明他的嗜好：如此耐心的让步，而这微笑

---

① 炉火女神（Vestale），罗马女灶神。

② 哈雷（Halley），彗星名，为英国天文学家哈雷（Edmund Halley，1650—1742）于1682年发现。

③ 贵贱结婚（Morgaoatique），指贵族与平民的秘密结婚。

也促使我们与它结合…… “我的最后之歌！我的最后之歌！……而他将是大海的男人……”

6

而这就是在戏剧的石级上走向我们的大海：

连同君王，摄政王，穿着盛装与甲胄的使者，瞎眼的大牌演员与被桎梏的先知，在木屐上跺脚的女魔术师，布满黑色血块的嘴，以及走在赞美歌的耕地中贞女的贡品，连同牧童，海盗，幼王的保姆，遭放逐的老流浪汉与悲歌的公主，显赫骨灰下绝顶孤寂的寡妇，伟大的王位篡夺者与远方殖民地的奠基人，受俸教士与商贾，产锡省份的伟大受让人与骑在稻田牛背上遨游的伟大圣贤，连同人与妖的所有契约，啊！不朽寓言的所有衍生，结合成群的奴隶与农奴，诸神的高大私生子，种马的大女儿——匆匆站在历史桥孔的人群，成群走向竞技场，在黄昏的初袭凛冽与海藻味里，迈向作者与面具上涂有一张嘴的诵诗。

因此，大海在它伟大的时代与伟大的波涛起伏中走向我们——整个大海，夹其海的屈辱，以单一部分及单一侧面走向我们！

仿佛新奇语言的一群人走向我们，仿佛新奇措辞的一种语言走向我们，通往它的青铜桌子的最高命令。

藉着幽默的伟大掀起与语言的伟大膨胀，藉着意象的伟大浮雕与鲜明阴影的斜坡，奔至定期精美风格的巨大辉煌，如此，置身于其鳞片与闪电的伟大火光中，就像侧身一群勇者的中间。

大海运动着，在其无定踪的伟大肌肤的滑顺中行进，黏性的大海在胸膜的滑顺上，以高潮汹涌的海水全然地在其黑蟒般的环节上走向我们，

非常伟大的事物迈向黄昏，迈向神圣的逾越……

日落时分了，被内脏壅塞的黄昏初袭凛冽中，在镂刻金字的庙宇上，在被光销蚀的古老铁片围成的圆形竞技场内，神圣的幽灵从介于岩缝间巨大植物猝然生动的鸱鸮巢窝中醒来。

仿佛我们奔赴约好的梦境，位于承载祭品与角兽的红土高度斜坡上，

仿佛我们踩在用葡萄藤与香料装饰，正面如同缀着流苏与丝带的公羊祭品的红土上，我们看到我们梦境的另一面在远方升起：水平线上的神圣事物，大海，陌生的，在那儿，守望着异域的不眠夜——无法相容的、怪异的，与永远不能匹配的异域——无足踪的大海跌入迷惑的陷阱。

高举我们的臂弯，以支持我们的“啊……”，我们在人类的局限中发出属于人类的这声呼喊；在我们的脸上具有祭品的巨大负荷：整个我们祈望的熏黑大海如同装着黑色胆汁的木桶，如同由主祭摆放庭院内装着肠肚与宰杀物的大水桶！

我们有，我们有……啊！再说一遍，果真如此？……我们有——那是如此辉煌的胆汁与黑酒！——高过我们的脸，高过我们的灵魂的大海；在它那高过我们的灵魂无以为名的放纵里，整个它那天空之鼓上的粗皮，仿佛废弃的伟大土墙，在四根木柱上，伸展！一张水牛皮交错挂着。

……更高，已经更高了，我们是否看到高过我们意识的大海，在符号消隐中被遗忘洗刷的脸，以浮雕与谷粒解放我们的石块吗？——更高，更远，大海更高更远……一切数字明朗而单纯，闪亮的柔和书页没有镀银之物作为夜晚的背景吗？

啊！多么伟大的光之树在此取得牛奶之泉！……我们不曾喂养过那种牛奶！我们不曾名列那种地位！懔于她们的肌肤，亡者之女曾是我们暂时伴侣……梦境，啊，突出于你那人类与不朽之梦的梦境！……“啊！让文曲星靠过来，我为他口述……”

负责庆典与游戏的程序的大祭司[①]，他不曾梦见同样空间与闲暇的梦吗？天啊！在我们体内，丝毫没有那种冲动的生存欲望来认定我们吗？……不要闭上你的眼睑。除非你攫住那样公平的瞬间！“啊！让别人靠过来，我为他口述……”

穹苍转换成海鸥般的蓝色，已经恢复我们的面目，攻陷的海湾上，我们那些无数的许愿灯迷乱起来——仿佛为了提高人类的视境，把朱砂投入火焰中。

---

① 大祭司（Asia rqiue），古罗马每年选任的大祭司。

因为你会回到我们，存在！随着黄昏的第一阵风，在你的本质里在你的肉体里在你的海的重量里，啊，泥土！在你那牛棚与纪念碑的石头颜色中，啊，大海！在已诞生的人类与他们的橡树国度之间，你，力量与耕犁的大海，散发磷质与女性子宫香气的大海，在诱拐的伟大鞭子挥扬声中！紧握住心灵最美丽行动的灯火的大海！……（野蛮人进入宫廷驻足片刻，与农奴的女儿结合，是否使她们因为血液的高度激动而自觉身份提高呢？）

“欢乐，引导我走在整个大海的旅程上；每一阵短暂的清醒的微风吹拂，仿佛穿上双翼衣饰的鸟儿……我前往，我前往双翼之路，那儿忧伤的只不过是羽翼而已……美丽的故乡再次征服，打从童年就不再看见美丽的王土，而它的防御编入我的歌中。命令，哦笛手，行动，依旧是只把喜悦之剑放在我们双手的爱情感激！……”

而你们，哦，诸圣，你们究竟是谁？哦，诸圣，以便谴责我们！倘若海的命运在它的季节内，依旧哺育一首超乎理性的伟大诗篇，你们拒绝我靠近吗？我的封土大地，让我进入，我！无愧于我的喜悦……“啊！让文曲星靠过来，我为他口述……”那么，源自人类，谁无罪站在我的喜悦之旁呢？

——就是那些与生俱来，凌驾知识，拥有他们的观念的人。

（莫渝　译）

1961年获奖作家

[南斯拉夫] **伊沃·安德里奇**

Ivo Andric（1892—1975）

时间，我最无法捉摸

时间，我最无法捉摸。理解时间，利用时间，感觉时间，所有这些都是我天天遇到的难解的谜。无论白天或夜晚，梦中或醒着，我觉得时间就像水和火等自然力一样，时而温驯、善良，时而恶毒、可怕。我会由于缺了它而感到窒息，我会感到它在焚烧和毁灭我。我也会在时间中浮动、游走。轻松自如，像个超人一样。我任何时间都明白，那只是个令人折磨的幻影，只是我们自身的一个脉动值而已。要不，就根本谈不上它的存在。在第一次脉动之前和最后一次脉动之后，我们那永恒的虚无在无极中延伸。难以衡量，难以阐解，难以领悟也难以表述，但却存在于我们每一个思想，每一声叹息，每个吐出的字眼，每一滴咽下的水和每一块吞下的面包之中。

（薛菲　译）

抱怨生活吗？

抱怨生活吗？那又是为了什么呢？即便不久前我们还那么迫不及待地收下它所给予我们的一切，但当它变得不再那么轻松愉快的时候就立刻抱怨它，看来是不公平也是没有道理的。这意味着我们破坏了我们自己参与并承认的那个游戏的规则。既然我们如此兴高采烈地领受了它轻松、光明的前一半，那么，此刻我们唯一的态度是：拿出我们的勇气、耐心和气度去经受和度过那沉重和阴暗的后一半。（薛菲　译）

我们的愿望

我们的愿望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真实。摆脱杂乱的语言，纵横的图像，达到赤裸裸的简单的真实，哪怕是致命的真实。经历了形形色色的事件之后，通过沉默，黑暗中躺在硬板床上，不看见，不呼吸，不生活，但意识的最后一闪却攫住了真实——这唯一美好的事物。

像捏灭冒烟的油灯那样，让叙述和想象都熄灭掉，光明便出现了。

（薛菲　译）

无名旋律

风声，人声，水声和树叶的簌簌声，这人间万籁透过向沉沉黑夜洞开的窗户传入我耳中。正如无比珍贵的生命之声，它丰富、生动、明朗，这无名的旋律。

我，一似远征途中涉过溪流，早已超越了我自己，让以太阳的运转来

计算的时间停下，我倾听大地，人类及其周围的一切奏出的无名旋律。

我悄悄地越过生的界限，丝毫不想回归自己；我如同干枯的树木、冰冷的金属转化成声音，为人类的虚弱和强大效力；在无梦、无光的黑夜的终点，清晰、无误，把无名的旋律交给人类大地。

（薛菲　译）

萨拉热窝的手艺人

瞧这个萨拉热窝的手艺人，他正对一只铜盘施展魔法。在他那交叉的两腿之间有个小小的铁砧。他的眼和手，甚至他的呼吸同细碎的锤的敲打配合得那么协调一致。在这里，人和自己的创造已融成了一个整体。

傍晚，他们背起工具箱，越过山坡返回家去。思念和忧虑已累了他们一天；此刻，他们内心平静，满怀自尊，陶醉于精神上的自我平衡。

（薛菲　译）

再没有什么……

再没有什么比古代的箴言和诗句中人类的智慧更美好、更深刻、更不可企及的了。它是我们意识激荡的幻影；只要我们不违背它的教导，我们就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也不会理解它；但一旦违背了它的教导，它马上就会站出来，和我们一起痛悼因我们的愚蠢而永远失去的一切。

（薛菲　译）

我 想

我想，世界上再没有任何地方，会见到像巴黎车站上所出现的那种热烈拥抱和痛苦告别的场面。请看那一对对年轻的恋人：他们以罕见的无所顾忌和坦然的神色面对面站着，彼此呼出的气息交融在一起，相互抚摸着对方的额头、眼睛和脸颊，没有一丝一毫的害臊和做作。人们满怀敬意地看着他们，侧身从他们身边轻轻走过，而对那半张着嘴巴，红肿着眼睑站在月台上无力地挥手的女人投以无比同情的一瞥。

（薛菲　译）

多瑙河上

多瑙河上，夜空一片明净。云彩的移动和形态，说明高空的风力要强得多。

地面微风轻拂，阵阵吹到了人们身上。

在这样的夜晚，战栗、喜悦和激情都没有睡去，全失去了睡意，让一种不明来路也不知去向的剧烈运动所左右。也许，在这样的时刻人会老得更快，死得更早。而我觉得在自己的灵魂深处，我那世俗的事业以一种非人间的轻松成熟起来，既无名目，也无形态，如大海一样，只容你猜测或想象。

（薛菲　译）

大自然倦了

十二月最后的日子。我回到了那已告别了明媚的九月之晨的海边。周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阴暗的云层取代了湛蓝的天空，一切都湿漉漉的，似乎在腐朽，花儿半死不活，像假的一样；青草虽还没有发黄，但已失去了它们原有的温馨，再不像夏天那样，使人看了觉得陌生。

大自然倦了，俯首沉浸于美好冬日的梦境之中，为未来的复苏积蓄着力量。

（薛菲　译）

我在孩提时代……

我在孩提时代所见到的一切：人、事物和地方，从来也无法满足我对美和善的憧憬。我常常以另外的更为美好更为完善的形式去想象我周围的一切，相信它是实实在在的，不过那是在远处一个什么地方罢了。这样，我便产生了一个愿望，到远方去亲眼看看那更为美好和完善的生活，于是，我便出发了。

（薛菲　译）

好久以前

好久以前，我读过一篇童话。

从前有位公主，该她当女王的时候，她却把王位让给别人，自己化妆成一个农妇，出发去寻找她那不幸失踪的朋友。她遇到一个老人认出了她

是公主，对她变得如此穷困可怜不胜惊讶。公主对她说:

“老妈妈，我并不像你想象的那么孤单，我有好多旅伴，那就是忧虑、怜悯和悲哀。”

我读这篇童话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可至今我还不时碰上一些男女，他们的表情常常使我想起它。

（薛菲　译）

我们最难以忍受的

我们最难以忍受的是某些人的顽固不化和刚愎自用。尤其是那些已被自己顽固不化的生性所紧紧奴役而无法自拔的人。我们忍受人类性格卑下所造成的痛苦，加深了我们眼看这种奴性的存在所感到的惋惜，也加深了为这个世界上存在这些人而感到的悲哀。

在人的身上所存在的各种缺陷、弱点和恶疾之中，数顽固不化和刚愎自用最近畜类的愚蠢和盲目了。

（薛菲　译）

疲　惫

疲惫，极度的疲惫，甚至连出去散步的力气和兴致都没有。我不工作。很少看书。即便看书也几乎引不起有益于创作的激情。

可是我并不感到烦恼，也没有我在无所事事的日子里不时产生的那种负疚感。我没有什么可以责备自己的，因为我知道，产生这种疲惫的原因是我想尽可能多地发现和了解一些事物，尽可能好地用某种方式，以某种

名义把这一切表达出来。

因此，我的疲惫和我已经做的及将要做的工作是一个整体，是我劳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薛菲　译）

有些人……

有些人往往会显得活得太久了，超过需要，超过了生活应有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无论以什么代价过度地延长寿命并非都属有益。应该延长的是一个人的青春，至少应该是盛年期所拥有的那股活力。

（薛菲　译）

对　策

当有什么事情开始折磨你，使你难以忍受的时候，你别站着不动。那样对你没有好处；更别考虑逃跑和退缩，因为反正你躲也躲不了。为了摆脱困境，你得向前走，走到底，只要不碰壁，就一直走下去。这就是对策。矫枉过正，意味着浮出水面，让自己解脱出来。

它适用于一切，无论对工作，对闲得无聊的日子，对感情生活，对精神上的烦恼都一样。

（薛菲　译）

人的衣着

人的衣着早已超越了最原始的需要，成了一个人气质的反映。它能说明穿着它的人是个什么样的人，是什么性格，什么禀赋，具有怎样的愿望和感情，甚或越过这一切，成了自我目的。

（薛菲　译）

碑

埃及，金字塔，法老们的名字、画像。我对什么也无法理解。我心里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土工、石匠，是为此投入了他们整整一生的那些最普通的工人。我只知道所有在这炎热的沙漠里憔悴、死去的那些无名无姓的人，只会给法老们和他们虚幻的光荣以及想永垂不朽的愿望以耻辱。我在无声的惊讶和痛苦中，在我心里为他们树立一块小小的碑，一块并不能持久的碑，或许，它还能活得更久一些，在这些文字里。

（薛菲　译）



1962年获奖作家

[美国]**约翰·斯坦贝克**

John Steinbeck（1902—1968）

思　乡

今天整天都有为在伦敦休假的美国军队安排的活动。能为客人做的都做到了。今天早晨有干草车[①]，有运动、舞蹈和讲演，还要游览名胜古迹。英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格外友好。各个公园里的小乐队演奏《星条旗》、《南方军歌》、《家、甜蜜的家》。能做的真是都尽力而为了。这是一个犯了最颓丧的思乡病的城市。

一个演讲人口齿清楚、简明短促地用英语说："在这个对你们很宝贵的日子里，我们再一次欢迎你们。"——台下这时却有人想起美国南方的政客，正唾沫星子乱飞，喷出热情和波旁威士忌的酒气，扯着嗓子解说旗布覆盖的讲台上那个鹰的标记，可听众却渴望吃到西瓜和土豆色拉。

集会主持人说："我们将到伦敦塔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英国文明的摇篮。"——在美国，这时是胖子赛跑，两人三足赛跑，手托着鸡蛋的大汤匙跑的女人的尖叫声，一个大炭炉里烤肉的香气。

乐队在特拉发加广场动听地演奏着一首庄严而令人起敬的

① 乘装着干草的无篷卡车巡游。

进行曲——而在康尼岛[1]，尖叫的孩子们的骚乱中，满是冰淇淋、花生和浸湿的雪茄烟头的气味，波浪（三分之一是水，三分之二是人）在柚子皮之间挤来拥去；下等夜总会音乐的叽嘎声和轰轰声。

士兵们在伦敦列队游行，他们像衣冠机器一样行进。老大的个头儿，直挺挺的，就像他们的步枪和摆动的手直挺挺的一样。在国内，这些头戴插着凋零的驼鸟毛的帽子，身穿库存军服的骑士们，昨天夜里还是屠夫、小银行的职员和出纳，可是现在他们步子七零八落，跟在一面大军旗后面蹒跚地走着，闪亮的刺刀东倒西歪地倚在肩头，这些骑士们。

好客的伦敦人拿出奶酪、水果、馅饼和葡萄酒、蛋糕、饼干和茶、果酱、酸橙和杜松子酒、苏格兰威士忌和水。还有啤酒——在国内，红肠面包的芥末从下头淌出，沾到你的衣袖上；汉堡包内夹着的生洋葱从圆面包里漏出来；爆玉米因调有黄油黏糊糊的；活动架子堆着酒劲很大的威士忌和几大桶啤酒、巧克力蛋糕和辣子蛋。不过主要是带洋葱的汉堡包，你想要什么？芥辣菜？莳萝？马乃斯？还是都要？

冷漠的姑娘舞跳得很帅，她们又漂亮又和气。她们在被服厂活儿很重，这份工作倒是使得她们衣冠楚楚，尽管唇膏难买，香水也是瓶底剩的，可她们又整洁，又漂亮，又和气。在美国，这时是汽车后座里的热吻，在晒得火烫的葡萄藤覆盖的门廊上打蚊子。小酒店里自动唱机吼叫着，低音捶击着空气。你若问什么，姑娘懂得巧言以对。这些本没有什么意思，不过合在一起就颇有风味。一切都调和在一起。

这是个犯思乡病的时候，到圣诞节会更厉害，壮观，华美、趣味都无法驱除乡愁。什么戏也比不上"奥迪翁"的同场演出的戏，什么吃的也比不上"乔斯"半夜的三明治，哪里的姑娘也比不上在"罂粟"[2]当侍者的金发马吉。

回国以后，他们会在很长时间内对伦敦感到有些厌倦，他们会记起异国的奇遇和陌生的食物。皮开迪利和萨沃伊、白塔、诺曼底酒吧，以及索霍区大街也会在谈话时挂在嘴边。他们会热情地和也曾到过那里的士兵对一对笔记。冷漠的姑娘将幻化成奇妙的浪漫经历。孤寂的一点热情被当做酒神节狂欢留在记忆里。他们将记得那些他们见过却不懂的东西——圣保

---

① 纽约的一个小岛，为游乐场地。

② "奥迪翁"、"乔斯"、"罂粟"，均为美国的戏院、咖啡馆和酒吧间。

罗教堂顶上铅灰色天空中悬着阻塞气球；滑铁卢车站，雷思教堂门口山积的沙袋；令人胆寒的警报和空中偷袭……

然而今天，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他们在思乡的迷惘里踟蹰街头，除了自己家人的音容笑貌，这一切他们都视而不见，听而未闻。

（朱雍 译）



1963年获奖作家

[希腊]乔治·塞弗里斯

George Seferis（1900—1971）

尼津斯基[1]

我注视着火炉里熊熊燃烧的煤块，这时他出现了。他手里捧着一大盒红头火柴，向我显示着，就像魔术师从邻座那个人的鼻子中拿出一个鸡蛋来似的。他划一根火柴，点燃那只盒子，让巨大的火焰把他遮蔽起来，然后站到我跟前。我还记得他那赧然的微笑和玻璃般的眼睛。大街上有只绞弦琴在反复演奏着同一支曲子。我不知怎样描写他的穿着，不过他始终叫我想起一株紫色的柏树。他的手臂渐渐从他那绷紧的身躯展开，形成一个十字。哪儿来的这么多鸟呢？好像是他把它们藏在他的两腋下似的。它们笨拙地、疯狂地、猛烈地飞着，扇打着那个小小房间的墙壁，扇打着窗玻璃，然后伏在地板上，仿佛受伤了。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脚边有一种温暖的柔毛和脉搏跳动的感觉。我凝望着他，感到浑身发热，像一股暖流在通过似的。当他最后举起手臂、合拢手掌时，他猛地一跳，似乎一只手表中的发条在我面前绷断了。他敲打天花板，使它与铜钹声相应和，然后伸出右臂，抓住灯上的电线轻轻移动，放松；接着便以周围的黑暗作陪衬，用他那八英尺高的身影描写起来。那情景弄得我头晕眼花，以致我用双手把脸捂住，并努力眨着眼想

---

① 著名的俄罗斯舞蹈家。

把黑暗排除。那时绞弦琴还在街头反复演奏着同一支曲，但忽然停顿了。一股突如其来的冷风袭击着我，我感到两腿发麻。此刻我还听到一支横笛低缓轻柔的声音，随即又是一阵沉重而有规律的敲打。我睁开双眼，又看见他踮着脚尖站在房中央一个水晶般透亮的圈子里，嘴里含一支奇异的绿色横笛，十指在笛孔上弹跳，仿佛那是几千个指头似的。如今那些鸟一只只挨次活了过来，一一站起，彼此穿插，形成一支如我张开双臂那么宽的队列，穿过那个开着的窗户进入夜雾。当最后的振翅声业已消失，只留下一点令人发闷的狩猎气味时，我决心正面看看他。但是他的脸不见了：在那个紫色的似乎没有脑袋和身子上方，他在玩着一只金色的面具，那是在迈锡尼[1]墓地上发现的那种面具，带有垂到喉头的尖尖胡子。我试着站起身来，但是在我几乎还没有开始动作之前，一种如洪水泛滥的音响，像许多罐鼓在一支葬曲中崩塌了似的，使我立地生根般呆住了。那是面具。他的脸又像我原来看见的那样出现了。那眼神，那微笑，以及这才头一次注意到的某种东西：那苍白的皮肤从两绺黑色鬈发处垂挂着，好像是这些鬓发把它别在鬓上似的。他试着要跳起来，但已丧失了原先那样的敏捷性。我想他甚至被一本偶尔掉下的书绊了一跤，结果一条腿跪下了。这一来我便能仔细地观察他。我看见他皮肤上的毛孔在渗出微小的汗珠。某种像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支配着我。我努力要弄明白为什么他的眼神会显得如此奇怪。他闭住它们，开始站起身来，但显然那是极端困难的，因为他似乎使尽了浑身力气也没能动一动。他如今即使换了另一个膝头也照样跪在那里。他那白皮肤显得这样黯淡，黄黄的如象牙一般，而那头黑发也是枯索索的，没有一点生气了。虽然我是在目击一场痛苦的挣扎，我仍然觉自己好一些了，我已经取得了某种胜利。

我还没喘过气来，便看见他挺挺地躺倒了，扎进了画在我的地毯上的一个绿色宝塔里。

（李野光　译）

---

① 希腊东南部的一个古都，曾是青铜器时代文明的中心地。

成 人

从那以后我看见了许多景致：远远延展到天边的绿色平原，人和种子，在一片有极大诱惑力的潮湿地里；悬铃木和枞树；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由于失掉了声音而变得神圣的天鹅——这景色，当我的任性伙伴，那位巡游表演者吹响那支磨损了他的嘴唇并以其凄厉音调摧毁了我计划建筑的一切如洁利科[①]地方的那支喇叭的长长的号角时，便展开了。我在一个天花板很低的房间看到一幅古画，一大群人在赞赏它。它显示着拉撒鲁[②]的升腾。我不去回想画中的基督或拉撒鲁。仅仅记得在一个角落里当某人仔细地注视着那个奇迹时他脸上表现的厌恶之情。他在努力用他那块包在头上的大布保护自己的呼吸。这位“文艺复兴”的绅士教育我不要对“基督再临”抱什么希望……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服从时便会胜利。
我们服从了并且找到了废墟。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爱时便会胜利。
我们爱了并且找到废墟。
他们告诉我们，当你委弃自己的生活时便会胜利。
我们委弃了我们的生活，并且找到了废墟。

我们找到了废墟。如今既然我们已一无所有，便只有重新发现我们的生活。我设想谁要是重新发现了生活，尽管有那么多的报纸，那么多的情感，那么多的辩论和那么多的教导，他将仍是一个像我们这样的人，不过有一个稍稍倔强些的记忆罢了。我们自己还不禁要回忆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呢。他只会记起他从自己的每一项捐献中所获得的东西。一堆火光能记住什么呢？它稍一记不住它所需要记的东西，它就熄灭；如果它记得比需要记忆的稍多一点，它也会熄灭。要是它燃烧时能教我们正确地记忆，那就好了。我快要结束了，要是有别的人能够在我结束的地方开始，那多好

---

① 巴勒斯坦的一个古城。
② 《圣经》里面一个患癞痫的乞丐，他在世间受尽了苦难，死后进入天堂。

啊！有些时候我有这样的印象，好像我已到了极限，一切都已安排好，随时可以协调地合唱。机器可以随时开始转动。我甚至想象它已经在动，活泼地，像个出乎意料新颖的东西。但是还有别的什么：一种极微小的障碍，一粒沙，愈来愈小，可是并不完全消失。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或怎么做。有时那个障碍在我看来像是乐队某个音响中的一颗泪珠。我时常想，如果他们要把我活活烧毁，那么在这个固执的时刻我是怎么也不会投降的。

谁会帮助我们呢？有一次，那时我还是一名海员，一个六月的下午，我发现自己独自在一个岛上，在阳光中，成了一个跛子。一阵宜人的来自西北的季风将缕缕情思送上我的心头；就在那时候一位穿着透明得肌肤毕现的衣服、苗条得像只瞪羚[①]的少妇，以及一个在几步之外默默地凝望着她的眼睛的男人，他们走过来，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坐下。他们讲一种我所不懂的语言。不过他们的话并不重要，而他们彼此交换的一动不动的眼色，似乎使得他们的眼睛都瞎了。我常常想起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唯一见过的、没有那种在别的地方处处见到的贪婪或者急促神态的人，那种神态把人们划分为不是狼群便是羊群。同一天在岛上一个小教堂里我再次遇到他们（这种教堂你会偶然进去并且一出来它就不复存在了）。他们彼此仍然保持同样的距离；不过后来他们靠拢和抱吻起来。那个女人成了一个模糊的形象，接着便消失了，尽管她本来就那么娇小。我暗想他们究竟知不知道自己是怎样逃脱这尘世罗网的呢……

如今是我走的时候了。我认识一株张盖在海边的松树。每到正午它为疲倦的人提供一片如我们的生命那么长的荫凉，到晚上凉风穿过松针奏起一支奇异的歌曲，犹如那些在开始再次成为血肉之躯时便废除了死亡的灵魂那样。我曾经在那棵大树底下醒着度过了一夜。天亮时我便感到那么清新，仿佛他们刚刚把我从采石场雕刻出来似的。

啊，要是一个人能够至少像那样活着就好了——不过也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1932年6月5日，伦敦

（李野光　译）

① 一种产于北非及亚洲的动物。

星期五

从那以后有过多少次，一个女人经过我的面前，她只剩下头发、眼睛以及乳房，再没有别的——美人鱼在海中游历——而清风像蔚蓝色的血液在它们之间循环流动。

（李野光　译）



1966年获奖作家

[瑞典]奈丽·L.萨克斯

Nelly Leonie Sachs（1891—1970）

我生活着……[①]

我生活着，把目前的瞬间尽我所能吸进去。我相信彻底的痛苦，相信尘土充满了灵魂，我们为此而踏上征途。我相信不可见的宇宙，我们把自己在黑暗中的所作所为写进宇宙。我感到光的能，它让石头裂开化为音乐，我受难为自己的躯体，为渴念可怕的箭镞，箭镞刺透了我们，从生到死，它触动我们去外头寻找，在风险拍击的地方。

（孟蔚彦　译）

① 选自1957年12月30日致玛吉特·阿伯纽斯的书信。



1967年获奖作家

[危地马拉]**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

Miguel Angel Asturias（1899—1974）

堂吉诃德主教

眼睛困倦、熄灭油灯、沉醉于骑士小说的人们，在美洲的冒险中美丽地醒来。在搭船去新发现的和等待征服的土地上去的许多人中，有多少人在其发热的头脑中认为自己是游侠骑士啊！其中包括毫不逊色的游侠骑士堂米格尔·德·塞万提斯。如果不来印度，他就几乎去危地马拉的恰帕斯直辖区去了。

因为塞万提斯首先是这个，是一位游侠骑士。有人正确地说，他写《堂吉诃德》是由于怀念他心中的那个神话般的和消失的骑士的、带着最迷人的现实的全部魅力在大洋彼岸的辽阔原始大地上重新出现的世界。

所以，这位失意的游侠骑士想搭乘在弥撒、眼泪和誓言中从伊比利亚海岸启航的船去新世界征服某个黄金国、某个消失在神话般的云雾中的巨人城是正确的。

骑士小说和关于美洲的未出版的鸿篇巨制对塞万提斯合上了。他带着对群岛和陆地的单纯怀念开始写《堂吉诃德》。作为最有名的绅士的化身，一位没有罗西南特[①]也没有桑乔的真正的吉哈诺，一位作为涤荡不公平的伟大斗士进行战斗的主教，在伊布埃纳斯海岸抛锚了。他就是巴尔托洛梅·德·拉

① 罗西南特，堂吉诃德出门骑的马的名字。

斯·卡萨斯教士。

不是塞万提斯，而是他的英雄人物的最悲哀最生动的化身来到了我们的土地。仿佛不是出门去曼却大地冒险的著名骑士，而这位神甫骑着罗西南特、没有桑乔只有某个要好的教堂司事陪伴下上路了。

还有比对印第安人施加的暴行更残忍的吗？还有比这些人遭受的暴政更野蛮的吗？在哪里能找到比美洲还多的不公正呢？

蹂躏、不公平、剥夺、毁灭、遍布那些领地的流离失所，都受到骑罗西南特的教士的痛击。他四处进攻那些在风车翼上炫耀着耶稣、圣母玛丽亚和使徒们的神圣名字的风车，因为在那些寺院里磨的不是精白面粉，而是对为数不多的土著极少慈悲或毫不慈悲的谷粒。而土著人的地位不是奴隶，而是连狗都不如的牲口。

那么，教会又如何呢？风车又怎样呢？拉斯·卡萨斯神甫被一片风车翼卷起来，抛向钟楼。钟楼上的钟寂静无声，只听得见傲慢不恭、骂骂咧咧的阔老爷们的抗议声。名誉受到损害，神圣的工作遭到拒绝，巴尔托洛梅教士跌了下来，没有桑乔来扶他。因为桑乔们和教堂司事们正全神贯注地数金钱和奉承主人。

我们的堂吉诃德捡起他的盾牌即他的祈祷书、他的长矛即他的念珠、他的护胸甲即他的长袍，拖着受伤的躯体、带着痛苦的心灵爬上马，又去战斗了。

比巨人还高大的巨人，永恒的巨人，既得利益，正埋伏在特别自治区、隐蔽在市政厅、躲藏在法庭大厅里或不加防护地在野蛮的士兵的行动中等待着他。他们不愿意让征服事业因为一位变化无常、不务正业的教士的极坏的思想而夭折。但是巴尔托洛梅教士没有被那些狡猾的绅士、教士和世俗的人说服，他们试图用关于与宫廷保持一致、稳定宗教、大家的利益和和平的劝导让他“改邪归正”，使他放弃那种不理智的企图，或者至少让他缓和他那种对在征服新西班牙和发现的其他土地中赢得功名的士兵的儿孙和侄子使用的粗暴生硬的语言。

他们想说服他，事情并不像他看到的那样。或者换句话对他说，他已经精神失常，并不存在对待印第安人的不公平和虐待，他们本来就是不可救药的倒霉鬼、有恶习的人，鸡奸者、喜欢纵酒狂欢、违背天性、追求满足的人。

一个并非精神失常的教士怎么会让偶像崇拜者们反对胸前挂着卡拉特拉瓦十字架的绅士们呢？如果不依靠智谋，最厉害的迷魂汤，他怎么能够让人们在皇家法庭上聆听他的蛊惑性的演说，甚至让极其冷静的君主在西班牙某个城镇亲手签署那些在他的领土上引起最强烈的骚动的命令呢？

西班牙人心中的怒火像闪电一样发射出来。在尼加拉瓜，一名主教被刀子捅死，肠子流了出来；在秘鲁，契约规定死的人发动了暴动；在墨西哥，当局要求印第安人的主教不要受人群的左右，不许他在他的主教管区骑马，把他的食品藏起来，在他吃的水里下毒。一切时代的比巨人还高大的巨人，既得利益，受到堂吉诃德的长矛的攻击，也受到绵羊的进攻，就是说受到人民、他想帮助的人们的进攻。在可怕的圣诞节和圣周之间。当局拒绝赦免在自己的土地上使用印第安人奴隶的土地主，他们便携带着密封的函件去恳求国王废除一切恶梦似的法规。得到的回答却是拒绝和告诫。还有吓人的来访者、宫廷要人，他们受过足够的教育，知道必须改善土著人的生活和工作条件。

恰帕斯的主教没有退让，没有屈服，他出席了在美洲、在墨西哥召开的最有名的教务会议，阐述了他关于挽救人类这一财富，给他们以尊严、自由和福利的学说，再次谴责了西班牙人破坏西印度的政策。与会者听着他的讲话……像听堂吉诃德讲话一样。但是他没有泄气，他回到恰帕斯，从陆路前往洪都拉斯，在那里搭船去西班牙。在去西班牙的一次旅行中，他终于重新整理了他的回忆；他没有被战胜，没有被打败，恰恰相反。他的回忆是新的战斗武器，是反对那些压迫印第安人的人的糊涂和不理解的真正发射器。他们无情地剥削印第安人，用皮鞭强迫他们干活，直到他们精疲力竭；他们抢走印第安人的女儿和妻子，霸占他们的耕地；对印第安人来说，除了进牢房没有别的星期天；除了死亡没有别的安慰。

家庭幸福的缔造者在历史上不只一次聚在一起，把那些危险的书投入烈火，就像对待把堂吉诃德的头脑搞乱的书那样。只是这一次，除了骑士小说外，还要加上这位新的游侠骑士、这位吉诃德主教所写的书。他代替塞万提斯来到恰帕斯，仿佛是上帝的安排：让《堂吉诃德》的作者以体现在巴尔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身上的他的不朽英雄的肉体的灵魂出现在那块土地上。

（朱景冬　译）

危地马拉

木轮大车慢腾腾地走着，终于来到镇上。在歇脚的地方，就是大路和街道的交汇处，看到了第一家商店。店主都是老人，患着甲状腺肿。他们见过幽灵、游魂和鬼怪。他们喜欢讲怪故事。匈牙利人[①]一来，他们就关上店门：那帮家伙抢小孩、吃马肉。跟魔鬼讲话，躲着上帝。

街道像折断的剑似的插进形如拳头的广场。广场不大，它那既高贵又古老的大门的门框使它显得更小了。豪门望族就住在这里和附近的街上。他们同主教和市长关系密切，同手艺人却没有什么来往，除非在圣地亚哥使徒们的节日里：不言而喻，那是当小姐们在主教府第向穷人分发巧克力饮料的时候。

夏天，树林淹没在黄叶子中间。原野光秃秃一片，像陈葡萄酒一样清亮。冬天，河水上涨，把桥冲垮[②]。

就像现在谁也不相信（奶奶和孙子也不信）的故事里讲的那样，这座城市是在美洲中部被埋在地下的城市上面建造的。为了把城墙的石块粘在一起，泥巴特用牛奶和成。有一部富有说服力的家族编年史证实，为了留下城市最早的痕迹，若干三十根一束的羽毛和三十小管一捆的金粉随同杂草一起埋在了地下。有人还知道它们埋在朽木里或很深的木柴堆里和冒泉水的山上。

人们相信，树木会呼吸埋在地下的城市居民呼吸的气体。所以，就形成了这种流传下来无人不晓的习俗：在树的阴影下，有心事需要排解的人能得到劝告，相爱的人儿能减轻自己的痛苦，迷路的行人能找到方向，作诗的人能得到灵感。

树木为整个城市施加了巫术。细棉布似的梦境布满了使它颤动的阴影；文身女围着草房子转来转去，大帽子在门廊里走来走去；橡胶撒旦又跳跃又滚动。夜间怪兽在低洼地里出没，抢留长辫子姑娘，在马鬃上结疙瘩。然而，在沉睡的城市里却一根睫毛也不动，在敏感的事物的肉体上什么也没有发生。

---

① 指吉卜赛人。
② 中美洲只有旱季（夏）和雨季（冬）之分。

树木的呼吸赶走了群山，山中的道路像一缕青烟在晃动。天暗了，橙子飘浮在空中，听得见最低弱的回声，一枚落叶或一只歌唱的小鸟能在沉睡的原野上激起十分深沉的回响，梦妖在灵魂中醒来。

梦妖使人看到一座很大的城市——众人心中都有的明确概念——，比位于罗斯卡·德·圣布拉斯[①]中间这座布满各色房舍的城市要大一百倍。这座城市是在被埋入地下的、像多层楼房那样摞在一起的城市上建造的。那些城市一层压一层，城市压城市，简直像一本贴在石头上的图片集——图片用西印度的金子、西班牙的羊皮和共和国纸做成；也像一只收存死亡的喷火怪的冰冷形体、矿产金子和藏在银指环里的月白色珍宝的箱子！在这座高楼似的城市里，原封不动地保存着若干古老的城市。梦中的形象顺着楼梯爬上来，不留痕迹，也不出声音。世纪从一道门到另一道门地改变着。阴影在窗口的亮光里晃动。幽灵是永恒的话语。梦妖不断编织着故事。

在帕伦克城，沐浴着阳光的、对称、牢固而简单的平台把剪影投射在年轻的天空上；在虽然是雕成却仍然有点像凿成的墙壁浮雕上，松树显示着它们那逼真的模样。两位公主在一只蜂鸟笼子周围玩耍。一位白胡子老头眼睛盯着庇护星，口里念念有词。公主们在玩耍，蜂鸟在飞舞，老人在占卜。就像故事里写的那样，蜂鸟飞舞了三天，公主们玩耍了三天。

在科班城，国王在宫殿的花园牵着他那几头有着银色皮毛的鹿散步。纳华人用珠宝装饰的羽毛插在国王的肩头。国王的胸前挂着用金线织作的使人着魔的贝壳，手腕上戴着竹手镯，手镯的光滑程度可以和最精致的象牙媲美。前额上随便地插着一根高贵的苍鹭羽毛。在具有浪漫色彩的黄昏里，国王用一根竹管吸着烟，雌性可可树的叶子飘落着。一场心雨对如此高贵的国王是足够的贡品。国王心中萌生了爱情，但是患着严重的溃疡：太阳病。

那是用旧时刻计算的旧时间。梦妖编织着故事。基里瓜那种笨重而豪华的建筑使人联想起东方的城市。热带的气氛打消着爱情的接吻那种难以形容的幸福感。香脂使人陶醉；嘴，湿润、又大又炽热。水中，蜥蜴睡在处蜥蜴身上。热带是大地的性！

---

① 指危地马拉城周围的山脉。

在基里瓜城，耳朵上戴着琥珀珍珠的女人们在寺庙门口等待着。文身使她们的胸部裸露。男人们的脸上涂着红色，鼻子上装饰着一只黑曜岩的小环。姑娘们的脸上抹着未加热的泥巴水，这是她们的美德的象征。

神甫到了，人群躲到了两边。神甫用他的金手指敲了敲寺庙门，人群伏下了身，舔着土地祝福它。神甫杀了七只白鸽祭神。姑娘们的睫毛上掠过一丝痛苦。祭神用的、形状像生命之树的刀子溅出的血，使冷漠、神圣的神仙们的头上出现了光环。一种强烈的气味从一位死亡的女王手里发出来。女王仿佛在石棺里安睡。石头火盆冒着具有野茴香的香气的烟雾。笛子奏出的乐曲使人想到上帝。太阳在绿色的森林和成熟的黄色玉米田上梳理着春天早晨的毛毛雨。

在蒂卡尔城，宫殿、寺庙和住房空无一人。三百名武士带着他们的家庭离开了它。昨天上午，在迷宫的门口，保母和光明派教徒们还在讲民间的传说。城市唱着歌，沿着街道远去了。妇女们扭动着丰满的屁股，头上顶着水罐走路。商人们在美洲狮的毛皮上数可可籽。得宠的女子们用比月亮还白的龙舌兰线串着情人们在落日时为她们雕制的晶体装饰品。使人着魔的财宝之门关闭了。看得清寺庙的火。一切都依然如故。荒凉的街头游荡着迷路的鬼影和眼睛空空的幽灵。

像开阔的大海一样喧啸的城市！

在城市的石头脚下，孩子似的居民穿着肥大的、腰里绕着神奇的腰带的衣服，从事着政治、商业和战争活动，在和平的时代确定魔法师的出现，他们将在城市和乡村传授棉布的织作、零的价值和食物的味道。

记忆爬上了通向西班牙城市的阶梯。在阶梯的上端，每隔一定的距离就在最狭窄的转弯处开几扇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的窗子和用粗糙的墙壁构成的通道。那通道就像天主教堂里通向唱经台的通道一样。通道让人看到了另一些城市。记忆是一位在模糊不清的物体上寻找道路的盲人。我们爬上一道高楼似的城市阶梯：希巴尔巴和图兰：笼罩在雾中的神秘而遥远的城市；伊希姆切：在它的城徽上，被俘获的鹰亭立在卡克奇克尔老爷们的这座上；乌塔特兰：权贵们的城市；阿蒂特兰：镶嵌在蓝色湖畔一块岩石上的瞭望楼。玉米的花朵可比不上这些王国的最后一个早晨美丽！梦妖不断编织着故事。

在征服者的第一个城市——圣地亚哥王的城市的孪生城——，一位尊

贵的妇人对丈夫躬身致意，丈夫的胆怯心情压倒了爱慕。她的微笑使伟大的长官感到痛苦，他立刻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然后动身去埃斯佩西埃里亚群岛了。这使人联想到一种古老的挂毯。三条大船并排停在沐浴着银色月光的蓝色海湾里。西博拉的七座城市建筑在一个黄金国度的云雾中。两个印第安酋长在旅行中沉睡。当高贵的妇人在精神恍惚中看见或梦见一条龙使她丈夫滚向死亡的地窖、把她淹没在一条无底的河流的黑水下时，骑兵队的回声一直回荡在宫殿的门口。

殖民地城市的脚步声。多沙的街上教士们低唱“万福玛丽亚”的声音和骑兵与长官把上帝作为见证人的声音。一个更夫裹着斗篷在睡觉。炼狱里的幽灵，在壁龛里燃烧的灯的闪光，某个卡斯蒂利亚马刺的响声，某只不祥的鸟儿的叫声，某个闹钟的铃声。

在安蒂瓜城，征服者的第二个城市，有着明朗的地平线和殖民地的旧衣装，但宗教的精神把自然景色变凄凉了。在这座宗教城市里，感觉到一种作孽的巨大需要。某一扇门打开来让主教大人进去，后面跟着市长先生。他们低声说话，可以看见他们的眼皮下垂。眯缝着眼睛看到的生活在修道院似的城市里是古典的。这里有辟着果菜园的街道，有连环拱，有清泉喷吐的祖居的庭院，有沉重的金属大钟。但愿这座古城在天主教的十字架下得到保留，忠实地使它免受火山火灾！然后才能有在愉快的日子里举行的盛大的节日和庆贺的排场。贵妇们坐在靠背高的扶手椅上，接受绅士们的问候。绅士们留着自命不凡的胡须，穿着黑色或白色的衣服。这位贵妇长着一双小脚，目光倦怠；那位贵妇有着丝一般的头发。一股香气使现在跟一位法庭的官员交谈的贵妇感到窒息。夜深了，……深了……主教带着教工们告辞了。司库是个英俊的男子和蒙特莎教的绅士，他在讲述家族的历史。死板的、具有宗教色彩的烛光从玻璃烛台上照下来。音乐轻松而热烈，四三拍的舞蹈使人感到悲哀。可以断断续续地听到司库评论被授予拉戈梅拉伯爵称号的“十分尊贵的先生”、王国的上将的举止的谈话和两只准确无误地计算时间的老钟表的回声。夜深了……深了……梦妖不停地编织着故事。

我们来到了圣佛朗西斯科寺庙。可以看到保护洛雷托圣母的祭坛的铁栅栏、用热那亚瓷砖铺的地面、大马士革挂毯、格拉纳达塔夫绸和洋红色的花缎丝绒。安静！已经不止三位主教烂在这里。老鼠带来了坏念头。金

色的月光悄悄地进入了高窗口。若明若暗，蜡烛没有火焰，在黑暗中圣母好像没有眼睛。

一位妇女面对圣母哭泣。她那细声细气的抽泣声打破了寂静。

佩德罗·贝坦库尔教友半夜过后来祈祷：他把面包分给挨饿的人，为孤儿们提供住所，为患者们减轻痛苦。他的脚步轻得听不见，走路如同鸽子飞。

他不声不响地走到那个哭泣的女人跟前，询问什么痛苦折磨着她，却没有注意那是一个痛苦得难以抚慰的女人的影子。他听见她说：

"我哭，是因为我失去一个我非常爱的男人；他不是我丈夫，但是我非常爱他！……请原谅，兄弟，这是罪过！"

教友抬起头来寻找圣母的眼睛……啊，多奇怪哟！他长高了，也更结实了。他突然感到冒险的斗篷披在了他肩上，利剑系在了他腰上，靴子套在了腿上，马刺缚在了脚上，羽毛插在了他的帽子上。他明白这一切，因为他是圣人。他没有说话就对那个仍在哭泣的女人躬身致意……

他是堂罗德里戈？

像试图捉住自己的影子的疯子那样，她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拢起她的长衣，走到他面前拼命地吻他。他正是堂罗德里戈！……他正是堂罗德里戈！……

两个幸福的影子——一对情人——走出教堂，顺着像地狱的通道那么弯曲的街道消失在夜色里。

第二天早晨，人们说，佩德罗教友酣睡在小教堂里，比任何时候都更靠近圣母的怀抱。

梦妖不停地编织着故事。织布机上升起一阵落网的苍蝇的嗡嗡声，我们的主国王的编年史作者描写西印度的事情时用的令人尊敬的屋角里传出一阵金龟子的唧唧声，在唱经处可以听到青蛙的呱呱声，教士的声音在唱经处单调地响着……

帕约·恩里克·德·里维拉修士走来。帕约修士的黑色教士服一点不反光。黄昏很快就降临了。帕约修士敲了敲一所小房子的门，塞进去一份印刷品。

头一阵喊声把我惊醒，我到家了。危地马拉·德·拉·亚松森，征服

者的第三座城市！从山上看到的像天然玩具一样的小白房子是真实的。房子的墙壁——按照时令穿衣的教士和士兵——有人的表情使我感到骄傲，关着的阳台使我感到悲哀，祖先的门厅使我感到亲切。在街上互相追逐的男孩的奔跑和玩安达雷斯[①]游戏的女孩们的叫喊声是真实的：

"'安达雷斯！安达雷斯！'

'安达雷斯对你说什么？'

'叫你放我过去！'"

"我的家乡！这是我的家乡！"为了相信我到了家乡，我这样重复说。我看到了它那幸福的平原，它那森林的浓密的头发，它那连绵不断的、在城市周围构成拉罗斯卡·德·圣布拉斯的群山，它的湖泊，它的四十座火山的喷火口和山脊，还有圣地亚哥守护神，我的房子和别人的房子。广场和教堂，桥，藏在多沙的街道交叉路口上的茅屋，盘绕在杂草和碣帘石形成的围墙之间的街道，不断为柳树带来痛苦的河流，丝兰的花朵。"我的家乡！我的家乡！"

（朱景冬　译）

① 一种儿童游戏。


1968年获奖作家

[日本]**川端康成**

Kawabata Yasunari（1899—1972）

初秋四景

一

在比平常稍凉的水中游过泳，腿脚会显得略洁白些。莫非蓝色的海底有一种又白又冰凉的东西在流动？因此，我觉得秋天是从海中来的。

人们在庭园的草坪上放焰火。少女们在沿海岸的松林里寻觅秋虫。焰火的响声夹杂着虫鸣，连火焰的音响也让人产生一种像留恋夏天般的寂寞情绪。我觉得秋天就像虫鸣，是从地底迸发出来的。

与七月不同的，就是夜间只有月光，海风吹拂，女子就悄悄地紧掩心扉。我觉得秋天是从天而降的。

海边的市镇上又新加许多出租房子的牌子。恰似新的秋天的日历页码。

二

秋天也是从脚心的颜色、指甲的光泽中出来的。入夏之前，让我赤着脚吧。秋天到来之前，把赤脚藏起来吧。夏天把指甲修剪干净吧。

初秋让指甲留点肮脏是否更暖和些呢。秋天曲肱为枕，胳膊肘都晒黑了。

假使入秋食欲不旺盛，就有点空得慌了。耳垢太厚的人是不懂得秋天的。

三

纪念大地震已成为初秋的东京一年中的例行活动。今年九月一日上午，也有十五万人到被服厂遗址参拜，全市还举行应急消防演习。抽水机的警笛声，同上野美术馆的汽笛声一起也传到我的家里来了。我去看被服厂遭劫的惨状，是在九月几号呢?

前天或是大前天，露天火葬已开始了，尸体还是堆积如山。这是入秋之后残暑酷热的一天。傍晚下了一场骤雨。在燃烧着的一片原野上，连个躲雨的地方都没有。乱跑之中成了落汤鸡。仔细一看，白色的衣服上沾满一点点灰色的污点。那是烧尸的烟使雨滴变成了灰色。我目睹死人太多，反而变得神经麻木了。沐浴在这灰色的雨里，肌肤冷飕飕的，我顿时感受到已是秋天了。

四

能够比谁都先听到秋声，

有这种特性的人也是可悲吧!

这是啄木鸟的一首诗歌。无疑事实就是那样。我家里有五六只狗，其中一只对音乐比一般人对音乐更加敏感，它听到欢快的音乐就高兴，听到悲哀的音乐就悲伤，它不仅会跟着留声机吠叫，还会像跳舞一样扭动着身躯，然而它一点也感受不到初秋的寂寞。动物虽然感受到季节的冷暖，但它们并不太感觉到季节的感情。

事实上，草木、野兽本能地随着季节的推移而生活着。唯独人才逆着季节的变迁而生活，诸如夏天吃冰，冬天烤火。尽管如此，人反而更多地

被季节的感情所左右。回想起来，所谓人的季节感情，人工的东西太多了吧。我不禁惊愕不已。

据说，南洋群岛全年气候基本相同，看星辰就知道是什么季节。夏季可以看到夏季的星星，秋季可以看到秋季的星星。若是能把身边的季节忘却到那种程度，这样的生活又是多么健康啊。也没有像美术季节那样的人工季节。

（叶渭渠　译）

春　天

每年春之将至，我必定做梦。

山间、原野，各种草木都在萌生，各种花卉都在竞放。树群的萌芽，井然有序。嫩叶的色彩和形状，因树而异。不消说，嫩叶的颜色不限于绿色。例如沿东海道春游，就可以看见远洲路罗汉松的新芽和美原一带的柿树的嫩叶不限于绿的……仅以红叶和枫树的嫩叶来说，确实也是千变万化的。还有许多我不知名的、小得几乎不显眼的野花。

我一度的确想写写自己亲眼仔细观察到的春天，写春天到山野的草木丛中。于是我就观察山间林木的万枝千朵的花。然而，在我到处细心观察而未下笔的时候，春天的嫩叶和花却匆匆地起了变化。我便想来年看再写吧。我每年照例要做这样的梦。也许我是个日本作家的缘故吧。而且我梦中看到了一座美丽的山，布满了森林、繁花和嫩叶。我梦中想到，这是故乡的山啊：人世间哪里都找不到这样美丽的故乡。我却梦见理想中的故乡的春天！

（1955年3月）

（佚名　译）

插　花

有时，人们会觉得一朵花要比一百朵花更美。利休[①]还说，插花不宜选盛开的花。所以，日本茶道至今在茶室里只插独枝且多半是含苞待放的花儿。到了冬天，就插冬令的花，例如插被称作“白云”或“伦助”的山茶花，那是茶花里体小色白的一个品种，通常挑只顶一个蓓蕾的花枝。纯白最清雅也最富于色彩。沾露水的更好，几滴水珠更烘托出花儿的妩媚。五月间，在青瓷花瓶里插上一枝牡丹,这是茶道里最富丽的一种格调。同样的是纯白的蓓蕾，点缀着晶莹的水珠，甚或插花用的瓷瓶儿也得事先用水淋过。

（淑子　译）

美的发现

我在卡哈拉·希尔顿饭店住了将近两个月。好几天早晨，我在伸向海滨的阳台餐厅里，发现角落的一张长条桌上，整齐地排列着许多玻璃杯，晨光洒落在上面，晶莹而多芒，美极了。玻璃杯竟会如此熠熠生辉，以往我在别处是不曾见的。就是在天光海色同样明媚艳丽的法国南部海滨尼斯或戛纳，以及在意大利南部索兰特半岛的海滨也是不曾见过的。卡哈拉·希尔顿饭店阳台餐厅里的玻璃杯闪烁的晨光，将作为由堪称常夏乐园的夏威夷和檀香山的日辉、天光、海色、绿林组成的鲜明的象征之一，终铭刻在我的心中。

（叶渭渠　译）

① 日本著名茶道家。

秋　鸟

少年时代，也许由于冬季总在故乡的山中逮小鸟的缘故，以致现在我的脑子里还留下这样的记忆：小鸟是冬季的飞禽，近来饲养小鸟，又总觉得不是从雏鸟喂养起就兴味索然。这些雏鸟多数是在晚春初夏才运到镇上的鸟铺来的，所以我就感到小鸟是这季节的飞禽。

当然，驯小鸟可能有种种诀窍，不过只要从雏鸟开始饲养，也就不是特别困难的。不仅限于小鸟，所有幼儿也不知道什么叫做“怕”。我家的雏鸺就同狗戏闹，有时用嘴拽着英国种小猎狗玩耍。不可思议的是，不论哪种鸟都害怕日本种柴犬。也许它们认出柴犬是供深山老林的猎人使唤的狗种吧。今年夏天，有七八只长得像鸭子的雏水鸟飞来我家的庭院，妻子逮到其中的四只，剩下的几只被邻居捕捉了。飞逃的一只，落在后面邻居家庭院前的水池里。傍晚母鸟飞来把它带走了。翌日清晨，我在庭院里捡到一只雏鸟，把它放在帐子里逗弄，它满不在乎地停落在我的头上、手上。据说菊池氏饲养的小猴，寸刻不离地纠缠着他，入浴时也紧紧地抱着他的胳膊不放，弄得他无法好好洗澡。我的小鸟看起来已经驯熟，可我喂它，它总也不进食,无奈只好将它放进笼子里，就这么搁在屋顶或走廊上。它同母鸟不停地啁啾鸣啭，相互呼应。母鸟每天叼着食饵飞来，从鸟笼外面嘴对嘴地给它喂食。

闲话休提，书归正传……一读到俳句的季语[①]我就觉得小鸟好像是秋天的飞禽。鹡鸰、山雀、小雀、白头翁、煤山雀、黄道眉、乌鸫等一般饲养的鸟，大都应是描写秋天的俳句素材。大概是秋天这季节，许多小鸟结群飞来乡间吧。我这样写，脑子里就浮现出傍山的村落的秋天景色，小鸟都是成群成群的。今年初夏，我弄到了伯劳雏鸟,可是仲夏的一个早晨，它的尖锐叫声打破了我的梦，我不由感受到秋意了。在一个季节里必然感受到下一个季节的来临。冬季总是孕育着春天。春季总是孕育着夏天。尤其是在海边,海面掀起三伏天的大浪，可以感受到秋之将至。伯劳鸟报秋也用不着惊恐，这当中也有回忆。我曾记得，有位老太婆告诉我祖父：将

① 季语，俳句中表示季节的词，如“莺”表示春，“金鱼”表示夏等。

伯劳、草茎、青蛙或螳螂烤焦给孩子吃，身体就能长结实。所以我每次听到伯劳鸟的叫声就不由感到害怕。懂得了这个之后，总觉得有一种幻灭感，故乡秋天稻子成熟，珍奇的鸟都不飞来，仿佛净是麻雀了。

1993年10月

（叶渭渠　译）



1970年获奖作家

[苏联]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Александр Исаевич Солженичын（1918—2008）

柯霍兹背囊

假如你置身于一辆郊区的公共汽车上，一个柯霍兹背囊的边角给你的胸或背部刺痛的碰撞，不要生气，好好看一眼这种背囊：它是用草编织的，系着宽大的帆布带。背囊里装着牛奶、乡下乳酪、番茄，属于背囊的女主人和她的两位邻舍。她会从城里换回来五十个大面包卷，足够三个家庭的食用。

农妇的背囊很牢，很宽，很便宜。它的容量远超过那些彩色鲜艳的远足背囊，虽然后者有数不尽的小口袋——外加发亮的金属扣襻，这种背囊能承载的重量，就是一个农夫健壮的肩膀也不胜负荷。

于是，农妇便将背囊提高到背脊的中上部。把布带勒上前额，像马的套头。这样，背囊的重量就平均分配在双背与胸部上。

我不是建议各位也去背这么一个背囊。但是，假如你给这种背囊顶撞了，不要生气，改坐计程车吧。

（颜元叔　译）

一日之始

日出时，三十个年轻人跑入一块林中空地，散开，脸朝太阳，弯腰，下跪，低头，躺平，舒臂，举手，然后又下跪。他们这样周而复始做了十五分钟。

从远处看，你会以为他们在祈祷。

在当今世界里，要是人们每天注意自己的肉体，耐心照顾自己的肉体，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但是以同样的态度来照顾自己的灵魂，他们就要受到嘲讽了。

不，这些年轻人不是在祈祷：他们是在做早操。

（颜元叔　译）

涅瓦河上的都市

圣爱碴克教堂的拜占庭式圆屋顶下，跪着的众天使举着一座大烛台。

三面的黄金尖顶，在涅瓦河与莫伊卡河的两岸，相互辉映。第一个地方，铜狮、鹰狮与人面狮守卫着宝藏，或在睡眠。拖曳历史的六马，驰骋在罗西的巧妙屈曲的尖拱上。成百的高阔门廊，成千的耸立屋柱，跳跃的骏马，勇猛的公牛……

此地不准新筑，多令人安慰！不准摩天大楼挤入到芮夫斯基的视景，也不准五层的公寓——像鞋盒——破坏格里波耶多夫的运河景色。当今没有建筑师，不拘他多奴性或多无见识，敢于利用他的影响力在这一带乱兴土木。

这些古老的建筑对我们是陌生的，但它们是我们的荣耀！今天，能够漫步在这些建筑间的大道上，是多大的喜悦！然而，这一切的美是俄罗斯人建造起来的——咬紧牙关、愤怒诅咒、在沼泽中腐烂的俄罗斯人。我们的祖先将他们的白骨，压缩、石化、蜕变而形成的这些宫殿——褐黄的、

血红的、深棕的与浅绿的宫殿。

然而，我们在大灾难与大混沌的现代人生又如何呢？我们的爆炸性的抗议，我们在行刑前面的呻吟，我们的妇女们的泪水：这一切的代价将会完全被遗忘？这一切的代价也能诞生出完整永恒的美吗？

（颜元叔　译）

破　桶

是的，卡顿森林，让一位往日的士兵去重访，是令人悲惋的地方。森林一处，还留着十八年前的遗迹。虽然部分坍塌了，战壕与阵地还依稀可寻。这是强壮的苏俄士兵，穿着破烂的大衣，挖洞藏身的处所。掩体的梁木已经不见，壕沟却依旧深刻在泥土里。

我没有在这里打仗，我的战场就在邻近不远。我穿过一个个掩体，想象当时的情况。当我从一个掩体走出，一脚踢上了一个破桶，想必这是十八年前留下来的遗物。

就在大战的每一个严冬，这水桶可能变了形。很可能，一个聪明的士兵在什么火后的村庄发现了它，把它的底敲掉，把它敲成个圆筒，连接着火炉与烟囱。于是，在这个掩体里，在漫漫的长冬里，九十天乃至一百五十天，在战况胶着的拖延中。多少的烟火从这个破桶吐出来。炉火烧得这个破桶热得发红，士兵们向它伸手取暖，在它身上点烟，在它面前烘面包。当烟火不尽地吐出时，吐不出的是围在炉边的人的思绪，要说而无法说的话，要写而写不成的信——而后来，唉，他们就这样沉默以终。

于是，一个早晨，情况突变，掩体要被放弃，军官命令士兵：“走！快走！”一个勤务兵用水浇熄了炉火，把炉子搬上卡车，只是这个破桶被留了下来。

“这个破家伙带它干吗！”上士大叫，“到下一个营地，另外找一个就是了。”

他们要去的地方很远很远，此外春天也快到了。手持破桶的勤务兵犹

豫了一下，终于把它丢在掩体的门口。

自从那时，变化很大。屋梁被人拆走，木床木桌被人搬走，只有这个忠实服务过的破桶还留在掩体的门外。

当我驻足在这个破桶边，热泪涌上了我的眼眶。我想起了战时的那些朋友，他们是多么美好。那支持着我们的精神，我们的希望，还有无私的友谊——这一切都像烟一般，消失了；如今，再也用不着它，这个锈烂的破桶便被完全遗忘了。

（颜元叔　译）

倒　影

在急速流动的河面上，远近事物的倒影，都不清晰；即使河水清澄，没有泡沫，倒影在持续流动的波纹里，变化不已的水之万花筒里，还是不稳定，还是朦胧，不可理解。

只是当水已流过一河复一河，到达一个宽广宁静的河口，或休息在什么止水区或静静的小湖里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它的似镜的平滑表面，看见岸上树木的每一片叶子，白云的每一飘丝，还有深而蓝的苍穹。

我们的生命亦复如是，假如到目前为止，我们还不能清楚看见或反映真理的永恒面貌，难道不是我们也如流水，还在走向某个目的——因为我们还活着。

（颜元叔　译）

在叶赛宁故乡

四个单调的村庄连续出现在这条路上。灰尘。没有花园，没有丛林。

篱笆摇晃。这里那里有颜色俗艳的百叶窗。路中间有一座抽水机，一头猪在上面磨痒。一辆单车的影子掠过，引得单列的鹅伍一齐回头，同时发出抗议的嘎嘎声。鸡群在路上在院子里，匆忙抓耙泥土——在寻找野食。

就是村里的杂货店，看来也像一座松垮的鸡舍。碱鱼。几种伏特加酒。黏黏的煮制糖果，十五年前人们就不吃它了。圆滚滚的黑面包，比城里的重两倍，看来刀也切不开，非得挥动斧头不可。

在叶赛宁的茅舍内，可怜的间隔，上面不到天花板，把空间分成方柜或方盒，难称房间。外面是围起来的小院落。这里曾经有一座浴室，谢尔盖常常把自己关在黑暗里，创作他的第一批诗篇。篱笆外面是一个小牧场，那是常有的。

我在村里到处走走。这个村庄就跟许多其他的村一样。村民们关心的还是庄稼、赚钱，跟邻舍看齐。我很感动。神圣的火曾经烧灼这一片乡土，而今它还在烤灼我的脸。我走在奥卡河的陡岸上，以惊奇的眼光注视远方——难道真是远方那一线克佛罗斯托夫丛林，引发了下面的激动诗句：

松鸡的哭泣喧嚣在丛林……蜿蜒于草原的奥卡河如此宁静；是否是同一条河使他写出：

阳光的大草堆隐存于水波深处

……

造物者向这座村庄投掷了一支伟大的天才霹雳，投入到这位脾气急躁的乡下孩子的内心，这个震撼打开了他的双眼，让他看到如许的美——在火炉边，在猪栏里，在打谷场上，在原野里。这种美，后来的人完全忽视了，把它踏在脚下。

（颜元叔　译）

我们不死

显而易见，我们很成熟，我们拒绝死亡与死者。

假如家庭里有人去世，我们避免写信，避免造访，因为我们不知道如何对待死亡。

提起坟场是不当之举。你不会对人说："抱歉，我星期天不能来，因为我要去坟场造访我的亲戚。"既然那个人不能再请你吃饭，干吗还去理会他？

把一个死人从城镇运到另一个城镇——哪有这种事！没有人会为此把车借给你。如今，要是你没有身份，你就得不到一辆灵车，也不会有一个送葬行列——你只配一辆卡车的急速运输。曾经，人们在礼拜天到墓地去，漫步在坟墓间，唱着美丽的颂诗，撒播芬芳的香料。这些让你的心灵获得安宁，平息你对死亡的恐惧。死者好像在坟墓里微笑着说："没有关系……不要怕。"但今天，假如有一处墓地还维持着，总有一个告示牌："死者的亲属，保持整洁，否则罚款！"但更常见的是：推土机把坟场铲平了，变成了运动场与公园。

有些人为了祖国死去——这样的死亡还可能发生在你我身上。曾经，教会专定一天来怀念战场上倒下去的死者。世界上大多数的国家都有这类纪念日。

像这样死去的俄罗斯人太多了。可是我们已经没有这种纪念日。要是你停止工作去思念死者，谁来建设新世界？在三次战争中，我们死掉这么多的丈夫、儿子和情人；然而，我们厌恶去怀念他们。他们死了，死了就忘了。他们躺在木头标示的下面，干吗让他们来干扰我们的生活？因为，"我们"自己永远不死。

（颜元叔　译）

野火与蚂蚁

我把一段朽木扔进火中，却没有注意到里面长满了蚂蚁。

木头开始噼啪燃烧，蚂蚁倾巢而出，绝望地四下奔跑。它们沿着顶端跑，被火焰烧着，便扭曲了身体。我伸手捡起木头，把它丢到一边。许多

蚂蚁得到机会，逃到沙地上或松针里。

但是，真奇怪，它们却不逃离这堆野火。

它们征服了自己的恐惧后，立即又回来，做圆圈的奔绕；某种力量吸引它们回到已被遗弃的家园。不少蚂蚁爬回正在燃烧的木头，在上面乱跑，终于被烧死在那里。

（颜元叔　译）

奥卡河之旅

旅行于俄罗斯中部的乡村道路上，你才开始了解，为什么俄罗斯的乡村有着那么一股慰藉的力量。

那是因为它有众多的教堂。教堂冒出在山脊上，像红白的公主站立在河岸边；教堂的细雕钟塔浮在平常的村舍上。这些教堂互相反应，从距离遥远难以互见的村庄里，一齐上升，朝着同一苍穹。

无论你信步到哪里去，在原野，在草原，离开村舍许多里，你不会孤单：在一丛树的上面，在大干草堆之后，甚至在地平线的远处，总有钟塔的圆顶向你召唤。

但是，走入村庄，走近教堂，你才了解那些在远处向你召唤的教堂，实质已死。它们的十字架早已弯曲或已除掉，圆顶的油漆剥落而露出生锈的黑底。教堂的屋顶与墙隙，长满野草。墓地无人照管，十字架被推倒，窀穸被挖劫。神坛上的神像褪色于雨水的冲洒，坛上写着不堪入目的脏话。

教堂的门廊里堆着一桶桶食盐。一辆拖拉机向它们转了过来；一辆卡车正退向法衣室的侧门，去接运一批麻布袋。一座教堂变成机声隆隆的工厂；另一座上了锁，寂静如死城。别的教堂改成了俱乐部，作为政宣会的会场（“我们要提高牛奶的产量！”）或放映电影：《海之诗》，《大冒险》。

人们一径是自私的，常常是邪恶的，但是，一日三次的祈祷钟总会按

时敲响，钟声飘扬在村庄上、原野上与丛林上。那钟声在唤醒人们，必须放弃红尘里琐碎的眷恋，向永生付出一小时的思念。晚钟如今只在一首小调里留下来——它曾经企图将人们提升到超越禽兽的层次。

我们的祖先把他们的最佳心力投入到这些建筑与这些钟塔里——他们的全部的知识与全部的信仰。

来吧，费弟卡，打起精神，不要难过！电影六点开演，八点还有舞会……

（*颜元叔　译*）



1971年获奖作家

[智利] 巴勃罗·聂鲁达

Pablo Neruda（1904—1973）

爱

因为你，当我伫立在鲜花初绽的花园旁边时，春天的芬芳使我痛楚。

我已忘却你的芳容，也不记得你的纤手，更记不得你的朱唇如何亲吻。

因为你，我喜爱睡卧在公园里的白色雕像，那些白色的雕像默默无声，两眼一无所见。

我已忘却你的声音——你欢乐的声音，我已忘却你的双眸。

有如鲜花离不开芳香，我割不断对你的朦胧记忆。我就像一处一直在疼痛的创伤。只要你一加触碰，立刻会使我遭受莫大的伤害。

你的脉脉柔情缠绕着我，有如青藤攀附着阴郁的大墙。

我已忘却了你的爱，可我却从每一个窗口里隐约地看到你。

因为你，夏季沉闷的气息使我痛楚。因为你，我又去留意燃起欲望的种种标志，去窥视流星，去窥视一切坠落的事物。

（林光　译）

英　雄

我随处都能找到英雄，仿佛他们就在我的思绪中。起初，我不知道如何识别他们，不过我既然已经落入生活的陷阱，看见他们从我身旁走过，就学会赋予他们以他们并不具有的东西。可是，这倒使我对这种英雄气概感到厌倦，而且很不耐烦地予以拒绝。因为，我现在喜爱的是对不幸折腰的人，是一挨鞭子就吱哇乱叫的人；我喜爱的是不会欢笑的忧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还把生活看作一座潮湿的、没有一丝阳光的、阴森森的大仓库。

然而，眼下我没有遇到这样的英雄。我的思绪中仍然只有旧的英雄气概，旧的英雄。

（林光　译）

这寒意逼人的一天[①]

他的离去有如仲夏时节的一天骤然寒意逼人，他是在他的作品备受欣赏时刻猝然长逝的。

我要给马里亚诺·拉托雷的不是一篇悼词。

我要献给他生活在水边的智利涉禽的翅膀和凄厉的叫声，以及它蓦然飞起时有如一把戴孝扇子那样黑白相间的羽毛。

我要献给他秧鸡的哀鸣，我还要献给他智利全部椋鸟有如胸膛里沸腾的热血似的红斑。

我要献给他黎明时分沿马乌莱河岸迎着河的芳香旅行的骑手脚上那沾满晨露的农家马刺。

我要高举起祖国的葡萄酒杯，盛满他描绘并享用的各种精华献给他。

① 本文是1955年作者为智利著名作家马里亚诺·拉托雷逝世而写的悼词。

我要给他留下一串鞋形草编的黄色念珠，给他撒下开在山涧的鲜花——纯洁的野花。

他还应该得到绿荫如盖的智利卫矛树的神秘低语和南美杉的繁茂枝叶。他比任何人都更加无愧于我们献上的鲜花，而献给他的用波尔多树、爱神木、喇叭藤和月桂树编就的真正桂冠，从今天起已置放在阿劳科人的群山之巅。

无论是在夏日的阳光还是在雨中，陪伴他的有收获葡萄的谣曲，还有在走廊里和屋檐下的梳着长发辫的村姑。

挂在脖子上的那条吉他的三色带子，连同谣曲的歌声，此刻花冠似的环绕他的遗体，并将与他为伴。

在他身旁我们听见了农民和大草原居民的脚步声，听见了矿工和渔民的脚步声，听见了在我们严酷的土地上劳动、耕作、挖掘并使之变成沃野的人们的脚步声。

在这个时刻，五谷在孕穗，而且再过不久，成熟的麦穗就会翻腾起金黄的浪花，怀念离去的人。

从维多利亚[①]往南直到那些翠绿的小岛，在田野上和村庄里，在茅屋里和道路上，他不再和我们在一起，但我们将永远想着他。载着海产的小帆船将在海上飞驰，可是在这些小岛之间再也不见马里亚诺的踪影。

他热爱智利的大地和海洋，他以耐心，智慧和爱征服了智利的大地和海洋，他的语言和湛蓝的眼睛在上面留下了深深的痕迹。

在我们美洲，任何国度的统治者只会奉送本国的财富。作家则和人民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捍卫并维护民族的遗产。如果我们的习俗和服饰遭到亵渎，作家以后也一定会寻回我们的歌曲和吉他——像马里亚诺·拉托雷那样的人们曾经用民族的歌声不屈不挠地保卫过的财富。

我们要在他那卷帙浩繁的著述中探索，通过他那些珍贵的作品去认识并捍卫我们民族特有的一切。

是祖国大地造就了经典作家，或者说，经典作家是其著作与祖国大地结合的产儿；很可能马里亚诺·拉托雷就是我们身边的第一个经典作家，然而我们却没有认识到他对祖国大地的耿耿忠诚所具有的永恒意义。由于

---

① 智利最北省份塔拉帕卡的一个村镇。

他的著作，故人、工具和小鸟、语言和倦意、动物和节日，将永远使人感到清新。

他的心是一只用马乌莱森林出产的香木制成的船，在马乌莱河口的造船厂里精工捶打修造而成，它将继续载着祖国的气度、花朵和诗歌航行在汪洋大海中。

（林光 译）

毕加索是一支种族[①]

我们美洲有无穷无尽的发现：人们突然会在荒无人烟的岛屿或者躁动不安的丛林的地底下发现黄金塑像、绘有图画的石块、绿松石项链、巨大的头颅。这都是那些不计其数的生灵的遗物，他们还不为世人所知，需要去探索，去命名，以便使他们不致辜负数百年的沉寂。

如果在我们美洲某一个岛屿上，接连有好几个地层里发现了毕加索，发现了他那丰碑似的不朽抽象、他在石窟里的创作、他的精致的珍宝、他的表现幸福和恐怖的绘画。那么，惊讶万分的考古学家们一定会去搜寻曾经创造和积累了寓言般的物品和奇迹的居民和文化。

毕加索就是一座岛屿。就是一块由亚尔古英雄[②]、加勒比人、雄牛和甜橙主宰的大陆。毕加索是一支种族。在他心中，太阳是不会没落的。

（林一安 译）

---

① 本文是作者于1971年10月在巴黎为庆祝毕加索九十诞辰而写的贺词。

② 据希腊神话，亚尔古是到海外觅取金羊毛的英雄。

智利的森林

……在火山山麓，在冰川侧畔，在几个大湖间，静穆的智利森林散发着芳香，林中树木杂陈……我的双脚陷入枯叶中；一根松脆的树枝发出碎裂声；巨大的山毛榉树高高挺起它那向上怒张的身躯；穿过寒林飞来的一只鸟，扑打着翅膀。栖息在阴暗处的枝桠上。它随即从隐匿处双簧管似的鸣啭起来……月桂树的浓香和波耳多树[1]的幽香扑鼻而来，弥漫了我的整个身心……瓜伊特卡群岛的柏树阻断了我的去路……这里是个立体世界——一个岛的国度，一个叶片纷呈的境界……我在一块石头上绊了一下，揭开一个隐蔽的洞穴，一只浑身红毛的大蜘蛛死死盯着我，一动不动，大得像只螃蟹……一只金色步行虫把臭烘烘的气息向我喷来，同时它那彩虹般灿烂的身影，像一道闪光似的消逝了……我穿过比我高的蕨类丛林时，从它那冷冷的绿眼睛里落下60滴泪珠，洒在我的脸上；而它那扇子般的叶片，在我身后久久颤动……一棵腐朽的树干是何等珍贵！……黑色和蓝色的蕈类给它安上耳朵，红色的寄生植物为它缀满红宝石；另外一些懒洋洋的植物借给它胡须和幼芽；一条蛇如同一股气体，从树干的腐烂内脏里飞速喷射而出，仿佛死去的树干逸出它的魂魄……更远处，每一棵树都与它的同类分开……它们高高耸立于神秘的大森林覆盖层之上，它们的枝叶有的呈线形，有的像鬈发，有的多枝杈，有的呈披针形，风格各不相同，像是由一把不停剪动的剪子剪出来似的……一道峡谷；底下，澄澈的溪水从花岗石和斑纹大理石上悄然流过……一只柠檬般纯黄的蝴蝶，在水色和阳光之间翩跹飞舞……在我身旁，无数朵黄蒲包花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殷红的喇叭藤花在高处悠悠飘摆，如同从神奇森林里淌出的点点鲜血……殷红的喇叭藤花是鲜血凝成的花朵，洁白的喇叭藤花是白雪凝成的花朵……在树叶的战栗中，一只狐狸飞也似的穿过那片寂静，但寂静毕竟是这些枝叶的法则……远处隐约传来一只野兽迷惘的吼声……一只藏匿着的鸟儿猛地往斜刺里钻过去……树木花草在窃窃私语，直说到一阵暴风雨使大地的各种乐音齐声高奏起来的时候。

不了解智利大森林的人，也不会了解我们这个星球。

---

① 智利的一种樟科树。

我就是从那块疆土，从那样的泥泞，从那片岑寂出发，前往世界各地去讴歌的。

（林光　译）

词　语

……先生，您确是什么都喜爱，可这是高歌或低吟唱出的词语……我对它们顶礼膜拜……我爱它们，依恋它们，追求它们，咬住它们不放，把它们加以融化……我对词语爱得如此之深……那些意想不到的词语，那些被焦切地期待着的词语，我悄悄窥探着，直至它突然出现……那些叫人喜爱的词语像斑斓的宝石那样闪耀，像银白色的鱼那样跃动，它们是泡沫，是丝线，是金属，是露珠……我追寻着某些词语，它们美不可言，我要把它们运用到我的诗中去……我在它们营营嗡嗡地飞过时截住它们，牢牢捉住，清洗干净，剥去外皮，我坐在这盘菜肴前面，感受到它的晶莹、活跳、象牙的色调、植物的苍翠、油润，像水果，像海藻，像玛瑙，像橄榄……于是我把它们翻搅，摇晃，饮用，大口吞吃，咀嚼，加上配菜，然后摆脱它们……我把它们当作钟乳石，磨得锃亮的小木片、煤块、波浪送来的遇难船的残骸，嵌进我的诗中……词语里什么都有……因为一个词移动了位置，或是因为另一个词像小女王那样闯入一个并不欢迎她却要服从她的句子里，于是一个完整的思想便发生了变化……它们有阴影、透明度、重量、翎毛、毛发，它们在河上漂流有多远，移居的国度有多少，生长的根有多长，那它们吸取的东西也就有多少……它们是最古老的，又是最新鲜的……它们生活在隐藏的灵柩里，生活在初吐的蓓蕾中……我所使用的是何等优美的语言——由凶狠的征服者那里继承来的何等优美的语言！……这些征服者具有世上从未见过的贪婪胃口，大踏步地跨过崇山峻岭，越过崎岖的美洲大陆，寻觅着马铃薯、灌肠、菜豆、深色的烟草、黄金、玉米、煎蛋……他们把宗教、金字塔、部族、偶像崇拜，跟他们带在口袋里的东西一样，大口大口地吞下肚去……他们把所过之处夷为

平地。不过，从他们的皮靴里、胡子里、甲胄里、马蹄上，掉下璀璨的语词——语言在这里发出宝石般的光彩，把它留给蛮族。我们有所失，也有所得……他们掠走黄金，也留下黄金……他们带走一切，也留下一切。他们给我们留下了词语。

（林光　译）

在这个时期之末……

在这个时期之末，我又独自驻足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似乎这次长途跋涉全属徒劳。就在生的阵痛里，就在我早期的诗歌源泉喷涌而出，莫名的恐惧使别人也使自己的惊惶不安之际，就在我的创作欲望已经激发的那个新的黎明，我陷入了极度痛苦和第二次孤独中。我何去何从？我应回归哪里，应投往何方，应在何处沉默或激动？我向光明和黑暗的所有方向看去，除了我亲手精心创作的空虚之外，一无所见。

然而，最靠近的、最根本的、最广泛的、最出人意料的事物，直到此刻才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出现。我思虑过整个世界，却没想到人；我残忍而痛苦地探索过人的心灵；我看见了城市——不过是空荡荡的城市，却没有想到人；我看见了外表悲惨的工厂，却没看见屋顶下的、大街小巷的、车站的、城市里和村野上的痛苦。

最初射穿西班牙吉他的子弹没有使它发出乐音，却使它喷出鲜血，这时我的诗歌幽灵似的停留在人类受苦受难的街心，并开始从它顶上升腾起一股鲜血的激流。从此以后，我的道路与大众的道路汇合了。我突然觉察到人民需要我从孤独的南方向北方进发，人民期望我卑微的诗歌能成为剑和手帕，以便擦干深重的痛苦使他们淌下的汗水，以便使他们得到一件争取面包的武器。

从此空间拓宽了，变得深厚而且持久。我已经稳稳站立在大地上。我们要不受限制地掌握存在的一切。我们无需探寻奥秘，我们就是奥秘。我的诗开始成为空间茫无边际的氛围——既弥漫于海下又弥漫于地下的氛

围的物质部分，开始进入奇异植物的长廊，开始在大白天与太阳的幽灵谈话，开始勘察藏在大地隐秘处的矿坑，开始使秋天和人建立起已被遗忘的联系。天空暗淡下去，而发出的磷光和令人恐惧的闪电不时照亮天空；一座用远非最直露最陈旧的语言建造的建筑物，隐约出现在天边；一片新大陆从我的诗歌的最秘密的原料中升起。我定居在这片土地上，为这个王国进行分类，触摸它所有的神秘海岸，平息它的浪花，浏览它的动物学，走遍它的地理经度，就这样度过了许多黑暗、孤独和渺茫的岁月。

（林光　译）

不死的诗歌[①]

诗歌创作永远是一种和平行动。诗人诞生于和平环境，和面包由面粉制成是一样的。

纵火者、武士、狼都在搜寻诗人，以便烧死他，杀害他，咬死他。在一座阴森森的公园的树林中，一名好勇斗狠的人使普希金受了致命伤。一匹烈马疯狂地从裴多菲丧失生命的躯体上践踏过去。拜伦在希腊为反战而牺牲性命。西班牙的法西斯分子在发动战争时暗害了它的最杰出的诗人[②]。

拉斐尔·阿尔韦蒂是这种屠杀的幸存者之一。他本该死过上千次。有一次是在格拉纳达。另一次，死神在巴达霍斯等他。在阳光普照的塞维利亚，在他小小的故乡，在加的斯和圣玛利亚港，有人在找他，要用刀子捅死他，要吊死他，要通过杀害他再次扼杀诗歌。

但是，诗歌没有死，它像猫一样有7条命。有人折磨它，把它拖在街上，啐它，嘲弄它，一心要吊死它，流放它，把它投入监狱，开枪打它。然而，他逃脱了所有这些谋害事件，把脸洗得干干净净，而且发出米粒一样灿烂的微笑。……

（林光　译）

---

① 选自《拉斐尔·阿尔韦蒂》。题目为编者所加。
② 指西班牙诗人费德里科·加西亚·洛尔卡。

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①]

9月是帚状栎芥开花的季节，在这个月份，原野变成起伏波动的黄地毯。在这一带海岸上，南风怒吼着猛刮了几天；夜里只听到它的呼啸声。天放晴时，大海像碧琉璃和巨大白色块。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是这些帚状栎芥，这些岩石，这狂风的心爱女儿。我们大家都满怀喜悦地欢迎你。谁都不会忘记你赞美智利的山楂树和白雪的歌。你是智利女性。你属于人民。谁都不会忘记你描述我国儿童赤裸的脚的诗行，谁都忘不了你那些“可恶的话语”。你是令人感动的和平拥护者。为了这些，也为了别的理由，我们热爱你。

你来了，加夫列拉，你来到智利的帚状栎芥和山楂树近旁。我应当捧出鲜花真诚而又不拘礼仪地欢迎你，这符合你的伟大和我们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岩石和9月的春光为你敞开了大门。看见你畅怀地笑着走进智利人民使之充满鲜花和歌声的神圣土地，我无比喜悦。

关于宇宙本质和真理，我同你的见解是一致的；由于我们的奔走呼号，真理终将得到承认。我愿你美好的心灵摆脱重负，充满活力，不懈战斗，放声歌唱，并且在祖国的大洋和安第斯山的孤独中继续创造。我亲吻你高贵的前额，向你内涵丰富的诗鞠躬致敬。

（林光　译）

我的诗……[②]

我的诗和我的生活宛如一条美洲大河，又如发源于南方隐秘的山峦深处的一条智利湍流，那浩浩荡荡的河水不停地流向出海口。我的诗不拒绝其水流所能携带的任何东西；它接受激情，发展神秘，还冲开进入人民心

① 智利著名女诗人，1945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② 选自《硝石大草原》。题目为编者所加。

中的通道。

我必须去经受痛苦和进行斗争，去爱和歌唱；我分享过世上的胜利和失败，也品尝到了面包和血的滋味。一个诗人还要求什么？一切抉择——从流泪到亲吻，从孤独到人民——都还在我的诗中活着，并且还在发挥作用，因为我是为我的诗而活着，而我的诗也为我的历次斗争提供了营养。我虽然得过许多奖，但那些奖却像采集昙花一现的花粉的蝴蝶那样瞬息即逝。而我获得的一项最高奖（一项受许多人蔑视的奖），实际上却是许多人难以得到的。我通过对美学的艰苦学习和长期探索，通过写作的迷宫，终于成为我的人民的诗人。那就是我所得的奖，它不是那些已被翻译的书和诗，也不是那些写出来用以描述或剖析我的语言的书。在我一生的那个关键时刻，在智利洛塔煤矿深处，在烈日下的炽热的硝石矿层上，一个男子从一条狭窄的坑道上来，如同从地狱中出来一般。繁重的劳动使他的脸脱形，灰尘使他的眼睛发红，他向我伸出粗糙的、上面的胼胝和皱纹形似大草原地图的手，眼睛炯炯有神地对我说：“兄弟，我早就认识你了。”那就是我所得的奖。一个工人从可怕的大草原上那个坑道中出来，智利的风、夜晚和星星曾多次对他说：“你并不孤独，有个诗人在想着你受的苦。”那就是我的诗所得到的荣誉。

（林光　译）

回答一个问题

你问，诗歌到2000年将是什么模样？这可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问题。倘若我是在一条昏暗的巷子里听到这样的问题，准会吓得不知所措。

因为，我对2000年一无所知，对诗歌更是知之甚微。

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使到了下一世纪，也不会为诗歌举行葬礼。

每个时代，都有人宣告诗歌的死亡。然而，诗歌总是表现出离心力和永恒性。它总是显示出生命的活力，迅即复活，似乎是永存的。但丁似乎

使诗歌走到了尽头。但时隔不久，豪尔赫·曼里克[1]带来了一线光明，他像一颗人造卫星，在幽暗中闪射光芒。尔后，维克多·雨果仿佛叱咤风云，穷尽了诗歌的技巧。可这时，出现了穿着入时的绅士夏尔·波德莱尔，接着又出现了不修边幅的青年图尔·兰波，于是诗歌又获新生。继惠特曼之后，人们还能期待什么？每棵草都已种好，草坪已无从涉足。然而，马雅可夫斯基却闯了进来，诗歌随之变成了机房，人们听到汽笛、枪击、叹息、哭泣、火车和装甲车的轰鸣。历史就这样继续着。

显而易见，诗歌的敌人始终妄图用石头砸它的眼睛，用木棍击它的后颈。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面目出现：有的像独断专行的元帅，有的像见不得光明的人，有的则像肥鹅般的官僚，踱来踱去专门和诗人作对。对此，有人绝望，有人沮丧，也有少数人作了可悲的修正。尽管如此，诗歌仍然像清泉，涌流不止；仍然像伤口，淌着鲜血。它继续奋争，继续在荒野里讴歌。它像一棵变得愈发高大的树木，像一条不断漫过堤坝的河流，像玻利维亚高原夜空里一颗璀璨的星。

对正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来说，诗歌是一种抚慰，它减轻人的痛苦，指导人如何康复。对形影相吊的人来说，诗歌是伴侣。它像火一样灼热，像雪一样轻盈、清新。它有手，有指，有拳。它如同春天的绿芽，如同格拉纳达城的泉眼。它比导弹还要迅猛，比城堡还要坚固。因为，它深入人心。

到了2000年，诗人不可能在全世界发起暴动，去重新分配诗歌的财富。人类只有取得了进步和发展，拥有了书籍和文化知识，才能分享诗歌。诗人也不可能发号施令，尽管个别诗人已经如此行事，其手法必然是非常拙劣或是并不高明的。但是，诗人毕竟是箴言家，就该倾听他们的声音。政府经常和人民公开接触，而诗歌却同忍辱负重的人神交。必须倾听诗人的声音，这是历史的经验。

也许，到了2000年，最为新奇、最入时尚的诗人将是目前没有读者的、名叫荷马的希腊诗人。

---

[1] 豪尔赫·曼里克（1440—1479），西班牙诗人。

我赞同这种说法。为此，我要重读荷马的诗。他的情诗和史诗给人以启迪。他的咒语和预言，他那大理石般的神话和瞽者的拄杖，都是我所追求寻觅的。

在准备新世纪的到来时，我将试图按荷马的方式写作。我一定会从他那雄奇豪迈、绚丽多彩的诗风中获得教益。

然后，我要高擎伊塔刻王奥德修斯的旌旗走上街头。到那时，陪伴我的将有希腊诗人。为开创21世纪的新诗风，他们可能已走出城堡。

（王小方　译）

远方的生活（五章）

梦

由于思考，我终于累了，我挪到我那铺着毯子的床上。寒气在我身上颤抖，梦幻中出现的蝴蝶在我的头上飞舞，碰撞着我的眼帘。我把太阳穴放在我那粗糙的枕头上，没有伤害它。突然，我进入了梦乡。在我的梦中，南方的田野、那座被遗弃的颤的帐篷，我自己这个自命不凡、可怜而孤独的人，一起变成一条大船；它燃烧着，穿越和劈斩着夜晚的黑浪前进。

流动的时刻

我躺在二等寝舱的顶上，背对着太阳，面朝着河风。河流宽阔、平滑，两岸长着墨绿色的灌木。总在惊逃的小鸟在河口的水面上潜水。后来，在远方，种着庄稼的田地在无边无际的山岗丘陵上起伏、波动。不时有一群鸟儿掠过河流上空。悲凉地啼叫着飞向远方，啼声像变软的石头一样落在水面上。

无　限

但是，一阵音乐像在天空和河水之间扑扇翅膀一般出现在我身边。一阵微风在呻吟，在逃走。某种简单的东西总在把一个呼唤着思念的音符撕碎。在这条河，在这块土地的那边，在我这颗破碎的心那边，在那边，朋友们，一条无限的舌头在舔我，在压着我；一条用树和水构成的手臂像腰带一样束着我，一种生疏的感觉使我纵情。一张陌生的嘴对我说：

“这是一位流浪手风琴手。”

他叫索埃米尔。

我和一个陌生人躺在远方的一间寝舱里哭起来。

阿拉维娅

你不该爱我，阿拉维娅，你不该爱我。你在我这躲闪的眼睛里不会留下什么，你不会把你的名字埋葬在我的路上的苍白的漂白土里，你却还爱我，阿拉维娅，你还爱我。

你那双蓝眼睛，你那金黄的、在那个夜晚和那个冬天曾为我打开的辫子，都曾只属于我。

现在，跟那时一样，又一场雨落在你的屋顶上，落在海港上。你孤单地缝织着，你的黄昏现在仅仅为我而存在。你还记得夜晚从破窗口吹进的那阵不祥的风吗？

你不该爱我，阿拉维娅，你为什么爱我呢？

同伴们

除了索埃米尔和阿拉维娅，我还有一些朋友。我记得他们和那个时间的亲爱的事物。他们是收运费的人，天性快乐，饮酒成癖，开始奉承我，后来嘲弄我，最后特别喜欢我。下班后，我们凑在一起，坐在小艇上漂荡，有的唱歌，有的拉家常，有的睡觉。天一黑我们就彼此看不见了，只有燃着的烟头好像是活的。在无边无际、万籁俱寂的夜里，不知不觉我们也沉默了。

他们都是好小伙儿。有一天捕鱼时，有两个人淹死了，他们是我特别喜欢的两个。

（沈重　译）

城市人的生活（六章）

城　市

双臂像疲惫的风车翼垂在两侧。许多男人并窟同行，宽宽的肩膀，谦卑的目光，褴褛的衣衫，一切都很平常，一切都是一个躯体上的血肉。一切都是一个可怜的、好像肩负着整个大地的躯体的破碎的力量。为什么这些摩擦着健壮的臂膀同行的男人垂着有力的手臂抬不起来？为什么不昂着头颅向着太阳？既然他们并肩而行、饥肠辘辘，为什么不用他们那饥饿的步伐使城市的石子路和教堂的白台阶颤动，直到城市一动不动、倾听巨大的脚步声，直到工厂的炉火熄灭、熊熊的烈火燃起？为什么这些男人连双臂也抬不起来呢？

职　员

当然，这你不知道。不过，我了解你的全部生活。所以，罕见的快乐和每天的痛苦瞒不了我。我了解你的紧张生活：从起床到出门，再到上班。工作黑暗、笨拙、艰苦。然后，匆匆地吃午饭。接着又是工作。下班后吃晚饭。身体疲劳不堪，天黑就想睡觉。昨天、明天、后天，千篇一律。生活，你所说的生活，毫无变化。今天养活母亲，明天将养活妻子、儿女。你将像无主的野狗一样度过一生，狗会被毒药杀死，你也会被工作累死。

因为你不明白你是受剥削的，不明白按照付给你的臭钱你把属于你心灵的一部分美丽的东西献了出来。给你发薪水的出纳员是老板的一只手

臂。老板也是像杀你一样杀死许多人的机构的手臂。现在，你不要揍出纳员，该揍的是另一个人。是那个机构，是杀人的机构。

我们管它叫剥削、资本、滥用职权。你在有轨电车上匆匆读的报纸管它叫秩序、法律、祖国等等。也许你觉得自己软弱。不，我们都在这里，我们已经不孤立，我们和你一样；和你一样，我们也遭受着剥削、生活痛苦。不过，我们有反抗精神。

你别以为为此必须读马克思的书。只要你明白你不自由、想成为自由人，你将用暴力或温情（有什么关系呢？）打碎束缚你、使你丧失尊严的锁链就够了。此外，必须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因为不但有人不照自己想的去做，而且有人连道理也不讲……

儿　子

这是一个普通的炸药包。当贡萨莱斯把它带来的时候，我们这些男人怀着爱心和神秘的心情接受了它。

现在，老板仍然要我们干14个小时，在那潮湿的巷道里，在破铁器的可恶的噪声中，我们像驮拉货物的牲口一样弯腰干活。有什么关系呢！现在，在那个角落里，它就放在我们那捆破烂儿下面。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有一天，它将担当起一切，担当起这一切。（哼，到时候，它将爆裂，破坏，炸毁一切，让金色的阳光从两道裂缝里透进来，让“新生活”的这种浑浊、污秽的社会发抖、飞溅、抛洒，把多年的工厂变成一撮骨头的废铁抛上天空！）

我们这些男人都知道它。但是在女人当中我们只认识玛尔塔，我们想把它拿给她看。她最勇敢，个子高，体格壮，工厂还没有把她累垮。她爱怜地望了它一眼。

当我们这些男人看她的时候，她脸上现出一种秘密的羞怯表情，仿佛她怀着我们、我们大家、我们这些世界一切工厂受剥削的男人的孩子，怀着一个将比我们强壮、比我们强壮、比我们强壮得多的儿子。

别人的痛苦

我身边有一个又黑又高、不停地讲话的影子。他在诉说加深他的生活的不安的无限痛苦。他是想叫我明白，一无所有的人才有痛苦；可是他什么都有。但是有某种东西在不知不觉地使他的生命力趋于崩溃。

但是我明白，那是一种自然的补偿。这样的男人相当的多，他们一无所有，他们像刀割似的忍受着这样的欲望和需要，这种欲望和需要是人类的贫困带来的那种过分的东西、那种消极的重量卸在不应该忍受它们的其他人身上的。这是不可避免的规律，是像轭一样压在人们肩上、迫使他们寻求新的公正的自然平衡。这种公正消除了许多共同的痛苦心境，纯洁了其他人的幸福。使他们在和谐的生活节奏中融合在一起，平等相处。

服务社

一天的时间是漫长的，此时此刻显得更长。我走进城区的街道，黑夜的巨伞已经张开，最后出来的星斗开始在黑夜的裂口里胆怯地颤抖。一束乳白色的光流从一家的窗口射出。与其说把大街照亮，毋宁说把它弄脏。我走过去，那是一个服务社。进去的是女人，女人，总是女人；扭曲的面孔对着不停地移动的针线活；犹豫的脚恐惧地走进来。深色的披风里藏着东西，最新的东西，最好的东西，在贫困的昏暗的家里唯一快活地闪光的东西。在痛苦而无声的生活恐怖中，这些人仿佛是走向命中注定的、无可挽回的海滩的航海者，既无暴力也无反抗，听天由命地沉入海中。

走来一些腰弯背驼的成年男人，一些像牲口一样的孩子，他们拿着干活的工具或穿着最好的衣服走进车间。一件意外的事情，一种疾病或过分的疲劳，中止了他们干活的躯体上的机械动力。这幢房子，这幢可恶的房子，在消耗最后的财力的同时，也消耗着最后的人力。房子里飘出一股衣物和肉体的肮脏气味，堆积着的破烂儿的气味。这种气味随着这些男人飘出来，散布在城市里。这些人明天将继续为那些制定法律、侈谈义务……义务……的人赚钱。

穷人的祷告

美和精神不具有可以摧毁我们用外部的感觉构成的生命的力量。

啊，沃尔特·佩特[1]，我们永远不能够将一种贴在地上、对你的内心的节日极其冷漠的生存所具有的沾满泥土的力量熔化在声音和颜色之中。我们的心灵将不会走加斯顿·德·拉图尔或埃米拉尔德·厄思沃特的异教之路；它们将一如既往生活在盛立着灰色房子的土地旁，生活在总是有其不变的颜色的天空下。当我们还是孩子、在你这种年龄的时候，弗洛里安，你爱北方的平原，上帝的星斗珍珠似的在雾中颤动；那时，由于一种过早从事的孤单的劳动的伤害，我们的眼睛变得浑浊了。有时我们在屋顶上放五彩的风筝，它把我们可怜的心灵中的某种东西带向天空。逆教徒弗洛里安，你不知道我们多么爱这些游戏，爱这些白纸绿纸，它们却很快就被风和树枝撕碎了。但是，童年，打赤脚的童年过去了，青年过去了，却没有用它那带翅膀的灯把我们的心灵点燃。现在，我们成了大人，成了跟所有的其他人一样的大人，没有了自己的痛苦和飞翔的梦幻。我们生活在大城市里，城市的工厂毒害着我们的身心。已经没有灵魂、已经瓦解破碎的身心。音乐在我们耳边的奇妙颤动毫无作用，我们的耳朵已经被杀人的机器的隆隆声震毁；我们眼前的自由而赤裸的色彩也毫无用处，我们的眼睛已经被烟囱和街道上的烟熏得暗淡无光。面对被自己同类摧垮的、被围困和毁灭在贫困和饥饿生活中的人的痛苦，你的世纪的痛苦的美将永远无能为力。他们跟我们一样，彼此没有差别，我们将生活下去，在大地上扎根，永远不了解你的野蛮而遥远的世纪的神圣智慧。

（朱景冬　译）

---

① 沃尔特·佩特（1839—1894），英国作家。

1972年获奖作家

[德国]海因里希·伯尔

Heinrich Böll（1917—1985）

莱茵河

莱茵河这个名词是阳性的，它是凯尔特语[①]。莱茵河两岸的城市最早要追溯到古罗马时期。古罗马人运来了石头，用石块铺路，营造宫殿、兵营、庙宇和别墅。随着石头他们还带来了对长治久安的梦想，石头成了他们过去的统治的标志。罗马人给各个德意志皇帝留下的遗训就是：统治意味着建筑与颁布法律。罗马人乘机顺莱茵河而下，沿支流河谷而上运来了大理石块，造好了柱子与柱顶，还带来了法律。莱茵河既是通道，又是边境。但它，不是德国的边境，也不是语言的界线；它分离的不是民族与语言，而是其他的东西。莱茵河并不像俗语所谎称的那样和蔼可亲。直到并不把这条六百米宽的大河看作障碍的近代，莱茵河才证明了自己是一条分界线。1945年解放德国时，从此岸冲向彼岸的冒险并不亚于罗马时代的惊人之举。

罗马人，这些富有经验的征服者，他们知道如何驯服这条狂野的、奔腾不息的大河；那就是通过桥，于是他们就造桥。他们建起了桥梁和桥头堡，然而就在莱茵河右岸、在美茵河注入莱茵河之口的北部他们从未站稳过脚跟。桥梁造价昂贵，而且容易摧毁，用斧子与火，炸弹和炸药包很快就能把两岸重新

① 觊尔特语，印度日耳曼民族的一支凯尔特人的语言。

分开。获胜的军队，建造了新桥，并且开始无情地征税；桥头堡宛如针孔，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逐个地从其中穿行。六百米宽的一泻千里的灰色大河隔开了众多的家庭与情侣。从前有两个国王的孩子，在历史的进程中假修女披上了许多外罩——罗马雇佣兵。墨洛温王朝[①]的强盗、科隆选帝侯的上尉，拿破仑的下士、德国国防军的走狗和美军少尉。“证件，证件，许可证！”浅黄色的粉末滴滴涕撒到了衣服上。连一只跳蚤也不许活着渡过莱茵河，尽管它坚韧不拔，历尽艰辛来到了莱茵河边。但这里是分界线，渡口和浮桥在技术上几乎不能与罗马时代同日而语，可是它们却成了权力的工具，财富的源泉。人们渴慕地瞩望着此岸和彼岸。河水太深了。

大河冷酷无情。在莱茵河流域，除了巴塞尔以外，没有一个城市跨越了大河一分为二。这与塞纳河、台伯河[②]、泰晤士河完全不同。布拉格不是华沙、佩斯不是布达，就是最现代化的行政机构也不能完全消除科隆和多伊茨（即罗马时代的桥头堡迪维蒂阿）之间的界限。走过连接科隆和多伊茨的先锋桥得冒很大的风险，而就是在这儿，罗马人建成了他们的第一座桥。1945年秋天，莱茵河这条古老的大河携带着泥土流过了惨遭毁灭的科隆城，朝西北方向奔去，与此同时，我们揣着证件和滴滴涕，挤在装甲车与吉普车之间穿过又湿又滑的没有栏杆的大桥，朝着渴慕已久的左岸涌去，大桥的厚木板发出沉闷的吼叫声，这声音与夏特人、克鲁斯克人，布鲁克特勒人和苏伽姆布勒人[③]脚下的大桥发出的隆隆声毫无二致。

莱茵河并不是穿过都市，而是从它们旁边流过，它流经斯特拉斯堡、美茵茨、科布伦茨、波恩、科隆和杜塞尔多夫；由罗马人兴建的古城的中心大多在莱茵河左岸，在这里，罗马人建起了石制房屋，铺着石子的道路和带有围墙的兵营，这使得日耳曼人惊恐万状。罗马人还带来了法律以严惩那些侵占私有财产和篡夺国家领导权的罪人，而日耳曼人对这些东西则视若敝屣。在右岸，最重的罪行就是胆怯；胆小鬼要判处死刑，历经千年的沼泽地里的尸体至今还是日耳曼人判决的见证。1945年的德军撤退

---

① 墨洛温王朝，481年，克洛维成为法兰克人的国王，486年，他统一了日耳曼各部落，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了法兰克王国，开始了墨洛温王朝的统治。

② 台伯河，意大利的河流。

③ 夏特人与克鲁斯克人、布鲁克特勒人、苏伽姆布勒人属于古日耳曼部落，曾联合起来抗击罗马人的入侵。

渡过莱茵河时，野蛮的行为终于确定不疑；在右岸，沃丹神[1]君临天下；沼泽地里的污水早已排干，进步战胜了泥沼，然而沃丹神还在统治着德国人；树上和电话线杆上悬挂着逃兵及其支持者的尸体。在中学一年级的拉丁文教科书中写着：把懒惰的日耳曼人的头朝下扔进野生动物园里去。1944年秋天，从法国退回的德国国防军的洪流就是在莱茵河边被挡住的；为数不多的桥梁要比成千上万的村庄、小街和林区要容易控制。联军冒着敌人的炸弹渡过了莱茵河，这次进军就是以一座桥梁“雷马根”来命名的。

哥萨克人、西班牙人、瑞典人、罗马人和匈奴人伫立在莱茵河的左岸或右岸，望着这条浩浩荡荡的阻止了他们前进的大江徒唤奈何。拿破仑再次试图使莱茵河成为两个民族的分界线，沿着河的左岸，他清清楚楚地划了一条边境线，由巴塞尔往上直至克累弗。拿破仑的努力注定要失败。民族这个概念太虚弱了，它不能分开被莱茵河分隔的两岸。科隆人、多伊茨人、波恩人和波伊尔人说的是德语，而且当诞生在左岸的人驱车由东往西驶过一座大桥时，他就会百感交集，这些情感要比一个人的年龄更长久。莱茵河是很难作为界线的。这使得拿破仑的企图变得十分愚蠢，也使得莱茵区的分裂主义不受欢迎。莱茵河自南向北奔流不息，它隔开了许多事物，然而仍有许多神秘的连线横贯东西。莱茵河是语言分布区的界线，面包形状的界线和教派的界线，甚至常常是每个教派内部的界线；这儿是特里尔风味，那儿则是科隆风味；这一种天主教是带有田园色彩的，忠顺的，它几乎具有巴洛克风格，相形之下，另一种天主教则散发着都市和更加自由的气息。只要莱茵河被宣布为民族的边界，古老的情感就会复活，这些情感不是纵向，而是横向扎根在这片土地上的。如果人们要解开纵向和横向上究竟有哪些事物被隔开了这个谜，那么所有的文献也不够用。在波恩以北巴洛克风格只是一个梦，它十分陌生。从未作为建筑风格或者生活感情存在过。

默默无闻的莱茵河下游，从波恩直至鹿特丹，是按公里来计算的，它也不是微不足道的。这儿的语言、生活感情和幽默不知不觉地带有尼德兰的色彩；啤酒和白酒是这些对雨和雾了如指掌的民族的饮料，它们在酒馆

① 沃丹神，北欧神话中的主神。茬殿堂专门接待战死者英灵。

中比比皆是。这听起来没有多少“莱茵风味”，那些建有布罗伊格尔[①]教堂的静谧的下莱茵乡村也是如此。巴塞尔的狂欢节不是和科隆的嘉年华会[②]一样在莱茵河畔举行的吗？前者千奇百怪，戴的面具是野兽与恶魔，舞蹈的旋律僵硬呆板，后者粗俗不堪，跳的舞蹈十分时髦，讲的笑话带有政治色彩，总具有现实意义然而又十分古老；粗人使上层人物在这个笑料伤人的地区丢人现眼，可是他又以诚实无欺的本能使教会这个官方机构免遭嘲笑。科隆的嘉年华会与巴塞尔的狂欢节迥然不同，然而二者都具有莱茵风味。

今天，判决对左岸和右岸同样有效；稳固的桥梁好像永远把两岸连接了起来；运货驳船欢快而勤勉地、不知疲倦地逆流而上，抑或顺流而下，从巴塞尔开往鹿特丹。再没有海关大炮朝船首发射炮弹以示警告，贪婪的市参议员和破产的选帝侯不再实施堆货法了；拦路抢劫的骑士的城堡已成废墟，尼伯龙根人只是一个伟大的梦幻：被占领成了一种持续的状态，每支车队——即使它说着自己的语言，都被当地人视为占领军，经常有三四支军队说着相同的语言，说着自己的语言，先是他们并肩作战，然后又彼此搏斗，改换阵线，这种情况谁又应付得了呢？

19世纪才带来了莱茵河的挚友与死敌——游客。莱茵河成了商品。风景变成了叮当作响的银币。莱茵河风景的特征是不可取代的：它是不可磨灭的。千百万人伫立在龙岩上俯视莱茵河谷，莱茵河的面貌依然如故。千百万人站在汽船上仰望骑士城堡的废墟，这些稍加修理的废墟仍然耸立在那儿。诗人们赋诗歌颂这片独一无二的风光。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是乘坐汽船从波恩开往吕德斯海姆，穿过由莱茵河造成和永远存在的广袤阴郁的荒原，僵硬的心，漠然的头脑，坚强的男人，都会变得柔顺和蔼和软弱。莱茵河浩浩荡荡，使两岸发生的一切都成过眼烟云。如果携带泥浆的洪水漫过码头和林荫道冲进了游览地的饭店，如果登岸桥不再往下与舒适的汽船相接而是向上直通淡蓝色的天穹，那么就能听到河水哗哗的威胁声。在波恩的北部，莱茵河从狭窄的群山奔向平原，江面宽阔，它流经战战兢兢的村庄，甚至威胁到了它的秘密女王科隆城。在莱茵河两岸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一切，仿佛就像一个才延续了两千年之久的笑话，就像第

---

① 布罗伊格尔，比利时北部佛兰德的绘画世家。
② 嘉年华会，即狂欢节。

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连续的梦；这儿工业区举目皆是，它们构成了莱茵河的背景，密密麻麻，纠缠不休，愚蠢而乐观地展现在我们面前，然而也只不过是一个黄粱美梦。工厂里排出的污物使莱茵河成了欧洲最脏的河流，却从来没有夺走这条大河的威严；莱茵河是一条既肮脏又雄壮的大河。

很久以来诗人们就确定了什么是莱茵河精神；对于他们来说，莱茵河起于吕德斯海姆，终止于波恩。这段距离还不到莱茵河的十分之一。斯推芳·格奥尔格这个严厉的天才就具有莱茵河的气质，而像伊莉沙白·朗盖瑟尔[1]这样一位柔弱、忧郁、富有幽默感而熟识天使与魔鬼的女诗人也具有莱茵河精神。莱茵河上游烟草种植农的静静的村庄具有莱茵河风味，那些彼此迥异的城市，譬如科隆和杜伊斯堡、杜塞尔多夫和美茵茨也具有莱茵河风味；诗人们所说的“莱茵河精神”从来不是他们歌颂的这段流程的典型特征：种植葡萄得付出艰苦的劳动，而且旅游季节也十分短暂；一年中的大半光阴人们是在狭窄阴凉的村子里度过的，这些村庄以前是城堡封建主的役夫居住点。如果这些村庄爬满了葡萄藤而变得像酒神一般的迷狂，那么莱茵河的眼睛就总是瞟着钱匣子和收支平衡表，而且幽默也早已成了商品，莱茵河流域作过圣母，像模特儿的美丽的少女们，嘴边一定透出一丝冷漠之情，眼中一定射出嘲讽的无情之光。在那些美女的委身相许和缱绻柔情之中还留有一点理智，这理智是随着石头与法律在莱茵河左岸被带到北方的。葡萄酒和歌舞都不能完全洗去这种理智，穿过莱茵河谷的所有军队的士兵都曾体验到了莱茵河畔少女的理智：理智主宰着婚姻，并且贯穿了婚姻的始终。将莱茵河作为爱情的界线，这也许是一种大胆的理论；官方的鸳鸯楼的界线一直沿着莱茵河延伸，这肯定是一种偶然。（在这种情形下要特别提到的是作为界线的美茵河[2]和属于例外的港口城市）在莱茵河畔，爱情中的不理智行为受到了理智的约束。就是其他各地所没有的嘉年华会也不能抹掉这些界线。圣母最高贵的品性也有一个拉丁文名称，那就是Ratio（理性）。

（贺骥　译）

---

① 伊莉沙白·朗盖瑟尔（1899—1950）。德国现代女诗人。
② 美茵河，莱茵河的支流。

1979年获奖作家

[希腊] **奥德修斯·埃里蒂斯**

Odysseas Elytis（1911—1996）

向前线挺进

圣约翰日，即主显节次日，黎明时分我们接到再次开赴前线的命令，到了那里你就分不清工作日和假日了。我们要去接管从希马拉到台佩莱拉的战线，那是一直由阿尔坦人防守的。理由是他们从第一天起一直在战斗，没有间断过，而现在只剩下一半人，再也承担不起了。

我们从前线撤下来，在乡村过了十二整天。现在我们的耳朵刚刚习惯了日常生活中可爱的吱吱嘎嘎的声响，我们刚开始从一只狗的吠叫或远处教堂的钟声中领略出一点意思来，他们却通知我们必须回去再听那种我们确实熟悉了的唯一声音。即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

一夜又一夜我们艰苦而不休止地前进，一个跟着一个，像盲人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没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总是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很少几次我们停下来休息一会儿，大家也一言不发，全都那样严肃沉默，在燃着的一支松明火光下一个个分享着葡萄干。或者有时碰到机会，我们扯开军装狠狠搔着自己的身体，直到搔出血来方罢。因为我们浑身是虱子，而那是比疲劳更不好受的。终于，黑暗中传过来一声哨响，号令我们开始行动，我们便又像驮载的牲口那样努力前行，要赶在天亮之前取得进展，天一

亮我们就会成为飞机的明显目标了。由于上帝并不知道目标一类的事，所以他仍坚持自已的习惯，让日光在每天同一时刻降临呢。

然后，我们隐蔽在深谷中。把脑袋朝沉重的那一侧放倒，使它不致做出梦来。但鸟类会对我们恼火得很，觉得我们根本不重视它们的谈话——也许还因为我们在无缘无故地损害大自然吧。我们的确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农人。携带着一种不同的铁镐和工具，讨厌极了。

撤回到乡下的那十二个整天，我们时常接连几个钟头地凝视着镜子中我们的面容。正当我们的眼睛渐渐地习惯了以往那些熟悉的特征，正当我们开始小心地领略那光溜溜的上唇或睡得丰满了的面颊的意义时，他们便通知我们出发，以致第二天晚上我们即开始感到我们又在变样，第三天更加，到了最后一天即第四天，就很清楚我们已不一样了。此外，我们仿佛是由年龄不同的几代人组成的一伙在沿路行进，有的来自现今，有的来自古代，由于胡子过多而变白了。头上扎着带子、愁眉苦脸的山地酋长，能吃苦耐劳的牧师，经历过几次战役的军士，表情严肃地挥着斧子的开路先锋，沾满了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鲜血、手中拿着钉头锤和盾牌的拜占庭边疆卫士，大家在一起，谁也不说话，肩并肩地哼哼着永远前进，越过山脊和中间的峡谷，从不去想别的事情。因为正如那些一再走厄运的人习惯了祸害并最后归咎于命运或天数那样，我们始终一往直前，迎着我们所谓的瘟疫，像我们讨厌暗雾或乌云时说的那样——流着汗使劲从有时深过膝盖的泥浆里拔腿而行。因为一路之上外面总是在下着毛毛细雨，就像我们身体内部那样。

我们现在知道，我们已很接近那分不清工作日或假日、病人或健康人、穷人或富人的地方了。因为前头的吼声，犹如群山那边的风暴，在不断增大，以致到最后我们能清楚地分辨出那迟钝而沉重的大炮声和单调而急速的机枪声了。还因为，我们越来越频繁地碰到了那些朝另一方向缓缓行进的伤兵。而那些戴红十字臂章的医务人员会把担架放下，向手心吐几口唾沫，眼中流露着渴望得到香烟的狂热目光。当他们听说我们要去的地方时，他们会摇头诉说他们的血腥可怖的故事。可是我们听到的只是黑暗中传来的其他声响，它们由于那深渊中的火焰和硫磺而仍在发烫。有时候，但不那么常见，有一种闷住的呼吸声，像打鼾似的，那些熟悉的人知道那是死亡的格格声响。

有时他们一路拖着那些几小时之前才被我们的巡逻兵在突袭中抓到的俘虏。他们的呼吸带有酒臭味，他们的口袋里塞满了罐头或巧克力糖。可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背后的那些桥梁被切断了，我们的骡子已毫无办法，陷在冰雪和滑溜的污泥中。

终于，时刻到了，我们看到了远处这里那里升起的黑雾，以及沿着地平线最先出现熠熠闪耀的红光。

（李野光 译）

骡　夫

在那些日子里，终于过了整整三个星期之后，第一批骡夫进入了我们的国土。他们把一路经过的那些城镇如德尔维纳、萨兰达、科尔察的情况告诉我们。他们以尽快结束和一走了之的神气卸下了咸鱼和饼干。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这时发现他们中有个人身上带着些旧报纸。于是我们全都以惊愕的心情阅读着——虽然我们已经听到过关于此事的谣传——人们怎样在首都举行庆祝以及将那些从普雷维萨和阿尔塔回来休假的战士们扛在肩上游行。那时钟声整天都在长鸣，晚上人们在戏院里唱歌，并在舞台上演出我们的生活情景让群众欣赏。

我们全都沉重地缄默着，因为我们的灵魂由于成年累月在旷野中待着已变得凶狠起来，而且即使不说，我们也都对剩下的年月感到紧张。事实上，满眼泪水的中士佐伊斯却无视那些登载世界新闻的纸片，只在上面留下了五个指头的痕迹。而我们其余的人一句话也没说，只不过用眼光表示了我们对他的某种感激之情。

那时列夫特里斯独自站在一旁悠闲地卷着一支纸烟，仿佛他把宇宙的困境都承担在自己肩上似的。他回过头来说道：“中士，什么事那么惹你生气呢？那些命定吃鲱鱼和饼干的人将永远回去吃鲱鱼和饼干。而那些做

日常文书工作的也得同样这么办。那些安排过舒适生活的亦将如此，不过他们是无法掌握生活的。但是请让我告诉你一件事吧：只有那种与自己内心的黑暗搏斗的人才能终于找到自己在阳光下的位置。”这时佐伊斯说："那么你认为我就没有自己的老婆、田地和麻烦事儿，得老坐在这旷野里守着啦？”列夫特里斯回答道："中士，一个人不喜欢的东西才是可怕的，因为它们已经丧失了，无论你怎样努力要抓住它们也是白费。可是你不会丢失感情上的东西，不用担心，而那就是在这荒野尽力而为的目的。或迟或早，那些命定要寻找它们的人必然会找到。”这时佐伊斯又问道："那么你觉得谁会找到它们呢？”于是列夫特里斯不慌不忙伸出一个指头说道："你和我，兄弟，以及任何一个被正在倾听着我们的现今所选中的人。”

恰好这时我们听到了夜空里尖啸着向我们飞来的炮弹。于是我们迅速地脸朝下卧倒在荆棘上，因为如今我们凭感觉认识了那些看不见的标志，而我们的耳朵能够预先准确地断定炮弹将在哪里落地开花。炮火并不曾伤害什么，只是少数几匹骡子用后腿直立起来，而另一些则吓得四散跑开了。当浓烟消散时，你能看到那些辛苦地带领骡队的人正在大声吆喝着追逐他们的牲口。他们以惊惶的神情继续卸着鲱鱼和饼干，企图尽快结束并一走了事。因为他们对这种来自山区的轰轰声很不习惯，总觉得害怕。对我们瘦脸上的黑胡子也是如此。

（李野光　译）

美人与文盲

时常，在暮色休息之处，她的灵魂呈现一些来自对面群山的光明，虽然日间过得很惨，而明天又未卜吉凶。

不过，当黑夜降临和牧师的手在死者陵园的上空出现，她，孤单地，正直地，同那几个熟识的夜伴——迷迭香的微风和从烟囱来的烟雾——清

醒地躺在海的门口。

分外的美丽。

一半由海浪形成或一半从沙沙声中猜到的话语，以及另一些似乎属于死者在柏树丛中惊起的话语，就像那盘绕于她头上的奇异光环，突然给她以启迪。于是，一种难以相信的彻悟让真实的风景呈现在她最深的心底，那儿，黑人们在河边同天使搏斗，显示着美人曾经怎样诞生。

或者是，换一种说法，我们称为眼泪的东西。

而且，只要她的思想还要持续，你会觉得它洋溢在她那闪光的脸上，而眼睛和颧骨饱含痛苦——像一个古庙看守人的眼睛和颧骨似的——那么深邃。

从大犬星座之巅一直延伸到处女座的顶部。

“而我，远离城市的瘟疫，梦想她身边的一片荒漠，那儿眼泪已毫无意义，唯一的亮光来自那吞没我的全部所有物的火焰。

“我们俩并肩地撑持着未来的重荷，发誓要服从星界的共同管理，彻底保持缄默。

“仿佛我真不知道，尽管是文盲，正好在那里，在彻底的沉默中，能听到最骇人听闻的喧声。

“而那孤独，从它变得为人类所难以忍受的时候起，就散布和播种了星星！”

（李野光　译）

勇士的睡眠

一

他们还在散发乳香味，而面貌已经焦枯，由于通过了阴间冥府。

在那里，在无情者突然摔开他们之处

俯伏着，在那块地上，连最小的海葵也能使地狱的空气发苦。

（一只手伸开，像要努力把未来抓住，另一只手垫着蓬乱歪倒的头颅，

仿佛在一匹挖掉了内脏的骏马的眼中，它最后一次瞧着成堆冒烟的废墟）——

在那里时间解放了他们。一只翅膀最红，它遮盖着世界，而另一只已经轻柔地在远处扇动。

没有一丝皱纹或悔恨的悲痛，但是最深处那古老得无从追忆的血已艰难地开始发红，在一片墨黑的天空。

一个新的太阳，还没有成熟，

没有强盛到足以融解活的三叶草上那茸茸的白霜，但已在消除黑夜的宣布神谕的权势，使荆棘不得生长……

从一开始，岩谷，群山，树林，河流，

一个由复仇后的感情所构成的宇宙开始发光，与原来相同但被颠倒，

如今勇士们可从中穿过，而刽子手在其中被立地杀掉。

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啊！

无论是深渊中正午的钟响，或者从高处飞降的极地之声，都不曾使他们的足音消亡。

他们那永远张开的眼睛贪馋地细辨世界，在那里无情者曾突然把他们杀伤；

他们俯卧在那里，让秃鹫猛扑下来，品尝他们的鲜血和内脏。

二

悠悠苍天的耕种者们啊！

岁月洗不白他们的胡须，而他们四时漫游，令万物恢复其真实面目。

甚至每个伸开双手的婴儿都没有回声，只有天真的狂热不断加强那大瀑布……

如今年轻的阿里特[①]整天降临于那些处所，在那辛勤劳动；尽管土地由于无知已腐朽，已无端地犯下黑色的罪恶。

可是夜里他常常飞开去寻找庇护，在高处的大山怀抱中，如人类毛茸茸的胸脯。

而山谷中升起的白雾，他们说不是烟缕，倒是从勇士们睡眠间隙中飘出的怀乡的忧郁。

（李野光　译）

① 陡峭的山脊。

风景的起源或仁慈的结束

突然燕子的阴影收割到它的怀乡病的闪忽：正午。

太阳用一块锐利的燧石，慢慢地，巧妙地，把西风的双翼镌刻在“正义女儿”的肩头高处。

日光给我的肌肤以影响，紫色的斑痕忽而在我胸上出现，恰好是悔恨曾触及我使我疯狂奔跑的地方。于是我由于睡在陡峭的树叶中而枯透了，我被孤单地留下来，孤单地。

我嫉妒水珠，那颂扬乳香黄连木而被未发觉的水珠。但愿我在那双神奇的能看到仁慈结束的眼睛中能够像它那样就好了。

或者我也许就像它？从那浑身上下毫无破绽的岩石的粗犷中我认出了我的倔强的颚。它在另一个时代曾撕裂过野兽呢。

而那边的沙，由于大海曾经给我的喜悦而安定下来，那时人们亵渎她，而我张开双臂赶紧去从她身上寻求慰藉。这就是我当时寻找的吗？这纯洁？

水在倒流，我进入爱神木的精神中，那儿恋人们在躲避迫害。当我的胸膛喘息时，我再一次听到拂着它的毛发的丝巾。还有这声音，“我的亲爱的”，在夜里，在深谷中，那儿我割断了星星的缆索，夜莺正试着显形。

真的，无论我必须通过什么样的渴望和嘲笑，我的两眼和手指中有着一个不受腐化的誓言。是的，它们正是那样，在我努力使那无边的蓝天变得柔和的时候。

我说话。而且，我转过脸去，再次在日光中面对它，当它牢牢地盯着我的时候，冷酷无情地。

那是纯洁。

美丽的、由于多年的阴影而显得忧郁的、正义的女儿在太阳的信号灯下哭泣，

当她守望着我再一次走遍这个世界，这个没有神、可是由于我还活着时从死亡夺得的东西而沉重下垂的世界。

突然那燕子的阴影收割到它的怀乡病的闪忽：正午。

（李野光　译）

另一个诺亚

我把地平线扔进石灰里，并以稳重而坚定的手开始献身于我的未来的四壁。

是时候了，我说，让欲望开始它的神圣使命。在一座光明修道院里把那超验的瞬间捉住，那时风刮着一片云彩飘过大地最高的树木上空。

那些我独自努力寻找，为了在轻蔑面前保持自己风格的东西，那些东西此刻会到来——从桉树的强酸到一个女人的窸窣——到我的苦行主义方舟里躲过灾害。

还有那最远的、最被人回避的河流；以及鸟类中他们唯一给我留下的麻雀；以及狭窄的痛苦词汇中两个或至多三个单词：面包，渴望，爱，也免于受灾。

（时代啊，你扭弯了虹，并从麻雀嘴上夺下了面包屑，也不曾留下一点点清溪的声音在翠绿的地方把我的爱拼写出来。

我含泪忍耐着，让灿烂的光辉沦为孤苦，时代啊，我不能将你饶恕！）

当人们相互吞食彼此的内脏时他们开始减少，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

罪恶在滚滚地前进，在被遗弃的天空中大为激怒了，

我这孤立状态的白色微粒正旋转翻飞，在一个废墟世界的腐蚀的上空忙着证实我的粗浅的理解，

然后当再一次聚集时，将打开远方的地平线，把那些痛苦之词放在水的嘴唇上一个一个地嚼碎，

提出我的绝望的古老涵义。

好像从神圣的桉树叶子上咬下的一口，愿这淫荡的神圣日放出它的香味，

愿女人，绿色之物的生育者，攀登赤裸的时间之流，

并且慢慢地、忠诚地松开她的手指，一劳永逸地把鸟放走，

让它飞越人类罪恶的劳碌生活，使得从上帝犯错的地方落下。

那天堂的啁啾！

（李野光　译）

属于永恒的七天

星期日——早晨，在献犊者的神殿里。我宣布：愿可爱的默托变得像一棵树那样真实；愿她的羔羊，那直视着我的屠宰者的羔羊，将给最严峻的未来以惩罚。

星期一——我的脚边有草和水。这就是说我存在着。在那将使我变为石头的一瞥之前或之后，我举起我的右手，高高地扬着一个肥大的蓝色麦穗，要建立一个新的黄道带。

星期二——大批大批的人离去了。在一片到处是黑卵石和海草堆，岩石上散满牲畜的巨大脊椎骨的荒凉海滩上，1与9之间展开了战斗。

我的两匹珍爱的老马站在从海中硫磺升起的蒸汽之上嘶鸣着。

星期三——在雷霆的另一端。那只烧伤了的、将再次开花的手，要把世界的褶皱抚平。

星期四——敞开的门：石台阶，天竺葵的头状花穗，而那边是透明的屋顶、纸鸢、太阳光中的贝壳。一只山羊沉闷地思索着时代，平静的烟在它两角之间上升。

后院那位园丁的女儿被偷偷吻着，因为喜极忘神而把一只花盆碰掉打碎的那一片刻。

啊，要是我能把那响声保留就好了！

星期五——我无望地爱着的那些妇女的“变容节”。回声：玛——丽——娜！爱——列——尼！紫丁香随着每一声钟响落入我的怀中。然后是奇异的亮光，两只很不一样的鸽子将我高高地抬起带进一座盖满常春藤的大宅里。

星期六——我的同类柏树被一些沉默而残忍的人砍下来：为了婚礼或

丧礼。

他们挖掘周围的土地，并洒上淡红色的水。

即使我已经说出那些将无限空间除去磁性的话语。

（李野光　译）

康斯坦丁·帕莱奥拉哥斯的死亡与复活

一

他笔直地站在那边　披着悲哀的铠甲　在大门前面

距离他的灵魂曾努力以天堂来衡量的那个世界很远　而且比石头还无情得多　因为他从没遇到过友善的人——有时他那歪扭的牙齿也白得实在罕见

当他无视众人而昂首走过　并看出了他们中间那个报以微笑的人时那是死亡永远也不能碰的真实的一个

他特别清楚地念出海这个字　以致海里所有的海豚都为之色喜　同时那茫茫一片对上帝也足够宏大了　一点一滴全都向太阳升起

他小时候就见过成年人肩头上闪烁的金色发辫　他记得有个晚上　在一场大风暴中海洋的鳔怎样呻唤　天上怎样起云而且不许迟延

要过这种生活很不轻巧　可是也值得引以为豪

二

如今怎么办啦　我的上帝　既然他必须同千百人以及他自己的孤独厮

打　他　本来只需一句话便能缓和全世界干渴的他

怎么办呢　要是他们拿走他的全部家当　他那交叉系着的草鞋和锐利的三叉戟　以及他每天面对海风握着缰绳跨着的城堡围墙　像只顽皮而倔强的帆船那样

一根马鞭草嫩枝摩挲着一个少女的脸颊　要在午夜吻她（清亮如水的月光漫过高出大海三级的石阶上……）

夜的午潮　也没有一个灵魂在他周遭　只有他的忠实的言语以其所有的文采汇集成一杆他手中的白光之矛

而对面　沿着整个围墙　头颅像石膏塑的蚂蚁一直摆到眼睛看不见的地方

“夜的午潮——生命只是一刹那而已！”他惊叫着冲入那团纷扰　背后拖着一根无穷无尽的金色线条

并立即感到　从很远处　那致命的苍白正在把他追捕。

三

如今　由于太阳的毽子踢得愈来愈快　那些庭院被浸入寒冬　然后被天竺葵染红了又冒出来

而那些小小的清凉的圆屋顶像蓝色的水母似的每次都向那晶亮处伸得更高　那是风为了给更远的时代以描写而镶嵌的银色

那些以拥抱点亮夏天曙色的处子　给他带来了新鲜的桂树叶和从海底取来还流着碘液的爱神木新枝

这时他听见脚下　那被吞没在古老发黑的黑色船只排水管头部的目光

凌厉的处女们　还站在那里呵斥叫唤

横躺在陆地堤岸上的马匹　被摧毁的大大小小的建筑物　漫天飞舞的喧嚷和尘土

牙缝中永远有个坚强不屈的声音　倒下了
他
最后一个希腊人！

（李野光　译）

不能发生的事情

我祈愿怀乡病有个躯体好让我把它推出窗去！　我愿把那些不能发生的事打得落花流水！　少女，从她那裸露的胸膛
上帝曾经救了我　像从一只救生筏上
然后他把我领到城墙高处的上空　那儿正好有新月照临

你可能由于我的不慎而出现　而命运女神看中了你　如真正发生过的那样　因为这种事正是生活所缺少和喜爱的　可我们还以为不在这里

而在爱的另一面　在死亡的另一面　我们梦游着　直到我们的血肉之躯　将我们紧抱得难以忍受　当我们体内的磷着火发光　我们醒来了
是的　时间在笔直奔流　而爱是向上直立的　它们要么被割为两半要么永不相遇　除了那些还留下的

像房间里被一阵大风带来的沙　和那只蜘蛛　以及门口

那圆瞪着眼睛嗥叫的狼　一切都显得妥当　特别是我小时候保存在雪

里而后来发现仍新鲜如故的克里特山脉　可是这意味着什么呢

即使你仍然是自由而胜利的　太阳会再一次降落　并且在你周围

有的是一种弥漫于被毁弃的海滩的静寂　那儿云雾照样会下来放牧在黑夜即将永远降临的时刻

仿佛人类已走到尽头　凡是合时的东西啥也没有可说的了。

（李野光　译）



1980年获奖作家

[波兰]切斯拉夫·米沃什

Czesiaw Miiosz（1911—2004）

一个装镜子的画廊（选五章）

（第十二页）

他在灰尘仆仆的书架上发现一个家庭编年史的篇页，上面布满了读不清楚的字迹，于是他又一次拜访他童年一度住过的德维纳河[①]上阴暗的房屋了，它被称为“碉堡”，因为它建立在这个地方，当年拿破仑在世，有一座“挥剑骑士”的碉堡曾经被焚毁，同时地基上暴露出地牢，还有一具骷髅被铁链拴在墙上。它还被称为“宫殿”，以便区别于尤金常常带着钢琴搬进去过冬的公园里的茅舍。他的那个亲戚曾经上过麦茨的耶稣会的经院，在圣彼得堡的军事法庭当过律师，但当他被要求改宗正教时，他便离职了；此后他回到“碉堡”来，孤单地过着，和任何邻居或家人不相往来，除了他所爱的姊妹雅姬加·伊兹卡夫人。“他们只用波兰语或者白俄罗斯语同仆人们讲话，非常讨厌俄语。”尤金同少数客人、他过去在圣彼得堡的同事讲法语。“他一直待在‘碉堡’里，实际上从1893年到1908年从没离开过。他经常大量阅读，也从事写作，但日夜大部分时间，在弹钢琴，他为它花了1500金卢布，那时可是一笔可观的数目。”如果他到什么地方去，那就是骑马去看望附近

① 流经俄罗斯和拉脱维亚的一条河。

伊多尔塔的姊妹，人们常看见他们一起骑马穿过林子，他就欢喜骑上一个“女战士”型的马鞍。但她亡故以后，只有一个过路人停留在公园的门口，听见了他绝妙的音乐，才能证明这座房子里住着人。后来，音乐也听不到了，“虽然已经是秋天，人们会认为他仍然在弹奏，只是在‘宫殿’的内部，由于有双重窗户，不可能听见他了。”接着，突然间，他召集家人，甚至接见了牧师。他被埋葬在伊多尔塔家族陵园他的姊妹身旁。他留下了成包的手稿，内容不详，都用线捆扎起来。

（第十四页）

他在编年史中读到：“他死后不久，便开始吓了人。从那时起，‘碉堡’就没有宁静过，因为每个人都说，潘·尤金[①]在走路。家具移动着，他房间的书桌变换了位置，钢琴夜间在他书房里弹奏起来，楼上图书室里有离奇古怪的活动。这件不愉快的事是由维尔诺银行的代理人、米祖斯拉夫·雅沃维茨基先生发现的，他由于房屋继承人想弄到一笔贷款，便到这里来对房屋进行估价。他们为他在尤金的书房里安了一个铺位，这是一间镶有橡木地板的大房间，窗子面对德维纳河，钢琴和书桌旁边有些书架，上面摆着尤金想留在手边、不必上楼到图书室里去取的那些书；一进房，人们就会注意到那些画和一座从摄政时代传下来并饰有拿破仑鹰章的贵重的钟。夜半时分，客人恐怖地拉铃叫仆人，把粗绒线做的铃绳都拉断了，他等不及救援到来，便穿着内衣从窗口跳了出去，由于这样冒失，他后来患了一场肺炎，因为外面很冷。人们终于习惯了‘碉堡’里的骚扰。但是德鲁雅新来的教区牧师魏伯神父的遭遇却颇不寻常。他一次来访问‘碉堡’，随便翻阅了一下照片簿，突然在一张照片面前沉吟下来，打听这张是谁。当他听到女主人说，这个人是她两年前死去的姐夫时，他便说道，‘这就怪了，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说一下，潘尼——也许最好不做声，因为你可能认为我说这件事，是丧失了理智——但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还得告诉你，他昨晚就在修道院我的房间里。’于是，他告诉她，他巡视了教区回来，很早上了床，开始读书来催眠，这时他听见门咯吱一响，先是餐室里，接着隔壁起居室里有了脚步声。门打开了，一个陌生人走了进来，穿着很讲究，带着富人的一副趾高气

① “潘”是波兰贵族的男性称号；“潘尼”是女性称号，下同。

扬的派头，充满自信，光著头，没有穿外套。魏伯神父以为他是附近一位他还没见过的地主，有什么急务来到这儿，于是他开始为了被发现这么早上床而道歉。那个陌生人沉默地走近他，把手放在小桌的大理石顶端，说道，‘为了证明我来过，我把我的指纹留下来。’接着，他便转身走掉。他不慌不忙，穿过没有点灯的起居室，然后是餐室，打开通往旧日修道院走廊的门，他的脚步渐渐消失了。但是，牧师后来才想起来，通往庭院的门是锁着的，通往街道的大门和大门里的耳门也是锁着的。尤金继续让人想起了他，直到1914年2月那一天他的兄弟约瑟夫过世为止。”我很想知道，读者也会这样想，哲学是不是真的能够帮助抑制人生的激情？也许所有智慧毫无用处，假如渺小的愤怒、不快和家庭口角是如此持久，甚至迫使我们死后还在行走的话？

（第十七页）

一幅叔本华的画像，谁知道为什么，配上了埃拉的一幅画像，她笑得像谜一样，画家还给她戴上了一顶文艺复兴时期的帽子，也许与“泰坦尼克”号甲板上的女士们戴的帽子相仿。“噢，哲学家，”流浪汉对他说，“我知道他们为什么讨厌你了。到底谁要人告诉，真理是心灵对它的功利主义使命的一种反抗呢？谁要人告诉，命运在分配智能的天赋时是势利的，那些天赋完全是平庸的，一味追逐幻想，应当屈从于少数中的少数，承认自己的劣势？‘他毋宁是个爱看戏的人，因为他摆脱万物在看戏。’[1]艺术家和哲学家，不就是千百万中的一个？我也是这样，如果我事先知道有什么等着我，我可不就选定的生命和幸福吗？即使现在，当我知道我的同代人的生命和幸福什么也没留下来，这就不难猜想，你为什么没人欢喜，而且永远不会有人欢喜了。没有人曾经如此有力地将儿童和天才同其余的人对立起来，他们永远在盲目意志的威力之下，其本质就是性欲；没有人曾经如此有力地解释过儿童的天才：他们是旁观者，贪婪，饕餮，是尚未被神的意志所俘获的心灵，虽然我想加一句，是为厄洛斯[2]所引导的心灵，但却是一个仍然自由的跳舞的厄洛斯，对目标和服务一无所知。而艺术家或哲学家的天赋同样在对于成人的俗界的隐匿敌意中有其秘密。你的语言——

---

① 叔本华语。

② 厄洛斯，希腊爱神之子，罗马名称为丘比特。泛指性爱，又指性爱之外的渴望。

哦哲学家——表面上如此合于逻辑而又确切，伪装多于启示，人们才实在无法接近你。承认这一点吧，你的唯一主旨就是时间：一个仲夏夜的假面会，开花的少女，在一小时之内生生死死的蜉蝣式的世代。你只问了一个问题——值得人去被诱惑和被捕获吗？

（第十八页）

情人们早晨走进村庄上面的小路上，他们俯视下面的山谷，为他们自己和他们在活人的尘世中所扮的角色所眩惑。

下面的溪流，绿色的草地，和对面山坡上陡峭的树林层。

他们走在一只黑色啄木鸟扑动在枞树中间、新苜蓿的气息从峡谷边缘升起的地方。

现在他们在树丛中发现了一座小桥，一座有扶手的真桥，它通向另一边什么地方。

他们走下去时，看见松树框架里有两个钟楼的屋顶，闪闪发出铜绿色，他们听见了一个小钟的微音。

那个修道院，比它高许多的路上的小汽车，阳光下有回声，然而沉寂。

作为一个启示的开端——他们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启示——因为它决不会超过它的开端。

哲学家，你对他们短暂的自我热忱未免太严格了，虽然即使那时他们观看事物，也仿佛生存的虚荣就在过去之中，于是我退一步说，你的这段话证实了我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第二十页）

暴露出为河床所切割的坚硬熔岩的地球，广漠无垠的地球，空空洞洞，远自草木生长前以来。

而他们所到达的河流，被探险家们称为“哥伦比亚”，挟巨波奔腾而下，形成一种寒冷的液体的熔岩，灰得仿佛上面既没有天空，也没有白云。

这里什么也没有，除了星球从被腐蚀的岩石扬起尘土的风。

走过一百里之后，他们到达平原上的建筑物，走了进去，一个火山似的沙漠的旧梦证实了；

因为这是一个博物馆，保存着公主们的刺绣，一个加冕王子的摇篮，一位被遗忘朝代的皇帝国戚们的照片。

风喧闹地拍打着铜门，镶木地板在沙皇尼古拉和罗马尼亚王后玛丽娅的画像下面吱嘎着。

是什么疯人选择这个地方来存放他所钟爱的纪念品，紫丁香色的披肩和双绉的衣服?

为了随家人旅游比亚里茨[1]的可爱少女因失去了肉感而有的永远的辛酸。

为了抚摸和耳语在四散的浮石和雪花石的喋嗫旁相形见绌的羞耻。

直到连悔恨都淡薄了，只剩下一阵又聋又哑的抽象的疼痛么?

他的名字叫做萨姆·希尔，他是个百万富翁。在多风的高地，哥伦比

① 法国西南部的著名疗养胜地。

亚河从“岩山”奔流而下，在鲜新世以来的火山岩层中为自己冲出了峡谷，不久人们又在华盛顿州中部和俄勒冈州中部划出了一道边界——他1914年就在这里建造一座大厦，准备作为博物馆，纪念他的朋友，罗马尼亚的玛丽娅。一位宝座上的美人，爱丁堡与萨克斯—科堡—戈塔公爵和俄罗斯大公主的长女，从而是国王乔治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妹，1893年她年方18，嫁给了罗马尼亚加冕王子费迪南德·霍恩佐伦—齐格马林根。传闻她有une cuisse légère，即一只细腿。不论真相如何，萨姆·希尔把他的建筑物命名为“马丽希尔”，把他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连在一起；博物馆于1926年落成，皇室客人踊跃参加了开幕式。少数游荡到那儿的旅客可以看见她穿着罗马尼亚民族服装；还可以惊叹于她的雕成的宝座，她的纺轮，和她的织机。她的梳妆用品保存在展览盒里，墙上挂着她的亲戚们的画像，主要是沙皇一家人。

（绿原　译）

关于独立岁月的篇页[①]（选三章）

（第三十五页）

比起深入到那个由他父亲制服领子上曲折的银包条纹所标志的区域[②]，到达倾向太平洋的哥伦比亚河，或者在流到北极湖的阿大巴斯卡河旁支一个篷帐，要容易得多。这是一千九百二十年的春天，他们住在堤岸街，就在圣雅各教堂旁边，谁会想得到一个人能够在自己内心如此生动地

---

① 本诗标题《关于独立岁月的篇页》，是指1919—1939年，波兰原为俄国、德国和奥匈帝国所瓜分，这时暂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前一部分的事实，是指1920年波兰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第三十六页的“战斗过去了……”是指战后的和平时期。全诗写了三个关键性的人物。约瑟夫·皮沃苏茨基（1867—1935），波兰元帅，1920年的战争中领导波兰军队，1926年起实际上掌握绝对的权力，直到1935年逝世。遗体葬在克拉科甫的王陵，心却另外葬在维尔诺。朱利乌茨·斯沃瓦茨基（1809—1849）。隐现在本诗中，是浪漫主义时期的诗人，史诗《灵王》未完成即逝世；该诗描写一个传说中的史前的波兰，米沃什借以编构皮沃苏茨基的形象。约瑟夫·柴霍维茨（1903—1939），诗人兼剧作家，米沃什在华沙波兰广播电台的同事，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他的短暂生涯与独立的岁月暗合。

② 指旧日立陶宛。

保存着花香、长椅和晚祷呢？他们坐在一辆四轮马车上，一个士兵在驾驶座上，沿着维利亚河驶向安托科尔，出了城，远处有工兵驻扎在河岸。一切都是绿色，炮台也涂成那种第一次看见的特殊的橄榄绿，窗外是一辆装甲车，也是绿色，这时父亲唱道：

洛瓦河[①]的岸边，
有我的出身和摇篮。
两种货物从那个国家流来：
美丽的丝带和枪杆。

那支歌唱的什么？是唱从法国运来的武器？是唱一辆装甲车？他们还这样唱：

在远远的河旁，他阵亡了，
一朵白玫瑰在他的坟头。

也是在堤岸街，不过是在另一端，靠近港口，布尔夏特太太站在钢琴的（他记得）左边，引吭高唱另一个士兵的歌，很难懂：

小酒店的回声回到了他身旁。

维利亚河旁的房屋的墙上，他读到“皮沃苏茨基（pilsuds—ki）”字样，于是寻思，“他们为什么要写ds，不像波兰语那样写成dz呢？”还有斯特拉文斯基太太和尼扎比托夫斯基太太；玛丽·巴甫利科夫斯基的兄弟达恩，他当了飞行员；维托尔德随着他的骑兵团走远了；尼娜，那个疯姑娘，他们说，参加了一个龙骑兵部队。斯维京斯基大夫给他切除扁桃体，那是很痛的，可只是一会儿，接着就可以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吃许多冰淇淋（很久以后他还记得的美味），那时哈拉特大夫还笑着说：“你当然不会叫苦了！”冰淇淋，樱桃；夏天已经来了，报纸头条越来越大，谈话声越来越细。此后，前线的突破就意味着他当时记住的一切：炮火照耀下的尘

① 法国最长河。

土路，军车，流亡，惊惶。失败的概念对他来说，永远是通向尼罗河[1]的烧焦的公路，挤满了手车、货车、四轮马车。他还可以毫不歪曲地说，我知道城市的街道是怎样变空的，人们的眼睛从半闭的百叶窗向外张望着。薄暮时分，他们的车辆装着食物和马料，爬上了经过波纳里、通向兰德瓦诺的道路上的蜿蜒曲线；他回头望去，城市是黑暗的。后来他成为大学生，而路上那些蜿蜒曲线对他变成了什么，他记不清楚了，他也不能证实那些情景，因为没有人可问。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他们都死了。本来不应当如此，但实际上却是这样：连他父亲制服领子上的银色曲线，也只是当小歌的旋律回荡时才出现的：

在洛瓦河的岸边，
有我的出身和摇篮。

（第三十六页）

战争过去了，星星是静谧的。

有着田野和白杨的贫困的乡村曾经没法保护栖息在茅屋顶上的白鹤的翅膀和标有十字记号的面包。

将没有人会在黎明时分，砍倒成排的菩提树或者包围村庄，把人群一长串一长串地遣送到东方去。

用稻草铺屋顶的工匠，村里的铁匠，为腌菜季节准备水桶的箍桶匠不断忙碌着，像婚礼上的乐师一样。

日常的贫困保存下来，赤脚的小牧童在残茬上生火，鹅群在草地上咯咯叫着。井旁的木升降机吱嘎作响。

---

① 从白俄罗斯经过立陶宛流入波罗的海的一条河。

黑色的集镇，墟市日披上了色彩斑斓的毯子，嚼着口袋里的燕麦，在星期日的日落时分则点起了蜡烛。

木轮辐夜间响过田野，一道光从落日而不是从醒着的城市射来。

一个加利西亚高中的学生，一个雇农，一个地主的儿子和一个青年农民躺在黄泉之下，把他们的故乡交给“王灵”支配。

胜利者，一个在非波兰名字上带ds的贵族，咬着胡须，一言不发。

> 他出门走进了田野，黑土和裸麦
> 宽广地展现在他热爱自由的眼睛前面。

他多希望能像他父亲过去那样，忙于轮种，忙于安排仆人和长工次日的工作。

> 高屋顶的走廊，光滑的湿泥地面。

他多希望有农民之王的权力。在苹果树下进行裁判！

> 在人生黎明之前的沉默中。
> 金色玫瑰啊，你把我举向了你自己。

没有什么政府真是他的，没有什么部落期求他的国家联盟。

> 而他，为一声开天辟地的大喊所追逐

没有什么国家是他的；只有这个另外的国家，他得到太迟的国家。

> 我像一个半路踟蹰的乞丐

他头上的星星并不静谧，但他在它们身上读到的一切对任何人都没有

用。

一个人埋在王陵中的白鹰下面的棺材，但心在别处，在他的城市，他自己的首都。

那么，这就是波尔斯拉夫王冠的继承人么——他身后又是被征服的世代无家可归？

仿佛一个微笑就是我们在这些圣歌

所欠下的唯一的东西——而且还得归功于它们的血的赠予。

（《灵王》）

存　在

我望着那张脸，目瞪口呆。地铁车站的灯火飞闪过去，我没有注意它们。如果我们的视觉缺乏刹那间恍惚地吞噬物体的绝对能力，那么所能做的一切，不过留下了一个理想形式的真空，一个有如从一幅鸟兽画简化出来的象形文字的符号，一个微扁的鼻子，一个头发光滑后梳的高额头，下巴的线条——但视力为什么不是绝对的呢？——而在一种略带粉红的白色里，有两个雕刻的孔穴，装着一片黑色的闪光的熔岩。吸收那张脸，同时又使它反衬。这甚至不是一个欲望。像一只蝴蝶，一条鱼，一株植物的茎，只是更其神秘。因此我觉得，多次试图称呼世界之后，我只能够重复、唠唠叨叨地重复任何力量也达不到的最高的独特的声明：我在，她在。叫喊吧，吹号吧，组织千万人的强大队伍行进吧，跳跃吧，撕碎你的衣服吧，只是重复：存在！

她在拉斯帕尔站口走出来。我被抛在后面，和大量存在物一起。像一团海绵，因不能浸水而受苦；像一条河流，因云和树的倒影不是云和树而

受苦。

（布里—孔特—罗伯特，1954）

（绿原　译）

在路上

传唤什么东西？传唤什么人？全能的上帝，你盲目地穿过羊毛似的烟霞的天边，

那滨海省份的堡垒上面铜色鳞甲的海市蜃楼。

穿过燃烧在河床上的藤蔓的烟雾或者穿过朦胧教堂的蓝色的没药树，

向永远为话语所掩蔽的达不到的小山谷，那里我们两个裸体跪着，为一个不真实的春天所净化。

没有智慧的苹果，在漫长的环行路上，从地面到天空，又从天空到陶工的泥土的干了的血。

被剥夺了预言的继承权，中午在一棵比任何希望更坚强的松树下面吃着面包。

（圣·保罗–德–旺斯，1967）

（绿原　译）

一个诗的国度

仿佛我没有眼睛，却得到了一个颠倒的望远镜，世界移开了，一切东西变小了，人，街道，树木，但它们并没有丧失鲜明性，而是浓缩了。

过去我有过这样的时刻写诗，所以我知道距离，无动于衷的沉思，装作一个不是“我”的“我”，而今它永远像“我”了，我自问这是什么意思，是不是我走进了一个长久不变的诗的国度。

一度棘手的事情变容易了，但我不觉得有必要在写作中传达它们。

现在我健康状况良好，原先我却病着，因为时间在飞奔，而我苦于忧虑将要发生的一切。

每分钟世界的惨状使我惊讶；它是那样可笑，我简直不懂文学怎么会希望来同它较量。

我每分钟一摸就在肉里感到创痛，我抑制着它，并不要求上帝转移它，因为他为什么应当把它从我身上移开，如果他不把它从别人身上移开的话?

我梦见我呆在水上一片狭礁之上，那里有大海鱼在游动。我害怕我向下一望就会跌下去，所以我转过身来，用手指抓住粗糙的石墙，背对着海慢慢移动，我到达了安全地带。

我不耐烦，容易生气，由于时间消磨在洗衣弄饭之类的琐事上面。现在，我小心翼翼地切着葱，挤着柠檬，准备各种各样的调料。

（伯克利，1977）

（绿原　译）

野兽的肖像

唱着惠特曼的歌，把他从里到外翻转过来，阿伦·金斯伯格就是每个人。一个人不论受过教育与否，他的身体在金属、玻璃、混凝土或者视觉

或触觉不能包容的合成材料所构成的一大块冰冷的、闪光的、十分坚固的厚板面前都会退缩不前，它在那片装甲后面藏着的力量面前也会退缩不前。就这样，一只适应于植物的粗糙和多孔结构的毛毛虫，在一辆汽车打过蜡的车篷顶上便感到茫然失措了；一只蜜蜂撞击玻璃窗的古怪努力，说明它与一种近乎凝固空气的透明障碍相遇，是多么没有准备。一块厚板、一堵墙壁或者一架蒸汽压路机开始自行运动，它的运动是独特的、在数学上必然的，它越来越大地逼近了——于是你在一场被碾碎的梦幻之后出一身冷汗醒了过来。当然，从飞机上看，这片大陆是荒凉的，是一只洪水以前的野兽的皮肤，亚麻色，浅蓝色，黄色，有时露出了树林的毛皮；有时一小时过去了，也无从证明下面的陆地住着人，只见这儿那儿城市的霉层加厚了，夜间流散出五颜六色的光，东部、西部和中西部三个特大城市的庞大的霓虹蜂窝。当然，美国还有一层灌木丛、绿树草坪、木头房子、篱笆、锈车上面摇晃的野草。但是，莫洛克的标志仍然无处不在，所有城市只是一个城市，所有公路只是一条公路，所有商店只是一爿商店。旅行一千里也索然无味，因为不论你到哪儿，你都会碰上那同一堵移动的墙。

为什么一个人要发抖，退缩，缩进他自己脆弱的、被威胁的肉体呢？说到底，他周围一切都是他的创造，他的作为，他把它从他自身纳入存在，当作自己的矛盾来对待。但是，那不是真的——他，个人，摸得到自己，他的眼睛和头发的颜色显现在镜中，却不能承担一个表示原因的角色，他是对的。要负责任的不是他，而是他身上作为一种典型统计量而行动的另一个人；他为旁人所掌握，又想掌握旁人，以最合乎人性的方式，屈从于他的需要和欲望、创造出某种非人性的，超出人性之外的、转而反对他的需要和欲望、逃避他的控制的东西。这个东西就站在他的面前，虽然似乎是他所有，但却不是，它“在外面”。我为自然说了一大堆话，不是偶然的。这片大陆的魔鬼们最大的诡计，它们从容的报复，在于放弃自然，承认它是不能保卫的；但是，代替自然，却出现了那种文明，它对于它的成员似乎就是自然本身，赋有另一种自然的几乎一切特征。它对于我，一个孤单的有形质的人，正是异己的，敌对的，就其对意义的反对态度而言，是不可测知的；它以其自身的规律统治着，那规律和我的规律不是一回事。区别在于，旧自然引人入胜地呈现自身，随时准备屈从。我们能够从山里挖隧道，灌溉干渴的平原，在牛羊放牧处种植果园和葡萄园。

新自然包含如此巨大的能量和成就，以致其中浓缩着比个人大得多的威力，它把我、你、每个人都弄得软弱无能，处处闪避，仅靠唱机音乐和炉火孤身自处。

一加一加一在什么程度上才能影响那个新的第二自然并给它以方向，是这里无法探究的，因为事先就排除了一篇政治论文的任何假象。软弱无能不仅在于意识，而且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比意识更其深刻。意识越高级，就越能了解齿轮的相互啮合，自动永存的机械，一度划归汹涌激流的河道和已经溢出故旧河道的激流之间的不相适应就变得越加清楚。思想风尚，标语口号，在这种那种旗号下面团结人民的纲领，都被它们沉默接受的短暂性从内部给削弱了。这一切曾经有过许许多多，但都被消化了，坍塌了，被具有第二自然的全部冷漠性的庞然大物吸收了；它们越有变化，就越显得一模一样。一种低级意识相信公民学教科书，但是它们只满足于算术，满足于一加一加一，毫不注意隐藏在算术后面的复杂的决定因素。然而，正是在意识的门槛下面，有一种怀疑，也许是农民出身吧，怀疑有任何变化的可能性——幕后什么地方的强有力者经常不断的阴谋，似乎预先决定了一种社会秩序，像季节一样有规律性。但是，这是幼稚的，高级意识知道。没有这样的阴谋，机能为机能而产生机能，使高级意识感到恐惧的正是这种非人的铁板一块，它的冰川似的前进步伐。

软弱，热血，一个人（不是概念上的人，而是某个特定的人）又怎么能够反抗它呢？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生物，和人作为一个零、那个无心而成物的共同创造者，其间的界线从来没有这样的明确过；也许创造一篇有普遍意义的寓言，正是美国、欧洲的私生子的内心冲动吧。

（绿原　译）



1981年获奖作家

[德国]**埃利亚斯·卡内蒂**

Elias Canetti（1905—1994）

自命英雄

自命英雄抚弄纪念碑并拽着英雄们的裤子。是石头的也罢，是青铜的也罢，反正他们在他的抚弄之下都活起来了。有的还耸立在交通路口的中央，那是不好动手摸的。但公园里的那些却立得正巧。他绕着他们蹑行或者在灌木丛里窥伺。当最后一位游人归了时，他就跳出来，灵巧地一跃，跨上纪念碑底座并站到英雄身旁。在那里他站一会儿以鼓起勇气。他满怀尊敬，因而并不一上来就伸手抓。他也考虑什么地方对他最有利。单单把手放在石像铜像一个凸处上是没什么意思的，他需要的是用手指拽住点什么，要不然他就没法自命什么了。他需要褶子，抓到了这样一条，他就久久不松手，他觉得好像正用上下牙咬住了它一般。他感觉到伟大转到他的身上并且欣喜地打起噤来。现在他知道了他本来是什么以及他能达成什么。现在决定要从头越了，于是他用尽心力自命为英雄，此刻他力量多得浑身灼热，明天他就开始当自己是个英雄。

自命英雄不会爬得更高，他自觉这样不得体。他本来可以一跃跨上石像的肩膀并跟英雄说几句悄悄话；他本来可以揪住石像的耳朵并贬低英雄。要是这样那他就卑鄙到了极点。他满足于他应有的平庸的位置。他还是一直忙于找裤褶儿以抓牢一

些，但如果他更加使上心力，如果他一夜也不耽误，并且设想越来越完美的话，那么总有一天，在一个大白天，他迅猛地一跃而上，并当着睽睽众目幸灾乐祸地向英雄头上吐唾沫。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舔名人

舔名人知道什么是好东西，远在一千公里外他就能闻到。他不辞劳苦来到他要舔的名字的附近。坐汽车或乘飞机，这如今都便当得很，这份劳苦不算大，但应该指出，假如有必要，他也会付出更大的气力。他的欲望形成于看报时，报上不登载的，他不觉得好舔。要是一个名字经常上报甚至上标题，他的欲望就变得无法遏止，于是他赶快启程上路。如果他自有足够的路费，那就好办了。可如果他没有，他就向人借并用他伟大计划必将带来的荣耀来偿还。只要谈到这件事，他总给人制造深刻印象。“我得舔某某，”他说，听上去有如人们从前要去发现北极的味道。

他很善于突然到达，不论他是否引他人为据，听上去就像他快渴死一般。可能有人出于对名字的欲望竟致渴死，这使名字感到光荣：这个大千世界，一个沙漠；它，唯一的井。因此它表示同意接待舔名人，不过总要首先详细地诉说它缺乏时间。说得重一点，它在相当不耐烦地等待他。它把自己最好的部位给他布置好，它彻底清洗但只是清洗这一部位，然后擦得铮亮。舔名人一来就眼花了。在这期间，他的欲望有增无减，他毫不掩饰。他厚颜无耻地走近并抓住名字。等他长久而彻底地舔了它之后，他就给他拍照。他没什么话要说，他可能结巴着说些听起来类似敬仰的话，但没人上他的当，大家全知道，他只追求一点：他的舌头的那么一舔。“用本人的这个舌头，”过后他宣告道，他伸出舌头来，领受着任何别的未曾被他舔过的名字都不曾得到的殊荣。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超级音乐大师

超级音乐大师，假定他偶作移步的话，就是在两根高跷上走路。它们不骄不躁地稳稳支撑着他。这还真有点儿像在支撑他呢。高跷停步的地方，会长出一座庙宇，同时崇拜者立即到场。他扬起指挥棒，全场肃静下来，于是空中充满了他的持重的手势，崇拜者一体沉默，崇拜者深思冥想，崇拜者揣摩他的手势哩。

在自身的伟大作幕间休息时，超级音乐大师便进食盐渍鲟鱼卵。时间很紧。他马上会再摆起一副大人物进餐的姿势来。但不论做什么他都不是独自一人在场，而是有许多人围着他，争着看只有他才配享用的盐渍鲟鱼卵。超级音乐大师按旋律打饱嗝儿。

超级音乐大师威风凛凛地周游世界，人们为他排除了所到之处的一些石头，甚至山脉和海洋。他独自一人坐在他的包厢里，门徒们脱帽站在过道上，与此同时他把总谱摊在自己跟前，用遒劲有力的笔画标出只有他才有权标出的标记，而外边的人在每笔每画都肃然起敬地颤抖着。他一起身，火车就停下；他还未坐下，火车就绝不开动；他不同意停的地方，火车就不停，火车还会停在野外以取悦于他。

超级音乐大师在每座庙里都留下一个女人。她像在旧时代那样静候着他。那里她坐着，坐着，她全是他的，孩子、皮肤跟头发都是。不知过了多少年，他踏着他的高跷回来了，她便敬畏得浑身酥软，祈祷着站在别的人中。他看见她，但现在还不是认出她的时候，既已等待了许多熬不到头的岁月，她自然可以再忍耐一会儿。但是看啊！看啊！突然他朝她点点头，在所有人中他偏偏朝她点了点头，为这个点头她简直可以赴汤蹈火。

超级音乐大师知道他寿命长并且确知他的岁数。如果他对自己的演奏格外满意，他就举行庆祝会。在这样的会上，他人也可以坐一坐、喝一喝。但他喝的总不一样。这时他微笑着——他从没大笑过——并让所有在

场的人一个一个地到他跟前去一下。“把手伸出来，”他命令道，随后他十分内行地察看手纹。他告诉对方多么年轻就得死。看了一个，他示意下一个过来。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瞎　子

瞎子天生并不瞎，但他花一丁点儿力气就变瞎了。他有个照相机，他到哪儿，哪儿就有它，他的享受是长闭眼睛。他走路如同睡觉，他什么都没看见就给它们一一拍照，然后，当全部一景连着一景地摆在那儿，一般儿小，一般儿大，一律方型，裁边整齐，加上命名，编上号码，已被证明，可以出示，那时拍下的东西毕竟看得更清楚。

瞎子免去提前看什么的劳累。他收集他当初就该看的，把它们堆叠起来并从中得到享受，好像那是邮票。他为照相机去周游世界，任何东西都不太远，任何东西都不太光耀、不太稀奇——他只是为了照相机去捕捉。他说，这儿我到过，同时指点着它，如果不能指点着它，他就不知道到过哪儿，世界那么丰富，那么异样，那么纷纭，谁能记住这一切呢！

凡没拍照的，瞎子一律不相信。人们闲聊、吹嘘、乱说，他的至理名言却是：把照片拿出来！那样才能知道一个人真正看了些什么，那样才能牢牢地把它拿在手上，那样才能用手触摸它，甚至可以放心地睁开眼睛而不至于毫无意义地过早耗费了。生活中的任何事情都有它恰当的时候，多了总归是多了，眼神务必留给照片。

瞎子喜欢把他的摄影放大投射到墙壁上，以飨他的朋友。这样的庆典需两至三个小时：沉默、启发、阐明、提示、建议、幽默。某张插颠倒时的欢呼，某张发现给看了第二次时的慧眼！摄影很大，时间够长，使人

多痛快，真难以形容。终于，整个旅程中坚定不移的瞎态得到了报酬！眼睛，你们开吧，开吧，现在允许你们观看，现在正是时候，现在你们去过此处，现在你们应该作证！

他人也能作证，使瞎子感到遗憾，但反正是他作证得更好。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泪水司炉

泪水司炉天天去看电影。用不着每次都放新东西，老节日也能吸引他，只要它们能达到目的即诱出他丰盛的泪水就行。那时他不被人察觉地坐在黑暗中等待满足。这是一个冷酷而残暴的世界，要是感觉不到面颊上的湿润的水，那简直就不想活。眼泪一旦开始流涌，他的心情就愉快起来，他安静异常，一动不动，拒绝用手帕擦掉点什么，每滴眼泪应该把它包含的温暖全部贡献出来，不论它最后到达嘴巴或者下巴，还是乃至经过脖子一直流到胸膛下——他都在感觉的抑制中接受下来并在经过详详细细的沐浴后方才站起来。

泪水司炉并非从来就这般舒服好受，他也有过只能依靠自己的不幸的岁月，如果连这也没出来而且让人等上很久，他就常以为要遭冻死，在生活里他心神不定地记着一个失落、一个痛苦、一个消解不了的悲哀曲来折去。但人们却不一定死在他想悲哀的时刻，大部分人都有顽强的生命力并好犟。曾有一次，他估计到了一个感人的大事情，他的四肢开始舒适地松弛起来。可是接着——他自认为已紧紧接近——什么也没发生，他浪费了很多时间，只好寻找新的机会并重新开始期望。

经历了许多失望后，泪水司炉才认识到一个人自身的生活遭遇并不足以令人满足。他曾尝试各种方式，甚至欢悦他也尝试过。但每个在这方面有所经验的人都知道，欢悦的眼泪也不怎么灵。即便它们装满了眼眶，就像有时发生的那样——它们一开始就不怎么流动，至于它们作用时间的长

短，那真是一件十分可耻的事儿。而狂怒和恼怒也被证实几乎不更有效。只有一个惟一起可靠作用的机会：遗失，而其中不可收回性的遗失比所有其他的更应给以优先权。尤其如果不该如此的人遭受了它们。

泪水司炉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学徒时期，现在是个师傅。天不赐给他的，他就从别人身上取来。如果他们与他毫不相干，陌生人、远方人、大美人、无罪人、大伟人，他们的效用就一直增加到用之不竭的程度。不过他自己却不受损害并安安静静地离开电影院回家去。那边一切照旧，他什么也不管。以至于明天这一天也不令他忧虑。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月亮表姐

在一个梦幻中月亮表姐被告知他在月亮上有亲戚。他早就料到了这一点，因为她从不曾既来到一个国家却又没碰上她觉得认识而且熟悉的人。他们可不是朋友，她从未见过他们，再说他们的语言也听不懂。这倒不如说他们的形象中有点儿什么东西：脑袋的偏斜，指甲的拱形，双脚充满期望的姿势。发现这些细节之前，双方就已感受到相互的吸引力。在一个有着异国色彩的城市的热闹的中心广场上，突然有一个突出于所有其他人的人站在了她的眼前。他那么有把握地迎着她走来，就像她昨天刚跟他告辞过一般。他显而易见盯住了她，在所有人中他也发现了她；虽然错误倒也偶有发生——两个完全陌生的并且从未碰见过的人在同一时辰按同一种方式搞错毕竟是不大可能的。再见可以很快确断在这幕后并不存有自私自利的企图，因为如果突然者不要她什么而只是听凭纯洁惊讶的驱使，如果她发觉他的心情跟自己的完全一致，那么这肯定预示着什么。

月亮表姐不放任何突然者走，无论是男还是女，不过她更希望是女人，因为能较好地预防容易引来失望的误会。两人试上一会儿，一般能找到用于交流的第三种语言，于是两人坐到一起交流出身，结果表面上的距

离很快就缩小了。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许多人在漫游，并且由于无数的原因有人离开了自己的国家。地球很小，这如今众所周知，距离没有多大意义。很快就已到达了一个对两人都有味道的名字，接着用一点耐心以及大量礼节就能证明——简直难以相信——两人都属于同一个家族并且说不定甚至对对方的存在都略有所知。谁对此敏感，谁一直开着眼睛和记忆，谁就用不着努力去结交陌生人，因为他到处都有亲戚。

“我对此作记录，”月亮表姐说，“而且我旅游没有别的原因。我不曾既在一个国家却又在那儿没找到亲戚。世界不可能像人们说的那样邪恶。为什么不大伙儿都找他们的家人呢？人们应该是为了感觉像在家里一样而去异乡旅行而不是为了陌生而去旅行。”

她证明了她的猜想的真实性，所以呢，她不论身在何处都没觉得很舒服，因为到达某地后她作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她的家庭。哪怕在最小的国家里她也能找出头绪来，甚至即使一个国家不超过十个人，其中一个也铁定是她的亲戚。

第一次月球航行给准备着的时候，她的牵挂就是跟着寄去一个给她的表姐的通知。她说服了航行者之一，利用这一接触是多么重要，于是他答应了在月亮上最先存放她的信。还不能确切知道它到达了她的表姐没有。不过什么都有可能，一旦她的感觉被证实又一次没错儿，那么“月亮表姐”，正如人们目前嘲讽地称呼她的那样，就将成为她的尊称。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耳证人

耳证人并不努力去细看，但他也就听得更好了。他过来，他站住，他悄悄地挤缩到角落里，他瞧着一本书或一个橱窗，他听听有可听的，然后他就既无动于衷又心不在焉地离去。他那么善于消失，以致几乎可以认为

他根本没有来过。他一下子就已在别处，一下子就又听着他知道所有有东西可听的场所，他把听来的好好放进袋里而且什么也不忘记。

什么他也不忘记，到了把它说出来的时候耳证人就蛮值得一看了。那时他换了一个人，那时他胖了一倍并高了十公分。这些他究竟怎么弄的?他是不是备有专为说出来而用的高跟鞋?难道他用枕头填塞了自己以便使他的话显得更沉重更紧要吗?他什么也不添加，他把它说得十分准确，好些人心里在想，但愿自己当时缄默就好了。那会儿，这一切现代化的器械都是多余的：他的耳朵比任何器械都来得既良好又忠实，没有任何事受到删除，也没有任何事受到排斥，无论这事多么厉害都没关系，谎言，粗话，咒骂，形形色色的猥亵之词，既偏僻又鲜知的语言里的骂人话，甚至他听不懂的话，他全都准确地记住，当人要这些的时候，他就毫不变更地把它提供出来。

耳证人不接受任何人的贿赂。如果涉及到的是这种唯他一人才有的长处，他甚至不会顾惜到他的妻子、孩子或兄弟。他听到过的他就是听到过，连上帝什么的都别想撼动它。不过，他也有人性的方面，就像别人在某些节日做工作后的休息一样，他偶尔地，尽管很少，让耳盖垂下而且不打算储存听到物。这做起来很简单，他使人感觉到他，他正视着人们的眼睛：他们在这种情况下说出来的话完全不关痛痒而且也不足以把他们送到刀斧之下。当他脱下了秘密耳朵时，他就是个友好的人，每个人都信赖他，每个人都喜欢跟他一块儿喝上一杯，于是无害的句子被交来换去。这时没有人料到跟自己说着话的正是刽子手本人。人们不被偷听时多么纯洁清白，这简直令人无法相信。

（沙儒彬　罗丹霞　译）



[捷克]雅罗斯拉夫·塞费尔特

Jaroslav Seifert（1901—1986）

我对鸟儿的歌声远比军歌要喜爱

我不曾入过伍。我对鸟儿的歌声远比对军歌要喜爱。

在这些年月——我指的是战争时期，这个国家的日子很不好过。仿佛泉水变苦了，井水失去了清甜味儿，连鸟儿的叫声也变得惶惑不安，也许我们根本就听不到鸟叫。生活蜷缩在昏暗的窗后，恋人们接吻也感到羞怯，仿佛嘴贴近嘴这一两情相依的温柔象征也已不属于生活和爱情，有时只意味着永别。生活变得令人沮丧、苦涩，越来越沉重。

我从来没有渴望过武器。当兵的行当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我不曾在军队里呆过，没有学过杀人，我也不属于那些只把这个当作英雄行为的人。然而，我却经历过这样的片刻：我真心羡慕那些及时避开了灾难，手里握着武器的人们。当他们能够紧握手中枪时，这对我们是多么伟大的瞬间啊！这就是希望和保障，就是在这没有武器就会产生绝望感的艰难岁月里的自由的翅膀。

（星烂　劳白　译）

令人心醉神驰的时刻[1]

从早晨起，天气就明媚宜人。远方，拉基博日采[2]的小城堡闪闪发亮，缤纷的色彩是那样的富有暗示性，发人幽思，犹如温岑斯·莫尔斯塔特先生的版画精品。这位艺术家也是善于抓住每一个美妙的细节不放的。远处山谷的什么地方，人们在收割干草，一阵暖乎乎的微风吹来，你便突然间什么都闻到了：干草的香味，刚割下的青草和已成熟的草原的芬芳。草原上，阳光酣饮着清晨的露水和各种隐秘的玉液琼浆。我们沿着一条草原小路漫步，斑斓的四野令我们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白色和黄色的野菊花，一丛丛蓝莹莹的鼠尾草和血红的鸡冠花。还有那边的饲草，泛着一片娇艳的红晕，更别提所有那些不停地摇曳颤动的绿颜色了。

草原小路上长满了矮矮的，被人们踩倒了的小草，两侧的千里香和泪汪汪的深红色的石竹花给小路镶了边。没有它们就不像在夏天了。

（杨乐云　译）

宝贝儿[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我们住在日什科夫区胡斯大街一栋简陋楼房的一套简陋住所里。这栋破旧房屋地处转弯角上。我们那套住所有个莫大的也是唯一的可取之处：阳台和厨房的窗户都对着维特科夫山开阔的山坡。山坡上，从铁路边缘起，长着成片成片的金链花，春天开出浓密艳丽的黄色花朵，虽然不香，但波浪似的满山都是，景色绝美。费拉尼亚·什拉麦克曾写过一首优美的咏金链花的诗。金链花谢了以后，铁路两侧洋槐花的甜香便涌进了我家的窗户。整栋房屋、阳台和晦暗的小院子都弥漫着这股

① 选自《路遇小诗人》。标题为编者所加。
② 在捷克东部。
③ 选自《穿着拖鞋出走》。标题为编者所加。

甜香。一堵高墙把小院子同铁路的路基隔开。高墙已断裂，墙边建了一些堆煤的木棚屋。春天的芳香在这里很需要。院子又小又阴暗。战争期间，房客们在这儿养了一群母鸡，它们徒劳无益地用小爪子刨着石头地面，啄食墙上的灰泥。在这里，大白天也不时有耗子跑出来同母鸡分食房客们从阳台上扔下的残羹剩菜。到了傍晚天快黑的时候，母鸡便一只只奔到院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谁走来给它们开门，然后一窝蜂拥向楼梯，惹人发笑地一级一级蹦上楼去，准确无误地找到各自的楼层和家门。即使快要下蛋了，母鸡也一级一级地蹦，然后慌慌张张钻进家里，接着整座房子便回响着它那欢乐的母性的歌声，歌唱着它创造了奇迹：一个小小的、但在战时却非常珍贵的宝贝儿。

（杨乐云　译）



1990年获奖作家

[墨西哥] 奥克塔维奥·帕斯

Octavio Paz (1914—1998)

窗 外（节选）

在我的窗外大约三百米外的地方，有一座墨绿色的高树林——树叶和树枝形成的高山，它摇来晃去，好像随时都会倾倒下来。由聚在一起的欧洲山毛榉、欧洲白桦、杨树和欧洲白蜡树构成村子坐落在一块稍微凸起的土地上，它们的树冠都倒垂下来，摇动不息，仿佛不断颤抖的海浪。大风撼动着它们，吹打着它们，直到使它们发出怒吼声。树林左右扭动，上下弯曲，然后带着高亢的呼啸声重新挺直身躯，接着又伸展肢体，似乎要连根拔起、逃离原地。不，它们不会示弱。折断的树根和树叶的疼痛，植物的强大韧性，决不亚于动物和人类，倘若这些树开步走的话，它们一定会摧毁阻碍它们前进的一切东西。但是它们宁肯立在原地不动；它们没有血液，也没有神经，只有浆液。使得它们定居的，不是暴怒或恐惧，而是不声不响的顽强精神。动物可以逃走或进攻，树木却只能钉在原地。那种耐性，是植物的英雄主义。它们不是狮子也不是蛇，而是圣栎树和加州胡椒树。

（朱景冬 译）

夜晚的散步

黑夜从自己的躯体上取出一个又一个小时。每个小时都不同，但都严肃。葡萄、无花果、具有缓慢的黑色的甜蜜水滴。泉水：形体。在荒芜的花园的石头中间，风儿在弹奏钢琴。路灯伸长脖颈，转动、熄灭、叫喊。使思想失去了光泽的玻璃，温和的天气，邀请：啊，黑夜，从在世界中心生长的无形的树上凋落的巨大而闪光的树叶。

转弯时，我看见了幽灵：一位姑娘，要是碰她，她会变成一堆树叶；一个陌生人：他把面具摘下，没有面孔，目不转睛地望着你；一位舞蹈家，在一声叫喊的尖端旋转；“谁？”“你是谁？”“我在哪儿？”的询问声；像鸟儿的叫声一样走路的女青年；不完整的、像被分成两半的诗那样朝天裂开的思想的被摧毁的土地……不，没有一个人是你等待的，没有一个是在梦的褶皱里等你的睡美人。

转弯时，绿色植物结束，开始的是石头。没有什么，你没有什么可以送给荒漠；连一滴水或一滴血也没有。你蒙着眼睛沿着走廊、广场、小巷前进。小巷里有三颗星星在密谋。河流在低声细语。在你左边、右边和前后，传来无耻的窃窃私语和笑声。自言自语每一步都在窥探你，用它的喊声、讯号和信号、高尚的感觉，亲吻时字母I上的小点儿、抱怨的磨坊和聚在一起的破镜子。继续走吧：你不必对你自己说什么。

（朱景冬　译）

平　原

蚂蚁窝在喷发。裂开的伤口在沸腾，起泡沫，伸缩。此时此刻的太阳，面孔火红，太阳穴浮肿，一直不停地喷射血液。一个男孩——不知道在青春期的一个拐弯处，几场热病和一个意识问题在等他——小心地把一块小石头放在蚂蚁窝的剥了皮的口上。太阳把它的长矛插在平原的驼背

上，侮辱着垃圾堆。它放射出来的光芒和一个空罐头筒——竖立在一座筋头巴脑的金字塔上——的反光，切割着空间的一切方向。寻找宝贝的孩子们和没有主人的狗群，在垃圾堆的黄色光辉中挖掘着。在三百米远的地方，圣洛伦索教堂的钟声在召唤十二点钟的弥撒。在教堂里，靠右边的祭台上有一尊涂着蓝色和玫瑰色的神像。神像的左眼里涌出一群灰翅膀的飞虫，它们成一条直线飞向圆屋顶，接着像一阵灰尘落下来，被太阳的手摸过的支架正默默地毁坏。工厂高塔上的汽笛在呜呜叫。一只身穿黑衣的鸟儿在盘旋，最后落在平原上唯一的一棵活树上。后来……没有后来。我向前走，穿过古老的大岩石和有着强烈光线的大堆大堆的物品，走下砂矿的长廊，通过像花岗岩嘴唇一样紧闭的走廊。我返回平原，平原上总是中午。同样的太阳一动不动地照射着停滞的景物。十二点的钟声还没敲完，苍蝇依然在嗡嗡地飞舞。这一分钟还没有爆炸为碎片，它不会消逝，只会燃烧，不会过去。

（朱景冬　译）

黑曜岩蝴蝶[①]

我的兄弟、儿子和叔叔们都被杀死了。我在特斯科科湖畔哭起来。这时，一阵硝石的旋风从石山上掀起。我被轻轻地卷起来，被安放在大教堂的门廊下。我变得那么小，那么灰，许多人以为我是一堆尘土。但是，我作为燧石和星星的团亲，作为闪电的孕育者，现在却成了从黑莓丛中的鸟儿身上掉下来的蓝羽毛。我挺着高高的胸脯跳舞，旋转、旋转、再旋转，直到最后平静下来。于是，我开始抛树叶、花朵和水果。兀鹰在我的腹内跳动。我是高山，做梦时能造出火的房子。我是一口首要的大锅，男人在里头经受煎熬，变成男子汉。在语言被砍头的夜晚，我和我的姐妹们拉着

① 黑曜岩蝴蝶，指依茨帕帕洛特尔女神，有时她被混同为特特奥依南女神（即圣母）和托纳特辛女神。自16世纪以来，人们就把对她们的信仰同对瓜达卢佩圣母的信仰融为一体。黑曜岩：火山石的一种，质似玻璃，呈黑色或墨绿色。

手跳舞，围着字母I又跳又唱。是被摧毁的字母表中唯一的高塔。现在我仍然记得我唱的歌儿：

金嗓子的光芒，
光芒，被斩首的光芒，
在碧绿的树林里歌唱。

有人对我们说：一条笔直的路，永远不会引向冬天。现在，我的双手直颤，语言挂在我的嘴边。请给我一把小椅子和一点阳光吧。

从前，每个小时都从我呼吸的气息里产生，然后在我的匕首尖上舞动一瞬间，再从我的小镜子的明亮的门里消失。我是文身的中午，赤裸的黑夜，在黎明的草丛里歌唱的玉石昆虫，召集死者的泥画眉。我在太阳瀑布里洗浴，在我自己身上洗浴，淹没在我自己的光芒里。我是划破黑夜的阴云和打开阵雨之门的燧石。我在南方的天空开辟了火的花园、血的花园。花木的枝条依然触摸着恋人们的额头。在那里，爱情是两块陨石在空间的相遇，而不是为得到一个火花飞迸的吻而进行摩擦的石头那种固执的态度。

每个夜晚都是树刺永远穿不透的眼皮。白昼永远也不能把自己计算完毕，它的碎片小得就像铜币。对散落在尘土中的那许多玉石珠子我已感到厌倦，对这种残缺不全的独粒钻石也已感到厌倦。蝎子的母亲多么幸运，它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吞噬。蜘蛛也幸运。蛇也幸运，它可以换皮。水是幸运的，它可以自己饮自己。这些形象何时才能把我吞掉呢？我几时才能坠入那些凄凉的眼睛中呢？

我孤孤单单，垂头丧气，就像从时间的玉米棒子上掉下来的颗粒儿。把我种在被枪杀的人中间吧，我将在上尉的眼睛里成长。把我带走吧，把我放在阳光下晒吧，我这个被你的躯体耕过的躯体将变成一块农田，在上面种一粒将收获一百粒。在年的那一边等着我吧，你会遇到我像闪电一样躺在秋天的旁边。摸一摸我的草一样的胸脯，吻一吻我那祭献的石头般的肚腹。旋风在我的肚脐上摇摆：我是舞蹈的固定中心。你燃烧吧，降落在我身上，我是医治不安的骨骼的生石灰坑。死在我的嘴唇上吧，在我的眼睛里出生。形象在我的躯体上产生：你喝那些水吧，记住你诞生时忘记

的事情。我是不愈合的伤口，小小的太阳石：你要是摩擦我，世界就会燃烧。

把我的泪珠项链拿去吧，我将在时间那一边等你。光芒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幸运的王朝：敌对的孪生兄弟的结盟，从手指缝里流走的水和像骄傲的国王一样冷似石头的冰。你将在那里把我的躯体切为两半，从中读到关于你的命运的文字。

（朱景冬 译）

大世界

你住在一片玻璃般的树林里。口唇细薄的海，早晨五点钟的海，在你睡觉的门口闪烁。当你的眼睛碰到它时，它的铁脊背就像铁甲的墓地一样闪光。大海在你的脚下堆起了剑、投枪、长矛、弩和短剑。在你周围有闪闪发光的软体动物，有长着活珠宝的植物。你的卧室里有一个眼睛的鱼缸。你睡在仅用一道闪光做的床上。在你的领域里有交织在一起的目光。在你的门槛上只有一个固定的目光。在通向你的每一条路上，都有一个没有反面的问题，一把斧头，一个纯洁的模糊不清的路标，一只装着火的杯子，另一个仅仅是个切口的问题，许多豪华的黏性物，一处由交织在一起的、不可避免的影射构成的密林。在你那挂满蛛网的卧室里，你口授着盐的法令。你利用着光亮，熟练地掌握冰冷的武器。到秋天，你回到客厅里。

（朱景冬 译）

空中楼阁

致布兰卡和费尔南多·西斯洛

某些下午，路上总遇见一些异常的东西。蹭着它们，你的皮肤、眼睛和本能就会变化。于是我就冒险走那些很少有人走的小路。我右边是一大堆一大堆穿不透的物质，我左边是接连不断的犬齿。我登山，就像攀登那种固定的思想：这种思想从童年时代就使我害怕，终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面对它。楼阁位于岩石的顶端，仅由一个闪电构成。它像一把斧子一样苗条、朴素，它矗立在那里闪闪发光。它向谷地倾斜，显然试图将它劈为两半。这是只有一个房间的楼阁，熔岩的不可辩驳的主意！有人在里头唱歌吗？有人在里头相爱吗？有人自刎吗？风在我的额前频频呼啸，雷电在我的鼓膜上建立了它的王位。在回家之前，我采了一朵在石缝里生长的小花，那是一朵被闪电烧焦的小黑花。

（朱景冬　译）

永恒的瞬间

睡与醒之际，有潺湲的河水在耳边奔流，流过影影绰绰朦胧困顿的形体。

是黑色和白色的流泉，是音响，是笑语，是呻吟，是一个迷惘的世界从悬崖坠下。

我的意识滑过河岸；沉落，升起，回旋然后一头栽入语言的止水。

文字！在人间烙下不灭的印记，又像猛然推开一扇天门，从词汇之树采撷音节，是破浪向前的船首，是对抗死亡的利器，在虚无的波浪上航行，浪花飞溅处水柱高高耸起！

早已过了期待中的时刻，昨日、今日和明日。

昨日在今日，明日是今日，今日更整个儿是今日；它既非自往昔来，也不知上何处去；今日就在人们眼前，今日永不消失。

人们没有死于死亡，却死于生命——生命并非生命——而是转瞬即逝的果实，是令人昏眩也叫人清醒的喜悦，死的淡漠带来生的炽烈——今日既非死亡，也非生存。

没有肉体，没有面貌，没有名称；今日就在我跟前面对着我。

我默默地站着，在我失去思想时形成的圆的中心。

没有空间停驻我的视线，逝去的岁月也没有留下任何踪影。

童年出现在一瞬间，未来是移不走的家俬：绷着脸的衣柜和排成行却不待客的坐凳。宽大的圈椅张开双臂，床上是仿佛猝死的丑行。

电扇——一只傲慢的昆虫——撒谎的窗扉却没有一点儿声音。

宇宙以自我为中心；我再次来到起点，一切的一切都是今日，一切的一切都归于永恒。

（伊莎·罗　译）

中　心

孤独感，对除我们自身以外的某个群体的眷恋，是对某个地方的一种无形的向往之情。从普遍存在于各民族之中的一个古老的观念来看，那就是整个人类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中心，有时甚至就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国。神话也好，真实也好。这个群体即诞生于此。在亚斯泰克人[①]看来，死了必然回归美克特兰，那是北方他们最初的故乡。他们营造房舍、建立城镇的众多仪式都暗示对那个神圣之都的向往，我们大家就是从那个地方被驱逐出来，一切圣地，诸如罗马、耶路撒冷、麦加都处于人类世界的中心，要不，就是象征或暗示着那个中心……

我们不仅被驱逐出了那个中心，而且还注定要踯躅在密林、荒漠崎岖的山路和黑暗的隧道，寻找那个中心。

（伊莎·罗　译）

① 亚斯泰克人（Azteca），墨西哥印第安人，也称墨西加人（Mexica）。——编者注。

乌托邦

乌托邦，特别是一切现代的政治乌托邦，即便有其合理的构思为外衣，还依旧强烈地显示出它亟欲引导整个社会幻想那没有社会帮派的黄金时代，幻想那全体人民返回生命狂欢的黄金时代，现时代的节日——集会、游行、示威及其他宗教仪式，都预示着赎救日这一天必将到来。人们盼望整个社会恢复其原始的自由，盼望着人类返回到原始的单纯。那时，历史将停顿。时间（猜疑，被迫在善与恶、公正与不义、真实与想象之间作出选择）也将停止对我们的折磨。现时代停滞了，永恒的互相交往的王国将重新出现。现实会扔掉所有的面具，我们也将最终认识现实，认识我们的同类。

（伊莎·罗　译）

孤　独

在共同劳动、共同歌唱、共同欢乐的时代，人从来没有如此孤单过。现代人绝不可能无保留地献身于他所作的事业。在他的内心深处总有那么小小的一角时刻处于戒备状态，谁也不让触及。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都在自我审视。劳动，这个现代社会的上帝，已经不再是造物主。配合着无穷无尽的劳动，有无休无止的生活。孤独感，在旅社、在办公室、在车间和电影院里到处都可能出现的孤独感并非净化灵魂的尝试，也不是自我赎罪的表现，而是一种彻底的惩罚，是一个毫无出路的世界的写照。

（伊莎·罗　薛菲　译）

我们企求爱情

我们企求爱情——作为一种愿望，爱，是对两个心灵和谐一致的憧憬，是对牺牲、死亡乃至复活的一种渴求——赋予我们真正的生，真正的死。我们并不奢望幸福和宁静，我们只求有那么片刻真正的生活。那时，对立消失了，也便无所谓生和死，无所谓时限和永恒。我们仿佛意识到，生与死无非是同一现实之中两个相互对立而又互为补充的运动过程。创造和毁灭在爱的过程中溶成一体；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人们依稀看到了那至高无上的完美。

（伊莎·罗　薛菲　译）



1994年获奖作家

[日本]**大江健三郎**

Ōe Kenzaburō（1935— ）

核时代的乌托邦[①]（节选）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可能存在逃离核威胁的自由场所。……处于这种核状况，乌托邦，在这个世界上不存在了。……

置身于如此险恶的时代，却不能不活下去，应该怎样生存？难道不正需要怀抱大希望吗？纵使是弱小者，如果不常衔希望的种子，对日益恶化的核状况的认识，可能压迫得人痛苦不堪。坦率地说，这是我多年积累的经验。

为燃起自己内心的希望之火，有一句作为精神支柱的话。那是从芝加哥大学教授、宗教史家埃利亚代[②]的日记里发现的一段话。埃利亚代是一生厄运的知识人，他阅读关于古代狩猎者的书，获得了启示：人不能被自身毁坏。即或就旧石器时代人类的生存方式来说，一个人生活着或曾经生活过的事实，是不能抹煞的。从那里透露出的微光来看，现代，不论如何悲惨，对于个人的存在，除了称之为“indestru ctibility”[③]别无其它。

（宗诚　译）

① 原为作者致堀田善卫民的信。
② 埃利亚带（Eliade,1907-1986），罗马尼亚宗教史家。
③ 意为“不可毁灭”。

布雷勒斯的墙和新疆胡杨（节选）

在布雷勒斯的街角，我们在寺院的厢房躲避急雨时，广场对面的建筑物墒壁上显现出美丽的颜色。井上[①]先生的感叹和表情，唤起了周围的人自然深切的同感。——这很像我昨天买的皮包的颜色，他说，回到旅馆我们一看他说的皮包，竟是完全不同的颜色。那与滑稽可笑缠绕在一起的令人怀念的情景。

从乌鲁木齐到吐鲁番，我们坐车在砾漠上旅行。逐渐开阔的谷底流淌着清澄的溪水，还有那萌发出红、白、黑色苞芽的各种胡杨。这时，我注意到井上先生，他眺望着对面那似乎展现了绝对孤独的一无所有的砾漠……那令人怀念的威严与和谐的神情。

（李庆国　译）

① 井上靖（1907—1991），日本著名的小说家。

2007年获奖作家

[英国] 多丽丝·莱辛

Doris Lessing（1919—2013）

喷泉池中的宝物（节选）

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妇女给大家讲述她经历的趣事，她在罗马把几枚硬币投进喷泉的水池里，为了使自己交上好运，没有想到的是，从此以后就接二连三碰见倒霉的事。一个加拿大人说，他这次旅游休假消费过度，三天前，也就是在前边那个女人谈到的那个喷泉前边，他曾经动念，利用一块磁石，趁别人不注意的当儿，把集在池子里的硬币吸上来。另外有个人说，头天晚上在柏林一家剧院里出现了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女孩子满脸鄙夷不屑地把一把把的钱从舞台上向四面乱抛。这一幕戏引起大家纷纷列举一些戏剧和小说，描述金钱如何被人践踏、焚烧，四处乱抛或者在仪式上受到轻蔑侮弄。说来也怪，尽管其中不乏这种描述，在现实生活里却从来没有这种实例。一个从纽约来的太太不同意这种看法。这样的事绝对发生过，她说，她就亲眼见到过几个嬉皮士少男少女在一条人行道上把钞票点燃，表示他们对金钱的不屑。她还表示自己的看法说，这些年轻人显然都是一些富家子弟。（这段开场白告诉读者故事发生的时间。至少叫我们知道那时正大雾笼罩。）

话虽如此，想到金钱在我们所有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而不少作家却偏偏要叫自己创造的人物糟蹋它（不管是美元、卢布，或者英镑，这倒无关紧要），还是不能不令人感到奇怪。

这些小说家和戏剧家是不是想叫读者读过他的书，掩卷之后，叫观众看完剧，回到家里，会有一种灵魂净化，不再受金钱亵渎的感觉呢？

事物的另一面是，我们也听说过下述的逸闻。有一些东方国家的君主苏丹在对臣民统治比较宽容的日子里，遇到节日大典，就把金币扔到人群里，看老百姓你争我夺，视为一种乐趣。还有一些国王也喜欢让金钱像雨点般落在宠爱的大臣们头上。由此看来，如果天上有一天真落下珍珠宝石，大概也就不会有人感到大惊小怪，对此提出怀疑了。

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一件与天降黄金极其近似的事。一位伦敦报业大亨准备派专人送给一个前程远大的年轻记者一个信封，信封里五英镑纸钞装得满满的，因为这个记者写了一篇深受大亨赞赏的文章。但是大亨的举动肯定会招致社会上苛刻批评，会在记者的同行中引起忌妒，而年轻记者又很怕这件事传扬出去，人们将对他议论纷纷，产生不良影响。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我们最好还是从相反的角度讲这类故事，就像在一个具有魔法的喷泉边，把一枚硬币轻轻投入，就像在一次理智并不赞成的爱情中把情书塞进信封里似的。喷泉的魔法是与人为善的，但法力极小，微乎其微，我们只是悄悄地对司财的神灵召唤了一下。但是如果从池中伸出一只巨手，扔给我们一把金币和珍宝，非常可能的结果是，我们这些受了现代文学陶冶的人，对财宝嗤之以鼻，又把他手中扔出的东西原封不动地扔回去。

……

（傅惟慈　译）



2009年获奖作家

[德国]**赫塔·穆勒**

Herta Müller（1953— ）

赤足二月

这是朋友刚死的时候。

漫长的旅途犹如一条轨道，这是当局的铁器。车厢在行进，窗玻璃追赶着画面。只是颌骨被打碎了，只是目光被审讯的冰冷僵冻，只是信件和诗歌赤裸着，任人嘲笑。

抵达时是冬天，人地生疏。树木修剪过了，二月好冷。

上方有扇窗。

我没到过那儿，只是在夜里感觉到什么叫做近，在白天体会到什么东西可以像距离一样随身携带。我一步步地靠近齐街沿高的窗子，问鸟儿哪来的这般坚强。

赤足二月，我不知道。脚趾比飞翔时垂得更低，我关上窗子。

一天的时光会跨过这街道。

没水，没火，没有绳子。思想的细白嫩芽，无需动手去碰。

脚趾微曲。世界很深。

这世界压在朋友的死亡之上，和时光一样流逝的东西，不会是生活。

大地躺着，我行走其上。

时日交叠，我变老了。

（宋健飞 译）

穷人墓地的女尸

你的裁缝是布。

你的连衣裙吊在灌木丛里。蚜虫与风同在。你的鞋子埋在烂泥底下。水有自己的卧床。你的丝袜，网眼都已破烂。

你的脊背就是你的枕头。肩胛骨枯瘦嶙峋。

肺叶 脊柱 肘弯 嘴角 唇边 额窦。

心室。无路。无栏。你想让那个给陌生人家挑砂浆的男人惊慌失措。

胸 腔。

沙之下的洼地。真的肋骨和假的肋骨。

大块的前锯肌。斜方肌。

硬腭和软腭。

外耳 发根 手心 膝盖。

肋骨。盲点。

夕照落日。你的裁缝是光。

老鼠冻成一团。

一辆两眼昏黄的货车在夜里驶过。

世界的原始敬畏在你体内迷失。

（高原 译）

冷熨斗

一个矮个灰衣男子走在公园边上。他朝上步入了树林。

这个矮个灰衣男子套着两只硬鞋子，就像两个冰冷的熨斗。

这个矮个灰衣男子裹着件破破烂烂的外套，牵着条皮包骨头的瘦狗，拎着两瓶牛奶去散步。

这个矮个灰衣男子在参天大树之间站定。他侧耳倾听。

风扬起了他的颅盖骨。
风合上了他的颅盖骨。
风吹得他的颅盖骨上下开合。

（高原 译）

2010年获奖作家

[秘鲁]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Mario Vargas Llosa（1936— ）

阅读与虚构的力量[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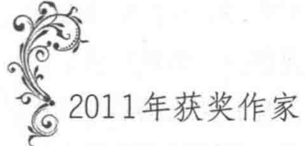
我们一定要不断地向后人讲述这一点，直到他们相信：虚构并不只是一种娱乐，也并不只是一种智力训练，它可以用来塑造人的情感，唤醒批判精神；虚构是我们的必需品，有了它，文明才能继续存在、更新，才能把人性中最好的东西保存下来。有了虚构，我们才不会退回到孤立无助的野蛮状态，生活才不至于削减为技术专家的实用主义，那些专家能看到事物的内里，却无视事物的环境、肇因与后果。有了虚构，我们才不会变成我们自己发明出来的机器的仆人和奴隶。没有文学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渴望、理想和爱憎的世界，是一个充斥着机器人的世界。没有了文学，人就丧失了人之为人的东西：超出自己、走向他人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由我们的梦想熔铸而成。

从山洞到摩天大楼，从棍棒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从部落一成不变的生活到全球化时代，文学的虚构让人类经验成倍增长，让我们不至于昏昏欲睡、自我沉溺、不问世事。没有什么像虚构生活那样激起我们那么多的忧虑、想象和渴望。通过文学，我们变成了伟大冒险的主人公，心中充满了现实生活无法给予我们的激情。文学的谎言通过我们变成了真实，读者在文

① 选自《献给阅读与虚构的赞辞》，题目为编者所加。

学中发生转变，深深被渴望所感染，透过虚构的幻影对现实的平庸产生了无法平息的疑问。文学具有巫术的力量：她给予我们希望，让我们渴望拥有我们尚未拥有的生活，让我们渴望成为我们所不是的人；她提升我们，让我们几乎变成不可思议的异教神灵，在同一时刻感觉到自己的必死和永恒。当她施展这种巫术的力量时，她便在我们的灵魂深处唤起了不屈和反抗，这是所有英雄壮举背后的力量，那些壮举反抗暴力，为减少人类的暴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减少暴力，而不是消灭暴力。因为我们很幸运，我们是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我们要继续做梦、阅读、写作，因为这是缓解我们的必死命运的最有效的方法，通过她们，我们战胜时间的侵蚀，变不可能为可能。

（译者不详）



2011年获奖作家

[瑞典]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

Tomas Transtromer（1931—2015）

名　字

开车时感觉困倦，把车停到路边一棵树下。蜷在后座上睡着了。多久？几小时。黑暗已经来临。

突然我醒了，不知道我是谁。我已彻底清醒，但是没用。我在哪里？我是谁？我是刚从后座里醒来的某个东西，像黄麻袋里的猫困在惊恐中。我是谁？

很久之后我的生命回归于我。我的名字像天使一样飞向我。城堡墙外响起小号声（正如利奥诺拉序曲），拯救我的脚步沿着长长的楼梯飞快地，飞快地走来。是我来了！是我！

但要忘掉车灯飞速而过的公路不远处，那虚无地狱里十五秒钟的搏斗是不可能的。

（舒丹丹　译）

书　柜

它是从死者的屋里弄来的。在我放入沉重的新书前——精装本——空了几天，空着。我因此把深渊放了进来。某种东西

从底下到来，缓慢但不可阻挡地上升，像一根大水银柱里的水银。你无法转身离去。

黑暗的册子，紧闭的面孔。他们像站在分界线弗里德里希大街上的阿尔及利亚人，等待人民警察检查护照。我的护照很久以前已和玻璃盒子放在一起。柏林那天的雾也在柜子里面。这里有一种年迈的绝望，含有帕生达尔大战和凡尔赛条约的滋味。比这滋味更老。黑色、沉重的书籍——等一会儿再说它们——它们其实是一种护照，厚得足以在数百年内收集如此多的图章。人当然不会携带这些沉重的行李，在他上路前，在他终于……

旧历史学家也在那里，他们得站起身，看我的家庭。没有话音，但嘴唇在玻璃背后不停地挪动，你会想到一个老掉牙的官僚机构（现在已被一个鬼故事盯上）。一幢大楼，金框玻璃后挂着死者的肖像，某个早晨玻璃内侧结满了哈气。肖像在夜间开始呼吸起来。

但玻璃柜更为奇特。目光横跨过分界线！一层闪光的薄膜，一条房屋必须映照的黑河上发光的薄膜。你无法转身离去。

（李笠　译）

林间空地

森林里有一块迷路时才能找到的空地。

空地被自我窒息的森林裹着。黑色树干披着地衣灰色的胡茬。缠在一起的树木一直干枯到树梢，只有若干绿枝在那里抚弄着阳光。地上影子哺乳着影子，沼泽在生长。

但开阔地里的草苍翠欲滴，生机勃勃。这里有许多像是有人故意安放的大石头。它们一定是房基，也许我猜错了。谁在此生活过？没人能回答。他们的名字存放在某个无人查阅的档案里（只有档案永远青春不朽）。口述的传统已经绝迹，记忆跟随着死去。吉普赛人能记，会写的人能忘。记录，遗忘。

农舍响着话音。这是世界的中心。但住户已经死去或正在搬迁，事件

表终止了延续。它已荒废多年。农舍变成了一座狮身人面像。最后除了基石，一切荡然无存。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到过这里，但现在我必须离去。我潜入灌木林。我只有像象棋里的马一样纵横跳跃才能向前移动。不一会儿森林稀疏亮堂起来。脚步放宽起来。一条小路悄悄向我走来。我回到了交通网上。

哼着歌曲的电线杆子上坐着一只晒太阳的甲虫。翅膀收在闪光的盾牌后，精巧，像专家包打的降落伞。

（李笠　译）

银莲花

走火入魔——没有比之更容易的了。这是大地和春天最古老的圈套：银莲花。它们有些出人意料。它们在目光一般忽略的地方从去年褐色的落叶中探出身子。它们在燃烧，飘荡，是的，飘荡，这取决于色彩。这种冲动的紫色眼下毫无重量。这里充满了沉醉，但屋顶很低。“功名”——无足轻重！“权力”和“发表”——滑稽可笑！它们甚至在尼尼微安排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热闹而嘈杂。屋顶很高——水晶的吊灯如同玻璃的兀鹰悬挂在所有的脑袋上。银莲花为取代这一堂皇、喧嚣的死胡同，开辟了一条通往真正宴席的死静的暗道。

（李笠　译）

2014年获奖作家

[法国]帕特里克·莫迪亚诺

Patrick Modiano（1945— ）

读者比我更了解作品[①]

得知获奖的时候我觉得这很如梦如幻，我迫切地想知道为什么你们选择了我。就在那天，我才强烈地意识到一个小说家对自己的作品是多么地无知，而读者们对它的理解又是多么深刻。小说家永远成不了他自己的读者，除了在修改稿件时删掉手稿的语法错误、重复或者多余的赘述的时候，他对自己的书仅有一部分且模糊的印象，正如画家在天花板上画壁画一样，平躺在支架上描摹细节，距离太近，就没有作品的整体感。

写作是一项奇怪的、孤独的活动。在开始写一部长篇故事的头几页总有叫人沮丧的情绪。每天你都觉得自己在一条错的轨道上，进而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调转头去走另一条路。重要的是，不要屈从于这股念头，要坚持下去。

当你快写完一本书的时候，感觉仿佛挣脱了，已经呼吸到了自由的空气。我敢说，你写结尾段的时候，书会“展现”出一种敌意，迫切地挣脱你的枷锁。而且当它离你而去，也根本不留时间给你想最后的几个词。它结束了——这本书再也不需要你了，也已经把你忘却。从现在开始，它会从读者那里找寻它的自我。当这些发生的时候，你就会感到强大的空虚和一丝

① 选自《重现遗忘的冰山》，题目为编者所加。

被抛弃的感觉。这也是失望的表现，因为你和书的亲密关联是那么短暂。这种不满和未完成的感觉就驱动着你去写下一本书，再恢复两者的平衡。

所以，读者比作者自己更了解作品。小说和读者的关系宛如冲洗摄影胶片的过程。暗房里，影像一点一点清晰起来。当你读小说的时候，也会产生类似的化学反应。不过，要维系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和谐，重要的就是永远别让读者透支，不知不觉地哄哄他，给他足够的空间让故事一步步地感染他，正如针灸的艺术，针要被插在精确的要点上，神经系统才能流通顺畅。

我一直妒忌音乐家，因为他们掌握着比小说高级的艺术。诗人也是，很像音乐家和小说家。从孩提时代起我就写诗，这就是为什么我记得以前读过的让我共鸣的话："写不成诗的人来当散文家。"对于小说家来说，音乐常常就是凝聚所有他观察到的人、景、街谱成曲，这对他来说可能还不完美。他会后悔没能做一个真正的音乐家，也没法写出肖邦的《夜曲》。

（译者不详）